

楊 訥 李曉明 編

## 文淵 閣

四

庫全書補

遺

集部·第七冊

北京圖書館出 版社

## 十五 明别 集四(續)

大心の事とい

石隱園藏稿

石隱園藏稿卷四

中憲大夫巡撫遼東等處地方衛理軍務都察院

右食都 御史冲陽畢公行狀

太史公有言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余

領以沒熟勒景鐘名垂竹帛此其上也即不得當身棄 當三後斯言不禁扼脫士君子戮力風雲之會獲保首

原野馬草裹屍以報君父亦其次也乃若位不配才施

酬志挫修副於好娟數坐恨以入冥生類温浮

電逝可不謂大京耶則吾弟沖陽是已弟諱自肅字範 世為淄人曾祖為志儼公諱恪曾祖此王氏祖為廷佐 九沖陽其號國初始祖諱敬賢者自益都石塘場從淄 生也以弟贵界贈恭人恭人於萬思己卯庚辰連舉雨 公諱忠臣祖此王氏考為儒官舜石公諱大此劉氏曾 大夫子長者名自寅登乙卯鄉薦今為直隸吳橋令弟 此監祖此及此俱累贈一品夫人弟則庶母王氏所監祖及考俱累贈光禄大夫太子太保户部尚書曾

大心日日と

癸卯服尉以胡氏春秋舉於鄉又明年王恭人卒再踰之語擢冠童子科遊泮宫稱高才生矣辛丑先大夫卒韞所沈公擅人偷鑑裁騰其文有氣貫長虹筆掃千軍 其次也以六月三日申時生豊質偉幹性沈毅凝重先 文天才横放不能自体對壘操觚者咸三舍迎馬邑侯 大夫甚器之余亦私喜謂是必當大就有總角即善屬

石隱園藏稿

褐投直隸定與令五成以治行高等内徵會余以大津

嫡母劉夫人亦卒皆樂棘如丧先大夫時两辰始釋

動版築不兩月維煤吃然矣最上得晉德副 前弟即日此取無幾微見於言色人以為難 鎮關寧勢是張弟與分庭抗禮不少課閱行 之擬當路要人意陰有所屬遂以少参街出弟備兵學 關外五城一時俱地人心惶惶弟謂戰車可 街太僕寺少鄉先是惠廟遣閣劉應坤阁文 事提督會同館甲子持節封肅落明年還朝将有裝王 巡撫晉少司農例當引迎於是僅推弟禮部主客司主 城也而趨 值大霖於 再越成 紀用等出

大心日日となり

石隱園藏稿

今天子改元前廷臣言陞弟為都察院右飲 古隱然萬里長城侍弟矣不謂禍起缺的竟 全越二日錦属亦解弟之力也而紀用言於魏端陷自 叔功追爵五等具黨皆得優推獨以虚街紙弟云戊辰 關也力阻之翼日果悉聚而來我軍以免待勞寧遠獲 撫闊軍制下人人稱慶弟亦勇於自任每上封事朝稱 錦州告急紀用等議悉寧遠兵赴之弟謂此 也師出與遇野戰不利以大演學不可復守 都御史巡 此安危之 欲致我師

短常弟先諸屬邑抗言多所裁節而獨清宫熟莊田得 與常弟先諸屬邑抗言多所裁節而獨清宫熟莊田得 按令甲一切無所假借過者肅然俗多盜舊設墩夫坐 疾巡警畫地踐更盜相戒不入境知徵解錢糧之役為 來巡警畫地踐更盜相戒不入境知徵解錢糧之役為 來巡警畫地踐更盜相戒不入境知徵解錢糧之役為 來巡警畫地踐更盜相戒不入境知徵解錢糧之役為 來巡警畫地踐更盜相戒不入境知徵解錢糧之役為 不於飢兵之手也嗚呼痛哉弟初令定與修城障河凡

L'ind to not be sain

石隱園藏稿

明本一百四十隻與之值不受強之皆委地而去弟乃 頭本一百四十隻與之值不受強之皆委地而去弟乃 時本即應百姓間之爭出其有立得樓車五輛縣五十 受直兵至如歸尤憚弟威稜率目攝不敢動百姓不知 門多畫閉兵至無所得食益肆掠弟物市具與餌以平 士民衙惶攀粮車帜不得發者累日 門多畫閉兵至無所得食益肆掠弟初市具與餌以 所隱租額一千有奇民因以姓徵兵絡釋所至縱恣 衣段視之多朽壞不可觸此輩名為納貢實 登賢書則皆弟飭治餘緒也其提督會同館 彼疑或也今計户工二部賞教之費不下萬 人稽顏賜之賞發盖以我揖逐化被剛勃以 及朝鮮琉球貢使成在弟見賞幣廠劣殊甚抗疏 鹿二記於獨人中厥後鹿領鏡解一記捷南宫 從我者踵相接也其得民心如此初至較士即 捐居第以為祠者比弟敬思危邊而棄鄉井别妻 餘極級 移 這

一婦弟雖不敢分左右袒而以遠近跡分陳雅 弟以歌遠膽客特聞而弟始至寧遠其時替 之臣撫遼者袁公宗與一居關一居寧積漸成 之司不如定約於於戟之下呈部代奏上皆嘉納自是 之館貢之後不如預申之款塞之初與具角舌於禮樂 貢限宜定也貢賞宜發也有備宜周也又 回與其縣抑 回頭使宜擇也貢約宜明也頁道宜清也頁件宜送 籍口喧哗有傷國體能戶其咎哉又酌議規 師者王 隙

乘之矣未幾東公罷朝議華邀撫不設常聽王 爾齊統之其餘老雅婦女則聽督師請命於朝或散內

大心のるない

石隱園藏稿

其解終莫得要領所為誤我多矣尚可牵持不 人畜退復佯言曰我為朝廷內牆再欲用之彼乃轉換仗之信義哉向來警至則聞風引去以迎其鋒而奪我要皆乘我邊即愚懦故相籠終豈真有可憑之詛呪足附之說虎墩諸部審邇喜峰或控弦相向或順首求和 初拜命也條上方客九事一曰絕求款之議 錦近攻之不克招之不去則弟推誠用人之明 地或處退荒事具弟奏疏中而攻錦之師放至大與

成其水火之形臣謂分者不必強合合者自 各用具人各行具事此必不可不分者也無事 可此設之有一回審布置之實自三方並建 兩不相下以至相尤項遂以內外為限名為 取以成堅有事各悉其銳以相将功可同賞 得其一臂之用哉一曰合關逸之勢關逸相倚 必不得不合者也久則有相忘無相猜入 事各守具不能分山 罪亦同罰

大心日東公司

石隱園藏稿

處不徒托空言耳一曰明戰陣之法彼長在時 東責毛鎮守高麗界與之擇便規進金復海益有可圖 張監察就順口被襲嗣未見一與之角則不至登登亦 矣後青寧鎮進趨廣寧協力并舉庶三方俱實有看手 無從與角耳旅順去南四衛甚近險阻可恐若令登鎮 被創來去自如毛帥一旅言聲勢不相及乎登鎮前遣 寧鎮居西登鎮居中共為聲援以圖共濟然 以全力移守相地據險收集愈民屯牧為進取之基乃

所長矣一曰清管求之源官之失惠是各了一丁一門特所以備馳縣然後我之火攻可以無所不至而得用 亘横木以防衝突布置鎗砲遠近交擊無不中者內藏 唯田車為便若察足千餘納以縣引之無事以難於溝聖不通求其輕而易退高低前後無不 有事以載火砲并載與糧遇敢則用為營外 特欲使用之者有所避無所畏非車不可而偏 在火攻是固然矣然向止恐城而發一管平原便失 以便意者 桐重大

火シロ東ムな

石隱園藏稿

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故必有不愛錢之 後有不惜死之武臣是不可不深長思也一回嚴當罰 為甚然能實態之的以為之招宋將之言曰立 載而末後悠悠以降丁之操縱為言天子偉弟言至樓 者矣無奈督師王公指娘未釋兼以身處去留之間視析報可而深致獎於愛錢惜死之二語底幾魚水相得 之令一曰儲軍需之衛一曰慎沿邊之防語多不能悉 疆場事如秦越之不相關弟孤立察援請馬價不應請 ~ 文臣而

萬計益若有神助云當是時署計事者少司 遠而退乃毀我錦杏雨城先經兵發皆空城 錦時忽於城外東南隅得熟磚九十窯為數 定自持保全實多猶乘問亟修錦杏吐嗟立 又有警報弟一意堅壁清野不為動野無所 城中室廬市歷衛比解次宛然都會治戊辰 城弟為兵備時始勘建更濟豪深廣各丈餘 器械不應請無賞不應請月詢亦不應先是 農工時期五月間

大こうの int by our

石隱園藏稿

的也奈何移新作舊己聞外供屢有至者皆新詢也而月至五十餘萬軍中聞之関然謂夜詢舊詢也我詢新 五日而難作弟與總鎮朱梅皆被學辱惟兵官 善亂參將彭籍古中軍吳國府復然憑之至七 為并巡撫亦忘我矣中有廣武一營者川 弟抗疏惟請凡八九上而軍中不信也則謂也 部又封貯不肯發則相與偶語沙中謂中朝真忘我矣 見雲中告急遂後東而急西移逐的以的宣雲積欠 湖丘 女用巡

第辱無鎮重臣及得的則弭耳就伍如指指 慎冠履倒置鄉不食上流自初汲汲請的疾 或意弟趴内藏當不貨比往索枵如也于是人 何辱我良無然已無及矣嗚呼痛故夫兵至闔管大課 即止則其情可知也事聞天子震動而是時 栗僅可充二月的耳與之要盟四日始解而弟素剛 右竟不起時崇順戊辰八月八日也方難作此 新至得免因搜括庫藏過貸富商大姓副以 とこの 単となる

石隱園藏稿

不盡繇於缺飾且計部歲入原不足以供歲出九邊方論於是有為調停之說者曰激變之因雖繇於缺飾亦攻家頑余方入為大司農亦訟弟魔天子曰其付廷臣 奪弟的而終以進制稽的致亂辱國聲家頑罪免為庶 天子采具言欲杜邊臣口實絕驕戌效尤特伸激變律國乎不如絕以大義責備死者猶可弭亂萌於將來也在在呼庚癸而兹且以缺餡斃一巡撫豈可使聞于都 起指撫東公為督師録婚古輩盡伏法臺省

人則其思察是是被罪既的 及巡關御史先後上弟功不蒙收録會家頑 復之仰見聖明恩威原自轉園臣弟無逸者 弟殁後士民皆太息嗟悼之信公論之在人也會督師人削其思薩嗟嗟被罪既昭則此冤亦削矣雖殁何憾 為甘撫後為計都者也司計召亂則號之無 捷復冠帶余感時事盡傷厥心昧死拜疏客 而何可原之情勞於途而有難很之功同為王臣學 視臣願以臣慶典應晉之陷及削去考滿 也死時期的一時期

ところの はない

石隱園藏稿

進取之謀於未至而弘為保聚無鏬可乘於既至而效 為功具告上者有曰與其力未及而戰徒戕我士馬而 率知國家軍食多匱乏精斤屯結以待可勝不貪小利 學知國家軍食多匱乏精斤屯結以待可勝不貪小利 學大事多洞中理解不為淟恐依阿之態具備遼也大 數九原而歸若骨不知弟其瞑目否也弟深湛果決能 猶天也風霆雨露就非思者余將執是語酹酒以告弟 順臣弟罪而復其官上弗許嗚呼聖天子之意淵矣君

學附以及於禍詣所樹立豈可量哉然則第 被無所得而已識者以為本論令諸疏具在雖 世匪血家門之不幸亦封過之不幸也弟自然 載而被已情形猶如燭照數計比歲我軍皆 以故我鐵騎或驻兵近郊以搜索心或陽為 之三復弟疏真對症之樂石也使弟得究其用 死致守無我可攻又回彼或虚聲以挽我耕然 間道惟宜申明明探堅壁清野以待之要期的 隔越

腔愁緒弟尤倍相憐念慰籍勤帳比余連舉二子而後為有員教督倍為慚赧既筮任為吏弟固天性廉直余及諄諄以道義名節相祇弟就業服官信心信理任怨也情恨也一朝墮落無以稱征邁而見先大夫於地下在勞惟恐一朝墮落無以稱征邁而見先大夫於地下也常惟恐一朝墮落無以稱征邁而見先大夫於地下也於惟恐一朝墮落無以稱征邁而見先大夫於地下之詩時以道義名節相祇既筮任為吏弟固天性廉直余大夫命從余講鉛軟業雖舉孝康後余常以正言相規大夫命從余講鉛軟業雖舉孝康後余常以正言相規

是余有陪京之行而弟亦有遊左之役遊馬河 時巡為生平永訣之辰嗚呼痛哉惟是一二遺蹟不列功成名遂聚首故園山水以樂餘年記意乙丑津門之 脆次序如石以之銘於鉅公鴻筆庶憫其遭沒 解頭此又手足真愛食所五夜街感不置者也 甲子册封肅落乙丑報命長安俱過津門連狀夜語嗣 自里中赴問鄉任自視弟於定與公署及弟為秩部郎 罷石則余罪也是用摭拾吳橋弟所撰行 質附以胃 漢滿意

室張氏出女二皆王恭人出将以崇顧四年閏十 二十有八日葬於陽丘東陵山之南是為狀 恭人自弟為孝康時已卒繼配王氏封恭人男三長際 精中又得線文十餘篇刻為遺稿行於世元配王氏 平者作多帙余泉其撫逸諸疏命曰茶語吳橋弟剔 馬威且不朽弟享年四十有九在逐三載頭類盡白 庠生側室李氏出次除頭王恭人出次際端遺腹

## 願學集卷五

吳與那學重繪三禮圖記

吳與為郡山水明麗風土清遠為東南之冠其民皆力 故仕於斯者樂馬而好古之儒或于是訪解於 治儒臣参裁古禮命國子司業聶崇義以唐相張鎰禮此三禮圖之所由重繪也予考宋建隆中天下初任於斯者樂馬而好古之儒或于是訪輯舊聞搜考 耕杂種藝漁樵之業關訟簡少嚴居川觀由

等六家所撰稽其詳略是非總為一書是曰一

大この東と与

物其問學之成為時顯用砌體治道見於嘉

尊德而隆師士皆知仁義禮樂之說為足以誠身而格盛其在吳與往來郡學常數百輩自是天下之人始知明復徂徠石守道皆以所學教授弟子而先生之徒最供然與起之者至明道景祐間海陵胡先生與泰山孫 是時独於故學士鮮知經且師道之與實自前世未有 成奏之特命國學圖於宣聖殿之北軒其後懼其地 復易壁以板益己有意於禮樂之教規模宏遠矣然當

祐治平之

窺三代文物之懿朝夕對之皆若素習閱歲 無考者而益其未見者圖之講堂國朝以來世世遵守 勉之又增飾醫守被以丹腹而掌學問君與歸安丞胡 故事黨庠術序之間禮樂具陳所謂三禮圖者人人得 不知故事致加村鎮學者痛心馬太守汝南公以在史 奉祠事尋領是郡於其始至也見諸生於堂上而勞 抉剔故壁得所謂三禮儀物繪事故存公会 不可縣舉于是郡學之成乃以三禮儀物點其於古 既久有司

火之日東とか

墓隧之丈其與學精識見於著書者書固多藏於其家久所不應解若先生之行誼世次歷官見於國史與 之恍如神明頓還舊觀郡之士子問覺太息咸謂公之 有意於是會召去不果今余幸成之某子禮儀知之實 公以周君之請點書屬某為之記且曰前太守泰公初上討論故實碑補放化苟不愧於前人所賜豈不大哉 賜大兵學者將因是加習馬異時鳴佩執玉于朝廷之

及士大夫手抄皆秘不出苑索編次图有遺逸鏤板以

願學集

哲為師不狗時好當日吾固學於先生者敢古 哲為師不狗時好當日吾固學於先生者敢有二事故行於時則關君之力也關嗜學若飢渴行已誠人以先 于此兢兢致志云

とこの int となっ

學古緒言卷二十二

答姚孟長太史

某老矣少時獲聞長者之教略知古文詞不當以時代

徒深空虚妄挺之塊自於交游中得仁兄其才力其趨 論高下顧才為氣弱又久因諸生侵尋頹廢非獨無成

向實可與古之作者並馳進而不止寧獨推虚橋迷謬

自量而報簿宋文憲者子若論該博詳瞻自南宋至今 之鋒而已故敢報效其所聞竊比于抹土勺水寧有不

古緒言

緒論也然歸之文詞豈便是仁兄准的哉特其學問必經學推金仁山吳臨川兩先生特為諦當者歸太僕之嘉祐之超卓也黄柳之集當一寓目焉僕向者所聞于 實無其隱顧追尋淵源所自似猶為正叔元晦 能無滞礙于理學而直追西漢泊唐貞元元和宋 得一人焉可以追蹤古人正如時方多事而去 尊經其述撰必推西漢及韓歐蘇曾之自得雖以俟 世之君子要為不可易也僕才不能為時又不暇以為

火心の風心の

學古緒言

乎至于今始歸侍太夫人即先後两無可警議矣顧僕 成者乎以彼分校猶得從容進退况為他人所牵累者 見也彼分校者取卷以呈猶不之覺况主司之忽遽受 剛縷再及其必為仁兄之所許又可知也當仁兄之受 誣或有言宜亟歸以俟其自定此事外不解事人之浅 區之企業賢于流俗人遠矣其亦可以語此否乎報又 立言等再一以濟時一以維世雖非其人并無其責區 出世人之才則人之所仰望而責成者宜何如也立功

陽長郎以昏暮告彼而曰巴具舟清晨即發忽遽奉脫 固非昏眠之所及矣顧使仁兄先之又辱法施鄭重慚 則釋氏所云願檀越安隱在彼亦復無他者也項者孟 感實無已漸及炎蒸膽對或在秋中雖思遽函封似亦 之及此言實勢也而猶為一言及者無他聞力 云出于中傷雖衆口一詞尤望高明泊然勿以櫻其寧 可當一夕婚言也

火の風ない

文忠集卷五

少斷序

得處有收拾得處卓吾老人者眼最上一来快口直喉一日出史斷一編示余余謂論史猶如論禪要有實見家宗指斬釘截鐵妙有悟入非臨濟膺孫口頭野狐也禪理寓選佛場一楊疏水供晨夕不足晏如也其於禪 楚中友人曾儀公訪余白門談文論事口如

不顧百世之下是是非非其言回百世而下有能非是

十君者為吏隱則乖馬謂王陵温崎為殺母固一得之之令主當矣而以武帝為大有為神宗為真求治則過之所放然遇者也彼其謂漢文帝宋仁宗為恭儉守文之所放然遇者也彼其謂漢文帝宋仁宗為恭儉守文 馬謂 見矣而以李陵 臣之後則好馬凡如此 至於謂七國之齊趙韓魏為大夫之篡裁以項籍之 予之是非者庶幾旦暮遇之矣儀公之者斯 附名将之後許敬宗丁調韓作胄 科魏為大夫之養式, 前衛仍正之此類不一而足儀公皆有以正之一, 前韓作胄附儒 縮

切附會影響無與真實公供讀儀公之史知儀公之禪班固之訛者儒家筆削與禪家喝棒傳衣大畧相似一得春秋不傳之旨矣此書一出必有倡明正學駁史遷 義帝為減楚客三國五代而詳漢唐宋則儀公特見更

矣

## 孫白谷集

白谷集序

不難奏廓清之功而制府三邊者下今流賊本門之滋華至烽火匝於秦晉漸燎原矣然猶與一當流冠初起祗以關左潰卒未敢歸伍嘯聚山常及覆明朝末季之事令人扮膺太息而不能

本吾任為自在為民

别 集 類 五 明 大心日日人公会

之間望風投降者踵相接此平定一大機括上

白谷集

莊再敗之於連雲棧復屢敗之於關山道及同

拾矣没假而茶毒數省建部專聞之貴人高及 找勉一命者法予抵於是单議撫而獸 縣魚爛不可 洛遍布延慶鞏鳳內逼涇渭西連沿龍一敗 之 每望冠壘而却歩廷議始用孫白谷先往鎮撫 水烙降拓養坤於鳳翔其他標名著姓者亡應數 入軍中旌旗壁壘皆為改觀俘最騎之渠高空 西泰

崇禎末年流冠之禍前後如出一轍宋之七八 竟壞全功致公鬱勢以死逃乎嗚呼間離閱宋史竊 乞命推 以合熟聚冠分其成追師出婚函提功累着賊力 魯一以當十兵威震豐風雲變色假息遊魂日 司 括 此又不止尋常平定一大機括而七日露雨使 也而總 敗英雄為之短氣至郊之戰將猛也而總理以撫局掣其肘奉命督 枯拉朽勢如疾風之掃敗釋此又平力 兵强亡不 時 北献未 饋飾中 思

人之所

生 汝霖 取 以金牌名而以 和字而流冠發難之初即有殺賊予抵之今白谷先 山之 即風同何覆車相尋不速殷監如是耶雖依 名而殺之同郊之役功成目前而連甸大雨 化假城捷朱德鎮誓將會飲首 風 任 汪 而 一首師方規戰守而近中 福總理規則 誓將會飲黃龍府而泰丞 一两准及進 無海宋宗 **硫職下理** 

冠發難速成

勝勢已成而中原于撫以至幽白谷先生於請室絕饋興朝大一統之業耳始之怙賊如子而殺之者抵繼之 的於雲雨皆天也譬之有宋汪伯彦史治秦檜輩皆天

假手以墟趙氏之社 稷者也雖有宗泽岳飛虞允文諸

白谷先生忠貴天日而終不能違天以存必亡之國讀 君子亦何能濟宣俟颶風覆舟乃見天心之亡 宋哉故

是銀也乃喟然於存亡天人之際矣中州薛所縊序

| 分秀生觀城公嗣約配任淑人生孝康公元震配吳太四世而生岐岐生宗派宗派生汾秀是為公之曽祖考明初以從戎徙雁門遂隸籍振武代之有孫氏自此始孫公諱傅庭字伯雅别號白谷代之振武人也遠祖成 孫公諱傅庭字伯雅别號白谷代之振武人

隆

應 牛

淑人遂生公是為公之祖若考此皆以公貴

識日 五世四世登鄉薦人以為徳門之慶也公夙慧天挺甫 成章初應重子試即列首選自是學日益博 治亂耳安能與草木同腐乎為諸生時屢武 法每时御時事輒慨然以天下為己任當曰 六歲就里熟鄉人占其舉止輔嘖嘖為果十 一藝出人事傅誦所到有問心齊稿萬應戊 配旨贈封淑人孫氏世有隱德自岐至贈君元震凡 益精凡子史百家無不淹通而撮其要 尤喜談兵 才日益肆 . 輒冠軍每 二三下筆 士貴有關

大三日東と野

被語命時逆端魏忠賢初用事衣冠之禍方 弊人歌慈母天放己丑 推銓部主事歷稽熟 已未聯捷南宫初任河南永城令再調商丘

四時掩映旦夕與鄉里知契飲酒賦詩係然 吾以待見眼之消也遂托疾歸田掛别園樹 身將母未可遽櫻逆鋒且徒死無益介石之貞 談時事惟切切以造就後學為務里中從 公受業者

繋着生之

睹經術大旨是時公雖退位閒居已隐

侃論界不阿不徇一二宵人輒己心街之公不問也先修却報怨者種種皆是公獨正色立朝有古大臣風侃 省 望若司馬君實之居洛也愍皇御極大憝伏 是公居里時曾絡治城隍賞勵軍士保境定亂人誦其 即家起公司封郎時朝宁雖清潢池之盗漸願蔓延敷 功當事者遂以邊才薦超拜順天府丞備督 相 而東來羽檄又急如星火在朝之臣方持重養安文 羈麼兩端鼠首彼此觀望議事有口任事無力而

白谷集

適迎祥自漢中取黑水峪出犯西安會天大

簡募標旅三千人撫之以思信勤之以訓練

摩厲而需

事孔親昔日之極要今日之陷阱也公毅然 秦撫告關即急推公有旨報可愛公者咸為公危益時 日食君之

迎祥拓養坤皆渠魁所在焚掠官民望風逃寬公至被慰再三公慷慨受命即以滅賊為已任是時秦冠如高 盤根錯即思得一當此素志也怒皇名見公便殿中勉禄而解其憂其謂朝廷何我欲為其易誰當任其難者 禄而郡其憂其謂朝廷何我欲為其易誰當

知所以取賊矣急督兵逆戰遂大敗之次日遂生擒迎 愈 叩棘乞降尋復畔去公設計即其親黨追斬之是役也撫而持疑未決公問其副賊張光耀來歸賊勢益衰乃 公謀定而後戰故動中機宜無不如其所料 報功關下天子喜悦告廟行賞養坤聞風震懾欲就 卒求消三百人數不可得公嘆曰法久而縣至此乎 旅監田以 四衛也軍額二萬四千人將軍腴地二萬 叛省會戒嚴公機圖司括衛兵 為備禦計 會泰兵鼓 六千頃縁

火之四軍公野

白谷集

地歸豪右軍成虚籍乃下令清也不避權勢 不徇情面

一一括剔几得守兵共九千餘人歲得的銀 暑將以十無分汎守合勘厚短且勒限百日 兩有奇米亦二萬餘石死上六子為此後與 梅臣俱以公為法是時式凌初入為大司 為期公知 備至且動 一十四萬

朝廷大事為重彈心經盡事無過算線核各都縣俗積 公阻挠軍法也武陵之怨公自此始兵公固 其廷而無當移書力爭之詞甚到切不從反 以為怒調

及盡發撫屬贖錢得銀四萬八千两餘屬副 棟王根子市馬於者篡兵於者復調邊鎮各道將 程俱不煩縣官一錢也時寇之在泰者問將李自成而自練自將得勝兵六千人騎四而步二自募購以至月

問公將兵擊之於楊家嶺黃龍山大破之餘影引而此外更有過天星混天星輩動稱數十萬往來經陽三原

不噬指伏公用兵之神遂盡解甲投降自成失援勢派 延安公復扼險設伏無一人得出其殼中者存脈無 とこの こと となっ

白谷集

亦為總督洪心雅勢盡僅以残騎二十餘奔豫恭勉遂 平奏聞天子大嘉悦加公部街示電祭馬豫勉曹操混 公曰此莫非王事何得生分别見也即提部兵出潼閥 公察其許不許益總理惟事無不事戰賊亦屢以無思 合擊之屢戰屢捷期將到日 十萬老個 相等共三十部也聚則 削平賊大震懼弭耳請降 掠本屬總理汎守地

公公不得已快快反游賊由是得過去餘孽之再熾實

之而實懷反覆開公追賊已過謂將攘其功也飛檄止

奔潰又事事中制於武陵東西條忽迄無成命公収合師非公不可於是公遂受督師之命時憊兵憤即望風而盧公潰沒之報已至武陵計以中盧公者中公謂督戰公拊心曰果爾國家大事去美密疏不可狀奏方入 各公公即日以千騎 基此適京師戒嚴中外皇懼武陵于他撫無所 餘燼勉强支柱承埔拒守剧門晏然 樞貳協 勒母人都武陵方日夜逼督師盧公決 勤王次獲鹿復進次保定有旨 Вþ 性怯者多倚

白谷集

公之議賴天子聖

明憐公才不忍但長繫請

御史楊一儁以真疾奏遂與公並速問

時已有殺

鬱無語于是耳症 速然督師可解公遂奉吉勘議候于通州忠慎所激抑 公之保督任公至保定念事多學財終難行 骸骨武陵即以 發罪且不測莫知所自理武陵韓城授之意旨惟 欺罔議革職仍命巡按御 作矣武陵聞公病廢狀意 史查真偽 解但赵

**5**3

室且二載

成疾尋亦死韓城亦以他事受贓伏法宜與再入相欲 許時流跑復猖獗全豫淪沒鞠為茂草武陵坐視憂懼 祭熱難制上慮久將生變乃改公更督泰中且密諭急

大心日東人

白谷集

是公督師兵部尚書鑄督師七省印即軍中界公公是 高畫方畧詞旨悲壯愍皇為之感動賜公上方劍復記 年已捷而後軍忽潰公還長安按誅倡潰者曰若欲為 有是兵威再振時賊方盛于豫朝議督公趙援公曰兵人皆精銳爛公威名股慄聽命無敢薛者公撫而用之 誅人龍公至彼計呼人龍入數其罪而斬之所

我師明旦悉索精纸出戰復大敗之計窮膽落聚族謀靡奔寬恐後追至郊縣逼近賊巢賊連夜禁七堡以拒 十年所未有公銳意滅賊神魂夢想惟在于是直抵洛月出潼關旌旗劍戟焜煌照耀連數十里軍容之盛二 海宇直將痛飲黃龍耳時我師皆露宿忽淫雨 降公間窮鬼己入網中大捷到日可奏掃蕩餘氣肅清 時居泰訓練稍就緒朝廷亦日夜望公出 陽與賊戰即大敗之賊素開公名至此望見塵縣即 師 披 洛

火ご口見公司

保無處非意廣思懷異心不用公命兼程退九

白谷集

先退四十里而營以高傑為断後防追襲前後

傑同隸公麾下意不相能軍中無敢為公言公 相持非計也不若暫退就糧養銳再舉時白廣 無人色憊不堪策其會雨稍霽的車微至復又 去公喟然數曰天殆不欲滅此賊耶久困我師 中公猶按行軍中與率士 卒激以忠義然還視 Ð 夜不止糧運不至己三日軍中枵腹馬足盡 諸軍已 相應與為應

事有可為不可為有可知不可知戰勝攻取 潰公知事已去期一死謝朝廷引刃自裁左 兵且戰且走己過信地寂無應兵遂大潰廣 妻字奪門出閣遂陷公仰天嘆曰臣力竭矣 得 死 下義不辱賊手乃雖馬揮刀入賊聲逐遇害 具賊兵大至盡力攻城城外兵復戰敗廣思率其衆 未晚乃馳入關収兵列陣城外而 死 ろ 曰吾其趙潼關乎以潰兵而守僥倖 躬自登 牌料理守 **五持之不** 鳴呼天下 萬一不然 無以報 逼及賊巢 恩兵亦大 陛 保

大之の再と与

白谷集

者也前後相 贼不敢一日向黄河而窥渡也則公之一身所關于明為公病鳴呼公亡之次年而明亦亡借使一日在秦則不可為不可知者與天與人者是為公難與天者不足合詐誤國此事之不可知者也其可為可知者與人其 此事之可為者也淫雨泥濘人馬俱疲此事 賴癸未冬十月六日年五十有一公性至孝篤爱宗族 直淺解哉公生於萬歷於已夏四月二十一日卒於崇 應措置有方此事之可知者也貌合中雜

側室石氏出次世寧幼未娶側室陸氏出女一適兵科女三妾死難子二長世瑞郡庠生娶太學生劉之春女卒繼配張淑人南京通政使和即先生孫女隨公率二於小人宜也公元配馮淑人與子孝康熙宇公女先公 草督師秦議謀國集風雅堂詩稿藏於家其不佞風 給事中盧公時泰次子鎮馬淑人出公所 小人宜也公元配馮淑人唐子孝康熙宇 每建一議出人意表而公忠端亮剛 恂恂不以勢加人然識度英偉才思敏 腸 嫉 著有撫泰 練歷任中 惡見忌

大この見と

景先哲情不能已謹狀其立身大節足神風教者以為

天下後世所恐弗云

墓誌 稻

周漢傑

崇禎十有六年十月两寅逆城李自成陷潼

公死之越五日辛未送陷西安公配張淑人率其妄若 閣督師孫

女盡室殉义二年公家嗣世瑞歸張淑人之 蜕于秦而

復公以衣冠上于十有一月癸酉寒電安介 馮憲副如

京以牛明府應徵狀之銘於余余聚令繁時

白谷集

人也 舉於 傅而 備 繫馬俛仰流連曷能己己論而次之用 各許知公頗稔又痛公之不幸而遇害益天 考此皆以公貴贈兵部侍 任淑人生太公元震 太史之永公諱傅庭宇伯 鄉 生歧舉於 明 宗派生汾秀是為公之曾 初 始 祖韓成者以從戎徒雁 鄉仕当州守岐生宗派嘉 配 吳太淑人生公是 雅别 郎 配皆 號 祖 考 白 門 鹏 隷振 生觀 谷代 悉 靖 公 之振武衛 為公之祖 **地域公嗣的** 一世三年復 千秋藏以

大この東とい

白谷集

舉於 莒守至太公凡四世登賢書觀城公太公父? 商丘令所 郡 里 之歲聯魏而北 塾頻 誻 五年朝正 譜 生大小數十試無弗冠軍者以萬歷之 鄉 命時逆端 明年登莊際昌榜進士初投河南永 異絕偷十有三歲出應童子試輕第 至 著 於王 鄉黨祭之然竟因南宫不第 赫 魏忠賢 赫 土留權吏部主事旋推稽熟即以軍 縣昌榜進士初投河南永城今再調 留 花刀 用事將起措神 四十六年 公六歲就

宴 間 荷 念獨子奉孀母一兒僅周 矣然東鄙用兵运無勝算而流寇之禍 或 次則 于是請假歸歸而治 然自得 接公時 閉 樓畫舫花晨月夕公偕 楊賓客其中選实賦 户危坐焚香讀書里中 進而與之談性命經 抬將終身馬點皇御 亭 炭此身未敢履虎 榭 詩 張 闢 問 談 淑人奉太淑 (園) 濟暨舉子 笑歌 奇之士 從 **國穿溪墨** 極大憝伏 詠之 漸蔓數省公康 人板與遊石種松散 **群宫李** 群公学者 尾蹈不 於 遊 測

大三JO not Liate

还備督撫送是時徳州掌吏部貴倨甚公公

白谷集

生 慨談兵有澄清天下志公之門人馮生容乗問進曰先 豈有意天下事乎願先生無以天下事為也天下事 不可為公喟然曰是何言也熟為為之而 遠曰不可

定亂全城語功不待歷首曹掌選事以逸才超拜順天 ėß 公談論風生毅然不少遜忌發樞叙公里 不可丹為之自我濟不濟命也八年秋即家 殆 時中外成棘求人孔殿官華要者率避邊 居 時 才如阱器 起公司封 繕垣搞士

抚不為下

兇渠之最强者無如高迎祥其最衆者無如拓養坤 置 私意亦願一當也吃皇御 意堪街之屬秦撫闕遂或用公辰於事而申報可然公 兵 而今歲 兵令 難 賊為己任簡募標旅得勝兵三千人自 措 面奏往時 賊 餉 的後則 尤 反 在 難不復以乏兵為言朕 内 泰兵宿邊鎮而泰撫 聴若自行設處 臣 恐不能以徒手 便殿召見公期 不 中 臣 撲 始 賊上 制公党命而西 措 治 其 冏 勉 寺六萬金 腹 頻 將之是時 慰藉如家 誠不一 顑 曰 煩

火心四草と野

白谷集

刋

間

其

副

賊張文耀棄拓來亦待之厚養坤遂解散

翔

聞

迎祥已就縛震懼乞撫而中運回未即

闕下上大悦

兵以是夜馳至明日復進戰生擒迎祥於陣俘

取黑 孤 闖王蠍子塊者是也公標管甫成軍而迎 人馬必俱憊迎戰於山把之俾無 標 水峪出犯西安公心集脱來遠矣路除 渡渭先 己就縛震懼乞撫而中建回未即決公勘至大脫為之告廟行賞如舊典是時養神在鳳衣馳至明日復進戰生擒迎祥於陣俘而獻先進逆擊大破之總督洪公聞公遂破賊率 就縛震懼乞撫而中建回未即決公馳至悅為之告廟行賞如舊典是時養神在鳳紀至明日復進戦生擒迎祥於陣俘而獻 得 出成 祥自漢中 阻而雨 擒也率

地二萬六千餘項地歸豪右而軍遂虚籍至此吾欲轉百人不可得公奮然曰四衛屯軍額二萬四千賠軍肤戒嚴公轅下遂無一兵檄其間括衛兵備守望至求三標管之曉渠許忠劉世傑輩切其衆據藍田以叛會省 貳也泰兵騎而善剽 貧寡為富强 公遣一騎持片傲追討之其親黨即斬養坤 奉賊以親黨百餘人如西安中轅就撫後逾年復叛去 端必縣是遂下令清屯凡健丁 督無久吞聲不 救 問公 至裁以法 獻弗敢 授田百

大之の東公島

白谷集

歩七之剿 馬凡得守兵九千餘人歲得的 四正六隅而刻 秦為法時武陵初入為司馬條上方畧洪 麥二萬餘石疏上愍皇大嘉悦褒獎備至且 猶從儉有惡其害己者百計提阻之公持益 畝免其祖課否則區地三等量徵濟軍需視 務如故而用專無其為總理腹心倚之以 **餉之加派民間者至二百八十萬** 期合剿計兵十二萬十分為 銀一十四萬 公 堅定就理

山爾 39 商雄一帶為信守公知剿功必不成群於上 分將之同心彈力惟賊是求不數月賊可盡鳥用爾爾 必更調 兵即將 志初即議秦撫當一正面議兵萬人給的二十萬有奇以 不 期以百日殲賊無遺否則按信守行軍法且 堪重困今但選關寧精鋭馬兵八千人屬 而 不 爾必不盡也書凡數千言頗切直武陵 用精 非徒無益步兵屢 郡邑民兵往從事公移書力 經潰蹶且民力竭矣恐 僕及督理 得之大念 令各撫不 曰臣自有 爭之謂用

大己口真人

白谷集

綜核各那希積餘及盡發撫屬贖錢得銀四 九千餘已及額矣今臣募兵購馬期為國家 如各撫東郡邑民兵籍而上之遂謂及額則 謂軍法獨不行於公請聽其職以激上怒公 也課足縣兵無需的也武陵益街之而公復 邊鎮各道將親兵自辦減賊具不用部議會各撫成 餘屬副將鄭加棟王根子市馬于省募兵于 疏報募兵已及額公疏獨不至武陵悉益甚 邊復調選 萬八千两 疏曰使臣 上章自劾 於电課外 前報屯軍

郊實用尚

至自練自將得勝兵六千人騎四而步二自募購以至一賊至公信地者具如公言而公所募之兵與馬先後 臣 限成臣 賊入臣信而不能追討則 請存臣疏為驗已而 餉 将與洪公相持西 就緒故弗報然商維之信百日之限臣俱 俱 不 煩户 不 敢貪萬一迎限而賊不滅 部一稱也兵既成會大怒之 極餘如過天星混天星 剝限既逾賊勢不少 治臣 罪 以伸部 誤 剿 法如剿 在春者 不敢該 衰然亦 事者必非

大三日東人生

夜行三百餘里至職田莊遇伏敗之復走實

白谷集

外奪賊所必走之途而輕重布之不數日

偵

賊果南逐

公大張旗幟鳴鼓角往迎賊聞風引

避疾趨

而西一日

餘留而澄都之西三水之東中間三四百里無人烟水而北犯延安公心念延地貧而荒賊衆矣必不能作旬楊家嶺黃龍山大馬之不 楊家嶺黃龍山大破之俘斬二千餘降散近萬人賊引 合股犯涇陽三原諸内地衆數十萬人公將兵擊之於

野縣秦嶺之南遁入豫秦賊遂平捷聞愍皇大嘉悦詔一道去者問將亦以勢孤失楞若之一 賊計無復之且心服公用兵如神遂盡解甲降無一 扶而一無都御史三年如舊武陵故也時總理其所 再中伏大敗之折而走隴州閣山道又為公伏兵所 聯營數十里總理尾其後招之使降賊亦伴與之 **勉曹操混十萬老狗** 狗軍凡十三股聚 而电殺函 股 鄵]

大心日日と公司

白谷集

東 關擊賊于河南之関 且復進矣 遂無一賊獻 而擊其西總理擊其東賊不 降則減矣此賊減則天下 應要挾過當公投袂而起曰天下之寇盡在此矣我出 曰旦暮即 殺而 不己始偽也降 西莫敢當者賊大震懼以 明 就降公曰 日公躬摞甲胄督兵往擊之行 賊 雖 祖伏穀城下不 Bp 鄉山中大敗之貫其管 爾曹姑就總理 解甲來不煩解说說即 敢 總 講 理手 獨肆也日 撫 諭 币 馳上公且而東復自 日攻屠村 非降吾兵 提兵出潼 不數里得

就撫功而獨居之故為賊所給旋過去馴致後難於楚是役也思然告平惟是總理信賊遇且欲欲就撫移窺商錐公從關內發兵往樂賊至擊走之 而害其成縱部下相戕殺公不得已快快返出 自是總監與公亦水火公受事謝思又言年 公威名者中外体兵長安洪公亦以秦冠平兴 總理從事豫楚間是日公開督師命遂具官 理傅檄若為的諭有司者謂吾撫功己就四 撫移窺商维公從關內發兵往樂賊至擊 撫功而獨居之故為賊所給旋過去剔致公 **後難云時** 

大三日東人

白谷集

益亟適綿竹以首輔出督察諸軍誤糾總兵劉光祚而 於意懼公說開於上則無以解前罪而結後者謀殺公 兵形有變宜用火器用步兵用土著精器械訓士卒憑 公受事敗軍之際收拾餘燼再移書武陵曰事勢異宜 族故之上大怒號其職需後命皇懼不知所為武陵韓 陵得揭大說限謂公將傾之而奪其位日夜謀殺公矣 裂總繇制之失策臣面請聖明決定大計辨此非難 跃糾總兵劉光祚而

古時武陵已用洪公為斯督欲盡留泰兵之入拔者宿城成投意曰速然督師可以自解公遂奉部院勘議之 弗省也公候議通州不勝其鬱慎而耳症作矣武陵謀 能久在逸非薛即逃則不復為吾用而為賊用後欲制 前途公以聽勘不得與議公具公移私揭再 除兵也且兵之妻孥蓄積皆在秦日以殺賊為利必不 是兵必不可留留則寇勢漸張而究無益於逸是代勉 何所取材是驅兵從賊也天下安危其機 如此武陵 一力爭曰

とこの 同人と

徳

州黄縣滑臺相次居政府皆修都於公

白谷集

通改 史查其真偽比楊御史真病之既上公送與御史並速 所以文致公而不得其端聞公且病廢意稍 公愍 問是時武陵且密 保督任公復具疏請陛見武陵大驚怒斥公役齊訴返 引前疾乞骸骨而武陵即以欺罔 皇雖為武陵所動而心實惜公才 币) 上之公至保定念武陵方在事已必不能有為 揭引唐太宗斬盧祖 議革職仍 尚事 催長 属巡按御 聚云適幹 勘上急殺

**絕横一一如公議武陵出** 賴 相 用撫膺嘆曰我思用秦人秦即賀人龍降賊 安天下者公為抵掌指陳上嘉與歎息者再 齊甚渥遣公將禁旅往 援汗公至汁 相 愍皇聖明不至有他然公在請室且二年餘兵散而 命名公於園扉然而晚矣上親御文華殿 縰 初 告陷武陵憂怖死韓城亦以受財 政多引用東林正人居 剿 卿 經年勉勢愈熾 佐因言公於 而 禁 伏法 宜興再 脆弱不可 四热勞賞 問公所以 監皇 福襄二潴 也兵最强 rl 佐

端潰公還至長安赫然日此輩獨不懼為人龍續乎

白谷集

豫皆陷二公於陣而自行剽掠及長安於是 而心不為國家用泰督傅公宗龍汪公喬年 改公督泰

除已大破贼逐北三十餘里而後軍復用人 兵未訓練弗可用也弗聽公不得己將之出戰 者公無而用之自是兵威遂振朝議督公急 成虎呼人龍人見數其罪而斬之所部萬餘 軍 ·愍皇密· 諭 相部屬公急缺人龍公令總兵 龍故智無 於郊縣前 

慕而 倡演將領基基華悉斯之上疏於朝曰兵無 且賊大勢已成今欲再舉非數萬人不可是 長安馬步凡五六萬人秦紳之官京師者意 也愍皇一聽公言且賜劍以重其權十六年 Ħ 界公於泰公以八月出潼關旌旗戈甲聯絡 夜望公出站進公督師兵部尚書為鑄督 倡議於朝謂公兵已成宜速出上意雖不 訓練之恩信既字鼓行而出天若祚國 師七省印 中 中制然無無 財尚可減 宜大行調 關志久矣 制然

电唐 敗之賊道入牆內施火器以 公下今環攻一鼓而克賊逡巡不敢救賊婦女辎重之 陵罪武大矣姑支數日決一戰 不勝 師 無人色雨 露有與賊持溫雨大降至一月不肯止糧 紛紛潰入郊賊大震懼聚族謀 而三日 縣者公以千人走間道構其虚獲牛馬金帛以萬 稍露的車微至又為賊所却公念賊 不至軍中馬足陷泥淖中幾及尺將士相 担公師時實豐為賊城守 降 則 自成曰吾屠王焚 殺吾 糗露積河 降時公 顒

白谷集

東身

敗

パス

聽斧鉞未晚也於是監軍急上立

吾疾趨潼

關

以潰兵而守萬一賊 不入秦則

出 則兵必不支下令姑退師河畔就糧養稅

大潰公引 程退九十里至 犯之高兵且戰 不 先退四十里而營以高傑斷後防追襲時馬 相能軍中無敢為公言者兵既 劍 欲自裁左右立持之公徐曰天 汝州矣高兵失望遂大潰 且走望白為援而廣思不 動賊選號 用 白 兵聞之亦 下事去矣

85

城下令懸重賞亞募生致公害公者不敢自 潰兵之未西者陣於城外而自起登坤規督守禦時白 戦 公餘威懾强勉揚言曰孫公出走美旦夕起 所執辱揮刀躍馬入賊摩遂遇害鳴呼働哉 匿公屍遂不知其處而秦晉之忠 義士屬 兵之妻孥俱在問賊以數十萬盡力 於敵歸罪公為豫撫 敗廣思率其衆保妻等奪門出潼關遂陷 解矣公甫馳至閣賊亦 九女竟日城外兵復四天敢自明祖 是我自明祖是我的人人也不敢自明相以死為我 大至公収

無堅

之不能忘然則 改也甚至鄉人之無足比數者偶然一善言公 嚴 全功無中賊伏兵既出則坐止無恒處食不下咽鬚髮 欲白嗚呼公豈疏者哉公折 函 師 書辨論生意所不可或有所規畫公無不欣 細 重如上賓且其人才僅踰中人耳公自里居以至督 則詩歌疏順大則用人決機近則造膝寄 土人圖畫山川謀定而後戰猶諄諄諭 措紳之議公者或值公心有所屬**簡於** 節一書生又門墙士也而 將領寧失 終身稱 課遠則 然從且

責公如常式則不得耳鳴呼公豈傲而愎自用而不肯 用人者哉武陵之數數扼公及韓城德州總 理

虧能掣肘皆天意也使公得昼行其志或得

一三同心

天祥張世傑陸秀夫曾何救於宋哉夫亦知 之人共功名天下事何遠至此如以成敗操 所取己公

中外摘数伏若神為德於鄉如定亂全城搞

魁偉性至孝而睦宗族每處事必出人

意表歇歴

持不可曰吾知死而已不知其他也比城陷率三安二即仰天呼曰夫子死矣吾義不獨生冠且至降將張文內東而德能速下姻黨推為禮宗從公西安開潼關陷成名蚤遊繼配張淑人南通政使和勘先生孫女善持 女赴井死獨撫次兒世寧屬乳媼曰長兒素 事甚多以其非 叔人鄉舉照字公女憲副姊也温恭勤苦佐 關於宗社存亡之故故不書 公元配馮

とこうり まんない

白谷集

二長世瑞即庠生娶太學生劉思睿女即歸張淑人於 年五月戊申生後公五日卒未卒年四十有三丈夫子卒於萬歷三十九年五月丙午張淑人以萬歷二十九 為歷二十九年五月一年四月乙已距卒崇複十六年十月丙寅 贼執入泰国得出淑人於井衣優面色成若 秦而大招公以合室者石氏出次世寧陸氏 保此為之副然後躍入井 嗚呼烈矣 逾一年 二長世瑞郡庠生娶太學生劉思齊女即歸 生公生於

長孫女幼未娶女一通兵科給事中虚公時 源兮泉沁沿而流潺湲兮松秋在原春令在 蕭蕭者雁門之風兮吹大漠而撼長空兮我 堂詩稿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國之侗余昌宣于東紫紫者臺之類分松磊 馮淑人出公所著有撫泰疏草督師奏議謀 妍兮我公之賢厥配之賢天胡為而俾 西安楊氏家世瑞水之以歸聘河南布政使 淵 國集風雅 淵者沱之 阿 F 之恫 廟 宗

原傅

傅庭字伯

孫

因為天生

授河南永城縣知縣再遷商丘天改五年權 陞 稽勲司郎中時逆布魏忠賢方起措 雅代州振武衛人萬歷四十七 紳 年進士初 吏部主事 之禍傳庭

白谷集

清矣中外用兵追無勝算傳庭憂心世故懷

則

危坐讀書若將終身馬莊烈帝御

極魏奄

念子身孤子母老子幼請假歸奉孀母版

輿

伏游客官方

歴

慨談兵慨

手撲强賊市 陜 便 官華要者率捫舌避邊才如阱罟傅庭該論 遜忌 然有澄清天下志崇禎八年起影封司郎中 殿期勉慰藉如家人傅庭面奏往者泰兵 撫治 西 絕垣搗士定亂全城功起拜順天府逐時 時 巡撫關遂推 其腹誠 謝陞掌吏部貴仍甚傅庭常抗不為 頻 頫 不 曰指兵難措的更難股給而 煩 傳庭然傳庭意亦願一當 置兵今賊反在 内 臣 悲 ,宿邊鎮而 風生不少 也帝召見下街之屬 已叙里

とうりまたない

白谷集

滅賊為已任簡募標旅得勝兵三千人自將 妪 六萬金後則聽若自行設處不中制傳庭受命而西以 者無如高迎祥其最泉者 無如 之當是時

謂 人馬必憊扼之於山可擒也渡渭迎擊大敗 黑水峪出 闖 王蝎子 犯西安傅庭心策賊來遠矣路除 塊也傳庭標皆南成軍而迎祥 白漢中取 之總督洪 阻雨滴沱 取 所

下帝大悦為之告廟行賞養坤在鳳翔震懼 承疇聞捷報馳至合兵明日復進戰陣獲迎祥俘獻闕

東酒豫傅庭至鳳翔以計 萬餘石疏上帝褒獎備至命諸撫以秦為法時楊 降秦兵久騎而習剽督撫率站息吞聲傅庭 百傳庭回四衛屯軍額二萬四千瞻軍腴地 忠劉世傑等遂殿 頃 **电儿健丁一授田百畝區地三等免其** 地歸豪右而軍籍遂虚至此欲不貧寡 得守兵九千餘人歲得 摅 蓝田 招來其黨張文耀養坤亦就 餉 檄 銀一十四萬 括 衛軍 備城 守不清三 二萬六千 得乎遂下 两米麥二和課量徵 嗣 昌

とこりる とない

白谷集

期以百日強賊否則按信守行軍法以專無 期合剿 嗣 總 千人屬督理及僕分將之同心彈 為司馬條上方界分十無為四正六 昌 理永疇兼剿務 二十萬以商錐一帶為信守傅庭知剿功 非徒無益且民竭矣不 得書大念悲初部議泰撫當一正面議 剿的之加派民間者至二百八十萬 如故傅庭移書力 堪重固今但選 カ不 隅 争謂用多而不用 數月 | 野時特別八 兵合之後 熊文燦為 賊可盡也 兵萬人給

遊調 章 馬期為國家劾實用尚未就緒故未即報然 核各部移積無屬贖錢使鄭嘉棟王根子市 怒傅庭疏辯調使臣 各 兵於邊復調選邊鎮各道將親兵自辨減賊具 Ė) 撫咸疏報募兵已及額傅庭獨不 及額則前報屯兵九千餘己 幼謂軍法獨不行於泰撫臣請 臣有电課縣兵無需的也嗣昌盗街之傳庭又綜 僅 如各無束 及 郡邑 報 額 白 民 衣 嗣 兵 碩 昌 臣募兵購 籍而上之 職以激帝 志益甚 不用部議 馬於番墓

具

自

既

將

賊

臣

百

闗 地貧而荒賊衆公不能留而 學斯二千餘散降且萬人賊引而北至戶口戶三十十年 甲降闊將亦以勢失援為承時強我盡僅以 要 角 三數百里 敗之轉走實鷄取棧道再中伏大敗之折 山道又為伏所敗賊計窮威且心 枙 往 賊必走之途不數日賊果南返因大張 迎賊開風西避一日夜趨三百 無人烟水草可以斃賊於是悉 澄都之西三水 犯延安 服 餘 里至職田莊遇 用 祭 旗幟鳴鼓 兵預布除 而走龍州 間

白谷集

盡在是我出而擊其西總理擊其東不降則 十里總理尾其後抬之賊要挾過當傳度曰 出潼關邀擊於河南関鄉山中貫其當者再 十萬老個 逸入豫秦城遂平捷開帝大嘉悦的議加傅 以總理手諭日上言旦墓即降傅庭曰爾曹日就總理講 攻屠村堡不已始偽也降即解甲不且我復進兵明 嗣 昌 防故格不行秦城既平惟總 徊 曹 操軍几十三股屯於殺 理 国 所 之間 剿 滅矣提兵 天下之处 賊大震 問聯營七

形有變宜用火器用步兵用土著精器械訓 亦嘉其功遂有督師之命傅庭具密疏有所 日 致後難云時賊俱入楚傅庭休兵長安威名 夜謀殺傅庭矣傅庭既受事移書嗣昌 年來疆事決裂總由制之失策臣請面 好功而害成不得己返都卒之為賊所給定 嗣司 昌 樣甲胄督兵而前見總理傅檄謂吾撫 開之謂將傾已而奪其位也益大說 奏聖 回事 糾舉又言 著中外帝 勢異宜兵 明決定大 不就撫 恨 於是日

白谷集

勘

削

職

出

一亿.

國

白

保

曰

而 之任傅庭具疏請陛見嗣 其端見其且病廢意稍解乃 天下安危之機在此嗣昌置弗省傅庭候議通州不 妻孥蓄積皆在秦强之在逸非 慎患耳症劇嗣昌日夜偵伺思所以文致之 上之傅庭至保定念嗣 疾 祖尚事勘帝急殺之帝雖為嗣昌 乞骸骨而嗣 昌 即以欺問議革職 嗣昌大為怒斤齊疏者返通改解乃移傳庭總督保定軍務趣 昌方在事己必不 薛則逃是驅兵從賊也 所動而心 且引唐 能 太宗斬 而不得 有為引

火之四東公野

白谷集

徙 因繁微二年冠盗大横嗣昌出剿經年襄福二藩相

遣將禁旅往按汴傅庭至汴禁旅脱弱不可用喟然 安天下計傳庭每抵掌指陳帝輒嘉與嘆息燕賽甚優所為因言於帝以兵部侍郎起傳庭帝親御文華殿問 陷憂怖死國觀亦以受財伏法周延儒再相恐反前 日

陣 我思用秦人秦將質人龍路賊也兵最强而 家 用 币) 自行 秦督傅宗 剽掠返長安帝惡之於是改傳庭 龍汪喬年先後将入豫人龍 心不為 皆陷之於 國

朝議 三邊軍務密勃誅人龍傅庭命總兵鄭嘉棟 懼為人龍續野取倡潰將領悉斬之上疏曰 人能人見數其罪而斬之得其所部 無端潰傳庭還長安赫然曰此輩復用人龍故智獨不 將之出戰於郊縣前隊已大破賊逐北三十里而後軍 矣且賊大勢已成今欲再舉非 調察大行訓練恩信 亞入豫傅庭日兵未訓練弗可用也弗 既學賊尚可減也帝 數萬人不 萬餘人兵威稍 兵無關志 聽不得己 可是宜大

火心の見る時

白谷集

言且賜倒以重其權十六年夏練兵長安馬步凡五六 萬人秦紳之官京師者意不能無厭苦倡議 兵部尚書鑄督師七省印界之傳庭遂以八月 己成宜速出市雖不中制亦日 夜望傅庭出 於朝謂兵 師鉛進街 出潼關

不無球界監軍退而駭然曰是不難莊買我は 傅庭銳意減賊 自調軍書籌機要外一切不追問是時 旌 按监軍豫撫轉的傅庭神意忽忽常在賊揖讓高果 旗戈甲聯絡數十里精强眾盛為二十年餘所未有 伸庭又曽

施火器自保時實豐為賊城守一鼓而克不敢出赦賊七堡中貫以墙而悉索精鋭出戰復大敗之賊 遁入牆 望 撫亦深恨之傅庭至洛陽大破賊衆己連戰俱大捷賊 疏豫撫不勝任恐緩急難恃帝命褫撫職急轉的自贖豫 發牛馬金帛以萬計紛紛潰入郊城贼大震場好報重之屯唐縣者傳庭以千人走間道法 降李自成曰吾屠王焚陵罪大矣姑支数日上 見旌旗即引去追至郊縣逼其巢賊畏迫襲連夜 捧其虚所

紀之高兵且戰且走望白為援而廣思違令已退九十 追襲時廣恩方與傑不相能兵既動賊選驍渠數千人 明就糧養飲命白廣恩先退四十里而營高傑断後防所却傳庭念賊以今日出則兵必不支下令姑退師河 海中尺餘將士相顧無人色雨稍霽餉車微至又為賊 里至汝州矣高兵失望遂大漬白兵聞之亦上 月不少止糧粮露積河北而三日不至軍中馬足没泥 勝可殺吾以降時官兵露宿與城相持淫雨上

妻等奪門出潼關遂陷傅庭揮刀 外兵復戰敗是時白兵之妻學俱在關廣思率其眾保 幼子世寧屬乳媪匿楊氏家比城陷 聴 夫人在 西安降將張文雅 潰兵而守萬一城不入秦則事猶可為此時東身可敗 引劍欲自裁既思回吾死天下事益壞吾疾 斧鎖未晚也傳庭馳至闊賊亦大至乃收潰兵陣 而 自起登陴督守禦自成率數十萬衆悉力來攻城鎮未晚也傳庭馳至闊賊亦大至乃以潰兵陣城 願保歸晉夫人持 躍馬陷陣死其配張 而身率

火心の見る時

白谷集

岩

祐

國太平猶可望也乃

赴井死逾年長子世瑞出夫人於井衣優顏 面狗如生

淫霖助虐的断兵疲以

委糧於敵歸罪傅庭枉也自十六年十月 两寅賊破潼 致退師就食一軍瓦解豈非天哉而監軍以致

身質繫天下存亡云

關傅庭死越五日遂陷西安明年三月陷京

靖節傅改西

孫傅庭宇伯雅號白谷山西代州人萬歷己 未進士初

投河南永城今歷運吏部稽熟司以进墙用力 事請假歸

乙亥起司封郎尋以遇才超權順天府於時之

大この見と号

白谷集

任至秦簡慕標於得勝兵二千人自將之戰屢捷擒問 廷議以傅庭巡撫春中上召見便殿庭面陳方畧毅然自

奮然清屯軍凡得守兵九千餘人歲得的銀 王高 兩有奇米麥二萬餘石上益大悦褒獎備至 迎祥獻俘闕下上大悦告廟行賞復斌 且命諸撫 一十四萬

以秦為法武陵為司馬限期合剿計用兵十二 至二百八十萬庭移書力爭謂兵貴精不貴 二萬加餉 多恐致潰

蹶且民力己竭不堪重困武陵街之剿事卒

展別而肆秦人苦之上改庭督秦軍屬誅人龍庭竟誅 處於文華殿問所以安天下者庭為指陳甚悉上嘉子庭於文華殿問所以安天下者庭為指陳甚悉上嘉子 僅以二十餘騎由秦嶺南遁入豫秦賊遂平上晉庭階 楊家嶺黃龍山大破之嗣復擊之於職田莊 庭言庭於是復自簡慕得勝兵六千人自將 僅以二十餘騎由秦嶺南遁入豫泰賊遂平 栈道中伏折而走龍 州 **闖山又中伏皆大敗之關將** 賊走實鷄

とこのる なる

白谷集

兵賊大勢已成今欲再舉宜大行賊後軍潰庭収兵入關斬倡潰者 庭以八月 庭兵已成宜速出潼關上意 劍於未庭簡募得馬步兵凡六萬人方訓練 豫庭言兵未訓練未可用弗聽庭乃出師戰 人龍所部萬餘人無敢謹者兵威大振 行而東賊尚可減也上聽 出 師至洛陽與賊戰數捷賊引去 雖不中制 庭言命督七省 者上 調 疏 慕 訓練 日兵 朝 亦日 夜望庭出 無關志久 思信既学 庭追至 師 朝議復謂 賜尚が 郟

復大捷時三軍露宿久值大雨以致軍糧不 泥淖中祭及尺將士相 顧無人色庭今移師河 繼馬足 畔就糧

投入井死庭稅魁梧 陷庭遂遇害庭妻張夫人在西安開之率三安二女俱 既動賊以驍騎數人犯之乃遽潰庭退守潼關 膽智絕人忠義慎發具大 潼關

畧而功卒不 就 則天也

**應門尚書行府** 

鴈門尚書行為大司馬白谷孫公作也公必 太 火之口見公野

子世瑞重

趼人泰得夫人屍就如生老翁

白谷集

踰垣避賊墜民舍中有老翁者甚衣食之

故鴈門郡長身仇爽才武絕人其用秦兵

也自念少死 關為持久且固 我西安破率二女三妾沈于井揮其八歲 戰不得己始出天靈雨 身横刀衝 賊 顧 陣以沒從騎俱散不能得其 將吏心秦士大夫弗善也累檄趣之 語張夫人夫人曰丈夫報 糧 糗不 縋 師 大潰 潼關 陷 獨

坐上咄叱風雲生家居絕塞愛死士一日費 生公同里人作潼關行紀其事余曾識公立 扶還見者泣下益公素有德秦人云余門 同 賦 糧 門尚書受專征登壇顧盼三軍鳴身長八 佐 惟監軍道喬公以明經奏用能不負公潼關之破絕此固天意抑本廟謨未可專以責公也公之於此什公死而天下事以去然其敗由趣戰且大雨 目 死名元柱定聚人 尺左右 因感 射

白谷集

催軍運用松山箭尚書得詔初沈吟蹶起横刀忽長嘆 即甲韜弓不忘戰持重能以此士心沈幾好 忽傳使者上都來夜半星馳馬流汗覆轍寧 堪似往年

我今不死非英雄古來得失由誰算推牛誓 雄心慷慨宵飛檄殺氣憑陵老據鞍掃釋謀 堪落蕭條轉的難六月炎蒸驅萬馬二崎風 成頻撫 再断 千 衆出潼關

量沙力盡為傳餐尚書戰敗追兵急退守嚴

一門血淚土花斑故園有子音書絕勾注降 此地乗高足萬全只今天除嗟何及蟻聚蜂屯己入城 持矛項目呼狂賊戰馬嘶鳴失主歸横尸撑拒無能識 胸足荆榛見智井轆轤絕 断野苔生祭尺枯 永夜曾歸風露清經秋不化水霜冷二女何 三姬無塚埋紅粉複壁藏兒定有無破巢窮 欲走雲中穿紫塞别尋奇道訪長安長安到 烏萬啄肉北風寒寡鵠孤鸞不忍者願逐相 日添悲哽烟路百盤 泉浸形影 年駕碧鶯 公忠義死

潼

腿

無人至今惟說喬於軍 青史谁人哭解碑亦眉銅馬知何處鳴呼材 如雲不降即走徒紛紛尚書養士三十載一、 雨洗金瘡恨未消潤水無情自東去殘鴉落 回首潼關廢壘高知公於此葬達高沙沉白骨魂應在 相看一側真吾弟缺絕難為老母心護持始 時來作使干兵勢運去流離六尺孤旁人指 識遺民意 官鐵騎省 時同死何 日藍田樹

骨祸

血誓師遠道秋霖機能糧盡潼關抗節偉 有明末造逆冠鸠張大司馬孫公傳庭危時授 潼關父老皆知大司馬盡節之地而遺體 中他人率不可復識夫人獨容色未消衣 問越二載餘長公子世瑞千里東糧蒼生 矣爰求母骸攜其幼弟問道歸里益張夫 明心數姬連袂相從弱女吞聲就死孤 也至夫人張氏從容就義開長安之將 裳不毁其 兒流落 陷淪寒 西向 哉烈士 不可復 問之 民 井

火心口更公野

心孤節足以動天地而感鬼神故特呵坎 形 理固然也嗚呼其於臣道妻道可謂 交盡無遺 護其身誠

亦可知矣且夫人之死率閨房 憾 视 死 关 無 夫人激 辱司馬其節告其志密 難色 ئ 顤 沛造次之項 捐 軀 能以大義自處孫公 矣 非 衆輩い 有 獨 法 怪 令之 其 1. 從 星安媵旨 不留遺一 可絕也其 刑于之化

内 戾 政之肅 孫 公之於 何 如哉孤嬰 數齡 問 里 哀 而食 之不加毒

泰民厚哉公子 白谷集 艱難道路奔

**關城下月如水潼關城上鼓靡死司馬北望拜神京** 孫公張夫人而并及之 同里人也知之悉至若張夫人尤著美時 其第而得之其孝友哉而今世或猶有不 將軍遇吉力戰死皆殺身成仁之選也故 道喬公元柱定襄人潼關罵賊伏劍死後 孫公逃遁不知死所夫何不問之當時 寧武有周 諸将士余 又有监軍 得其詳者 11 歌以紀

臣報國恩畢於此萬奉冠馬踏沙黃長戈大戰飛寒坐

火三日東人等

白谷集

彎弧舊將嬰城關斷甲材官泣戰場添公灑血童關

鬼馬不歸哪碧草花袍玉劍委紅泥渭水雅鴉破浩浩 水心中烟何嶙峋就義從容不顧身雖鳳王顏同日 死

光園遺跡訪嵩茶昔時夾道紅旗陣今日空 緑髩吹為夜雨苔紅衫化作流霞影有子蒼 衙 動野燐

千年石砌閉青春幾隊蛾眉愁耿耿飛鳥輕

身墮碧井

愁雲覆井寒烟古秋風蕭蕭黃紫雨玉骨曾 傅葬此中

鬼神常護理香土牽來素便古龍端莊容衣

青山一帶愁何極元戎戰骨碎刀痕鬼魄茫 觀者萬人皆嘆息方知天也監過貞重向戰 己分鹑首策趙卒長平大聚時一門仗節古 腰 吁嗟乎悲哉國家之亂誰為基英雄數盡際 趙氏嬰兒自瓦全同時引 餇 更有遺孤己二年父老指點私 横實帶眠頹堪手擲頭 馳 霜冷荆榛濕寧武孤城再合圍餘者降 劍有喬公呼天拊 顱的晚風 相 憐破巢漫 眼 見山 旗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難危翼虎 圍淚沾 臆

火この東公野

飛光同皎皎青楓夢斷麒麟圓者閨血化駕 死國婦死夫高風大義厲頑愚鳴呼其形往 為鳥有臣

嗚呼其形往矣神未祖

乞言小引

逆闖播亂明大司馬派白谷先生拒守潼關 全師俱

晉

陽

或曰公死之或曰未知死所或曰公間免變 姓名入山

同 里馬子 納生曰是何言是何言方公受命顛沛

血誓師義不與賊共生會賊勢鴟張公以派

127

人張氏野其子女妾機盡在圍城僮僕駕告 舍夫人曰賊既入知司馬公死司馬死我安 潼關淪陷猶率餘卒冒白刃逆戰不屈當時將士有親 見其被箭墮馬死制軍手者賊鼓行而西長安瓦解 避為呼女 當出避民

馬矣始赴井死僮僕號泣攜公弱子世寧匿 全居無何天厭逆蠢命我 夫人命二女三妾相繼順井中夫人曰我可 以下見司 他所孤獲

安華至後智井旁曰若能從我入此無怨乎

示讀

家死城本末春晋父老迄今尚能言之耳而 生詢 大清鐵跑定秦公長子名世瑞者入閣求司 馬子為最総余驚聞嘉數曰馬子一言司馬 所得啓井視眾尸則腐且盡惟張夫人肌膚 司馬公九原為不死矣一日 不死矣不知司馬視張夫人不知夫人視其 諸 居人則遺孤依然在也遂與扶 訥生復 山其長 覤 歸 目之不如 子女妾媵公九原為 此司馬全水煩宛如

乎不死讀罷長歌率和四律仰祈仁人名子 慨賜表楊則千百年忠烈幽貞式共賴之 談古忠臣烈女巴事擊即拊膺四座動色司馬 垂壁雙即 公九原信

寒雲萬里壓泰關一片孤城落照間秋去期 春深古井閉紅顏雞貅帳冷星猶隕風雨香銷夢不還 獨有長河依故壘東流日夜水潺湲 戈抛碧草

潼闊城上角弓鳴城下閣門殺氣橫東去黃 河臨晉坂 火之四東公野

寧武将軍同抗節重圍伏劍一身輕彩 西來華嶽俯咸京英雄戰苦雲垂幕環現聲 死武

古城烽火接荒臺跑騎紛紛擊鼓催浩氣沙 貞魂月夜吼風雷吹殘雕樹笳猶怨夢断并 場吞虎豹 雁不回

帝子閣中今在否百年金殿瑣青苔

故國銅駝自古今泰川西望氣蕭森乾坤血

白谷集

河山不盡與亡恨夜夜烏啼楓樹林 月晶懸烈女心白草秋原燒野火黄沙遠渡覆城除

**界孫大司馬詩** 

楚深沈會霖元雪

時事尚可為也大司馬孫公先是開府秦中慷慨該明愍帝朝角三案無虚日秦冠之變亦泄泄視之顧 兵界視賊直如樊鵲腐鼠數數出奇兵勝之賊望風

朝宵道張獻忠以三百騎駐穀城李自成僅十七騎

**伏襄鄧山中此時利用戰公更毅然主力戰會督師** 

議者尋以他事下公于理閱數年賊復 熊文燦誤給撫局韜弓襄許約公勿得戰 倡 廟堂左熊

軍 之敗禁旅雲集 皆驚互相 踩 践賊乗虚朝刃無片甲還 左寧南提十萬 咿 忽夜半 者中原之 拔営去

氟 仍 虚 矣愍皇悔前事之非 始出公廷尉 特 晉大司馬

白骨反者蜂起無更輓錫炎以 駐 節泰中時使壯零落人無關志豫 佐 頻飽 南 者此時不

望

即戰公亦 請練兵蓄 鋭少需半年姑勿

133

此之應戰而 此之應戰而必不得戰與後此之不應雖出賊乗問關入關公知勢不可為抗節一出叛失公亟退守關中白即復保妻等年 甘以一劍當背水儿數戰皆大挫賊會狂 盈度督公必速戰公不得已出潼關 馳露立高白两大即皆先後潰賊已從問道襲潼 者 力讀住代史未當不撫膺三歎也公 謂 庸 誤 國 致敗乃公事 汰 而陣 戰而必戰 死之夫前 飲血誓師 十夜奪門

白谷集

以一人之生死繁宗社安危孝陵有知以 惟是歌生實鼎革母烟寒血溅沙場

安深 負于 公殁之後西安陷夫人張氏 國若夫人洵無負于公矣余諸井中匿貌孤于比舍始從容自 孤于比 ,得公状一 諸生時 100 

軍之役 天下事皆耳而目之每怪信史未

公生平巴詳墓誌 一質銀入史補適公之丈夫子世瑞來屬 不復贅附記殉難始

## 繫以詩

欲賦 夜臺猶是漢封疆豈能杯土埋孤慎祇許殘 勞臣一劍緊滄桑鼓角悲風統戰場大地自更秦日月 招魂招未得乾坤荒恭足蒸嘗 霞照

其二

千秋惟有華陰月偏鏡銅駝夜夜明 慘淡幽魂不受 廟其何曾數甲兵七尺沙場騎節鐵一家行 姓大河南岸野雲横天心未

沙場日冷覆層陰贏得山河付陸沈監子從

極月潼關烟水澗依然雪雨暗光生何事傲天心不妨狗節身 雨暗泉林 如守說到成 在恨轉深 來捷國是

其 四

君家閨閣盡鬚眉精誠獨戀山陵側功罪才 二崎風雨暗旌旗坐見的 陽日 景移世事海 田歸日睫 應地下知

為睢陽褒一死傷心雲散夜潮時

白谷集

明愍皇帝於未督師者孫白谷先生與流 宼 李自成戰

及交先生亦當聞其立朝之大概矣大凡以利惡是何以余躯保妻子之事誣先生也余登仕之餘棄例披髮放赤松遊之智避秦入桃源耳少餘重開死之其忠可傳其節可志也或曰先生 

止勝 為而非先生之志也竭股肱之力而濟以忠 則貪禄取祭負則入山碎穀此庸碌 保 |

火シロ 同 となっ

白谷集

諸 清 南大江之北無一日安枕而即也追避養雅始失於督而後機槍夜熾潢池弄兵難發雅秦毒流楚豫長河之興盧九台與先生而外指數不可多屈馬當愍皇庚辰 所能為也明之季也一人宵肝犀工泄沓其間秉天地 稷之靈不勝則以死繼之此先生之志而亦先生之力 之誤 君子後先伯仲而文武為憲備提戈草機之才者宜 剛之氣上廣吉水把縣諸名臣文章品行皆與楊左 撫終裂於閣臣之逗留遂至野火燎原喪師殺

圄 雨 不 逼請出 大僚狗節無幾明 滂沱潰師逍遥故外未之敗較 而 慕 止為背水 賜以尚 明 期年訓 封播遷而不可撲滅愍皇赫然斯怒召先生於图 如先生者何可以成敗 闆 練春年恩 圖 方間外之權惟先生制之當治兵長安時 及龍山數戰數捷賊人之膽已寒矣乃天 決勝負于一戰也無何而秦人厭苦財 朝養士三百年先生其有 然有筆哲亦眉風鶴 論 英雄也改革之際封 壬午為燃馬於戲天 淝水之勢

火之四東公野

白谷集

滋

矣外此監軍喬元柱伏劍而死鎮臣周遇吉力戰而亡

與先生遺事皆當付諸史館以為後人法越十 八年 順

治辛五中州 撫 軍膠侯買公遣使問序余 據 所開 而

之併服撫軍之不忘所知不阿所好也 殉節哀 辭

東 揚 徐 咸清

太華千仞高高 殿街其顛大河萬里長長鯨

紫泰關立函谷猶 聞野老吞聲哭血漬原 花 滿地班決

野草隨汀緑我向秦關弔 汨羅蘭阜腸 斷

141

同。 名 使焦饶铜泉狒 圖還著南雲箭行潦多沈東魯戈此地尚書力戰死科 狼奮角鳴狐狸去夫佩慎乗銅馬織婦達頭畫亦眉三 古臺中具爪牙淵雲禁內生頗收崇禎晚季歲告餓天 城城如麻 不妮真奇士故國 精衛填東滄手握除符伏而讀雄師十萬截胸腹喉 傾不可當尚書突兀扶 沸千里提封盡魚潰愍皇 拊脚常思禦偽材孫吳在側 科名恥論 弘顏網蓋與蟬魚蝕故紙誓 論訴其背門中任長子天 仰 贍 枕戈艇空

大心日日となる

入鴉奉快擊奮狼孫虎子爭逃遁此事臣

力

真可為此

天心不可問昊天不弔淫雨零昊天堅意亡

白谷集

急方知求燭武脱却羅鉗賜錦袍類收樂劍持編谷設 除枯釋如飄風河山沸沙鳴擊鼓關前伏 將先馳紫髯威勝兵早奪黃巾魄投石拔距 起着頭成異軍鈴阁中權坐光弼一朝盡變旌旗色宿望拜命鑿凶門白徒市衆徒紛紛孤脈咋虎至則靡特 相但知仇國士明君還識重過才赤囊奔命檄如羽事 石 氣何雄捲 動彎弓鵑

朱明商

書死忠妻死節從容就義信羣妾皆井水坚鳳女魂蛇儵忽遊天衛魚曰天亡非戰罪誰人不痛孫尚書留一劍答名思不願遺尸馬華裹長城已壞賊長驅 竈生遭戰士餒縱使玄 冥為洗兵無如河伯能漂盤 羊奮關撓為陣屏翳東權落將星龍游不展雕弓解軍 將 碧化盤散血一門死義汗史留天存令子如 揚 肿 指馬未班一呼朱序如崩山孤臣 猶去不還三精無光天欲墮揮兵巷戰投煙火指馬未班一呼朱序如崩山孤臣仗節困猶闘 孫謀孝 尚長 祇降吾 頺

大心日東公司

秦之安危關天下故歷代將相重得人明末 見尚書渡渭橋 雲望重黃綬影即龍山下槐松高泰民只望孫公子重 户神君領不歇共歎忠臣有後人懷香遥向函 廉船載朱雲劍軍父琴歌羊枯裘滄浪比清漢比潔三 **那白谷先生序** 闆 趙廷錫 盗賊蜂起 關熱青

由餓民挺而走險始于泰蔓延于晉蜀楚豫問幾成僚

原勢至後盤踞中州以窺關門督撫屢蹶愍皇特簡白

谷先生而授鐵馬越三年練兵措 宜行志何難減此朝食一旦敗裂以至不可再振無論 被建去賊益猖 知與不知無不悔悼咸謂公以身殉國矣傅開 督師三出 糧不接一潰而直入函閣 動何廟謨促之奉議好之以致秋雨 天哉先生胸富甲兵躬摆胄體真文武將 關以當其鋒和人善 級上拊髀思之乃釋繫累而再授鐵馬 破省城以危社稷 任簡 飾已有成緒忽中忌 師勵兵將養稅以 出 師淫霖匝月糗 相 送 壁 豈非 才倘得 便

ところ 101 とない

白谷集

時公猶 實録也仲兄奔 同時祇三人倉皇各被剌散去歸里為予言 鎗 諸 **延從公於患** 散生予彼時年雖舞象已遊泮因仲兄大允以 生 中 從戎撫 而 貌 巷戰手刀數賊 僵加數刀 孤為山叟匿去不可得 叛 省 難園扉中提攜之立功又堂权完英以 时 目不順予叔即 公妆置前幕朝 拉詢公眷屬知張夫人率 被創墜馬雜之敗伍 扑 拊 4 尸處推、 膺大働 相 依 自 墙垣覆之中為制率 賊衆奪闊 女媵俱难此

之記之歌之以傳軼事今值 未獲雄邱惜哉働哉今先生之忠節海內諸 公相見泉臺不無餘城而或共含笑九原也 從戎亦奪尸沙磧中鳴呼公不負國余权 所藏與先生同終不能得余权匿深山不出 去强之仕終以不肯易初志被裁於商 朝暴修明史簪筆碩彦自能表章公道為 州户本 典 偽即搜之 公尤能表 俱 兄 之立傅余 亦不負 ンソ 隔代

家之湮没益可動也

火心日見と

白谷集

E

病

在

腸

胃

酒

醪可治

緩

則

無及而舉家

孫大司馬闔門靖節断

関徐鳳來和赏

五官四支悉皆無恙似 挽之亦天也以是無成功余獨 用 病 哉有明之士國也國虚無人則 不守亦甚異矣或謂七 刖 國七有人如公能 諱之及于沈疴而不 用公如愍皇 不 小食超也今夫人之初受病也以余獨謂不然明之亡 聲如人口 日淫雨天也武陵厄之總理 能 Bb 殺人 國 七國 BP 而 有 有 有 盧 明 人而不能 扁從而指 社稷竟

之人 多竊

可成也及蜂也于楚魏福襄二藩相総告陷己入膏肓之異己下之請室而總理所以受賊之給以為撫功之兵潢池耳尚未知其為禍如此之烈此武陵所以惡公司故究無能出而任事者養成流鬼之患猶曰赤子弄 必不可治于是始悔而用公授之以節鉞重 笑之無從施其肘後之秘也明之末朝士大夫 模題其非米嚴然飾盛世之容誰敢信其天 ₿p 有忠義之士亦多獨于見聞以為三百 年水未曾 壯其規

とうり これ とか

鯯 益以参苓治必死已成之症豈有獲效之理 主人有求醫之誠孝子有割股之志亦己晚

竭力之既竭繼以死夫人暨二女三安悉能殉之可謂 負愍皇之顧託者矣是又豈區區 一戰之敗十天心之去就故公固念勢不可為力可 以一死報 國者此

乎乃為之歌以界之歌曰

風 蕭 蕭雨霏霏孤忠指纛不復歸闔 相見相

率黄泉見公面只今墓碑苔且青松柏遠植容亭亭

烏啼烏母得果其顛月白霜寒不可聽

清电疏 跋

顑

患且六七年天子一旦用公巡撫陝西於是兵且增而一事尚書代州孫公之事可悲已方崇禎朝流號之為秦用矣患不專用之而專且效矣患於輕從其官而不竟用矣常危亂之日未皆無能任事之人而常患於不用

的拙公以為國家之所以足兵實者屯田也乃為雅豪

大心日間なる

白谷集

變 三衛而軍果大薛斬李進成等七人而後定公 而在占據侵沒之人也於是重立法絕之先之 寶虧而國家且不得一軍之用是以國家之患不在賊 有力者所佔據以至欺隱侵沒弊孔百出而軍實虧軍 期 月之間所清釐而歸之天子者計兵得 九 持之不 干餘的

北方告急天子以武陵楊公之策召公入援遂 秋而剧中之賊或斬或擒或撫三年剧中發無賊矢而銀得十四萬有奇米麥二萬餘石天子為降的褒賞進 得十四萬有奇米麥二萬餘石天子為降路

國 馬欲為公立傅而功 年 之於此以見公之一身而繫國家之重 辭 不 師 贼尚 山東蓟 可為美 之存亡乃 而奏其效則他方雖 且得罪下獄及賊陷棄錐復出公督師陝西 不 使當 得 州又移之保定而公屢請 别于此余讀公清屯 閣中公不敢長驅而 E 不 用武陵之策自陝以西委之公十 狀 關佚不得 **積敗而公必能為國家保有關** 疏 向 其詳特舉其大者書 闕 及 陛見不許因以病 人文移而深有感心也一部移公而 則天下未皆 而事己

火之四草公野

而大事已去忠臣義士所以追論而流涕者 無人而患於不用又患於用之而不能竟三四年之

遺事

崇禎戊辰代州孫傅庭初仕永城性簡傲 不 鄭

能廉察非常事時有孝子方娶妻未成婚而

老母新婦各居一室昏夜一盜著東衣假為 孝子服用者

入其室而調之既而其母覺問婦婦以其子 室而伺之

立至墓所責孝子孝子大駭則潛歸深匿他

155

也一日 夜將半盜復果來方解衣就寢孝子突出盜急棄衰衣 魏忠賢黃金獨器者其勢熏天不顧也後卒 其官家擒公子以歸一萬而服斃諸欲 自 其宅公子命僕呼其於秘室中所作 而 縊 逃孝子忿忿還墓所婦大慚 示之使其自認誰所 母乃 忽拘境内縫工皆赴縣至則 抱 財之東衣而訟於縣傅庭件受· 作內一人反覆視 愧自縊孝子 閉諸内庭乃出東 下傳庭親領役至人 覆視之進而曰 盗父 開婦死亦 其服不問 六卿嘗飽

跋

乎可以轉危為安而迫之使竟至於敗此則當局也顧明明於事有濟而抑之使不得竭其忠幾幾或人之危而必欲轉危為安此又人所同具之心之危此不易之經也忠人之事而必期其事之濟古訓曰食人之禄者忠人之事乗人之車者載人

者常抱恨九泉而後世子孫尤不禁撫中

白谷集

抑必欲得而甘心馬幽繁三年鬼患蔓延遍天下數計之曾無一失也乃以弗協於樞輔致百計沮 守洞中機宜若推枯拉朽之所向必克 猶有餘痛者也若我先高王父之事可監也先高 餓疲之眾櫻殊死之鋒遂致全軍覆沒陷陣身亡 語交江萬不得己而率新夢之兵當久横之賊驅 追事急而始出諸微隨責之以進剿中古嚴切蜚 王文之受命無陝也二年之間奉配果強規畫戰 也若燭照

火心口軍人好

蒙 嗚呼既以身殉乃莊烈皇帝猶疑之以為未死則 人言之可畏也嗟嗟門第中落不克表楊先烈幸

聖朝考信徵質編輯明史恭有列傳備書顛末俾我高 王父一生精忠才恩屈抑苦衷並一門節孝昭然 若揭由此可大白於天下後世而我世世子孫亦 得本信史為家乗豈非不幸中之大幸 欺誦桂恭

宿衛因得

祖宗餘澤戊午已未聯捷成進士備員

白谷集

勒修明史本傅為內傳行狀志銘及今昔諸前輩之所 事計奏疏清屯録詩篇若干卷而以 守熟習掌故且寫念先人世好因出高王父遺集 高祖大司農公諱堪康與高王父為前朝同官太 拜請校正公餘揮汗挑燈無問晨夕閱兩月而竣 康陽越六年辛未太守周君碩勲來在弦土周之 就史館敬録本傳謹職諸篋歲丁卯總我學東之

紀述為外傳並撰序授之爾桂鳴呼拜領之下覽

吾察氏子孫尤當永矢勿該矣元孫爾桂謹政千手不停披表章前賢出自至性為人所難及而 問其數息又不禁泫然淚下矣至周太 兄爾棣率爾桂敬謹展讀肅然如賭其 編次之秋如撫手澤之猶在其慶幸為 守簿書旁

## 集玉山房稿卷十

行期指意達而止語既不為為人稱遂何必具在益 發天賴之鳴上下古今問扶人文之秘要皆景逼而 後被之篇章亦有弔死慶生命諸筆札遊覧舒息時 交遊問答之順多存記室以備忘而已豈無揚先訓 或避問答之順多存記室以備忘而已豈無楊先訓 盡思收族其於雕蟲小技故未精神赴馬林林度架 或散寄之讀書之中或魯手勒於将銀之內或畸零 之解及乎验官行法無取清談競藻之風望老縣 誌狀題跋等文又次之政順又次之次之以祭文終榜語請冠篇首而覆題諸大臣恩鄉質語次之詩序定之金石乎因忘鄙陋恭效編摩疏據全集刑諸文非,犯聞言行之緒安得遂邀靈於梨葉萬一同不 矧先人置功碩德時考證議論之間若異世代遠人家乗遞住心精於突世片言隻字可能命脉於先人 **枯般而鄉鄉偶該或埋沒處殘而蝌蚪未盡幸不全** 委於春及尚可的存於孔壁耳不孝等竊聞之國史

日不孝孤如龍如麟如彪如變泣血稽額識卷之假若凡我宗昆愈其識諸萬歷歲次戊申七夕明呼羹墙凛見矧維家法之森然几杖與思重此心先大大廿年蒐裘殁而因俎豆其中者也故以名编馬釐為十卷謹藏集玉山房之左耳室集玉山房者 馬釐為十卷謹藏集玉山房之左耳室集

忠肅集

忠肅集卷三

附绿

年譜

公韓泉昇姓盧八字建斗號九台一字 介瞻常州宜與人 的海

始祖諱湛行二七系出唐玉川先生其初浙江 人舉賢才投義學與戶因者馬居永必 豐之若蹟

别集類五明

166

稱若扇盧氏始題祖

七世祖韓端智字惟春號名峰行率一

登元春定

四年李敬進士授宜與學正

高祖薛元亮字道宗號竹岡性孝友勤義方志尚

曾祖韓誠字勉之號懋岡邑諸生文章 里然河以子贈文林即儀封縣知縣 行祖為

祖雄立志字仁甫一字尚衛號削王始

渚鎮舉萬歷人 西應天鄉武為常熟 教諭歷官

臣本邑鄉賢 儀封南康兩 縣 令所居皆 有政蹟可 紀崇禎

父韓國郡字公 恒 喧 嶼 號崑石 品 諸 止

次象 賢寅 賢 邑字 抲 自 清 岚 削玉公而 次象觀 生 斗 次泉晋 進字 士勿山字 俱以 號諸侯 酉 

夫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兵部

尚書兼

名

三十四年两子年七歲見石公及李太

飲都御史乾隆万寅崇祀鄉賢

**萬歷二十八年與子三月** 火 庚 展 A 丁未 畤 辛 亥 於陽 问 Ħ 次 時 公生 于張清鎮

之鎖前橋母李太夫人

隂

畢成里 居

周

分繁

\*p

三十三年乙己公 荆王公遷儀封令 我 而智年執 年六歳 超越花 以事者 始入小學事 也長 剧 子 Ø 盘 師 岩 予 我父名

封官舍有池一日公聚童子十幾罪環池為

背水陳翦閥 執以進退不如約 뺁 鹏 紙閥 軟縛而 也音 岀 林 荻 捐 中 扑之童子負痛呼 坪於 捣 Ł 溪書

號荆玉公見面 以此奇公秋崑石公以試歸里李太夫人皆因 释之怒公曰 何 榜童子為然亦

事息怒不食幾成疾矣公既林下力為解釋流

游被面太夫人異之為公 壹餐

三十七年已酉年十歲削玉公左遷江西

Lī.J 十年五子年十三歲荆玉公以兩臺為推知南

康縣事 岂石公 隨任

於安樂之言軟低回三復讀史至張睢陽岳武居新橋之消隐園初公讀孟子至生於憂患死十一年癸且年十四歲荆玉公自南康歸里遷

口口

穆傅則奮曰吾得為是人足矣

四十三年一卯年十六歲讀書里之北門

題者車馬過曹軍縱觀公吟聲不報比還皆誇

示其狀公曰人不患不貴患瞬貴耳聞者然然

慚己而皆心憚公時承平日久同學工習舉業 公獨日完經史于古將相名臣之零軍國經 制

之規尤悉心馬

日已昏矣力疾歸家雞鳴抵舍所歷巉嚴深谷巴東中隐禪林距家七十里一日聞崑石公病四十五年丁已年十八歲與同邑吳公貞啓讀書

忠肅集

篁竹間出入虎穴毫無顔 畏

十六年戊午年十九歲與湯公故娘具公貞啟

天啟元年辛酉年二十二歲中應天都同補校官弟子娶汪夫人晉陵學生

名主考魯事府右春坊 王公儒 炳 快 萬 恐 右 + 諭 六

上生冬赴公車初去祖人其人大大大人車和 南 

順

德

佴

池

元

黄

,å,

王公悚然回家世寒貧一子幸捷何 南都報

之督课益力及公儿 上親送之江干公 見大父

容院塵宿見馬書季 百華傳 奉衣不忍 别] 荆 公 日行

矣若成名展吾未竟便不 愧尿學何戀戀為公

不得已乃當然就道

年五戌年二十三歲中會試三百八名 主考

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隨州何公宗 彦禮部

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 秀水朱公國祚 同考吏

給事中濱州薛公鳳翔三月廷武登文震孟

楊一治安願委身事公公正色日吾豈以精神

榜二甲二十五名荆玉公於二月十九 公 釋褐後聞計號泣奔喪又以見石公

人毀将過甚率諸弟間請節京

三年癸亥二十四歲 卒初汪夫人久病以 娶簉室陳八十二月 視 膳弗親 勘公置安自副 汪夫人

傾襲娶之公猶不御但令襄婦職而已公過維以大父喪弗許於是病益危駕遂力請於居姑

175

銷粉黛即却之

四

四年甲子二十五歲二月投戶部貴州司主事八四年甲子二十五歲二月投戶部貴州司主事八四年甲子二十五歲二月投戶部貴州司主事八四年甲子二十五歲二月投戶部貴州司主事八四年甲子二十五歲二月投戶部貴州司主事八四年甲子二十五歲二月投戶部貴州司主事八四年甲子二十五歲二月投戶部貴州司主事八四年甲子二十五歲二月投戶部貴州司主事八四年甲子二十五歲二月投戶部貴州司主事八四年甲子二十五歲二月投戶部貴州司主事八四年甲子二十五歲二月投戶部貴州司主事八四年甲子二十五歲二月投戶部貴州司主事八四年甲子二十五歲二十五歲三十五歲十五歲十五歲

本色若干石銀若干雨以佐軍與而尤加意確時政并釐剔主藏官吏之積與凡清出侵

餓本色若干石銀岩干雨以佐 於支河初各省本色解至骨吏許難權概不平

公承德即户部主事封母李氏贈妻

江

代皆安

五年乙五二十六歲 法至 或至缺供徵備 清以倉栗相 萬公請令中州 河南久旱米價騰躍通負甚多 即次兑權概甚平吏不敢 抢 得古允 倍構 納米一石改 在臨 作 胎浆 清三月單思 行豫道一清 而更獲侵年 抓 私與 銀一 而 脇 情便之時 公更立程 清 百 承 封 久 積栗 凡 輸 崑 称快 之 石 有 臨

六年为寅二十七 歲在 脇 清 娶王夫人至坦貢

七年丁卯二十八歲三月

亦不列名六月與接任主事何意交代 調且請署名公解曰非 關吏所敢知也不赴祠

大名做訟繁多又值軍與徴發如雨公私交困

公畫治公事及談疑獄春月之間刑清 政簡更

民親愛公當語人 司吾望住時自見年 一字初聽.

請益於諸老先生曾示我以清慎勤三

石學此三字盡之矣益公生平事事身體力行之亦平平耳及身親之乃知其難自古良二千

故初任事即有成效如此是微軍思累封見石

公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封母事

忠肅集

## 配皆恭人

崇禎元年戊辰二十九歲在大名正月擒巨盗馬

豫學盗分布窟匿聚則焚刮散則寬伏官兵不 翩 朝初遼事急飢民所在為冠而開消壞接告

能討公以耳目發起盗主名區處陰部士四百 人詞盗元夕置酒高會趨擊之遂獲其首長黨

聚奔婚自是畿南偃息抱鼓希鳴冬以 進一級是歲奉計入都如免獄十七事全活甚 遼餉功

忠肅集

二年已已三十歲在大名八月京師成嚴公募批

士應部動王民聚粮而從者三千人事定還

郡

作夜坐寄懷詩一首

三年庚午三十一歲遷山東布政司石恭政整的

大名兵備道大名廣平順德三 即屬馬時大名

恒山之盗往往嘯聚所過殺掠公憂

抽集民壯練鄉勇講什伍豫等打樂之

買在芳字濟堂修行績學嚴居谷飲力

望塵不及公獨造盧請認買草書數帙為贈時

人以公復危亂而折節下士比之皇甫義真馬

薦之督學使者袁公鯨補邑諸生涵光 公又嘗職廣平申涵光於童子時時 敦十字 力

學北方名儒也五月十九日長子以載

生是歲作冠帶善士子完公墓誌站

四年辛未三十二歲在大名公在大名 治理

ध

忠肅集

威愛流聞天下以公才任文武會學与

不次提用尋加山東按察使衛兵如故 初

二日次子以課生字友谷邑库七月十 日

子以行生字天取

五年壬申三十三歲在大名時寇気日甚公 馳 行

屬部結城郭修守具又以村落民人被掠且 蓄聚于賊賊 蓝横 計使民 自為守度可 相距十 貽

則援兵四出矣乃徧相形勢高立堡窪為池

資以守具邑聚賴以安全先是康午前

至歳 三子至是同 也前公 静 九 終臘 月公祖母張太夫人卒于家 P ap. 疏云 字 漂 日 月丧公時巡省郡 赐 亦 H 喪 陳 次 郊 朴 = 外 兒岩 見 不 經 選判公五 在又名前 不 公 唐弱文生 入 己 午侯偉一,跳,舉

六年癸酉三十四 歲在大名正月

順德百里公禦之賊

母親欲攻滑公頂知之選騎出賊 四成在大名正月賊騎關入西山

堡贼無所

得

兵叛之而先設伏石城

南

自勒兵三百東利

維坤戰山北追至冷村

維坤為賊

所国公分

东 提財走臨城西公與維坤分兵突賊陳公戰山黄寺真定遊擊董維坤來援與公合營連戰皆 公馳赴之擊賊于摩天嶺賊逐解散 前代榛花中賊至猝發大破之三月臨治告急 四月賊數萬入屯小西天山中公駐內 無 視制處士民感奮有過黃粱祠 絶 丘西東 親歷鄉

阁 前後斬其豪十一人及其支黨甚衆权回男女 至 中一矢弗 止 流 賊至危崖賊歌高矢 而 石 河之丹井及邢臺 洏 失 城南 既心武安武安非公所 維 允以 丹井及那臺西公縣兵擊之多坤被重創死公為文哭祭之秋 亦己 伏 為 率馬 柳 舟起 遂大 却 换 旋失 兵公 戰赴 馬 死 賊 石 破之翼日 亂 爲格 短 車刷 央 下從者斃 轄地 公移 俱死 接 見內 啃 又 本丘軍魏 破 縣 諾 見 縣 所機高學的海衛 師連

物

专曰公

河 地

一萬人

七年甲戌三十五歲舉卓異三月進食都 御史

治鄖陽畿南三郡士民相向恸哭謀伏 閥 上書

留公而公己單騎就道數萬人遮道啼呼騎

得前公慰諭良久士民伏地哭不能起 為之

動容衆乃具肩與請公坐來厚俸稅 左右執

香爐送至五百里外臨河巡返今南和 載等

官衛南惠施三郡生之日家設一部群紀功北平孫公承澤四朝入

忠肅集

議咨厚吏議生聚設主兵策慎防議以 州我 泉 有懷一心者殺無赦衆皆惕息受命 袻 屬馬時即陽獨巴皆陷從 告 ) '< 缺的公至即嫁 陽河南之南陽 四 不 **躺不時** 月公至節 分少 劈 鴪 長死 至使 男 合 Р́Г 鄖無專籍 ナ 者鬼以 陝西之漢中及 服 嗒 銀盔 為 引 賊四 流除 撫 鞓 浐 地 农嚴 帶市 A 湖 甚 為 矣 廣 育 祠 商 制作 無 温 郭 其 뱕 陽 荆 鍨

保速郵傅等積貯策互援勵 酌 府 民 者取雖 通 纀 111 店 之擾以安民生六 山 徴 擅 自 縣各盡所言以 之宜以 澤之 敗 經 兲 保禁粮 木 兵 利 四 益 燹 Ľ. 卡 延 曰 以民 とく 首 不 憋 濟 茅居 凡 南 問 命二日 告 袢 日 至 占 窮 慣用 使存 廣招 計 ,B 計 船郭逃筋 之 以へ則 鄉勇製武俸令道 聖之析 風碱勇士官 勤 臧 修 石萬得吏 益 除青山復程 

聚得户衔我不借 楪 E 修 一等不等毛那二 蘇 教 市面 凡 到民官下衛 老 分 鑇 足之計為有 困 勢 抽 行户之苦以 臣客食用軍人正 叉 荆 揆 襄 疏 彈曰足關稅抽軍 時 軍 請 精部兵寸田其 有 莫 餘 借 拨鼠庶土给批除岩 楚 資 抬档可先挂者军抽 À 屯 18 +X 省 民 城起寸計印正餘 ĄБ 倉 用 莫隍良土粮就軍軍 榖 疆 金以振之课以有以 渴货敝毛成本田贺人客 日 分 嚴 颜防耳生若角练顺烟日 貯 驛逃之

事 議難兵使賊船 江 内热以大文 眼者船凡人六其沒先借上器 武凡地省遇領十地與償三而 正:华冠有故解明视修襟即萬萬篆 绿望帕陈悚荒之俱渐自溪自雨以屯直 令已聞安蕪貴附巡詢江遺年資田 公青之集者查緝陽涉惡則 前白時之全脈之竹至患盡許商 後刀或法各被服山水人碧豆鼓雨 奏 夷我随處 難 加白浅氏头一鳞至 請子賊地清地以河至因 尚亡施查方标下可告始 国月施縣省村練王家群 設 瑙士洛而复农追 兵 途守惜民之警陽乃凋船請 旅城銀之被報以改發巡訪萬 死 遭刺解杜兵而

籌畫供億無缺而所 首七月初一日公至上津移剿即津 飾且自即至竹皆處嚴絕強轉運甚 用半不用凡公以便宜設施 月命總理陳奇瑜 千六百有部賊遂窟漢中有詠梅歸 公與之分道入山擊賊時諸 總兵官鄧玘調 防洵 理係 五德 陽將士 將士卒連戰皆提斬馘 省時 路 方畧具 擅 剿以流延 兵集 絲氏 宠 撫 製公百計 山絶句 OF 船節 有成效五 鄖屬無

各道戒嚴初奇瑜追賊鳳龍剿 月總理陳奇瑜央利于車箱峽秦賊潰叛公令 移書節君取首惡伏辜餘釋不誅一軍根 及年回即防公開急還撫安之仍以萬金給的 矣公弟衆晉從容而言曰公竟辨賊公曰是 支坐的一萬三千餘雨及鄧犯軍薛借支的 不决係的於楚中留的通融支給川 絕之兵其趙離初即的之公屬流奏請部 忠肅集 撫並用事宝定

肅九

於然江水沒處凡賊必經之路審量地形埋伏公言公開警題令州郡繕守备具戰器布鐵沒守孤鄖兵單詢喝為憂方大耳乃總理軍敗如部曲紛紛告皆如亂縣之布地行將自困吾坐 言之易也住者總理過鄖吾船之北城樓見其 統以團 險令附近居民聚其中授以火具給以較食 保練長其平原曠野立並村之法擇民

雄告急令中軍李玉華督兵馳援鎮照 事各歸其居遇警合力共守更令掘深壕縣堤 請再增一千四百合三千人以資守禦十月商 率巡防初公以即鎮兵止五百而客兵守即月 **飾三倍于主兵疏請就土著召募吏議止增五** 墊一切火具穀食如山寒給與責成團練長督 居稠密之村將十里内零星村落編入 百合毛兵六百共一十六百人及殘冠日深公 阜營副將 其中無

楊正芳奉督臣調自上津超雄南與部

選俱殁于陣玉華赴之亦敗馬十二月 賊二、

夜半公勒兵即赴其營老弱乘城呼聲震山谷火發殲其精銳無算賊乃逸西北角盡力攻之 萬犯鄖陽公以數百人居守賊薄城行 觸 機雷

賊驚賊弃輜重走渡江江布鐵族黎不 得渡鄉

勇敢便邀擊之即兵隨其後賊大恐三 宛葉公超南陽以院其還

忠肅集

秦兵分部出關官吏望風逃奔郡縣皆沒遂長 害復巡視棄宛光均諸地鼓練鄉勇 賊合聲勢盗盛公過歷節津練習火攻分布要 申嚴守备五月天子以公守鄖功進右 驅入中州三楚震動八月 命加公總 史巡撫湖廣縣兵張樊以防秦冠六月賊連勝

八年乙亥三十六歲正月公自南陽還先是賊出

宛葉潰許顏陷 靈壁焚皇陵復折而

西與河南

檢

閱村寨

副都

總兵祖寬東協副總兵李重鎮課戲 南山東川湖等處軍以關寧總兵祖士 豫公開命即流上平冠十要一辨的 責成九八天攻賊十八賊攻賊又奏! 用人四任刑五設險六定功 皆切中事要朝廷頗採 暂臣 兵衛總 守且剿 有戦 旗 亭 固 主有 客馬步奇正外別人一製湯 尚各分五路 罪七分 

确來是增兵氣遣 餘難以援山賊泰 也所為兵需此安新公佐再雷之晋 十平葫危是狗剿神紀仰騎調箐中直 三則之形為理蕩潢千切兵川峻賊島 **見兵况後之之池萬事之草 頻分積** 德皆請局常大既待横不黔層而挑 往項運成的兵也局情賊議及滇崖投或 者者則黨不至若也簿上齊中之屋亦迎 另賣 曹 所足而賊一賦 降心外便 冠分 賊 怨用兵後横兵輕歸合勿于易賊之 均之將議而銷紙節力惜登于合頭 價甚 之 的從 的始 全 市 悔 效 經 山 齐 而 或 肾賊 兵調 簿 死禍 順 貫 涉 麗 我 襲 高辟米监高县兵段恤投除有隘騎亦 司名也粮冠而贼贼生誠克司者兵合之農者有也是後多需保然安勿一不若尾平空欺均八請而兵固後排輝一習于或順又項之年的始用元散百苦萬攀深邀

于臣委步弗謂替一有 有 過 兵兵督戰詢之臣督餘可議分 戎往餉兵有總向理增登因頻 此來部三專取日專兵金粮 首十 騷 曾馬司萬兵其曾力調發翰率 理督二馬而責辭臣將一助 句 宜臣员三後任三與何二并主 月 盡與分步可事邊智難十內者 首 之臣管之盡權微臣殺萬庫吏 過橡陵 專得督每專相臣受賊此折常 南 陽 力界臣月力配近命即外色铁 也力與狗臣也解討此再及于 賊 뢺 臣銀與是楚賊兵議廣 奔犯 十 見 剃十督以撫維的題開 月 

赴援時豫賊南營八大王招引西來大賊高迎

祥李自成等所稱關王關將關塌天順天王掃

地王一字王者共一十三營大者二三萬小者

六七千也據汝城西南公既定即警遂倍道東

元儒等合營進剿賊分三面而來重鎮等亦分 行至汝州部兵五十命副將李重鎮雷時聲周

三面迎之食時接戰至半夜勝負未決 公遣都

司朱文進陳其美等齊乾精分食料 士令努力

承時同安劉西北公劉東南上以二人有安攘門又敗之確山斬首五百餘級當是時秦督洪二月高迎祥李自成陷光州之南城公追至信二俘獲馬贏弓矢器械無算賊奔魯山東南十上祭自來虎湧虎扒山虎張新兒等奪賊大砲 聚開成慎踊比及 馬中遂大破之斬首數百級 得其死力故所向有功及連破巨冠威震海內 大恩故委之馬而公尤精白任事撫循

忠肅集

有烈士之風又言中

原步兵追城不利

陽散私財暴死士投袂從公為軍鄉冠公欲 其功弘文力群及公為總理弘文以大義相弱 事以左通政王夢尹軍高巡撫孝廉侯弘 以憂去官屬滇南道阻僑寓襄陽聞公撫治即萬思工作舉于鄉性倜儻多智界為高平令江川人師龍子字母 督山陝賜尚方劍便宜行事十二月始解 萬思乙卯舉于鄉性江川人 師龍子字母 天子於是益知公可屬大事進兵部左侍即

九年丙子三十七歲元旦公與川湖總督朱天與金本九年丙子三十七歲元旦公與川湖總督朱大與金本山除三秦總督洪承畴漕運總督朱大與金華上上一大是本以是未平齊居武英殿素服減膳散樂之縣之人,以是本門教育,以是本門,以 得滇點之人用之願奉檄走萬里住族公此 山西巡撫吳姓與化 言疏為於朝授南陽推官軍前監紀 四 川巡撫王維章凌州 鄖 樂 華 亢 執

1

連管俱潰逐北五十里朱龍橋至關山積屍填 擊羅岱祖克勇連夜赴援自引楊世思之兵分 進園 陽撫治宋祖舜州人上表請駕還宫 道進擊大戰於城東五里橋斬賊首搖 法膳上優詔答馬 高迎祥李自成陷 溝委堅水為之不流賊自除走毫 亳打入舒德 一月公徽總兵官祖大樂邀之龍山 滁州公自西沙河開警遣總兵 御 官 常服常 **天**動 袓 寬 賊 游

之賊乃客密縣走登封副將王進忠

兩人竟那能禦賊自光化度羊皮雕入襄陽或公至南陽令大樂備沙寧寬備鄧州而躬率諸公至南陽令大樂備沙寧寬備鄧州而躬率諸公至南陽令大樂備沙寧寬備鄧州而躬率諸城隨與伊嵩賊合分超裕州南陽公合寬大樂

突即均公機總兵秦翼明副將 雷時

時限中語 兵入豫命祖大樂赴永寧祖汽李重鎮赴靈質 **木難以制勝四月乃分諸將** 便登涉山氣熏蒸多染疾疫公知楚賊 軍合疏捕山間房值淫雨浹的邊兵 由絕澗度七其關防 較城 过期入山擊賊翼 明失道後 接遂環山新路從後逆擊雷時聲戰 賊亦追入秦豫蜀之交萬 既而與大兵合 阨 鄖 裹 期 死公單 賊偵 習騎 国 紋 既督 阻 剧学 射 ,上 視 石 無 不

當太和宫至襄陽楚撫王夢月告急 剧 秦冠横不如移重兵西 洪永畴書曰楚賊窟伏公折鐘笞之 大機 毋出豫賊母人滅賊必矣公喜 軍人楚遇南陽奏唐 溪鄖西路 即遭祖寬李重鎮入秦六 飽納不至 邊兵句 縣阨 即襄諸將不 Ŧ. 向吾 不法事跪中 匈公方憂之 與公合 能制 因與 月 楚 財政 放 會議 武 大 西 於 西 六

Ē,

忠肅集

部己退公遂出塞外权被畧男女七千以 特立不倒黨援公卿大夫持 衛初公與秦督相 **襄陽賊復追入山是月京師成嚴** 志見公功名日盛皆害其能及公北 月公至都進左侍即再賜尚方劍 調之邊於是豫楚諸賊遂大追不可 士及各鎮援兵督師行邊會 約滅賊既 庸 謀 庸 而 總 行 詔 計 率無意大 復 排 督京營戰 制矣九 入援旋

命公十月於居庸關視事由各邊至陽和歷金斯年敵騎蹂躏追無寧日及廷棟坐法徵上以為其敢時為上谷其地坦 平南遍陵京尤為要害於漢時為上谷其地坦 平南遍陵京尤為要害外政縣督宣大宣督治陽和其屬宣府大同山即改作十與來還及察陽有詔以公代梁廷棟 道懷來極次 衝邊四十餘所 逐本土乃登木葉山周視邊地道中賜 故事大督行塞分

凾

棟門師

周等褒賞副於以下稱職

忠肅集

神帥以下親屬秦親伏調道旁公至盡撒之控 馬蘇左右翼傳呼飛布散空十里外行人屏匿

賢否及邊塞失事狀老 騎行六百里日呼堡上老兵詢人民疾 兵意公為備神 岩 也 官吏 狎公

言甚悉自是公得備知宣東情勢出為 示將吏簡易可守期以三月親行視課 展 徐 最及 教碩

明年二月遂覆間邊備奏罷副將張翰守備王

罪治地二 之 权則解者解 進 弊 過每期徑而餘 以估派 白 開 價令各督京季詳解兵萬 黑 各氏鎮巨運解報邊與 公 分 給充澤 狗買盈年奏的邊地那思 明 之 依短朐例開 軍 可暫駒用 泽 邊實 利期價不石行哲年司 农 渙 運 德宣發浮均買之热立其累 振 臣 肅 例雲張收樂銀期於二遠游 更 禁山有獎一二年季限者多縣 林泽進三發十道終遺仍更解 定 公或误公酿餘的即者由令王 京 令間及分建萬始将罪司州 尺 5] 諸生科各而估清各坐府縣府 運 

益無损者也大人。 十萬畝息穀四 萬三十石邊用益航 崇禎十年為始責成功 是上屯田便宜釐屯政十二係率屬 兩給宣雲諸屬親履敢勸農王十一口 田器率所部開屯萬畝撥三鎮馬市 思慕民留屯因 也亦 有 用 田 初战 又以邊地逼近畿輔 致穀以, 無法 坊公 課實效上報 於謂 残法 為傅世折街之具於 宣 **若所** 便罅 園陵單 年軍心三銀八萬餘 可公先具 舉行請

式是歲作家訓三首及酒隐園記 奏列上上嘉公屯政功效令九邊皆 宣大為

十年丁丑三十八歲在陽和正月請定邊政畫 邊二千餘里皆為要路令嚴法一以戰為守方 鎮首尾繼進勢若輔車至出境應援師行粮從 可從事督鎮主戰撫道主守宣雲有警臣與雨 之法并陳出兵要務上皆從之大界言宣雲緣 尤宜預計各兵雲集臣請統所屬獨當一面勿

發公 不應者罪之并坐營隊初公 與列鎮連營使號令不一若掳掠殺傷其可識 雲兵馬所以 别請鐫寸鐵於帽書尺布於衣別其營隊按省 以虚 馬斃以至於此 千的十四萬部議取三鎮缺 名而釀實禍也疏再上於是始 既募兵乃 抉 若以新慕之兵食壓 立五當以 額者皆因額 中左 溢政請: 餉 額 歷年歷久兵七 右三 兵餉 增標兵五 人之的是 公疏言宣

成依古追骨法兼行出哨負 專習騎射前後兩營為步兵專習火攻線兵之 法分為五等由浅入深定以規則程以 且木植供公用新網給民食塞外無長林豐草 樵米公謂樵米則出口人多可助探 宜馬採用幹卒宜少宜步往者兵士不得出 敵來難以駐收 樵米故事督臣操賞銀四千餘兩皆 此中國之利也於是奏請聽 探哨選精鋭宜多 兵之不及 度大同宣 日 期 既 コ 代

忠肅集

邊功前督梁廷棣建議於陵沒縱横 貴功地租三月與薊遼總督張福縣 大同山西延衰二十三百里隨處可達皇陵岩 修築邊墙計直一百六十萬以上公調宣東至 賞不行即罰不信賞罰不明又馬能 府兩鎮地租後充軍狗以其除改歸 督標遂照操賞公謂兵不可不操即 止於三百里議築猶無邊也如併祭 高客 會議 戰乃奏復 三百里内 總監由是 不可不賞

相委屬二十七日赴宣府鎮城乃西城等處閱少其勢不屯乃潺壞鑿井增築土臺數十所使少其勢不屯乃潺壞鑿井增築土臺數十所使 後两營分兵防懷水十五日至懷水 貨夫士卒用 印聚心成城道在守禦 事遂寢四月巡視大同五月赴宣東京 視撫鎮標兵推官候弘文徵下獄始 柳溝閱視南山諸兵指示戰守方客 十七日至 時宣府巡

道而公已調邊任既至楚歷戰有功為後事者時幾之乃罷歸散私財募精甲八千有奇南就年九月大破與一見始斬首三千五百有年九月大破與一龍李萬慶於雙溝進都督同年九月大破質一龍李萬慶於雙溝進都督同本傳二人皆石屏州人官八年應昭韶擊賊湖林赴滇募兵與滇南土司龍在田許成名等案 司不念國家顧惜升斗以八千鳥集 弃墳墓萬里從任 所陷弘文坐繫公上疏争之曰弘文等離親感 捐 軀殺賊可調義形於色有

下忠義之心也書三上不省弘文竟造成天下其無辜猶當顯示激揚不宜輕弃國士重傷天用機調兵將皆出自臣弘文有專臣當坐之如之臣終填牢戶臣不知其可也且當日具題委 鉤不開行粮不給譬如委亦子於曠野 開之皆多公而惜犯文之遣也也卜哈二 方張廓清無日而使遠征之旅物故流 乳立視餓殺既不方幅隨以法 繩之方 離倡義 今別冠 絕其哺

塞外 馬市公上言曰敵之強也東自赐緑西至智蘭 答歸順四十年近又聞刀說誓音典 同一機括我既以價易馬彼即以價易貨價 資其耳目有警籍其聲援伐謀伐交 Ŋ 閲 足抗 出邊而獲多馬利孰大馬因卜連哈固出時宜出邊而獲多馬利孰大馬因卜連哈固出時宜 及刀下過也 遵守邊約若羈原刀者以刀為門 山河皆其版籍今日所存唯哈與一耳哈 敵又利中國之市故未與敵合 計學是一人 用部用間 二部無事

駐龍門城滴水屋 延慶州以衛陵京 數年之間兵粮合局元氣從此昭 強以徇三十三人皆予杖晴胡守备張熨坐失 察免九月秋防峻督兵還鎮道中次先賢汽 把總費自強與所部三十三人擅離部署新自 可望矣奏下報可七月公行邊令中左右騎分 因哈備邊且觀後效由是與心練兵標答兼治 延慶州越永寧之龍安山至晴胡堡河 安攘因而 月公從

大心の事とか

三俊建徳以會勘鑄局不稱古徵下

十一年戊寅三十九歲在陽和二月大司冠鄭 奏成兵缺的情形奉旨譴責撫臣先公 鹿忠節公傅忠節韓善総公故人也崇禎九年 确定與之難因為之傳 文漁家傲詞二首十一月內大同巡山西各息 仁士卒見源是月以軍與劳两賜銀幣是歲作 六萬給發從公請也公立機各道分給宣布皇

用主用少勝于用多因令雲哥兵無動親勒 乞灰入邊兵部機雲晉兵來援公言用客不如 赴天城分兵駐右衛葛路乞灰列九營於馬 哨張疑復遣神將皆張黄益監旌旗列 上疏 四世老臣在朝廷者清直節不宜坐微文得罪 輕言賞對爾古今牆以內嚴兵持戰牆以外 山數遣亦石等住來牆下求撫賞公諭邊吏日 理之事得白三月以與此政功進

忠肅集

大同撫臣 自陽和歸里公遣王夫人隨侍遂終 先通市次議賞乞灰實不挾一 貨因 四月十八日也計聞公群踊投地幾 丁與崑石公於十年秋扁舟視公於 脱歸異日乞灰復撥我求市要賞公 七灰望見機日各路兵至即何總戎 楊嗣昌武 桂畴 局立 热人 同廷 題報丁憂初 注弱 居内憂 A 月

府不為正論所 客關寧總 監高起潛亦

戎及公開計奔喪而共事撫監諸臣 仍責皆武陵事也七月進公兵部尚書衰墨兼甲長壽于制中令公席喪候代紀寅云白蜀至為請公疏凡七上陳請哀切始起故宣撫陳新 防 秋 贈公祖父 尚書官 贈 祖母 元配封 -

師 從牆子鎖入殺陝督 呉阿 衡 毁

夫人于崑石公祭一壇九

月

王

明

召見平臺明公酒食慰労良

警廷臣交章為公於是上使使 賜公 城石匣駐於牛欄公時初與陳新甲 任事祖不解難但自臣父奄逝長途 五官非復昔時兼以皆由之身 天下援師公伏地痛哭請曰臣 不靈觀略不貸恐非國家之利書奏 十月三日公統兵屯昌平時漏下二, 才 鹏三 非 天子不許 哀亂回惑. 劍印命 軍旅愚贛 如矣黎

抱日職者以為輔臣納忠之象公當 上者周元忠講和之說密疏以聞大 知之而未宣示也及公入對發之是 昌總監高起潛力主其说謀奉金幣 畧公奏曰臣意主戰不主和上色動 嗣昌要之東廂 有是言朕未之許也初途撫方一藻 之盟春秋恥之此語不可使天下聞 仍以講和為言公版 进 进 进 进 进 进 进 八郎 誤聽 然 日城 嗣

忠肃集

去恐後益輕我可慮也思意唯以一戰决之既公昌言曰敵兵方强每戰無不勝使竟得志以 欲有言良久乃曰無浪戰夜半上復遣內臣引日上以內府金犒師公至軍嗣昌送公府左右罷上知三人異議雖頗依違而心是公言初六 命公與嗣昌起指會議安定門兩人 金數萬銀花三千幣五百 馬百太僕馬千銀鐵鞭五百公數曰 犒 師 赤刀

義襲斗欄十七日二 策議戰十四日公拉 戰遇大敵無持重非廟勝之冊不可以 既不奔喪又不力戰身當齒剑 日再議安定門 以公言為激發己連恨公奏令督監復 之專嗣昌頰赤曰公直以尚方例加小 粉粉言和者何為也庸臣誤國一至 嗣 公誓師章華十五日 昌於是劾奏公不由 嗣 昌至軍公責以 何暇

由壩上大馬房直指東直門公日夜

王師果於廿五日從順義開營南下廿六 南下則我反在其後不救不可救之 潛欲分兵保即縣公日後若留兵級作 嗣昌曰京師重兵所在彼必不可越 彼既南下乘勝長驅為憂方大京師 不施公議而督師之權分矣公之初 不能邀截使不下也至是 而南公司不及合司 與議也起 雖有重

王師遂分三道而下一由冰水界易州一由新城界 王師核管而退公請來機追襲公鄉首鼠 王師移兵土城北初四日又戰於西直門 議 追或言守日中奏上至初五日明時始報從 鵔 十一月三日又戰於土城關是夜

雄縣一由定與俱會於保定初九日

忠肅集

保定命 屍水巖麟四雲 有 氣 立 至暮當是時公自 司又希 石塘城隘年間 頌 意池透文迎王 振 工中留正士总 諸 而 寫時韓乙改結 將 嗣 指 贾原 其选辨百庶期 分道出 昌 絕 俟東軍過吉稿 公 パ 超買事務士托的 . 將 政 匠将西見投解 使 禦大戰於慶 府兼兵部事數杭公 馬步卒奮力 以軍戊度編字 不 四熊十督修伯 前 稍死門為月萬寧祥 綿 皇将扇右城公都清 修 楊廷麟 枪舰公吉福人 改座往死猬集崇 槯 御益之视清支廷稹

不食士卒以公素有恩紀至飢餓不能起終 定直督張其平但師人十二年閉闡遏餉公亦完縣粮之清苑令左其人饋餉不前轉戰至其上件嗣昌謫兵部主事赞畫公管十七日進兵 禁諸路援兵不從中制社稷幸甚天下 命臣願陛下赫然一怒專命督臣 日南仲在内李綱無功潛善東政 書 叙酬 支之 正禧 颠在 **未今墓在南**将軍子重候 門神 外作 菱角書 塘記上言 盧象昇 宗澤殞

条 閉

何門

避不

罰且

根傳

不語

提目

青暂

ÉŢ

之納

忠肅集

Bip Ħ 将浸深卒城用陶 叛志總監方某密疏公康的逗遛撫 稹 大學士 至值入事戒明宁十 公按兵不救於是奉詔 相者字 命六性八 顧報亮 劉字亮視 無 自 人 講 視孔嗜雅 色 有 京負書禮 急 察 營運座部 戰罷主尚 師 超臂 軍 士歸錢書萬明 情 甫 H **战聚进** 入散之 城也 至 保 定 不敢,州,孙,祖,孙

鎮虎大威統残卒五千次宿三宫野外畿南三濟公教等高部四月去公獨與宣鎮楊國柱晉衛上劉光作逗遍狀復具疏上省九鄉科道 為議守亮玩弄國憲大不敬制指卒於家 是疑字亮不任事徒投民矣明年正月守亮朱 是疑字亮不任事徒投民矣明年正月守亮朱 是疑字亮不任事徒投民矣明年正月守亮朱 即父老遮說公曰天下勾勾且十年明 宇劉字耻

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先乃奸臣在内孤忠

見被棲運絕野一能無時脱巾在緊雲帥其見

告矣明公誠能移軍廣順召集義師三郡子弟

喜公之來願為公死戮力同心一呼而

者可十萬熟與執臂無援立而就死哉

曰父老意甚厚雖然自余與賊衆相抗

十百戰未當性如今者分疲卒五千大 敢力教人被人

師東隔敗亡立見若委而去之贻居父憂吾

姚東照助 日公煮為: **弗為耳食竭力盡有死** 傅 衆. 檄 號 東走臨清 庭 搜振 泣, 雷動各攜 肚武 七泉楊 粮 兵箭 粮 福年昇嗣 初十 真人 関孤昌被王 X 定時 戚軍議兵鴻 百 

大心日東と野 日殺傷器當夜半公還當十二

忠肅集

£, Ŧ, 師 師戰賈莊南公居中楊國柱帥左虎大京 師 典沈不以學兵問洲 先為死失来報我汪 忠炳于德率長兵稅 烈等是王巡園攻克 事皆宋故道因濟件 相為次恐司之南文 日公獨進與 類宋子党之十巡纱 高請應誅訓二撫總 楊于宜謀死年都監 誤朝伏却之正史高 國終關罪起月宋起 其不請于潛二學曆 事報卹朱既日朱昏 亦師走其不城悉兵. 同儉臣黨援陷力臨一改按係遂濟御拒请

并宋石誣南史守濟

王師益兵圍買莊環三匝時公兵少援絕吏士殊無

麾職為圍陳外向二願當東西别二將南北 人色而公氣彌勵周視整兵察夷傷治戰具易

王師縱精兵夾攻之士卒多死大威挽公馬出圍公里的機職盡失窮公命去隣以短兵薄戰 布巨碱挾以弩矢隅中開壁迎敵士皆殊死戰

按倒日將軍死沒有前無却遂躍馬馳 四矢三刀乃仆掌牧楊陸凱懼衆之

甲衣有督兵殊篡欽大働舁之新樂

四矢就而視之則楊陸凱也伏地一

尸麻衣東

王師乃熟賈莊東畧威縣攻山左十五日劉欽跪積 副將劉欽皆潰風出 神粉張嚴與公僕顧顯者殉馬戲下 伏公背而死降即永 初公與國柱易旗而戰及公死而國柱 军群战兵 積功至 死者過半

首公忠精宜加褒 邮制昌聞之不惠以振龍契公已降及道使旗尉前振龍等還白公死事狀且公已降及道使旗尉前振龍等三輩偵之楊廷于顏以狀聞時大學士楊嗣昌納讒者之言誣 集兵民視之皆號泣日此我盧公也順德知府 聞之迎入真定東關為公盤面刮髮猶怒目瞋 視凛凜如生其地守城素識公伴不辨廷麟於 勘不實下於理窮治 死 獄中振龍臨死無一言

忠肅集

門 預係欺死不干論嘉 春 定 遺案也忠肯總籍與 1 徳 方 天可 削 绿大乃臣承服箱高 事 + 亦與釋而嗣國甚承 公 扶 2 4 作王之以昌棣有班 欺 病 盧 問 읝 俞世遂為加報言自 至真定攀公棺 公 力 布德 轨退之至其晴 也 公幕客 龍宗隨進刑兵實録 疾 不 趙赴堡馬 於 未公 營 力图部 時 旗戰棟嗣 欺 死之 洏 周 公 尉而曰吕若陣 急 歌 邑 **俞以刑詰嗣亡** 而哭 閗 闧 許 希為則公昌也 拊 者 指 龍退額逗為黨 徳 鄄 皆為涓沸 五下怯刑遛流人 

然日鼻我之由國家尚 公死由嗣昌嗣 是年秋扶柜歸里又二年中 公訟完在都御史劉宗周 二月八日大飲公事象晉代 起方為公議飲守臣素 以為人臣不忠者戒 又三年為 **昌誤國卑不容誅宜戮尸** 朝 廷乃 有 憚 譴 門司 復公官 陰 쎋의 灍 河 昌弗 疏 昌死 上書 請 だ。 為 贈太子 請即不報 廷庄始 至且謂 德 都 為

古建桐于邑東以特牢祀 大清順治元年申福王在金陵即 朴字號西窯水康熙二十七年成奉 臣臨公忠烈十有七年升建公干漂色惠德區 録愍帝 死節諸

中忠恐持保卷二

督師觀望壽莫展開府投線染血痕敵兵東, 邊部謂已斷感染忽報敵兵逼削門聞者瞠目失精恐 科目自來縣甲乙乙者那復與甲匹三鎮循路 昌黎令左六語同年以守城功權憲副指 走盧龍

為維在白開門接統歌鼓吹指写虛鐵面鉛 鼓矢石交下戰場腥烽火散中飛露布即廟 君不見昌黎左邑公死守斗大一孤城四園 二匝喧嚣

多策熱磁柱編音灑莫拘甲乙分高下須知風塵草 中英雄多少昌黎者 顧有人從此重書生喜動天顔拔憲副昌黎資格問如 何意宗朝為孝原科叛賊在白不足数督撫相看就與何意宗朝為孝原科叛賊在白不足数督撫相看就與

家博

考曰贈考功員外即阜岩公化有隱德公生六歲而孤申忠愍公名住允字孔嘉其先晉中人徒永平九世矣 申忠愍公名住允字孔嘉其先晉中人徙永玉

家質特立無所仰給母軒太安人織紙持門內

始成進士拜儀封令儀封小邑民謹模易治公減省條 於伍否則格不行及持令短長令避謝乃已於 亂治民家訟獄慮無不為軒輕即令有所與草少先與 盗皆出奔枪鼓军鳴民以安堵邑有大豪張甲為姦 之政令民自約束使奸無所容又廣置耳目明 教一意休息之大河界邑中河以北多剧盗公修問常 色人莫測也十九補博士弟子員二十舉於鄉又十 再食而公自童稚時以節操剛正自屬向人無 設購賞

申忠愍詩集

四架之手倒斬賊罪傷指不退夜出奇兵**备** 造調不行厨傳蕭熙無魚脯之饋會是時雅 成滿三載舉治剧徒把令把壞大而俗侈公本 有號掃地王者率精賊萬人環攻把數晝夜 令莫敢問公至立案之罪至死境内震慄居 土石為捷若夏屋者以十數塞決口水為之上 争叩頭請公登岸公不聽親操去壁沉白馬 雨河決公議舟欲渡雷雨大作晦冥不辨吏

當大計吏公為協理貶點無所四避罔不審當仕路為 去公聚父老課回賊雖退而城短垣耳不足以任棲櫓 公條上便宜數端上皆優鉛答之久之轉考功員外即 鳩工尼材易以此填三月告成民不知役以治行尤果 推吏部文選司主事方崇禎時您貪法嚴而士大夫答 殖不少衰銓司為尤甚雖高戶深居而外相通關廣開 人莫敢請問衛量人物剖别那正斷斷如也會邀事急 阡陌公應直介立非其人不與交退食熟坐精誦竟日

L.JO not Libra

在外可徐圖進止勿與其難公奮袂流涕曰必

中忠愍詩集

山入畿南郡縣望風奔潰或勘公京師危在旦幕公幸

聽降南京國子博士研洞經學於毛詩論語多所發明本言文先生清端蜚語無左驗願身獨為師受嚴譴不 韓城敗諸正士稍稍召還公遷大理評事又 清而權貴弗善也解城方柄國排斥善類不 僕寺丞甲申以收事出巡近畿間敵簿居庸 之師文先生與韓城有都中以改法并及公 分兵自常 一年遷太

十八日聚魔客為仲子行冠禮曰昔人所謂冠帶見先 報時係軍或問公有變去官可免公司是俸活也不可 義順数目命義不可背命不可追吾受國重思誓以死 曰庶幾得當以報漢可乎公曰此指口耳能則任為之 書戰守之策甚悉俱不省公的其子涵光書目行已回 城時三月十二日也門局者一旬矣既入過謁諸大臣 人於地下也十九日城破左右請易服匿他所 師必不守我君在馬安危共之何所逃避逐策馬至都

我此來何為者旨題也無寧不入我以孤童随老母 所復顧獨念太安人年老達難長背問極點辱身以唇微賤主上不以為不肖食禄十有三年國家事至此何 公公裂袖雖入雨僕呼號垂便救之公大聲叱曰汝等 親不孝滋大我志決矣顧視而僕固守不去給之日我 自擇善地至王公殿有灌畦巨井馬雨僕知公意急挽

浅及腹逐坐而沒年四十有三公性偷奏雖歷華要不

申忠愍詩集

歸慰太安人君亡與七有子作忠臣母過戚也時井水

讀書非公事手不離網索於詩好稱李崆峒何 **營生產居處甚海與人交平易無崖岸而中京** 

食見國將危擇地而蹈越境乃免君臣之義何 外史曰記曰倘有見死不更其守者平時家無仕 子涵光涵煜涵盼皆世其紫

古之志士可以不死而必死耻微倖也是故由

属附殉彼如不死固無繩馬申公出次在郊入 斷左臂弘演還術肝用剖越甲一鳴雅門死出

可謂忠矣詩云彼其之子各命不渝其公之謂與

茅簷集

茅簷集原序

嗚呼此孝子魏子敬遺集也子敬尊人為吾友孔

子敬徒此棒號欲随侍以北孔時曰覆果有完孔時被逮日天大雷電風吼水立色中聚而送 子俱碎無為也子敬乃殺服問行尾銀騎利探

抵國門避卒四布則變姓名匿旅即中畫伏夜

三道義商萬死一生計而微益急榜掠益毒子

别集類五

明

火シロ東公野

住理欲絕燈開鼓上書自例開下已念徒死無益且的 里派魂逃避非托於是匍向飲血扶機而即

忠礼時得照太常子陰賜施而吾鄉同志又以子敬狗為枯家人以與進卻之曰詔狱中部夜半而進之張者就此未等入與建卻之曰詔狱中部夜半而進之張者是孤魂遊遊谁托於是匍匐飲血扶機而歸歸而朝夕

而行天壞嗟乎人忠無死所是父是子死可父事具疏上聞於是孔時父子忠孝大節彼

先已植除乎不拔之根一遇事變本念劃然上 樂不及入其舍而後初心快及而無城子敬以 讀之涕淚感嘆而不能已也語云志士仁人大 成仁古來忠臣孝子合生取義未有不定志 刘之其弟子一个再較以行而間余不可無方 沉研理學流獵千古該浴淹通凡義利貞那 詩文光干卷余猶子禁指同断金病深絕對 一時者也志定則無不耗無不耗則骨坚彼 死倉

大心日南人的

茅簷集

識沉後期有以濟孔時所不及甲子秋諸野

不可一世獨父子切劇同堂商権以為笑樂

知矣故當其崇難問閥以辱罪出入千餘萬 皆睡泻断断不休觀其叙淅忠跋短歌胸中 存則不獨死父死則不獨生斯子敬之志也 西其身以待事定而至性所迫必即於地下 不瘁死即恃死顧反不死此其歸也交知且 好别然哲每遇古人奇節 朝松野起舞的羞む

極矣子敬心憂之可無根之華其能以乎寄 稱問居樂志以為風已孔時罷遇向余學感 敬之識深遠矣古來一門忠孝惟下氏形时 史同極一坎指其域得之護極路遊長安時 邱商勢不能獨潔耳嗟乎啞人吞蘇此苦雅 而文采不表見顏忠節之死常山也泉明於 不開以身殉也子談茶若似泉明相生似於 流轉至河北購父屍見刑者言死時先衙一 日岂不

大之四軍公野 天我集成余為著其志如此同里錢士升撰 种明益不待理明褒恤而機兆先露矣直非 茅簷集

矣惟是的独諸公潭深生氣孤行於清虚寥原憲知之際名教得被調者有兒須眉無父亂城 論文章與絕奇雄足以副之求之古人遊馬 得死孝之子敬為綱常維一幾能非忠貞之日 之功臣哉先是有里人夢孔時禁建地忠孝 煌煌覺而異之時子数尚未死也浩氣塞守 南至行流 坊額金書

故市自恨其未盡也無已則有遺文在終童早逝文傳不見子敬誠不能以盡子敬第見其少不見其老即子不見子問風者愈益悅數恨不得起子敬而人親見之夫方是問風者愈益悅數恨不得起子敬死孝為諸君子所無於日月順海內人士習知此節立朝大端事上行已煎 ·解國之血既碧子敬之骨亦枯天子假出並, 者以其未皆為人子者也方忠節初就速慎去 其人令伯陳情人侍其文讀子敬集而不為欲嘘憑形

火·JOint Lides / 重徒以失老母故方寸既亂決解先主卒至 其遂至此乎雖然徐元直處事不愈初交孔

十里之外匍匐然市遗伏夜出百計圖所以首 阿顿削銀騎嚴促則變姓名致衣服策杖負於 子数母從子数不出一語亦不恆一次第越夕 朋中店家人军得見其面骨立數月至滴水工 而絕選乎子敬平住所自期待與我準相策 而不得而竟以忠節之极歸一皆喪倒號頭

竹帛而站托隱忍以就功名是志士之所羞而仁人之必天下之至性人也求仁得仁直可浮雲召散孔尋常 後之思則元直之生 平略可想矣故天下之大 無尺寸額監於孟德之世今觀其法去後優长 問為制義功令所浮犯故未服盡肆其力於云 之磐一日數行下未總外下筆千萬言立就而 所深痛矣則一死已足盡子敬何憾馬子敬幻負 初出非常一往遂絕即子敬亦不自料其速

平手死於衛或衙暑派征死於哀死於病或以揮涕愁看極北雲白山青意師或上書死於即 章其即之罪人也夫讀師集涕以永與方師之 阵結想如在心哀而 就之退而自祸未當不知 北也廊園先生神色問整無分毫勾逐狀而 道頭追非天哉宣非天哉同里曹熟撰 千古綠盤早辨伏龍功在帝室如然取賢而上 人也已而原風先生平點圈土計江以南諸司

之語而死於江也或過點趙之墟兒屠狗擊筑指子埋 病病而不起傷哉師居恒好為出世入世之學也好與而寒室方事事竟入門屏家室勿之見晝夜孺子泣心 為然然此故菜歐粥奉選骨越烟波三千里也以歸歸 骨處而死於荒州也若此者皆志士所樂為也而即分 消月旅碧蘆黃木常不偷然往也横而出之快然者文 古聖野琴葬將對也好與良友聚首披襟教笑也夕陽 通然者詩也好與幻弟抵掌論古今也好與去

茅簷集

學或裕經論之資三年內便可作一生底經 孩師寓書相勉教章發大勇猛作大功課或不 每承為詞章之士故其及也黃塩白常長笑甘之亦絕 愚歲庸快無立即存不能與負以相隨即已分 無一不追稟道義其至性然矣憶於玄成章 非世所云名教所扶血氣所激者益素日所以砥吾當 也師著述絲将才致浩瀚足以驅折千古而其 師死天而不死雷運死地而不死波涛則死之 茅簷集

抵抵有群海内稱孝子馬然卒未開有號物

忠烈死于城于忠肃死于淡沃青霞死于读其後人皆萃自一門者甚難且解屈指我鄉如王忠文死于使孫

安表師志節歸以盃酒澆落土也章負師何如哉言念 昔成和之世下氏父子同日赴難其母無屍以 忠臣子為孝子我復妥恨讀史至此母數忠 **夫門人錢繼章撰** 及兹汗淫淫下矣讀師集涕以水數章其即 孝易将而

全之義宣開與至群淚俱則粥粥乎站惟恐 詩以為樂當其舞家之年便解脫住死如此弱 其言曰天下漸多故矣死忠死孝便是了生死故余録 浙忠子敞序之余歌死事子散跋之凡於食怖之根品 同研席風雨短樂朝昏相對我兩人盎麼十分 稱文字交既而相與訂性命之學已復以名然 子敬者子敬才極高遂于理學性至孝英氣 千夫八歲時隨橋及斷湖死然不作呻吟聲

有而子敬果以孝死矣先是甲子春遊羽盈朝先即直 聲懷關下海內昏仰望澄清子敬獨私憂回物不可以 終通天其或者臨崇正人之毒而速之感與未期間禍 茶備站七日之淡空碧那城之百迎然遊手 暮哀吟內夜不絕童子棒水漿以追則獲而 不死此其負骨即也屏妻子而不見無過氣 聞不可擊欲圖字為之報而肘般不可問書 大作多敬括髮徒跳侍先即以北級上級繁之書而於 伏夜號百 以烏馬旦 子战安得

作無父之賊子嗚呼百年照照同此于盡與其 絲購取您人頭與然先為墓道前宣不稱孝仙 道本至孝為行本五品之屬各有其至也馬然愈作根 不能項到待者此子敬之至性為之也經有之 深則另警不報父難不殉甚且舉世天間衣鄉食稻 令子散不即死忍死以俟今日治血四間偏父竟暢過 狱中安所得盃水乎病且草進以樂科則又露 吾父狱中更安所得樂乎如是數十日而子散死矣假 八至他為然子敬終

火こしの でしたかい

茅簷集

子所能彷彿為一哉子敬原有自打集余為

子一氏又復讀書好道克肖父兄千秋之業

其選即不然東其湖擊之性山而經營四方把将鼓桿 八情乎其竟以幽痛死也今子歌雖死而其孝烈之狀大敵亦必能為張惟陽之婚為露銀親飛平原之握拳通 使之扶災人主之前稱先王而道古古三公四期被實 與先即之剛風千似靡不表若朝野奶于上 死睡陽死孰若忠死孝死之為不死也雖然才如子敬 青旦其品

染挟 此回後死者之責也亦忠于子歌之道宜然一二益以所未備及被難後諸續收拾道文 也同里錢

陶庵全集

陶巷全集卷一

答王研存書己酉

身必可得也果有新縣正必無見理冠婚喪祭以深衣 南訊已不必言吾輩唯有去城而鄉雖埋名

絕跡恐餓馬耳也弟之愚見如此前世襲君獨謝發 幅中行禮終身稱前進士而已一事不應與州

及國朝襲安節先生而在其商略亦不過如此弟與

凡每事相間今至大關繁處不敢不以真語

275

内第必出城相見也

陶卷全集卷十二

但間官吏多逃竄東南財賦如山血漕河一帶真咽喉野人數息中原亂戰馬憑陵歲將半然齊杏杏無信來 野人数五首

野人敦息王師勞春城楚賊如蝟毛攻城掠野官吏 計滅之仗天力春深溼熱留不得

間官吏多逃窟東南財賦如山丘漕河一帶

大江以北民嗷嗷昨開死賊封財貨分與官軍作賄賂

陶庵全集

我欲上書誠朝士又恐人呼妄男子

野人数息江南岩游手姦民勇城虎

跳向

篋中 辛岩將身事田作朝廷加派時時有哭訴官司但摇手 野人敗息朝無人朝中朋黨如魚鄉十官名對九官默 歸進吏胥狹路避軟裘快馬行索發 制研民頭挂島樹黎明視賊賊巴去時 野人數息年歲惡池中掘井井底涸飛蝗引力 腰下皆黄銀不知何人理陰陽與年日食四海流 賊皆 子來嵌天

城中富兒不憂怕材童名倡留上客 公然持兵封官府四海已有微風搖鼎魚幕照防

虎圈歌

西苑有虎图昔神廟憑图而觀誤墮图中

驚伏左右入图旅上出虎乃起今图由

年矣

虎如豕奇獸珍禽來九州朝朝西苑望宸遊玉 虎圈滿圈外此時平坦坦虎鬚可料尾可履玉輅飛龍

空虎來何偏侧虎去還生翼我願虎歸此圈食猪羊不偏奔鯨鑿齒來畿縣今皇旰食在深宫圈中虎去嗇夫慰臺即后梳班臺「菡萏靈波太液舟自『之及豺狼 願虎街人肉食 批喜師后梳牲堂 菡菡露波太液舟自阴之

御 製文初集卷五

列祖御 端凝般恭厳 用朝珠記

衣冠加之糊散絲編貫以朝珠朝珠非古我國家都金元之易漢服仍遵舊制 議以為用佛禮者然

思代 班用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於 後世必有

天麻此萬祺子孫所宜欽守弗失者也至於朝珠實 黑 龍江所

之段联太贵故 五 以二十五 匣恭珠祖之名 代 以貯几 聆日至 俟並積 我東 朕 唇 禁為六宗禮每珠之 按二百 服成之 数代十四 所採數 匣而 行之翼实察慎守 住王 有 者氣八 **死:**東世用研東珠 未 盛宗之鍾之産 聞之五自地黑於 者端代 不能成 发江京

家法永承

大
祜
于
视
在
弘
子
懼
更
在
兹
矣

梅村集太十四梅村集太十四

草聖傳家人者聞斗看派鶴下層雲路從逢島三山凌 春風一樹梅花發耐守寒香孰似君 影落琴川七水分自是串藏於鳳侣休教嫔好報雜

梅村集卷二十三

**徳藻稿序** 

吾弟德藻以今年舉於鄉去志行與余同薦 之日則己

大心日神人

於進取乃益學 足快其行卷是正於余余治 學於經 年村理匠心刊華就實庶底於有成不意 大村理匠心刊華就實庶底於有成不意 超挑無所師授特戚苦俗偶之所為而難 經術無所師授特戚苦俗偶之所為而難 讀書之道為吾弟言之可乎初否與志行 人遂終許而過採之以其言為匠心到華就實庶底於有成不 宗之有人而德藻 外何以為吾 小弟 告 意得那行部不有以為

新科之時文吾為詩古文詞二十年矣而問 自入仕以後得宿儒大人為之講論約其指 所足所順竊數盡發箧中之書而讀之将上 所下以歌觀聽者之心比年以來稍有證入 而下以歌觀聽者之心比年以來稍有證入 而下以歌觀聽者之心比年以來稍有證入 一年年至今山脈窮己恐其指 一年年至今山脈窮己恐其指 問吾矣入上古 指 

とこうり これ なら

排 之而 小思古學之當復出八部吾空言為無田 共 用益天下之 為日也久矣 每且難此取 念君不其法 吾子敢取先 流志之以一年 八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自 一年 自 中 自 兴 并 自 於 許 之 節 之 義

诗村集

是光兵浮港俗間無復有以自振夫不能見之 禁先鳴此其崇獎風流長於氣 a以復如志行其少時便有額與之目與兄聖持俱有聲於数 識前 超成風世衰俗薄非當世之賢人君子莫誠之徒旁行側視不敢出氣今吾黨日落削議論鋒起單門寒進被其容接者虚枯 成 庶幾見之於兄弟 心源更誰屬 視不敢出氣今香黨日落 月月 友凡吾所謂讀書之 不如群然 莫, 枯 

火之日東公野

梅村集

源其勉乎哉

王茂京福序

於也吾

題重而余 與太常少子藻儒同計循而太常期頭克壯自於王氏者最深今端士成進士十餘年又見其也初余早歲恭太常公執友而端士從余問道吾里以春秋舉者是科得二人其一則通家王 世家之不振者江南比比 類然衰以老矣茂京稿行端士取 相望王氏父子孔 

說各自名家務折中於孔子不徒規而董仲舒賈誼劉向皆以問覺博物 其為言也簡矣而 世之人才是道也就有大於春秋者平自易 夫文有文有質質以 温厚書之渾噩禮之廣博至春秋一變為 之雅 何以長茂京哉端士之意不在乎叙門 謂 余老於文學庶幾讀書行誼有以 不 詳直矣而不肆可以謂 原本經術根 関覺博物之才從 極 理要文 

どこしの 同となる

梅村集

毫芒而六藝博治之言先儒平實之論概而以求之通觀今之論文者若是升悉其才智 **道春秋之質者即其所為文數今天下之文** 先正如是足矣王氏自文肅公以經術至宰 副 其為教總不離乎傳註吾以為宋人傳註 入吾不知其冲虚淡漠果有得於中 <del>\*</del> 約其取義也遠非夫為學深思確乎有 學者将安從亦求其不謬 於 聖 相照得得料料不够機不不够地不够地

公謝 謂 上者施於計誤政事之間次者見諸 弗替高曾規矩寤寐在前不待取諸 大臣心事為惠後學尤思以 推 經世大儒 其窮達十不典一而課 崇醇 政里居好以制聚藝為人論 繼 极上第負重名其於春秋父子各 正抑退浮華風偶一世之人文西 彬 彬質有其文者故余向 孫 經 誻 桁 説 作威為海 路生以文字教 世其子孫王氏 館 從故老竊聞相問之論者就所 有 内所傳

梅村集

考以茂京之村 然外患中標率 中標率 行諸兵火散佚之餘人皆以職其先公之子蹟經史的 書行 其以 誼定 小以長茂, 祖定有過於 孫偽提京於 度 越當世之君子 京 後先 史鉤貫 技 盍 所 以為王氏之祥之人對黄度置如新 詩.舉雄 期 鵲 歌晢 是 马发 图建二世 唱 則 縞 翰 閗 於王大者望 墨早絕 也揣 摩 這 共 出 偶 证 

茂京而序之之意也

來鶴集序

新安張 鶴也以清遠開放之物含山林而康榮龍又 張 投 鶴鶴有乗軒者蘇子瞻以為南面之君所張君居城邑之聚乃離然而至止豈非祥子且用為瑞况館之飲啄必於山水之間投贈之作而乞余為之序記曰鳥獸之巢新安張君以韜僑居虞山有鶴來集其庭 君以韜 於山水之間不與 以外 其其庭一時 祥敏 所不 

幸有不可知彼游乎江海淹乎大沼安知不為盜盧結 之第所致文會異歡必多矣其物之家辱過更甚於衛之所加即和靖之西湖曾幾何時而南國之莊葛嶺之所加即和靖之西湖曾幾何時而南國之莊葛嶺之前,首得其人因無問其山林成; 默之之 教幸不 第 之 有

我雖無人之境猶之衛君之庭也斯鶴之來固其所矣 我有退讓君子之風其能其機事而孫天真者耶夫人 素封君獨孝友温腔工詩善書多長者游又不為走聲 能

遂不辭而序之

郁 静嚴家譜序

由防也而與譜相表裏者莫重於宗法自漢 家之貴語其來尚矣周 禮小史叙世繁 招 以前户心

儉 流 僧 戛戛乎其難哉 共祖 於宗法之中也魏以降宗法墮矣稱適庶之序較若列眉故家可以 梅村集 以為選舉之格九品 姓牒者柳沖幸 重門弟凡 精 後 服 仕 譜 閥 朝 度其思智問 事徐勉王 譜學城

凝名 竊脫凡為譜省有三失益在于擇人而祖之 滴譜之廢與不一有能修明其門緒者藏之 視馬肅乎其可敬移然其可風也請余一言 遺忘故其權在下而常散此大較已余外家 計產編弄其舊而廣之圖高曾之像件系 中右姓向有家東一編簪 下皆子譜是問故其推 滋篤行君子也孝友修 在上而常合李唐以 終实禁熟名緊緊 飭為士林模档 其 寝室以備

火シロるな

梅村集

績卓然 制 代 中福 趙 宗 子孫之且有 振 鐸 郭崇韜 譜 上 紹 書 汾 上于譜者也今孫之皆為平 其 也今 其 也 今 其 也 今 我 必 整 葵 代完吾公改 無 譜 今子孫之皆為 法 VZ 維之也如曹孟德 明客觀為 甫欲合于

一意以復大宗小宗之法丧祭有典族食有章上治一意以復大宗小宗之法丧祭有典族食有章上治林村集卷二十六 静嚴計登之敦地禮法之足師若知 學行名者豈謂無才又何待段其人而子孫隱德則無俟乎擇其人而祖之可知矣黎陽 意 擇 

郁静嚴六十毒序

300

敢污炭二頃榛無三時鹵恭况扶風掾史競公 弗如其端有四請得而言馬余逆勺之田鴻上 韋杜平分二曲 燈陌而陂渠至注門庭則桑柘連 部嘉賓於右軍同其中外以其班余添丈人之 華僕為同里知交姻家肺腑徐孝穆於簡子記 吾友郁靜嚴氏世問醫纓家風孝謹垂條布兼隱 跡忘形無塵風好約平生之東樣量彼我之遭逢余 年君寒局随以長家傅江左宅桃城南朱陳

於它人竹笥木展愁營少女之裝料粉粮粮啼索狐甥與年雖徐道覆船到於洲狐城無恙幸袁山松功存滬之不如者一也余白頭憔悴黄額提攜襄師雖乍識之之不如者一也余白頭憔悴黄額提攜襄師雖乍識之之不如者一也余白頭憔悴黄額提攜襄師雖乍識之為不如者一也余白頭憔悴黃額提攜我時鬼子為後此余 兆諸生高譚鹽鐵園境之苛求已甚老夫之悉索奚堪 大己日再公野

雪從蘭池之獵洗沐歸休俄驚會逮做輸解網

梅村集

於少俊情熟則金春玉應人材皆鹊時態停此余之 車小同攜杖鯉庭一鶴兼八龍五鳳之奇蘭晚雙 桐之照耀謝家仁祖擅才地於名流首氏中部 之餌每觀衆雖之爛漫倍添一老之衰残君則 如者二也余鑿坏何過投劾非還疲曳趨長绝 非厚幸最喜晨昏詩禮已足相傳别犀從之世 九棘三槐之勢汝其有後吾可無憂但看左右曾元豈

三也余受性匹贏攝生懈慢沈侯引指約臂旬減半分付彼諸郎講堂湖濂維真傳歸諸愛弟長日逐雞豚之遺儿川偕故老以壯遊發異書為談助文會分甘陵二部 章祭中郎專攻汗簡隱矣馬文顏延之追詠竹林在哉 莫學後竟誰聞徒是妨人作樂言之即罪知者調我心 爱君則過点市之三條縱觀宫閥涉嚴難之七里遍訪

大うつるとない

7

梅村集

性能安異同雖沈的略舉止敬敬接之自若邱

可容卵輩此余之不如者四也若夫生平不見喜愠天分花種竹造逸與於青門在歌而五字催詩傾耳而三年遂斷房室晚歲頓絕逢迎短髮麥巾寄閉心於白社 五之賦未免問情已矣盡敖之遊苦無勝具服食疑的即量服為餐日惟一溢肥用上月

報几文楸勵玉子之杯花樂成行松篁答響親串盈門實朋命駕複閣迴廊嘉樹擁雲根 言通脱處以疑然攝衣雅步修輔嗣不然之風 雲飘子晉之笙鹿仰蓉城盤剝安期之東擊 德難知斯其亞矣屬者節届似台之夏鄉推開 道無取乎深中龍伯高擇言無關無幾近之下 神得應元稀言之益趙李交順任俠弗與為為 擅奇贏亦非其好頻追故友漸避新知性不必

L'add to the M

太常之報以瓊瑶丹青桑鼎鄙夫固陋不揣陳解美哉 月出皎兮間豪終於急管黄門之效其庭實無馬路車 肆絲獻瑶林蹋珠履之三千觞傅玉案長筵方列昔酒 當飲莫重乎佐尊主其下拜日之夕矣促為席於明燈 初開則有終和蘭椒羹調巧樂變已剛於貳膳字敢先

以為知禮非吾衛不識紀年自笑亦皤皤之老尚不如 壽也維飲酒其孔偕何以贈之庶歌詩之必類在君子

人為君誦抑抑之章無多酌我

河汾王公以解元登進士雅知吾吳之崇川出崇川邑侯王孝伯壽序

之風邑長於斯者欲使兵民两安文武輯睦與 東連開身南達江淮鎮兵萬騎星羅基布像此 治行遂為江左冠督撫臺省交列為則朝署上 吾王公父母是那百姓之颠危悉起什伍之田

朝廷嘉其廉善例得

語封褒贈將出殊典術數休哉可謂祭矣當問

WIND IN TO CO.

梅村集

君子以侑一觞乎郁子顏之以為非偉業言

亦猶行古之道也公門下士有郁子青南名常以學 恩倫如是其將渥也令九日令辰龍山高會值岳降 也 急之於郁子日甘常之陰於今三年考功如日 循吏者多以聖書獎勸增扶賜金而使之人女 知雅為武城所禮重於是邑之薦神先生及諸父来 朋酒之享實在於然其能忘兕能之獻盡乞言於

南之誦清風天保之歌南山也介邦人之書法 菜與海市蜃樓相隱見者今則 廬落如林烟 教化孝弟力田無復向時出沒波濤之習片去 余亟應之曰某之食德隣封舊矣居恒熟其治譜章 在人耳目蓋可得而言馬東沙瀉鹵以漲海力 兵秣馬取足賦稅稍不如期則庚癸朝間不下 治者公為之垂簾勘課以深仁厚澤相固結 桁楊之議其後而至誠所感經鯨遠徙昔 以常 磁負

火シロるない

梅村集

書靡不割清俸以佐琴鶴紛紛俗好都不入甘

卷如置身后梁天禄中而北苑南宫之筆右軍

食酌水自甘擀衣濯冠行止率如寒士其耿介 出倫等春秋循行郊野朝引老農問其佳麥 藝上下古今而扶風樣史京兆功曹則屏息重足不 疾苦而補助之簿書期會之段數接賢士大士 少望顏色其與會所寄獨唱圖籍當河陽花燈 漢唐循良之書所未有也公性捐潔澹泊明七

昌黎之在潮東坡之在杭流風遺韻如同一轍盖公之 行亦緒以宏閱閱而祚民社則公之由司牧而 太上垂救甚力卒免於難為善之報此其一驗積厚流上一編甲申間避難石州城將陷府君夢白衣人自稱 光為生吾公极魏科作廉吏而文中之積學府君之 廉能得諸天授而家學實有淵源自文中子紹 莊之外蕭然無辦其亦文緑字即公之鬱林上 代出真儒公之府君諱萬基由明經司訓西河度奉太

手而為之序

年有不與百姓 共之者乎請為之歌幽風曰九月肅霜 奏禮樂漸以修明夫里征徭漸以休息既富方穀物無 廣灣等 直見過過過一天 在 等有涯量 哉海濱僻壤 薦更湯火自公來 拉兹土工 累 若 若 將與彭咸甲子並進無 疆也已 某之祝公異日 十月滌場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公可以進一觞矣謹 由禮批而踏期頭也宜哉行見玉堂紫語金馬

## 梅村集卷二十七

錢母譚太君六十壽序

相接也庚戌之春正月不有又鶴亦駿兩錢君為其母母郡與浙之禾中為上十二

配錢與譚既邑之望姓而夫人以貞慎專一之操婉其歸于錢為松溪令字子公之家婦而孝廉雅仲之先生之女孫而明經間仲之長女間仲太僕之仲子 先生之女孫而明經誾仲之長女誾仲太僕之 梅村集

無恙而洗腆甘旨兩甥實分其勞吾以此知夫人之為一知夫人之為婦也間仲公於余為外父行令夫婦八十一年嚴顧當語余雍仲雖亡賴孤嫠以扶持將順吾以此時娶於譚為中表為僚壻其悉夫人之內行如詳先始諫之女乃某之姑歸於松溪公而生雍仲雍仲又與余 女也此其孝可書也余曰是則然矣抑太君 節經為桑兵火為尤難此有事於史者所當 可書也觀只之言曰我宗與錢氏譚氏世通婚姻先節經濟桑兵火為尤難此有事於史者所當紀也其 余 給

とこしの これ との

梅村集

今言之心悸然則錢氏之保門戶長子孫春輯鞠體上口松溪一疏實首中其陰伏其不為陳東續者歷耳至諸司皆奄私人所布置思朝刃一二言者以拄天下之言于主上孤立宫府危疑之日自宰執臺諫左右近侍 錢生即松溪公也踵松溪而起者逡巡数百奏獨松溪歷數 瑞十大罪且顯武在位媕阿為失職則浙西太學 始拔群邪黨據莫肯正言其辜有從草恭中伏關上書 節者有本馬盖當反覆於明懷宗端皇帝之初紀方大熟

壽於此堂者微明主神聖不及此又鶴兄弟可 終能光啓宗桃於身名發聞之後傅曰天道 全之俾太君得以提攜孤雅於家門零落之 描學流涕棄妻學而弗顧者乎天之奪雍仲· 故乎或曰艱難時布衣上封事往在授中朝官松溪 余曰是不然夫松溪之正直其得官不得官非所計也 以彼父子天性忠孝使雅仲而在目擊淪骨板為有不 調得一令以去有子而貴又中道奪之謂

火この 一人 1年 1

科名相亞者也宿老者德其見聞言詞皆可以

夫太僕起家賢書第一而伯屏觀只先後首 諢氏觀之太僕之在登萊焦心極力柱島帥只 舉則已遭逢末造崎临奔走没於兵間間仲在兄弟之 月晚測也且夫消息盈虚古今常理吾不暇遠 中可謂不遇矣而優游晚福顧乃過之然則雍仲 以勤其官而身殞有子六人虞衡早貴禮部用 不盡以後諸子孫正未有艾也太君之所得不

史必能紀吾家之事而圖其傳則錢氏譚氏之子姓足而標舉其大節庶幾太君聞之曰是人也熟於近代之仕路所定交也故不解而壽太君屏棄尋常祝釐之詞 聲氣於雍仲而早歲曾一識松溪於譚氏則太僕諸子 文獻徵馬令以故舊姻姬為太君壽而固以屬余余恭 以告成茲識而余亦可無負於两公之請也己

梅村集卷二十九

雲起樓記

梅村集

無錫具候為治之三年政成化決始用事於惠泉之山無錫具候為治之三年政成化決始用事於惠泉之山無錫具候為治之三年政成化決始用事於惠泉之山無錫具候為治之三年政成化決始用事於惠泉之山無錫具候為治之三年政成化決始用事於惠泉之山

而澎濞其當也有本其行也有漸類夫出人

虚而不屈動而愈出自其有形者觀之雲有變化起 馬泉有流行坎止馬自其無形者觀之洪斌高下混光 余日是則然矣抑余更有進馬夫天地之道其 無根布護守無外其為觀也大矣傅曰泰山之 此亦水之勢也若夫應龍蜘擊天際而雲從之 滴然涵然數樣激冽而不能以透出宣獨其性然我 愁柳塞蟬蜕乎泥淖之中或作伏乍鳴或一見 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斯侯之謂乎而吾何足 丹狗歲衛 組組丹

Lind of Jone Color

梅村集

髙可以占嘉祥今以侯之晝考夕省的勞庶政於不遑爲得而分之乎吾聞諸侯之為臺榭也大可以容宴豆雅凡蒸動而不變者皆雲也滋液而參渡者皆泉也又 乎一氣而己今夫無錫望縣也地大氣浮鍾水豐物而 忍去而沉錫之人乎侯之所以嘉惠斯土者亦足以見類而暫寄乎此樂其水泉之甘雲物之美若似乎其不乃得高明爽愷之地以遂其優游伴兵雖以吾徒之類 供以人事節宣其問政教之盛風俗之淳文章實從之

矣是可書也侯辞與祚字伯成紹與之山陰人 村居士偉業也康熙七年九月十七日記 余则梅

梅村集卷三十二 中憲大夫大僕寺少卿恭掖徐公暨李恭

人合葬

墓誌銘

溪里人也曾祖諱文炯祖諱經父為敬思公諱可久 故太僕寺少鄉徐公諱憲卿守九亮别號恭掖婁之沙 嗣司

父為少恒公諱可大同界贈中憲大夫如公官

敬思生

梅村集

無必 皆出指授其訓公也如子公事之也如父祭村高有聲 三子長諱祭次即公也公少受書於伯兄榮經義文旨 酉 行人册封泰监二藩奉光宗登極韶往山右 務丁卯添註南京光禄寺少卿三載考績始遷南京 問巴田躓不遇而公官達為名鄉經紀其兄家有 人册封泰益二藩奉光宗登極韶往山右凡三使舉於鄉癸丑成進士丁嗣父憂丙辰起家投行人 共視其子如己出故里中稱孝謹者推徐氏公以 職其中選授南京工科給事中掌計典尋管京營

來議起公硫論紅 盎未一二数馬其以工給事在南边逆強 居 查表一二数馬其以工給事在南边遊踏初用事而三學寵祭而傳述於士君子之口以吾耳目所見如公者官好推薦天下賢者其持論能依名節仕官二十年常官好推薦天下賢者其持論能依名節仕官二十年常之以病卒年八十有二公為人醇正忠厚推少文所居 龍祭而傳述於古君子之口以吾耳目 僕 寺少卿駐 滁州 九以李可灼侍疾不謹無論其巨 視江南北馬政又五年致 火・シロ でんない

宗朝 改奄者公首先趙發過其機牙姦當皆倒目馬主紅九忠賢且罪狀客氏及所用要人是時朝右尚未敢頌言 察為成書公疏在要典中排擊且日至又為監 錄說託拜官小說者家首福唐紫公高色趙公 者宗伯毘陵孫公為用事者所齒此乃據無同 公宜選內閣下廷尉語甚切而朝議食同一疏 有不執心方士與幸富貴擅進金石樂當試至尊 法論死無赦再奏內批詔獄二数非所以示 則 議合三 直吓

治文書自如惟遣妻子歸曰行矣無同 時 即舍日飲酒養被待急做人以是服公大度能慎所守 且解公日我可始直而終接那不為動嗟手公 特以為當官而 號掉直者惴惴無人色公長者疑阻撓廼坐曹廊中 致 桐喝林公者曰 人公與馬其先後公上封事及名在籍中者率檻車 都船之微 滿 諍職耳其後赤車奔馳深竟黨與即 剌 收至矣盡一聽我為諛疏 别榜笞數千旁引株速遍天下或 福留一 嫍 童子守 疏墙郡

火こうの 一人

梅村集

單成拜公孤而白首 住官不獲一入長安城之 硇 告得請論者惜之以公老成遺直未當位交戟之內 然公亦浸病不復關世事矣公患風頑數年治 也墙既败公題得累遷官於滁有城守功又力 以空文佐問政滁州大好山水用優名賢誠有 問為近臣當白發奄姦忠情激切其不與楊左諸 填牢户者特毫髮問耳及召用推抑諸賢 兩府至貴重矣而公猶沿舊牒常調子散四 一卿復

交游馴行孝友聞乎郡國惟公生平用功名始終而世就以孝御下以仁公廢居轉物累積織微恭人佐之所先驅螻蟻重見此等事哉噫亦可哀矣公配李恭人事丘壠者餓毫皆明懷宗力也行年八十旦暮入地額不日吾南中時自公死进奄手延得歸骨鄉里復上先人 其寫行垂示子孫故遠近皆傳其家法公有三子長二 交游馴行孝友聞乎郡國惟公生平用功名始 甲中心問問疾遂甚不起曾對子弟道主思汝然流涕 とうこうしていた

勿

極官九卿譽勿滥稱黨人批近道介近出

梅村集

奉公與恭入丧合葬於左字好之新門為之銘曰

者一震耀恭人以崇禎甲申五月二十五日卒後四年 雅次晶雅三智出者三長雅廷庠生次雅珂雅避舒出 例生娶於黄恭人出次舒邑庠生娶於周側室孫氏 階縣明經除永福 孫八二階出者五長景雅次昇雅次晨雅俱 治戊子閨四月一日而公没公之子以某年月日 縣知縣娶於吕再娶於吳次三智增 <u>床</u>生次星

浮沉供以病勞以生壽不辱當不盈昭令德永永存

梅村集卷三十三

席處士允來盜誌銘

历冬帝氏系出唐禮部尚書豫由安定選呉子孫用發世居莫釐峰下有茶癖以善種花得養性術年九十五年間往洞庭東山則必訪席君允來氏自其父震湖君 著為業君以心泉君濡之子出後於叔南濱南濱年 九十東山稱兩席翁皆長者君為人孝友廉讓中歲,

火シロるない

梅村集

拳石面势庸理似長與人同即起者其下嫩草競出牆頭有水瓜牛料 一二十七二 本尤絕出於具中余當以花時過之其花之好娟靚密可數嚴淨髮潔殆非极箕縛帚所能及而牡丹數 多稱之允來其仲子也孝友似其父養花尤擅家風所 居絲垣三楹狀肖几杖位置皆得其處蘭蕙數盆怒芽 所學計然所灌花渝若以終其身吾郡及雲間士大 如笑如迎即禁之向背俯仰有自於之色觀者 愈前 疏 置

不忍去葢洞庭最稱翁氏朱氏有兩樓君之尊 憂圖卷 門門煮茗清談促坐别則落其簷果的余余千丁榜徨之如吾父之存也聞者為之棒手數息後余每過湖君 得其陰晴開落而與之俱化吾父七不敢以改庶幾見 憂自壯迨老寢與食息語點醒醉皆以神入於花之中也吾父性愛花見花之禁也則听然喜其舜也則悄然 不及翁湖山歌舞不及朱而獨以潔勝即君家太僕用 奪恍然岩與之遇也客部而問曰養花有術平 也吾父性愛花見花之禁也則听然喜其舜也

流擊落英飲避露者往往可以不死震湖之年

梅村集

用壮麗為也君以其不相當轉笑而不答意嘻亦異美用壮麗為也君以其不相當轉笑而不答意嘻亦異美用壯麗為也君以其不相當轉笑而不答意嘻亦異美

之二件余既與君游又聞震湖之高風父子以種花終戊申之八月某日以君末命同時空於祖塋馬塢石塢府似之矣而君懂得中壽何敏震湖君諱祭君諱元恭 肯之傅此丹者首姚黄次魏紫五侯貴千金市莫釐峰 隱 故因誌君而并及其先德嗚呼此亦君之志也夫為 曰

花寒愁花開喜識花性得花理胡弗祀沒猶視其魂魄具區水有一人慕黃綺階幽蘭雞芳枳抗烟霞絕塵浑

大门日南人山

梅村集

遊於此我作銘告問史孝隱士元真子若席君者斯

以死矣

姚允華基誌銘

應其它仁心質行足以發善扶誼雖都魯士君子有弗橋寓吾妻為某比鄰能傾財以舒人之急昏夜叩亦 軸憶 乙已歲余所親 王子惟夏語余云有新安姚君允華

建非更僕不能盡也余聞其言而疑之以為王子所與

進選其亦博矣內而宗黨烟連外而當世豪傑賢公卿

利也目替而足赴仰取而俯拾每視貲業益穰則益納布為余稱說不離口乃僅姚君一人以余所親今世之大夫見其窮死折挫既鳴大吒夫豈無助而張之者耶 縢 久矣有一姚君矣今年秋姚君没已五載君之仲子震 而 而 自植立恥随俗浮湛其言又似可信益余之意中姚君所為乃若是是鳥足信哉已而念王子名知固守之設有毛髮緩急坐視不一授手者比比然

だらる 自己 こう

梅村集

馬古云為善者譬若藝未能令嘉種世世不絕其姚君松尚未克以儒成名令先子體銀將入土價徵惠於大人君子實界於之錫以片言鏡諸定石則先子猶不及人君子實界於之錫以片言鏡諸定石則先子猶不及人君子實界於之錫以片言鏡諸定石則先子猶不及 之謂乎以君之躬備純德謂宜優游自適享有五福廼 介王子來謁余接之容慶而解東詢其所欲言

即按状君諱葉允華其字系出饒州至明膺宣公始遷震之撫行焯能急於不泯其親益知為善者自必有後 震之撫行焯能急於不泯其親益知為善者自必有後 於俾嘉種之堅好類栗迄再世而是任是員也余蓋即 震之撫行焯能急於不泯其親益知為善者自 縣溪又傳十一世為文學縣谷公君即縣谷公第五子 幼警敏不肯躡庸人後孫谷公器之今屯闔宗事事胥 身既隱約於布本而復審其李伊志業弗得盡展是宣 大门日見入台

意 之日無貴賤少長莫不悼惜或潜然出涕嗚呼觀君之祭與人交有本末其遘疾將殆婚友爭醵錢為禱神及里開問或以由直來質關爭断断然君出片言輒中肯 問息短烽不敢近縣谷公捐舍館獅踊数不欲生兄道非 而起君身率奉從子姪保聚桿衛鈴析之聲徹晝夜 兴多耗費君忧 理其治生不年織細而先業日充拓值飛革劇盗 然共任之日兄若弟同氣也何較為

所得於人如是則君之立心制行可知已君少而好學

梅村集

吾友金陵九煙黄公官户部遭世變後隱於講授震兄兄升収据益富方将成其先志而惜乎君已不得見矣不下數千卷擬構一樓貯藏之而未果今仲子震偕其 徒呻吟佔畢汨沒章句問非所貴也尤喜當古書購求語聽完好實殊當謂諸子曰讀書以明聖賢理道為先 問馬凡狀中所述暨余所聞於王子者亦微諸對公之 弟特延諸家塾同敬事之相與發怒中書取所疑而皆 長彌篤皆能通經史大義時設論古令人物治道政 大三日車 一切未字震出君葵地在蒜溪之某待下吉其出孫女一切未字震出君葵地在蒜溪之某待下吉其

配孫孺人繼配具孺人丈夫子三長升太學生娶汪氏三日卒於康熙丁未二月二十一日享年四十有四元即夫亦愈可以知君已君生於明天啓甲子九月二十 幻業儒未聘俱吳孺人出女一適邑庠生戴儁孫孺人孫孺人出次即震太學生初娶戴氏繼娶吳氏又次報 言而监信嗟夫宿儒遗老其見重於當代也罕矣而二 子獨為之不少阻調非得於家庭淑父者深而能遠

年其月歸室今以其年月日權攢於首山之陽

義雖審爾年實崇爾基站乃經史為東為其爰答象賢以任時深藏若虚曰惟府若最賢且智不競錐刀而競仁室參政深鴻流長門閥兹盛畴以實贏懋遷化居擇人 之銘銘回 重革苗香宗姓為姚支派與媽種祥於饒教論語孫宋

膺福祚骨監選英天衛高英嗣後億祺善宏慶綿追湖 自始首山新阡有在者因勒斯貞石過者武馬君子之

澤

梅村集卷三十四

鄭孝子青山墓誌館

禮祭之以禮孝子有此三者故全也今鄭仲子之丧保部鄉其為孝子與孝婦以何徵曰孝子之父保御三山與繼軍孝婦顧氏後君一年以沒同葬於長州縣之武孝子鄭姓韓之洪字青山吳那人卒四十有六再娶於 孝子鄭姓韓之洪字青山吳那人卒四十有 顧

火之口車公野

由未當宿於內也風與爛湯實后敬進飲已視沃題 吾 一部安地下矣於孝乎何有曰孝子之不克終其養天也 即安地下矣於孝乎何有曰孝子之不克終其養天也 即安地下矣於孝乎何有曰孝子之不克終其養天也 之無所不盡也從而名之以孝所以慰其父而通乎孝 之無所不盡也從而名之以孝所以慰其父而通乎孝 之無所不盡也從而名之以孝所以慰其父而通乎孝 之無所不盡也從而名之以孝所以慰其父而通乎孝 之無所不盡必從而名之以孝所以慰其父而通乎孝 之無所不盡必從而名之以孝所以慰其父而通乎孝 之無所不盡必從而名之以孝所以慰其父而通乎孝 年七 十餘矣惸您為其子承我馬下終 大心回真なな

其內行知仲子之孝在乎保御之為甚而先五

馬嗚呼保御之稱其子者盡於此乎余於鄭士

胜也 僕御稱其仁也許曰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孝婦有無達色無許言無私蓄酒浆必潔温清以時妯埋稱其姓也孝婦婉感莊敬既饋而中外交賀通詩書工歲管 解帶田沒執丧致毀事後母如所生死亡以其子子之 飲亦飯齊亦府吾止飲亦止飲其視各疾樂必當

數十年矣里中食無處者發無禮者禍患之索讀之子不住在為善存在三朝氏之以術療人不収 為大也保御為善奈何司鄭氏之以析療人不 輳 另下苦身為物而客過報從容一笑為樂仲子則終以 助之苑故保御無百畝之産而常具十人之饌雖幅內則孝婦有無匱之唯恐傷於心而逆於耳黽勉替技分 捐捐然盡氣極力唯日不足而東家之成外則仲子 感然懼其親之勞而欲以身分之也吾具於 **与資精應塔廟之營蘇利生老人傾襲例去** 度設法 龍本 徐宫詹

其天性至誠為不可及也己鄭氏自唐宋來世有清德之難當假忘食泣下沾庸傍觀或以為迁且怪而不知如開敏習於名義而仲子則與浮烟個體親之心急人 其祖所南先生之家法余每過其地美两居各有批吾司年士敬為保御再從弟相與立祠堂置講舎偷 齊楊孝康維斗致命之後子孫朝夕 門戶得以餘年俗隱太息久之未幾士敬之 維斗次子以仲子之女女切蘇孫傾身牧師楊孝康維斗致命之後子孫朝夕不給保御 而不知

心史埋沒於重淵絕地之中三百年而後出其高風瀬與外正定唯世人之恒化而遠反其真歌若夫所南之具風命實近而不覺逡巡感損飲抑其夫婦間道有得至即天道將何勸馬豈伸子平生形炎恤患傍徨隱惻 從之游也然則伸子之死賢於生也多已又復奚憾乎銘曰 氣旁磷太虚不屑其子孫以塵洋乎混濁君乃蟬蛇而 恣雅飲簿者之富貴長子孫而行德於鄉死丧之問神鑑卒其年秋仲子又卒嗚呼今天下為善者懼矣彼夫 in what has all

木猶如此山之崖水之 演填三尺歸然時刻 君家三杏與君同為君生亦生君死亦死人

始為義門為孝子其留以俟後之良史矣

邵山人僧彌墓誌銘

鳴呼此否故友長洲邵山人僧彌之墓僧彌之

豫也余諾其請且十年遭亂奔窟失其所為歌年月其葬也以其不月即具年以狀來乙铭則

亡後家益貧流離轉徒訪求之弗得有僧道開者從僧

人僧彌之切子觀也視其貌良是坐與語口隔淚噎不死余以仲冬健戶讀書有跛僧者雖雙而來日吾即山甚良於行今出家於玄墓余閒之哭失聲無何道開亦 多才藝於詩宗陶章於書仿宋元於草書出入 能詳十稍得二三云者諱彌僧彌其字清嚴順秀好學 而指法過處精稱絕工平生揮灑小順尺幅人 渡所過河遇風船覆溺死矣僧彌有切子曰觀 爾受書書者也今年春遇於嘉未問之曰強力

· 海天覧方書多拘忌和揉燥濕飲啖多寡不能適其中 丹人飲不半升顏然就睡雖坐有重容弗顏中年得下 乃獨罵終其身不為改賓客到門警效雅步移時始出 月 現皆人世所不惡而君為之煩數纖悉憧僕患若妻 火之四軍人等 以此監困殆其近僻如此然望之如霜林白鶴也同里 **副章玩好諸物此外蕭然無辨題所居曰願堂置一榻** 以為重或購之累数十金而君用以搜金石訪雅委及 梅村集

平之一二以記之者葢不忍員君并不忍員君之也於 戴道開死無有識君之遺事者矣君之相知此於 戴道開死無有識君之遺事者矣君之相知此東望皖楚慶生傷亂泣下沾襟余 通知君非迁 學找掌懷院極論及與余遇既憊且東矣當共治文文漸姚文毅雅所推許居恒於人材消長 之憶盡知迂 豫生零過者

而止於此 文字禪書盡史其死也不死其有子也無子鳴 全只口屋(m) 每天口屋(m) 和知莫如君君之爱我念我常恐其顛連磨耗一旦不能久存而不虞君之先我亡也君正义用品病亟歸而已不復見矣余尚忍執筆銘君墓哉君姓穆氏諱雲桂中子也山谷與兄子少谷傳其祖父業而君習制舉義一旦不得別其中稱為長者子三人君之父山谷其中子也山谷與兄子少谷傳其祖父業而君習制舉義而行之山谷與兄子少谷傳其祖父業而君習制舉義而行之人。 第5日 15日 16日 16日

梅村集

造者則內助力也然居竟無子以復社領東南居進而過者則內助力也然居竟無子以復社領東南居進而一度,與常語都不以無子為憂其內行可記者若此余之等與余語初不以無子為憂其內行可記者若此余之弟魯門與之共事其輩行差少皆具氏余宗也都含生學會亦與馬自千未後十餘年余與四人若行統祐為兄弟會所居為不以無子為憂其內行可記者若此余之出居是一度,與諸治國發脫客終其身自奉長 告在君君負上庭戶灑掃治壹發鶴客終其身自奉

357

齊名 生相角逐推撞息機一以寓之於酒余時見君及余還自京師君進取之意落然等輩皆貴耻余余亦事必推君刻意用科目相期過於諸同 從之游先生之幼第日散巷其遇君特厚同社 子昭也周子子板皆與君交極深此吾黨友朋 大零也君自少 奏道相規君之自傷連塞不得已而寄此者未當不余亦事必推君刻意用科目相期過於諸同人遠甚各既同補諸生而處先一第君之負氣蛭强未肯讓 客也君自少能文章有天志吾兩人以兒童時並驅 聚會之

大三日東公野

梅村集

是之母留敢為皮商所以為治歐寧之政遂為八閩最 表祖的則緩賴排解之是以西銘數老成士必首苑先 家祖的則緩賴排解之是以西銘數老成士必首苑先 人自失也令修官関中君過建溪以 性君性質識度以和平安雅為長察機宜中肯察諸公 已仕六七人者處於社局黨論之中日紛斜於 感余厚意余亦為咨嗟惋惜不復言然君雖不 名勝與其賢者相結而後歸無何亂離大作吾等諸人名勝與其賢者相結而後歸無何亂離大作吾等諸人 余切貳 陪雅居來訪雞籠講舎流連淡旬恣探治城 大うりるなない

梅村集

為第子則哭西路為故人則哭志行已又哭我昭岂志為第子則哭西路為故人則哭志行已又哭我昭岂志 遠至君於倉卒中策塞先期北發 於師友忠於故傷周旋於患難死生屈指三四 **路道塗無所恨然亦自此東歸不復出矣君** 傾身營護經

表就位赴者皆長慟夫聲嗟乎君早歲不得志於身名學佛慈公浴於福城精舍引被失衣與歸遂不復言無學佛慈公浴於福城精舍引被失衣與歸遂不復言無學所終學為事於樂歡笑屢不與與亦對酒不飲有鹽 之者過數略顏然就睡親舊或以為憂其沒也禪請參學為事無樂數笑屢不與與亦對酒不 遭飯腰腹甚寬意思慮節暗欲無室家壓俗之累安 福既免口不欲自言其勞知交以此重之君為人 但居至言 / 梅村集 火之日喜な皆

梅村集

為魯仲連為樓君

故也豈不痛哉嗚呼余又何思弗銘為之銘曰酒不樂而又逃於禪惘惘失意以至於此者則吾等之事相與関點者久之然則君之讀書不效而逃於酒飲 余與純社令修日窮因而子版属上 不第君每追溯往 籍二三友朋以自根既重老而所知益落魯岡夫明 魯仲連為棲君卿唸嘻後干百年兮展斯義之不很然而去既越或適察而過汝墳從容談笑急難解紛也不可無雲士也不可無名我思伊人東海儒生或

視我刻文

具那唇君合葬墓誌铭

齊相友爱偕君之子竟熟三人者皆諸生今年二 子而君居長君諱景幾字時若别字容蘇與

大心日息を公司

梅村集

粉 東服踏門來謁默齊九助之請曰吾孔之乞銘先墓也 乃益攻告於所習其制藝頗為里中陷傷所 銘 經為應學學自以往代名賢後無以光耀前 余遜謝不獲乃據克熟自為狀序而絕之序司若初 弟曰父往不可莫之侍也母殯不可莫之之 作老切爭避匿居不可其父勸之走居號頓制 以圖不朽今者吾兄又亡矣悉數知交微先生孰宜 領院被放而又遭母丧會明鼎移兵都初之 定而湖冠 許既再

災尚· 不中格年老矣名乃在選中私憂之不知听出君奮日者後令於具中有司上富人籍以典織作而君之父貨而防之如此若唇君者斯可謂之知禮矣當是時即使 我必死於此無何冠至投以仍不中中庭柱力我必死於此無何冠至投以仍不中中庭柱力 災尚備而况於兵子古者三月葬無所用遭兵之禮然為而行事夫祭尚謂之越綿可以柩在堂而不守乎此用車車必有綿所以備火災戒不虞也其祭也謂之此

以然 齊性簡易不甚治生產曰一家之中有無必共幸 於 察學以相濟太公得以擊鮮奏酒供樂而終君蚤作於 察學以相濟太公得以擊鮮奏酒供樂而終君蚤作於 察學以相濟太公得以擊鮮奏酒供樂而終君蚤作 於 聚學 攻 管以身縣部中賦事獻功寧動弗怠如是者五 朝廷自發金錢子服官特以勞使民戶尚更不乾沒 不情眾而我出私財以孫縫其嗣則事亦易辦耳於

學泰裕君之女君女二長許字於華為進士扶翩公之其為人如此君元配黃孺人事舅站以孝治家以勤知其為人如此君元配黃孺人事舅站以孝治家以勤知其為人如此君元配黃孺人事舅站以孝治家以勤知其為人如此君元配黃孺人事舅站以孝治家以勤知其為人如此君元配黃孺人事舅站以孝治家以勤知其為人如此君元配黃孺人事舅站以孝治家以勤知其為人如此君元配黃孺人事舅站以孝治家以勤知

火心日 rock とは

梅村集

之譽致語笑若可得其勢髯非其生平相爱不及此鳴聞而悲之余雖未獲識君而默察之來連銘曰口述君而其於母也生襁褓而見背故哭踊加哀葬之日行道友字圩之舊阡從遺命弗他上也克敷尚未免君之丧 法當銘 有宋直臣曰維子方湖彼初授政最平江南海 子次尚幼光熟以庚戌閏二月之九日合葬君 觀君於兄弟父子之間則躬行孝謹亦可得 銘曰

現令以息小試治家有治有則何有何無相關相敢維機長憂兵火少事詩書用其萬一力田廢居丹軸其休機夫更應失詳孝謹傳家儒生守衛苫由弗離格千金 備矣更應失詳孝謹傳家儒生亦節苦由弗 求其後道斷不達除官未授載觀家傳過邊比那 九宗山隨水旋若堂若斧同穴致 即爰告然 張君諱介祉字季繁具之長洲人曾天父建立 太學張君李繁墓誌館

スープロ rook といか

梅村集

老於此死不恨矣君長身豐下灰明善談笑全

季也南十五而孤養寡母以孝恭事伯孔惟謹仲兄 善两世皆諸生父宗文有六子其四出元配能 子而没叔天且無後君所以撫孤姪 西弟照問言年三十始入太學歸而大治先人西部形形 五月子子 高望震澤喟然數曰吾起孤僮獨不意自立發名成業脱乃自營一坏於湖山之間召的 嗣發建 所教和五

君君當期余以山梅大放時過其家舎作信 四月八年· 大三日東台等

患若此具民數百萬戶大抵皆破矣而君獨以田起家个獨謂君治田一事尤可書夫吾郡之田具賊額古未外實寶县且下其直以請諸佃作者栗未登而租耗其本獨謂君治田一事尤可書夫吾郡之田具賊額古未 大 頒 原默功盛為當事所嘉數此二者君緣 植之罷而服官之領織作者又從而檄之君役 梅村集

有里胥邑猾失所挟持以索無名之發速天租登場而 者 聖貴者殷公私兩被訟而君優裕自如問一令下則 必要其術以相精拄當告於聚日古設田以養人今設 中不害矣是言也策未有善於此者也然惟居乃能行 中不害矣是言也策未有善於此者也然惟居乃能行 之余報思其故居之產率上腴又能起廬落給牛種以 人 是 是 是 之 是 家 也 較 隨 頭 催 比 亦 不 至 於 甚 苛 其 後 也 緩 者亞貴者殿公私两被融而君優俗自如間一先是君之起家也散膽踊催比亦不至於甚年 大心日東公野 횐 墓 舉之為斯世告馬君娶陳氏而賢有五子 官之首日本富漢法之善日重農今誠能华古制 吳民知勸疆力而急公上不獨君一家已也会 有 君高其康便當候時而揮利初不緣縣官之緩 取此三者中家以下所共知也而妄其效君則 民租徐擇其孝弟力田者錄之以官者在人 知田非不足困君君之貨與其術自不至 司者猥欲以人人趣辦如君舉而樂之不亦惑乎 梅村集 令杯誌 君 不能狀

麟者最切 君之葬也余越疆而界見遠門有重垂欲發者 十月之十三日遺言以喻月葬禮也諸子遵而外清整所婚嫁皆名族居生己問六月之三日 於山中探梅信領城出游張氏两塞深淺皆 雅文采皆可觀具入太學者神與季且殿驗獨用中 為長次起鵬父震維同母弟也先後入太與 山之麓具區之清去節尉先龍不五里具 君有四女孫七人孫女十三人君故 諸子進止

الله الله علما الله الله الله

梅村集

皆出自生平精强心計之餘習豈追慕昔賢之快事思子之言曰有其禮無其財君子邦行也惟君之生獨作終制若是乎高人曠上之所為何哉余讀丧禮 皆出 一日達生君之自壯速老其生也可以謂之此 教建坦易無它腸此亦於道為近未可見其地為之者乎然君於書傳類能涉獵其大略與人 酹酒花 下而後去嗟乎古今論人之不同一

君可以躬陷回役然間與古之放達者無一端之合也余自空

者子吾知君之即安於此也請以供而改諸途史 我做予不畏死噫嘻古有輕人不貨之驅以自驗其術 就妙理早寧體魄後必大起主人康强笑而聊唯爾言

梅村集卷三十五 将母陳安人遠誌路

火シロるなない

梅村集

南在抱而養於政敬虞以朱孺人為之母無首有恩故安友也子之兄弟有敦盤之好於同人不遺我老而俾押友也子之兄弟有敦盤之好於同人不遺我老而俾押及也子之兄弟有敦盤之好於同人不遺我老而俾押以請余曰子之先府君與吾同舉於有司者三十年吾 人始終事二母如一年十八節於將是為贈禮部主 請余日子之先府君與吾同舉於

抱奇公因 聚 抱奇公之家婦而丁丑進士歷南海建安二令 天變天地崩坍則又得之建安官舎中凡南陂指柱家 司南核公諱茶之元配將 果服 櫃車在塗而又奔贈君凶問比入 圖粉報政而 甲申勉在公簡的中外具有禮法濮太 君没於南海方奉與所以佐夫若子於讀者惟謹其貴也奉其姑之官 脩於總泰属不惜解鎮脱智以管之躬機行忘因領院久不遇皆濮太君長食貧安人既饋而 固矩族世由 科第陟 顧信獨

海虞於吾郡好以服飾居處相誇尚里間中獨推縣氏無陕附嘻笑者吾以此知嫂夫人之賢也南海杜縣也然主人設雞黍之餐都村印度、 第無田園車馬之奉論者以為此固吏治賢也微內助 老 始 獨舟中其成進士也余亦官京師中間任宜參錯重 山京盡禮安人之赞襄居多自余初得舉識南改 相見於江湖握手與數入門而庭守灑掃 鈴柝 潚

予個早歲大沒縣下唯三男三女當歲時宴集切拜盈中變以代輸移稅間之人至今稍言之余九數安人審 大こうの rock と Adai 嗟乎兵與以來如南 改之優游晚 無以成之南改之言於余日吾建安間亂時軍與旁午使 為貧諸生吾母子日夕同辛苦因相與纏陳之而泣指長子顧而言回若等少長富貴惟信兒之生也乃 梅村集 節在同籍

中也距其生癸卯六十有六後於南陂之卒者四年故 孝康之名成也安人所及見今孝康方遠至而諸孫嶄然 野野古有合奉人者可以無順為之銘曰 鳴呼古有合葬而為两絕者其次同其空之月日又 然露頭的若安人者可以無風為之銘曰 淑媛之高風宜重令問於無窮故從而為之解以相隨 水如南段與不如安人之母子者可勝道哉安人勝暄京之威故安人哭其夫若子為之加哀然則 見矣後間家居幾為宵人所中倖而得全其沒也 火こうの ではない

起乎椒霜樹相錯如編日吾谷乃孫人之世

梅村集

夫子於坐宫 梅村集卷三十六 採母金孺人墓誌銘

385

而姦山

找路而谢曰夫子幸竭先孺人雕以不及從為戾某 泉犀荃為孺人不以私其索方伯公疾孝維去 抱著膝方伯念因为不能自還哀此兒尤小物 聚足潔中脫以時從 宦母即而生子學東多珠 葬吾母懸經之石未有刻解敢請余曰諾按狀孺 中大夫進止有禮退而齒同列鉛澤不華微學 氏常熟人其承事方伯公也費女君黃夫人羞虧於舅 通攪其內凡湖山內舍之勝專之於孫氏矣孝維晨渦 大三日東と野

梅村集

者為在 等選甚恭友愛無問 門雅睦由两母氏之 懲心方伯捐館合家嗣司李君持門戶遇異 紀孝維修弟道甚恭友爱無問閨門雍睦由 孺人淡承睫街惧用好言相寬不以孺子未 下俾知孺子有成惟汝大墓北城未定 

衛人之初也都之魯人之初也合之季武于四周公蓋衛之今城矣人猶有識者嗟乎孺人趣而來曰其所有文在馬可以替香吾骨矣且而詢諸負土者則其處在宋在馬可以替香吾骨矣且而詢諸負土者則其處在宋在日故當祖右萬林為維摩講舍之西群坦而宮以杏在馬可以替香為林為維摩講舍之西群坦而宮以杏在馬可以替在為於山之陰以形家言改卜而 衛人之科也都之魯人之科也合之季武于回 規尋丈亟塌孝維游漢受命余惟禮古不合葬孔子 亡女權周誌

子午億分仙根婚刻故石巧永不利 克襄大事可謂無員於母氏也已用徇其請 閥門之語而長御傅道以孺子在幼惟長者 題 襲於夢異哉孝維 北歲從余游價受命於其母雖無 湖水連兮楓葉丹凌風去兮乘雲還植文杏 鉛 其題該甚至閱一十年余已成歷幕而孝維雅 日 而為人超

有天幸無害竊心喜雖女絕憐愛之知星家曰是其長親以識月日日女生於京師在震而母郁叔人以哭下小寢無主哭父撫之始受含乃即其地為敢宫俾朱書 鞠育婉媳得意旨知詩書工箴管過好妹以因 有禮法陳海軍大姓也今相國初在翰林與 嗚呼此我之仲女而陳之介婦卒也以難故效 必貴十有一歲而郁淑人卒踯躅如成人祖父母手

KIND TO HOLE WASTE 交質曰此賢婦也可農再相未一歲用言者 唇然骨梁少年也從一醫一童子出開時十四 禮成歸於相國子孝康容永字直方時相國內 直方虚左印迎以歸相國殖發情会中兒多 樂通音問居中為調該余時以疾遭怨麻然 生子女也又同歲相國之父中丞公以請婚任 取最少子從其二在南獨留直方京師以絕次 而直方比関得學施於之夕以高門勉之既 梅村集

炭奔走見者殆不復識女盡心你助具索館 帮主費所以指柱萬端勞不見他或及以受以 人成放繁直方在外舍未就執得以其身發 欲長作京師人何可得哉當相國再以他事 兒非有事不得選江南因慟哭嗚呼孰知其 女執手缺回兒從夫長作京師人矣父老病 召入京為省衛視舊人在諸子法當從會余 人地以省父余縣之立馬門外女法而送之已 大死江南 然消息寄服省视途 下請室家 無意復出 一面相

人うローななな

梅村集

去相國母夫人於武林間之曰四郎無私財若妻子何或時子弟厚自封殖即難作而室中裝為在南者分持太不少患難苦辛惟有容兒夫婦耳嗟乎陳氏家方隆大獨子婦不在選中相國命将切择歸寫書余曰吾子 支一鼎以繫手脱俯城珥市豪栗以工太母回兒質不 歐時子弟厚自封殖即難作而室中裝為在· 能與伯叔奴比也直方右目即於律廢疾者 色狱自月而後蘇全家從途左用流人法不思 女不少患難苦卒惟有容兒夫婦耳嗟乎陳 比獨子婦不在選中相國命将切稱歸寫書

完當做居父舍俗紛氣作活也未幾海警急 余東滄開之喜曰吾為貴家婦以有此告者四 大う日間ないか

之截碎分虎豹以指水雪皚皚分恨黑水之血

梅村集

余難之曰物禁大威陳入世期貴庸我耦乎其言二 木葉山今雨冥冥蘆管吹今悲風惨慄之中人 遣云余曰陳氏之歸未有日其權曆也於法不當銘然月六日卒前二十四日而直方在京師與諸兄弟竟同 五年而大殿女生於丁丑之月二十八日卒前庚子五 随 開之殿且悸嘔血數升遂以是卒當中丞初以婚請 不可以無識也發為招魂之詞以東之回

家郭於重雲越有岑分江有滸魂歸來今從汝母真椒表之矣歸兮觀告余以不聞生與死其終弗見兮噫乎 聚分清兹土依佛火分散 諸告

梅村集卷三十七

靈隱具德和尚塔銘

春明教高雪寶顧大慧果十有數公退我其不易及也已五山十割而靈隱實居其最是能致有道浮屠如無着喜永明自佛法入中夏以漸被江南宋元以來 浙河東西分立

謝弗複則伏而思曰夫像法之有盛表猶生相之有起對中繁於行郵書屬其友吳偉業曰子固辱與吾師将不可得而思議者噫嘻語偶然哉於是嗣法弟子晦山不可得而思議者噫嘻語偶然哉於是嗣法弟子晦山於此山為不朽若是乎我佛如來因緣付屬應身普現 雙徑順世於天寧而道價攸崇靈骨是心 本朝御蘇之初我具徳大和尚用臨濟宗 正法眼藏而靈隱乃城然而復興其既也

楊於萬一時山之師猶吾師也其何敢解謹按師諱宏者四十年矣猶記晦山初經莊梁和尚結制於玉峯之者與此時編素大集偉業隨泉禮足開誘般勤自惭鈍不標舉大端庸昭示於來俱乎且偉業稱同學於晦山不標舉大端庸昭示於來俱乎且偉業稱同學於晦山有情表彰正覺今以和尚之功用莊嚴選化殊特為可 禮號具德生於紹與山陰之張氏世稱著姓明 滅也與復則重來懸記坐脱則未後證明旨的 火シロるななる

梅村集

者也臨濟在明初法運中微漢公出而直追從來相承 是子三奉漢月戴禪師則其所從記前投以臨濟一宗 是子三奉漢月戴禪師則其所從記前投以臨濟一宗 是子三奉漢月戴禪師則其所從記前投以臨濟一宗 是子三奉漢月戴禪師則其所修花僧謂與首楞嚴相合令 是子三奉漢月戴禪師則其所修花僧謂與首楞嚴相合令 是子三本漢月戴禪師則其所從記前投以臨濟一宗

以為有得也自以生逢明師聞至道尚不於向

大心日南山山

著五宗救於安隱而已病師贊助之力居多主

梅村集

與於是子盖其師弟機緣如此三年沒同學潭吉忍公機語不契納履而去最後過許為鐵骨禪而謂吾宗必不下而漢公輒痛加雖劉故逆折之於晴人之中當以 畢現兵師面犯清核口機迅利在函史之前監義旅嶽 三奉元墓者数年晝夜服勞飽來力叩一旦横御栗下 坡陀放眼虚空忽悟自家活計而臨濟全機大用當前 關根穿通將何以發明宏道之苦心而擔荷之

顯寧已而去之江北其開期天長則慶雲高郵則地藏 維楊則天寧而杭之佛日靈隱徑山又還自江 方外交請師出世於會橋之廣孝寺久之居杭之安隱 嚴頭以德山不知末後的仰山謂翠嚴不知祖師禪師 者持論不無異同要其大旨不過回吾道應如是也昔 友兄弟相資教益在世法為關節佛法則酬唱而已師 何心馬於是師歸隱雲門山中御史大夫念臺劉公為 楊綱宗三拳道法始晓然於天下雖與當時辨

未一歲再往天寧其未之天寧也若似子息機投老報之來第一屆又作其餘力以革机之諸寺而徑山頻以是神相之以畢出吁亦異哉殿成鉅鹿甲天下奉衙澗之於第布置又作其餘力以革机之諸寺而徑山頻以是, 一歲一人與其圍產大山深谷中非人力所致若有天龍整次第布置又作其餘力以億萬計王公大人施者堂集殿表 佛偈所云五千衲子下楊州者也靈隱能起二百年 C.J. C) nate Li Ala 者也先後十日坐道場惟天寧靈隱為大天寧學俗在 未一歲再往天寧其未之天寧也若似子息 梅村集

大三日南公野

梅村集

淺學初機空崖思退者尋當悔而過这師當 曰綱宗者人能講我能用光師當日對鍾晚年始

素畢會成獎為允晦山之來速銘也回師初至 位之亦惟靈隱為吉故用戊申八月二十六日 展去之不可謂之有為也若師者天所以情任 吾鄉人相繼付獨者共六十七人雷盛愈東歸徑 次戒顯即晦山今補位於靈隐者也次剖玉璞紫養 以為請諸弟子念師二十年指据大功托於此 三目測岩相有移文晉今主吾鄉之法翰初華通則為 道而生者哉得法弟子巨湖恒初主天寧先其 且有

威東而大道焰此山無終極和 騰猿呈異而殿功割手一鐵下得文喜故塔跡 秋日噴萬徹骨松風寒清冷長不竭我心如此 靈舊何年來玲瓏入佛智幸遭威音喝故得不飛去龍 以垂永久則此碑之作又的可以弗詳乎為之 而改較其行復并吾與晦山世出世之交亦得 人符昔夢此二者狀失之略不可以不書的呼 及較其行復并吾與晦山世出世之文亦得附佛法祖相印證固無假於斯文迪百世而下摩挲其日月泉而大道偕此山無終極和尚在長寂光中與從上名十月 鉛臼

新婦孺布金錢屠沽請法戒檀柜三十圍絕堅封雲烟越佛法無客情手持吹毛 知把定迷途洋暮頭緊一般甚無客情手持吹毛 知把定迷途洋暮頭緊一按提問難人所事於一彈指間攝受俄孔熾公侯諸军執都該大府事索駝載法施解放輔中鷹香花結為雲鐘魚答天 治要乃著五綱宗十聖縱復出此理問不同建領決懸 攬鏡光大悟擔往杖觀面更轉有有相然無相 とこうの これない

**機嚴齊耶許刀不用飢核截紅霓丹服蒸雲** 輪青蓮海佛東功成巴不有道在我且行泊然入減度 率官過滿恒河沙祝糧軍不圖皈依發正信白泉棒食 战 聞鬼語将以供諸天八龍賜威神夜半雷雨送 腹髮現坑

利養故門庭饒拔濟機用垂森嚴馬駒踏四海優鉢開住總不著能以義句然不落識想故能以行業求不貪便是娑羅林是謂大堅思是謂正知覺世幻等做塵去 千年燈燈鎮相續如如永不壞若論無盡身

作此銘刻諸無縫塔曠切長不磨炯炯元要法 念以何因緣成此功絕聚靈骨於馬藏理在不思議日 色起滄海湖聲來浙江吉祥殊勝地寂滅光明 界爾惟有情衆俯仰於兹山拳石本灌养冷泉 梅村集卷三十八

湯節母趙氏傳

節母趙姓河南雖州人其先許昌徒也世為望族年 八歸同邑文學湯君諱祖契字孝先其子今為國史院

7

梅村集

望姓始祖以武功爵世授衛指揮愈事自孝上 世用儒術聞矣孝先之父曰齊齊居家有禮法孺人雕

賢始將有後其在此子子吾老不及見矣齊痛及合飲 人調七箸奉湯樂偕孝先侍疾者四十日雪齊疾少問 見其孫立於旁手摩顱頂淚泫然水捷曰吾子孝新婦 而廟見曹齊喜日此必為賢婦與吾家曹齊害大病孺

以時具孺人皆先事縫約附身附梢應手立辦

管嫁檢討未應婚也則又為營婚既然謂孝先日吾 守誠天性然也河南方都旱蝗不止孺人憂之 習孝經列女傅識其大義居常以訓觞子女欲親見諸燭不至則誦古書俾閣而記之略上口乃止蓋孺人火 躬行故其事舅姑服勞無倦臨患難志意較然不挫所 顏而驚微孺人不能以丧也成大侵家益以貧 則照黎霍食糠數勿使姑聞籍燈機杼課子 之師衛既盡則點積繼之堂上鐘能将隨弗以 女以夜語

とこの一番となる

梅村集

時戒左右莫驚吾姑也先是檢討讀書北恒山之權事 高門今日義無全理且以好老不得終事為恨 竄溢英中惶而後免孺人召集家人從容慷慨自以累世 急馳歸守脾者勿納則循城而號之孺人日來則俱死 子一女志願畢矣世事至此如姑年老何或問以身姓 則笑勿應明年賊大至雕陽旁邑皆陷孺人開定如平 無益不可令湯氏無後戒勿復入城既破孝先 負其母

絕不絕再投於井智井也家人絕而出之賊尋至環以

獨再没於水論者謂天道太酷嗟乎梁園之側洛水之 以常得於孝經女史能從容如是 那黄河潰決孺人之 以中不以身累其夫不以死憂其親非其學問志行 以作業日節義之起也豈不以讀書知禮義哉婦人女 如生今建祠於故居之東知州事者春秋祭祀不絕云 舍扶為高墳巨碣者何限終委 夢草而號狐狸 獨再沒於水論者謂天道太酷嗟乎梁園之側深有得於孝經女史能從容如是 那黄河潰決 白刃孺人大罵賊刃交於舒噀血不挠及自而 火之日重人等

1

梅村集

魄之坏土而獨令其平生行事載之圖牒傅之 志亦可以無憾余故謹次所聞伸采風者識所考馬 者插為奇聞異蹟則世教有神而於孺人讀書知禮之 之英靈昭爽劉翔乎星辰日月之際又何有以 於衣裳形

後越國數十傳為時楊公世居徽之唐模村當趙宋之 汪處士鳳齡字儀卿别字思顏其先出唐越國公華

汪處士傅

季時楊以孝聞由唐模從嚴鎮是為嚴鎮汪后

用此的啤者為君概然數息日吾新安非徽國文公父乘堅驅良足以為豪耳儒者博而寡效勞而無功是安長試有司輒不利或有數之者日丈夫拔足阡陌之中 文衮衮不能自体時師避席畏之曰非某所能教也既歲出就外傅彊記維誦大有過於凡兒之所習操管為異目睛爛爛燭人始在髫馨不苟嬉弄凝重如成人六 十子其第四子九亮又十餘傅而得君君生而姿 母之邦乎令紫陽書院先聖之微言諸儒之解話具

火この一日かんない

梅村集

人矣的富貴埋滅不稱何如吾為一老師而 哀毀幾致減性御史張公慎學行部至新安州 學之為益矣君為人性至孝再到股以療其親疾居典 命其子若弟修孔面之禮鄉人聚觀說指曰吾会 實細推擇日必汪先生於是潔館舍具書幣以迎致之 奈何而不悦學乎且吾汪氏任而顯買而贏者世有其 老也聞者胎腭以去久之微有大中 丞方公者聘請高 行為弟子師里塾之士自街衛者以十數方 以兔園終 公獨以望 自始知

事命大書孝行者掉楔以在之色字聘飲于鄉復加崇 麻之爭兄弟原田之訟經年所不能决君出一

大心の nate なるta

平處退而皆服居當引諸生警問經義有暇則東阡西 色居處服飾務停偷樣以為時世先里人伏臘置酒三 朝質責旗讓伊無所容性高整雖妻子不見有然情之 爵之後以嚴見憚少長無敢載號載吸者咸相 君在坐使人不樂不見又從而思之其取重若此初越 陌親友過從數舉長者之言提耳訓告其有懷許面證 謂

安日登原大贩西門潜口黄坡無慮數十大族君皆能

梅村集

國公以九子散居六邑其者司死山邑南曰桃溪萬

遺訓而東乾僑寓吾州故知君言行為詳君也 該君教之日尚朱公之傅不云乎年衰老而聽 享必會修收族之道馬有八子多以孝謹起安 于者東乾東中東和東厚東星東亮東光東上 日卒于康熙丁未年臘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 以隱居廢治生諸子有志於四方甚善但能禮義自 不塊於儒術吾願足矣君生於萬思矣已年正 係舉枚数分其所自出而於嚴鎮則婚必告也 CO nate A Ada

世之南山其誌碣將以供諸啓奠故不備載

舊史氏吳偉業日縣銀居萬山中風氣完密 之可傳者以告世如孝義汪處士思義汪義士中和此學長者當前朝成弘之時篁墩程先生好論次其鄉人 兩君者的以入獨行傅則良史所必採馬令思 世稱多篇 额汪君

發關其門下多文武智計之士 過為子弟擇 先後一揆何汪氏之多賢哉往余在京師知 由此觀之即汪君可知矣 方中还護

梅村集卷三十九

柳敬亭赞

順而立然而澤視若管似有得文士古武夫人 縣去也也如失人以為此柳可愛而吾笑為麻中之直為皆給觀而婉者其貌佞而中者其德初即之也如驚 斯真天下之辨士而諸侯也上客也數

火この国となり

湯子遺書

湯子遺書卷二

旌表節孝疏

充裕即非甚告而語於條例賴能依限上聞至於軍寒訪不逮甚至俗以為無關考成往往視為緩務或家道 钱殼刑名之責經管簿書日不暇給一時耳日 之家避遠之地備極艱治志節可動鬼神而流 幅順遼潤其間躬鄉僻壞潛德此貞而有司久 切念表揚即孝以風世勵俗甚威典也惟是臣屬地大

皇上陳之 掉為妻焯於康熙二十二年四月對徐完婚匝 最著孝行堪稱者二十七名口經臣覆勘無異年歲過期者不得不細加駁查沒據布政使開 者實多有之臣奉命一載以化民成俗為無通 烈婦你氏係長洲縣库生徐偲女許配青浦縣 [題列為我 司道有司細加設訪母遺側随其中或有與例 縣生員趙

Let by spen CO C. J.

湯子遺書

託疾即林絕食五日於康熙二十二年九月二為人解救新姑知其必死朝夕防護之後以母 好撫夫屍號物哽咽氣絕救之得甦繼於别室自經復於閨六月二十五日病亡計聞氏即别母登舟往拜翁 身死該臣看得徐氏結補分鏡一朝願相從於 聖朝之錫典宜加 烈婦謝氏徐州民謝惶然之女適民趙體義於 志靡移表大義於人間貞魂不泯典禮之節名之

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初八日夫故悲泣不食死 傷嗣續之無存卒遂捐躯之志從容罪葵無以 即於是夜投緣自盡時年二十六歲該臣看得 性堅貞素懷義烈初念遺腹之猶在思成概派之仁 伯兄上送二極於康熙二十二年三月十九日 決念翁及夫兩框未葵死有遺憾遂盡出簪珥 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于蹄夫家敬奉翁好居家勤 誓必以身殉夫因有遺孕隱忍以待後生子復亡志益 蹄電 服物與

火シロるななな

湯子遺書

**慨投線垂名身後宜加** 

, 我馬爾風

節婦錢氏蘇州府太倉州人順治八年二月間通民威 歲夫患病篤躬侍涉樂悲泣誓不欲生夫亡痛相唇淺 芳為妻至順治九年正月初三日伊夫病故時氏二十

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身故存年五十一歲守土捐倉築堂復道前遗命力撫五歲幼叔成立婚娶於

節三十二年該臣看得錢氏勵操克堅守貞能告居孀

節婦賴氏蘇州府太倉人明崇補十三年二日 命被音既著 悼者三紀永矢靡他之心撫弱叔於五路不名 姓典宜先

姑軍匿獨守夫棺誓以身狗幸得保全新姓氏年二十五歲當兵發之餘城鄉惶感氏以 適民人王公度為妻順治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奉養追姑病殁拮据喪禮凡衣食棺椰至上

428

恩倫宜表其門問

情該臣看得顧氏性比清霜心同皎日辛勤 置得宜復教子讀書每夜非三鼓不寝雕隆台 奉事前姑絕勉熊九遊解教成弱息真節久 年現年六十四歲當即歐查遲延情由續據回稱因本存孫男二人代又撫之讀書今已成童計守即三十九 存孫男二人氏又撫之讀書今已成童計守節 婦居住鄉解不求人知而鄉民未語事例奉 必件以機杼長子迪敢青年力學方期食報 報遅延等 不謂邊 腦怡顏

節婦文氏蘇州府長沙縣人明天改五年三日 悉出女紅光亂因苦備極顛連於康熙八年 亡男好夫三柩未葵氏聲資樂獨拮据成禮 適民莊烙為妻崇積四年十月十四日夫故時 祖姑勸之改節氏立志不從截髮為誓教子 十四歲遺孤二大者莊白南五歲小者尚在記 延情由續據回稱本婦以守節為婦道之常 八日身故守節三十九年存年六十二歲當即

LAND when Did I

故時氏二十七歲一女甫八歲氏勵志自守老

湯子遺書

六日道顧晉政為妻至萬思四十年十二月初

申報等情該臣看得文氏矢節青年完貞白於 葵媚閨備極艱辛截髮撫孤沒世不求名譽心 得名伊子勉遵母命且遠遊預食不追歸里以 節婦潘氏蘇州府崑山縣人明萬思二十九年 血盡啼鵑光宜 表楊以光形管

舉等情該臣看得潘氏鐵石為心水霜為標主 氏残後伊子久館都門親游未悉其守貞歲月 称以總宗桃巫宜 七年存年八十三歲當即駁查遲延情由續據 白首全貞曾無嗣續之依克盡男姑之養率能撫 載始得嗣子方襁褓氏撫如己出保護備至辛 克總書香氏康熙七年正月十一日身故計守 奉養不怠舅好相總病效經營後事彈力安葵 湯子遺書

旌楊用彩告節

肯而自食粗觸又當割股肉以療姑病好病尋愈教 節婦潘氏蘇州府崑山縣人明崇禎十六年 時氏年二十歲夫亡姑老家徒四壁氏勤女紅 八日適民方修緒為妻至順治三年六月十

岩孫以義方問里推重計守節四十年現年五十九歲 該臣看得潘氏貞志不移坐等獨茂者思默感病姑賴

以延年慈訓曲成弱息由兹式穀遊茶既久改

亟請

展楊以根末俗

好殉夫不若立派為重氏因毀妝茹素勉延性命後年二十成欲以身殉自縊伊久施學易勘諭以氏方 年二十歲欲以身殉自縊伊父施學易勘諭 節婦施氏蘇州府吳江縣人明萬恐四十六年 十八日通民人周廷修為妻即于四十七年-

盡考養高氏素有痰火病症即狀不起晨昏

生男無養成立又內前與嫡姑早亡奉事總

434

LID Water Color

湯子遺書

已真而益毒皆仁孝之至義洵图聞之完人 年現年八十六歲當即駁查遲延情由續據 晨砥母目夜必焚香祝天願減己壽求愈守 其菜不怪奉總站而甘肯必該至於私母目以復明減 氏亦迎養然身因開人言以舌砥去目障可 題等情該臣看得施氏貞節性成孝慈天植撫遺腹 子遠館在外查核年歲未確屢經給扁與勵土 便冤及高氏段後勉力造擴合葵前剛伊母中

推表 節婦尚氏蘇州府吳縣人明天敢五年十月、 年二十九歲即斷髮毀客願從地下豹姑勸 樂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五十餘日尺遇山兴 生員殷佑寧為妻於崇禎八年七月十七日上 孤在遂遵命無有以延宗嗣姑将代膺痼疾之

年七十九歲當即駁查遲延情由續據回稱 以糟糠自咽減已發除供奉新始計守即五 異鄉時氏年二十四歲遺派年方三歲氏提推

筠為妻伊夫出外經營於順治三年六月三十

欲為舉報因本婦以不能教子成名為愧堅怒 情該臣看得周氏必茶蚤歲即痛長年孝養 終婦道固然何以旌為遂僻處鄉偶以致遲於 節婦朱氏常州府武進縣人明崇禎十四年文 旌楊無愧 承散於甕牖保全似續相舟永天於重泉苦

孝子郁聖終蘇州府太倉州人自幼隨久讀 陋光宜 旌表以闡此貞 茶蓼巍孤襁褓克彈辛勒俯仰 賴于隻身節 當即駁查選延情由續據回稱因本婦荒村僻處不求 得朱氏以軍寒之嫠婦知從一之大綱四壁於 人知更無鄉思不諳成例以致運於舉報等 存沈氏之緒紡織度日計守即四十年現年 情該臣看 肃然惟必

三年守制飲食必依靈座寢苫枕塊刻不自安復殚力願以身代父殁之日號協昏絕者數次三日不進湯水 與妻吳氏焚香祝天願減夫婦之年以益親壽而母病 安英祖宗與父母之極棲伴盛墓者經年又以 即愈又伊父病為百計醫禱當其以上病勢夜夜枝香 訓凡講及孝行詩文賴反覆討論偶見父有憂客則日 不敢食夜不敢寝父患目疾瞳上有花楼以五 三年守制飲食必依靈座寢皆枕塊刻不自 日數次而障察悉退其母忽頭風延醫調治不痊夜

力於生前守廬以件親震復致誠於殁後名為純孝 父母真容每展贈拜極其誠敬迄今五十一歲循如 父目重明獨增母其而母疾旋愈皆盡以上立 七名口或失忠從一而慷慨捐生或青年守 日該臣看得都聖於孺慕性成孝思維則舌 以此烈婦徐氏謝氏節婦錢氏等孝子那聖

察核外相應具

完名或純孝性成而事親竭力實與定例相符均宜表

彰ン光

稱各婦皆因孤苦寒微僻處山谷採訪難周無以表見大與至節婦內有年逾六十以上者臣俱逐一駁察據

今察核既確並無可疑合並陳明除将事實冊結送部實係地隣人等未經公奉之故非屬地方官遅延不報 今察核既確並無可疑合並陳明除将事實

441

唇鑒動部議獲施行

贈字映碧先生三首湯子遺書卷十

所布元祐威名賢黨論多是非玄黃未息戰國 靡維時甘陵部南北勢相違正色兩不阿盛年登朝著端笏拜形開抗疏表孤忠旭 将安歸惟有哲人在東道還識我石室留諫並

大心の画となる

湯子遺書

如水衆人為未開庭訓實爾爾余也東朽姿追随如水衆人為未開庭訓實爾爾余也東朽姿追随

美先生令子賢載筆石渠東文際曜朝並

魯國遺經火口傅賴伏生九十春博士出 亏旌抽書授使者卷軸滿巨亂白雲封嚴谷時 鸞鳳聲 峥嵘虎觀持鴻儒丹語下江城老夫難超走豈敢抗 向歌嗣經學彪固續漢史世常重閱臺千 明文獻歸靈光斗杓示景行著述藏名数大義何 開

身堂無底恨無鴻鵠翼翻飛平原里愧廷部南望東海濱丹霞明若綺願言從 執鞭則

途中苦雨

咸暮可能歸待隐村柳濁酒正堪揭 斷橋平水接長堤當車苦霧在衣濕倚岸高懷獨鳥啼 西風久雨苦凄迷客子進人問路蹊遠浦暗雲藏古

兼濟堂文集

原刻兼濟堂文集序

别集類六

業然而長於政事者未必工於文章工於文章自古一代之與必有名世鉅人出而弘濟養 優於理學求其兼備無遺者不數見也當西 又徒 建 者 本 次 本 次 本 次

曹丙魏號為質相然所長者止於政事無 期馬而司馬遷相如枚斗揚雄之流 論

章著稱而不及施於政事其於理學則亦未章且無聞馬而司馬遷相如於引力上二二

445

鄉魏公公東鴻殿魁傑之才遭逢 一也所謂兼備無遺者求之古而不得今乃但 得之於柏

經延命儒臣講論大義或時世祖章皇帝與起右文招延後茂數舉聖朝迴翔禁近

巡游南苑應制賦詩文學侍從之臣無不恢

休命而公實歸然為冠首其後歷諫垣跡憲府密勿

446

火シローなない

兼濟堂文集

思紀網庶政封章数十上如請開日講順孝經録遺忠

關異端諸疏皆關天下國家大計盖非

當字知公之深不能盡用公之言以與致太正 之才與公之學亦不能輔導以成至治

聖主良佐相得益彰於以調元赞化經國底已

今上御極公以銓衡重望入居政府於時重熙累合海

内曼安從容於黃扉絲閣之間得以留心述此

能龍姓萬物匠心獨妙至於悲船湖之莫逮漏子期之 馬所謂理學文章政事公殆兼而有之盖公之才與學 馬所謂理學文章政事公殆兼而有之盖公之才與學 馬所謂理學文章政事公殆兼而有之盖公之才與學 基龍姓萬物匠心獨妙至於悲船湖之莫逮漏子期之 議雖疏而為川注而為濱而其源則一也公之 旨足闡釋微言紹明聖緒而以其餘別作為詩歌則 知為要所解聖學知統録及大全蒙要學規彙編諸書 藝而公又選於關閱源洛之古其學以性善為 火之四县公司 州彭子士報謀之吳君伯其程君坦如楊君仙

兼濟堂文集

世傳為美談然忠毅值黨議紛吸羣言謠該之日枯而已哉公為高邑趙忠毅公之甥忠毅與公俱主銓道僅如賦上林誇長楊者以翰墨為熟續詞賦為君 視忠毅其所遇之幸不幸何如也公所著詩文甚多中未久即罷去而公之功名在日月之旁完掘軸之任以 者得沿演逃雖武之於政見之於文而其本則 之弘致遠識固非若漢之輔相醇謹撰邀者可

尤要者級板以行盖公之學與公之才其所以 開

務者雖不盡於此而於此亦足以見其大者馬故 而為之序戊申仲夏妻東吳偉紫頓首謹序

獨府堂文集卷七

堪與家言謂中國山脈自西域來為大幹龍者三益重修曲陽縣走戶

五臌本於五行先有五截而後有海内犀山猶 人 大三日南公司 之文載在碑記班班可考馬曲陽舊志流界不 車職馬跡登陟夫深嚴邃谷以重勞民力也是 扇達曲陽巡狩所至北方之諸侯朝親為便且 此者良以大茂為恒山之正支自渾源州發脈由蜚 祀其來久矣古帝王豈不知渾源之恒山而乃建祀 根本而恒嶽其尤尊者矣曲陽在真定固殿色也嵌廟 者也故余當以為中國五嶽乃三千大千世田 五臟而後有四肢百骸由内以生外未聞由外 兼濟堂文集 不欲使 備且自 以廟 以生内

縣字李公復詢志事余於政事之暇博覧載籍東改前 朝廷以介効力有年祭及所親每檢手澤椒為與起 資馬昴軍浮精達於角亢即其餘可例推矣雖其地民 無以應稽考 兵燹以來未加修輯邑侯峻度劉老父母以廣陵才 風朴陋文教未振然陶唐氏之遗猶有存者志書殘闕 胸有治語來牢是邑百廢俱與改通人理攬形勢而嘆 日此色熊趙之心腹而齊晉之咽喉也天一生水蒼龍

成誰謂彈丸之里不比隆於可封之俗也若 者企慕流風學道自淑君子愛人小人易使 舊例之四卷分為十卷一手一心討論 暨荒草煙榛碑版所存向偶有遺漏者 並搜以 事諸老先生文集近日海内與里中諸君子篇什 編也著計燭照操刀製錦之響吾知免夫而 題事增華不厭詳客匪敢自作 聰明也收斯 而民社一志考據典禮於嘉惠氓黎之意光慇慇馬燮 潤色 採補入 土者 於是邑 相 sh

事日新而不已邑之可紀之良有司可紀之賢才與可 版泉南度近恒山却望形庭豹尾 班自是相如 紀之庶務亦方來而未以則有望於後日之緣述者 此去杖恭尋樂餌何時洛做親 非關白傅爱投閒當公偷轉憂勞日愧我雲霞縹鄉 東灣堂文集卷二十 和實抵杜純一相國 多臥、

大このるとなり

兼濟堂文集

邱壑烟霞絕外事子孫相約共耕耘

和紀伯紫

百年獨步見斯人久居深卷絕華製恥向侯門 鍾山醉老太平春自與雲霞道氣親三代尚存

高隱從來思濟世恩點屬我作良臣

咏线 礎日十 奉草堂

茅亭時逸太湖雲百年卓帽狂歌間三世青箱奇字 梁溪亦是先賢地萬古常留泰伯墳 書屋深藏南藏 

雙級飄零殺水情京北可能識賈出夷門終是老侯藏族族春花渦帝京途窮谁複念書生一有行李煙雲色 順平子遠為母祈詩

燕巢華屋知何處欲向山田努力耕

送與方古旋武進

宗終合佩金魚任公臺上鄉思遠泰伯城邊輕将發超吾盧開道歸數侍板與華國才宜

疎 苑

- 星

旋 軫若能相

問凯午橋莊畔有熊漁

456

大三日南公野 1

天垣左掖近承明稷其常懷戒滿盈午夜涕流太本奉和爾和趙掌科 楚江風度遊難傷裕國今推第一流自爱歌縣 車過蘆溝頻好望避運周 此去業臺頻悵望沧浪好句寄海洲 更知情妙似莊周焚膏曾共棟開硯看月遙憐 别少司農嚴緊卷

赤建宋

秋王

道野人迎

大行皇帝哀詩

遺路煌煌教弼違夢覺尚疑登故事聽傳兵 達萊苑內院星稀鴻散真真歌承烈 升霞鶯舉進人日御仗飘摇淡落暉媽鵲觀前春

乾清宫殿闕宸旒百尺寒雲雲不流 悟野皇帝

喬山方劍水如秋哀傳義帳咸揮涕音到百蠻亦動於

458

物色養涼增感慨潺潺御水咽春溝

原廟他年與郡國神光應是照退取者在分不報每因水早省徵求廣捷文獻師三代盡覽標網重九即春王憑玉數彌留豹尾龍前一夕以不惜憂勤成大業其三

其四

樓船兼許侍文軒旌旗掩映春風勁奏罪參至普天共受伊者思獨有葵傾更向根龍馬曾

申辔内抄

西前股之用商股白知之非臣泣罷猶於邑趺坐龍媒都苑東和投介到惠即臣泣罷猶於邑趺坐龍媒都苑東和投介到惠即臣泣罷猶於邑趺坐龍媒都苑東和投介到惠即

新之日此物善走口外最多 可憐兩月無遊幸熊館春風遍野崇命介題入 元甲争鳴萬馬良露飲金並依翠幄吳承天饌 聖武周法南苑傍也同縣乘獵長楊雕弘祥發 大己日南公野 勝 國園後半草菜登臨 用姓字走隸優莫植冬青悲義士空憐雪 其六 其と 1 兼濟堂文集 取日幾徘徊諡存莊烈芬青 外南苑

聖我那強在門明中華然城德真難 定粤思裁南的兵好惡生成皆廣大賢愚黜陟自分問道空同肆至精緒餘墨妙軼奉英平吳不樂羊車 見一氏之音平消之後命與內沖主垂裳日薄海瞻依領治平 其ハ 又崇 忽 不預之死社稷也 命以時範的何人答 從問言 偃 馮周精. 息公子於也同太性 **於立** 之豊 极命

1

題楊椒山為真梅軒書梅卷

陳影横窓處士枝淑問點謀食酱德高野握手 勁節當年死不移梅軒磊落是心知銀鉤鐵畫顏公法

贈谷席之歸里

懐人涕泗悲逍卷欲向丹青洒酒危

曾近楓宸沐

聖恩時移事去跡空存貌豺淮海風烟日杖后

殿村鹃血有情依舊國龍髯無地哭遺魂明

銀去共醉田間老五盆 金ガロ匠とです。

元旦初逢在

元旦

學餘堂詩集卷三十三

冬夜大風得好月和親長

光明短榻清影憶園林殘獨看垂白無勞萬 風鳴長不寐寒月入蔗深戰地関山淚萬人

午夜心流

學餘堂詩集卷三十五

帝鄉宵分不寐攬衣裳江開庾信思千里歲日

一批送雕虚堂残柏酒朝天瘦馬塊鶏行怪 消息官树青熒盡雪霜

駕幸海子

選開傳輝雅長楊 三年計吏衣冠會萬國朝天鴻為行見說徵

和田

柳

鏖與境拂 法山雪

五師猶未息應知父老望恨殿宵深碣石霜楚蜀

垂東

送陳公朗官詹之山東藩使

侍從水

里書特簡東藩重級佩猶餘思出建章驅車碣石近扶桑

龍蛇筆日觀峰頭勒幾行 御光香九服山川宗海岱千年詞賦誦靈光 漓况

學餘堂詩集卷三十八

尚書起色領朝班劍履仍超閣闔間伏枕人傅生白髮 拂衣天未許青山 開襲宗伯病愈

賜與緩詩篇小放開此日加餐相慰籍思深樂物選沾

九重應為動數顏

意有好舉業恒禁切之愚山先生鄉先達以子少孙失學十歲始入鄉塾顧時時獨好為

in in in stant Co Co.

學餘堂集

曹公追念舊游惟遺文之就湮也寓書於其以 為到數卷而止先生残三十年墓木且拱今通改棟 先生者歷久而皆不忘者也性故於慎文詞流布在 未安亦必攻摘其瑕循循善誘改而後巴夫日 全集授諸祥經始於丁亥五月又館其孫孫 段千里外鄉封往復相可否如面談或質以記 口猶數數更易觀察金公長真酷好其詩以后 名海内一見亟稱賞引為忘年交有作輔以視 負垂髫園士之知僅以荒言擬末随為足悲 傅先生於身後者即疇昔嗟異之人而予顧偃蹇無聞 也歲戊千先生以鴻博徵改官翰林時通改公方弱冠門後世讀其書仿佛其生平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謁如 審音按節一澤於古而經綿脱復之情往往流溢行墨 時塗乙處窺先生用意之所存益不欲陷時趨就俗點 響校戊子九月刻垂骏而子適至覆閱諸寫· 稱詩有寒山見遠人之句先生當吟諷不去口 庸評知

大之口事公告 ~

降後一日同里梅庚拱于長干精舍

考定游數十年清白自天所在政績卓然远無長物晚, 大父皆力解之益謙懷若谷精益求精不欲輕為殺, 傳耶先是觀察金公長真伯祖中丞公研山擬共版行全集選乎非我楝亭曹公兹集終沈篋行其得易言流 右先大父文集二十八卷古今體詩五十卷是為學

年以博學宏詞奉

詔華下篡修明史殫心碎力寒暑無問越四世

學餘堂集

展老循諷沈瀾被面力捐清俸授之開雕不以孫 嚴之集於既沒昔賢高義炳惟千春不圖今日 浦曹恒齊內翰徵集於栗琛率弟琛奉書謁 集之就湮時向吾鄉梅雪坪先生深致惋惜空 干條年私心負疚飲痛何極乃承我公念舊法 命校勘字畫以董殿成選乎序子美之文於自 起珠兄弟孙露玲辨家叔父餓驅四出遺集并 於官時孫甫十齡先君子忍湖府君哀毀骨之 公真州公

琛敬識 冊計五卷并他所纂述俱存以有待云戊子 公先大父地下戴明赐矣况為其後者耶外 重九日孫

金只口厅人言 序 其全則不停作之於前而非繼之於後則又不 文以為之重而傅之然而文不極其工則不慎 夫文章翰墨之傳也亦難矣哉一代之興必有 魏駕較三唐矣而排應聲調之作則六朝也古 文之傳固若是其難數余同年友江都具箇次 文詞名海内者四十年其古詩近體浸浸 林蕙堂全集 林蕙堂全集 别集類六 囤 朝

火シロ東とい

林蕙堂全集

文傳之而不全可必余則重寫菌次悲而轉於 肠 標絕散失壓瀋歇絕利馥殘膏莫攬其全是 胸 ul d 傷天下故其為文類多英爽清真與贍該博都 足以副之而名不虚少年落拓性豪邁不事檢束 佗 映一時可謂傳矣夫工則傳也国宜然數上 死也或回菌次之文長綠短幅沾馬詞壇風 係然排之奇埋勢抑塞之什集不少見必 磊落性情清曠而能如是乎宜其領發者

武王獻之今屬延陵矣或謂菌次有子菌次可 官児前然青鄉黃卷之外所遺無他物今形木 然傷之菌次素懷忧脫好結納歷任清白故其家極 婚問很夕固情最親而交最寫也乃令子形本年 余與菌次昔日同選中翰前後同典大郡而聲容唇咳 也余曰菌次有子乃菌次之有集也歲己卯形 余余念告年與其尊人交好之厚忽高塵世之 氣宇岸然詩文清妙余皆見之撫其背回不 隔愴 弱冠

**火三四原公等** 菌次喜喜菌次心有子也喜菌次心子能成大 嗟乎撫羊令之遗碑而有不泣數行下者乎? 文之傳之不全而今之集傳而全馬喜而詢 六七又以金往好事者之家購之抄錄成帙 **竭數年心精神搜遗採逸求心殘編斷簡** 中書数卷讀之則其先公之追文也余竊以 日喜作文然不自以拾取爲好事者持去余 林蕙堂全集 倫 間

将謂其欲杖頭之助以恣遊覽之與乎形本則

五月剞劂告竣余高序之古云莫為之前雖 為之後雖成弗俾斯語其信然與魚辰七月說望會稽

魯超序

林蕙堂全集卷七

送王為霞之白門序

花番廿四風傳何閣之梅酒費十千月冷隋橋之

紅亭不見古人城上長吁阮籍都無此客門中 霞王子始至廣陵剪燭論詩心傾翠耸揮毫題壁字滴 都無統子子之往矣敦故國之難歸我所思 託之懷不更深遠也哉清溪一曲何處為花 幕府之遺墟心儀聚楫訪新亭之舊迹涕泗 奇其為留連自多願達矣而獨寄懷六代浪 裁逍遥低個於昔人祠下文得江山之助書: 海浮家清娱少随司馬九州縱覧欲歇於古 安精草為散焚枯共樂既而江干雨雪皂帽 巷口斜陽烏衣問溲嗟乎頻年作客少陵長 夕照千

而不見

林蕙堂全集卷十四

蕪城歌送 友人

請盡奇書有奇事萬里麻鞋凯故人千金寶劍留深意共言意氣為君發共言懷抱為君開聞君半生不得志強脫的花前倒忽間我友天際來座中衆客歡如雷無城十月霜飛早游子相逢惜秋草鏤管争從月下吟

踏過人間古戰場掉頭不肯事候王彈琴獨看文君鬢

廣南臘月桃花開珠江才子擎玉杯手扶老四

壽友人母太君八十

竹西握手天將雪滿路西風打黃葉送君又上 四國賓客皆雲散獨聽寒江幕雨聲 秋盡垂楊不堪折杜收凄凉夢懶成狂歌一曲 明月同尋世四橋只有客憐詞客賦更無人聽玉人 典酒頻銷陸實裝幾年漂泊人難測憔悴蘭 月槎浮桂海潮六朝山爱科陽色偶然東西

我聞三間為汝祖昔日懷沙在相浦至今日 一生并白耻繁華至今白首如昨日豈因半少 為兒潦倒應非才母間高坐北堂上願兒德差 文章不得千載名富貴功名皆土壞自我其為 月與争光

奇字一篇酒一職大笑人間無此樂

人生何必禁主組願兒且誦離騷經我當倚杖為汝聽

林惠堂全集卷十七

送家長原奉使安南

三年幸軍不成長為感愁多向莫裁八代大 黎陳争戰太紛淆 聖朝蘇教通遐域使者光華出近郊料得仁 竞庭曾記古南交前代無端度外抛演男山 定教秋潭静黄茅 州賓客聚蘭臺當年遇主偏群龍此世何 追輓獎端級宗伯 開桂苑 相錯襟

移升妻子竟餓寒半生進退逢時少一代安危 聯騎讀盡轉悲酸翻覆人間事萬端者移車裘皆典賣 夜屋李白如相遇可是當時遙酒狂 惆怅舊恩無處說夢中猶似到龍槐 不種成都郭外桑望重為霖徒有忌心存向 披髮憑誰叶大流南歸廣柳事堪傷空留親

從此獨天誰更補可憐吾道總艱難

八百孤寒淚未以神合久知雙寶卸全婦猶好夢誰從問楚邱王魚行下古今愁三千禮與好夢雅從問 西州門外青山在肠町當年耀展遊

問僧傍戶為聽歌滿牆斜日垂朱橘一院寒 禪房與我偶經過小坐無如樂事多野客爭詩會匿紙若為我偶沒遇小書白鶴寺 烟閉緑蘿

不合時宜真似此坐揮談塵漸消磨

半生當為美人與青鶴北海堪留棹紅袖東山 長松古僧緑冬差一縷茶烟共坐時竟日得聞高士語 **幽事勝情俱不淺可堪殘柳尚垂然** 

遊道場山贈天竺和尚

當年曾得見桃花湯師對客詩偏好陶合体官酒春來兩負舊烟霞玉版重泰石徑斜此夜不須拈

酒量か

林蕙堂全集

何 有居癸亥遊學東制府吳禹村贈以買山錢陽 彊 展六醵金築室於廣陵之南門日天地間亭公 聽 茲其 翁出於延陵逸其名與字仕至二千石多惠政不 樂以件上官投奶歸歸而貧甚不能自給 日医盧容結社青山白雪正無涯之志令 句風 附 及景之故 聽翁自傅 绿

成林国 吾才不逮古人而目忝方州性懶不能為導引 及古稀不事家人生產而來妻伶妥無北門之 月临内子江夏君以詩酒自通雖至屢空泊如 成林因名之曰種字林翁於是偃仰其中春而花秋有索翁文與詩者多以樹木花竹為潤筆費不數月 供半歲食居以移後復寫他人所 絡得東陵田七十敢翁於是乎有田 巷趙氏之廢國而移居馬翁於是乎有園又以 有園荒無樹 田 種林與豆僅足

物之與我已為過矣于是以修短衰健聽之天 榮辱聽之人以是非毀譽聽之千百世而後流 子不管利禄而皆拈弄筆墨粗能為詩古文詞 吾何心馬故自號曰聽翁且翁常病目不能視得 之喉鳥之吟春而味晓桐之雨松之濤竹之即 及韶童妙伎調絲品竹者則浮大白以聽之為 官及黃老者則焚香以聽之有善該指滑裕日 人住詩文者報令門生兒子單調而聽之有, 解

為秦七黃九不能過也故又號紅豆詞人云 班 體 無遇滞馬喜作詩務言其性之所近不甚規模 笑也則據絕狀凭烏皮儿以聽之聽于是止馬若乃賦 否人物機談時政者翁則 毘陵関秀日誦其把酒 范者不屑為也所作填詞 好賓客與人言無所隱有不如意者即怒罵然 格為文章好作孝移子山語見世之優孟歐極 獨東風種出雙紅豆 掩耳熟睡 小今兒童女子哈能智之 如弗聞矣翁 初盛 胸 坦

火シロ軍と

精華绿卷五

容江寄懷

芙蓉江上雨原織東望心知積翠嚴共識文章千古事

两到江南不相見少微空何老人占

直教仙佛一身兼夜間寒雪掩遊笠春情凍花側悄簷

癸卯除夕得林翁茂之金改書適讀石為思代

詩選中載新安吳非熊萬怒甲辰同遊

夷山詩計至今甲辰六十年感成

精華錄

文獻今能在先生古道存高服數人代只個閱朝昏約 我秦淮水新詩共討論慢亭追往蹟下界已曾孫 為答

精華绿卷八

秋夜

水自嗚咽武溪多毒淫併將思婦淚選寄塞 秋氣已沈沈閨中望遠心星河十里雁風露 垣深

蟬

492

寄靈轡

過洞庭野長嘯祝融拳他日期相訪潭烟吟

下一聽夜龍吟潭詩何當烟月

靈潭名玉女窈窕高仙蹤將子讀書處雲嵐 雙樹有鳴蝸孤情伴寂寥自緣飽風露不肯 路關門雨斜陽浦岸潮年年行役處為爾幾 精華録卷九 贈將京少

包殘雪映歸寺樂苗春石測新流淌相期淨看山復臨水瀟灑坐禪月我愧脆居士師如於

### **隆** 多言言

大司

則泰 五同 除人 為否 一大陽有 泰三 否陽下三 ·對五 合陽 經陰 六一 六自 陽陰 子為 具對 六與 陰謙 則上

豫

利 四 陰 與 元 7 經剝 對妄 陰 共復 有大 與 姤與 正畜 噬 對下 有二 嗑 反陰 賁 有四三 互陽 陽 此對 三 互兩 陰 對對對 也各 胨 六觀

調画館

頭 多 當

陰頤

四二

陽陽

對四

合陰

六與

陽大

六過

陰二

496

為經

漸乾

歸坤

大·JO not Li out	揭뻬	塞圖學		哥哥	<b>A</b>	感冒	下經	<b>歩</b> 上 正 本 三 三
<b>差峰文鈔</b>	共三三年 對合之亦六陽六陰 大好與上經制復選	陽對合六	與塞	除二陽對合六陽六	北四陽二陰與晉明也	<b>胜恒</b>		四陽對合六陽六陰坎二陽四陰與離二隆

# 拉灣菌

楨

益

三

陽

四

陰

與鼎革二陰與困

陽三

對陽

亦三

各陰

六對

陽萃

六升

陰一

井

四

### 進門習

## 斯圖科

震豐智

坎泰斯 離否歸

兌進妹 震對三 亦合陽 互之三 坎亦陰

離六自 此陽為 六 六對

陰異 封二 兩陰 對四 亦陽 各對 六堂 子 除入 陽旅 县 艮與 六三·也莫上

陰陽 互經

除中二子 陽四 對陽 合二 六陰 陽與 六小 陰過 凶

終三段

発言で

三震

陰艮

與二

節陽

漁四

三陰

陽與

三兑

核門高

498

大三日戸入野

陽各六則

濟既 三字

故亦既 以聖人欲盡人道以此外六陽六 陰夫性坎姆风未濟三 陽三陰自 法既對地 也然與 後咸 能恒 與遇執對

堯奉汪氏回卦有正對有反對有互對有二卦之對

屯之於蒙窩之於訟之類两卦 四卦之對如乾之於坤坎之於離之類两卦 反對也如也蒙之於需

師 觀之於无每大畜之類四卦互對也上經乾比之於小畜履之類四卦正對也隨盛之於 之於噬

黄臨

坎 離 亦六陰六陽應之下經咸恒於

堯峰文鈔

至漸歸好合少陰之數也故泰否之於央姤 為剝復合老陽之數也下經自咸恒凡陰交亦各十八而後有共姤上經自乾坤凡陽交 漸 上經乾坤坎離下經咸恒既未濟上經泰否與 通乎造化者也 坤凡陰陽各十八而後有泰否下經自咸歸妹上經剝復與下經之夫姤皆選對者 既未濟亦三陰三陽應之聖人之序卦也治 神凡陽久三 上經自 下經之 凡陰陽

大之四軍公告 堯峰文鈔

二男者繼之損內卦兒益外卦巽此兒巽將四 傅曰天地交而萬物通歸妹傅曰天地不交工 卦艮此震艮將用事之漸也故先以坤母乾 女之交合也故泰歸妹之六五其象皆曰帝 復損益之後何為乎間以去好也回噬嗑內卦震賣 正對互對之說是矣然則噬嗑黄之後何為方 與男女亦小天地也是以得為選對也 漸歸好亦選對也泰否者天地之交合也漸想 乎間以

序卦之微意也震艮巽兑相對其又間之以以 也故先以乾父坤母統長少二女者繼之此 大畜四卦共姤萃升四卦所以相次也抑又聖 與歸妹傅所云是也 也回此異與良交免與震交者也陰陽不交則萬物 好者陰生之卦也萬物之所由成也萬物五經屬陽復者陽生之卦也萬物之所由生也

不生无陰則形不成吾為此卦對圖然後知自有畫

以前交次无離 乾
部門聖 光乾 一陰為主居三四 二卦五三女
師門印 坤坎 一陽為主居二五 二卦五三男
第二節
者也坎用事離不用事為第一節
乾坤相對坤輔乾者也故離又輔乾坤者也離又輔坎
寓門路 二卦合三女 上下卦乾
金万巴尼心二、

يد حيو کرند	بالن والبواعدي				
此乾坤交而旁生六子之象至是離用事為第二節	對小畜履於	泰否乾坤之交合	謙圖	人同 三 り	泰門安
旁生六	小畜履乾合巽光	交合也	震艮	乾離	役交離无坎
子之象	之转	<b>65</b>	一陽為	一陰為	坤
至是離	合艮震	合块同	陽為主居三四	為主居二五	天地之交合
用事為	相對在去	人大有於	四二礼		今
<b>邦二節</b>	~否前後	即比坤合坎同人大有乾合離相	五三男	二卦五三女	

**■**■ 妄无 刹 頤 臨 THE 離過大子里重 兇巽 兇異震艮 震艮 震艮 兌巽 兌異 震艮 震艮乾 坤 坤 震艮 乾 神之交正中 坎 坎 块 块 块 離前一 離前二 離前三 離前三 離 離 前 前 四 五

火之口再公野 皆相對惟蹇解不以乾換坤 坎 至是震良用事為第三節 蹇三世想 損買買 晉|| 人家 離乾坤之大用也坎離前十 遯 洲 絕夷 震良 兒雞 良巽 離 震艮 震兑 乾 坎離後五 坎離後四 玖 坎 堯峰文鈔 離後三 離後二 而以 坎此適子 卦块離後

								4
震黜省	第五節	乾坤坎聯合巽并至是巽并用事為第四節	事二章	田三十	举員	夬量野	第四節	金万巴万人
	節	<b>联兑至</b>	<b>户</b> 齊性	<b>兑买</b> 块	<b>兑巽</b>	兌幹	節	
	-	是巽兑用						堯峰文鈔
		事為第	;					
		節						

火之口再公野 震良巽光為主震良之後繼之以漸歸林豐 字三沿三 を記している。 公言海 濟既 墨數 離坎 震艮 **兑**巽 兑巽 兒巽 坎 水火之交合 震艮 堯峰文鈔

兒之後繼之以渙節中孚小過四卦漸歸妹 過對豊旅與海節對坎離乾坤之大用則以 終馬為第 與中孚小

五節

序卦之意无遗縊矣錢氏又謂乾坤相綜為 節而襟取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學者詳翫此 堯奉汪氏回此錢氏象鈔元圖視諸家最勝 愛化而泰

變化而損益居中震 礼相綜為變化而咸恒 否居中坎離相綜為變化而既未濟居終良 異相綜為 居中皆可

			文鈔	堯峰	לו סוה	CID D TOTAL STATE
	過小	震豐道	寒三段	坎三	臨川湖	師豐
	字中	進圖運	人家	過大	增川庫	缩
	溪川県	4	晋川軍	頤	後間題	や
	な言語	举三十	***	安元 三二字	大 同 計 本	神豐
	<b>基</b>	夬圖野	咸豐雪	劉豐斯	泰昌宝	
•	陽文十九	陽文十九	防文十八	陽爻十七	陽文十七	陽文十八
	·	•			對横圖三	卦
					推之也	由此圖

ر	ノンソ	/. ·	<b>堯峰文</b>	又鈔		
	高小	喧鬥鬥	離	損買賣	<b>斯</b>	濟
	陰交十八	陰文十九	陰文十九	陰文十八	陰文十七	陰文十七
	卦	卦對堅圖四				,
	乾量	神	电影楽	雪豐沙	師門	あ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泰豐豆	大門	海川湾	商	は温泉	塩川は防火大
	剣員	<b>安</b> 无	阿	過大	坎≣	離 陰之
·	成員	大 三 一 不	明明	人家	寒豐地	損買降人大
	<b>大</b>	* 言 *	图	第二部	震鬥	斯 野 路 及 九

火之口車公告 益易以乾為主坤輔乾者也六子又輔乾坤 陽文十八陰文十八合之得三十六陽退而己 三十六所以全就一久之策數也惟其有卦 進而居十九陽進而居十九陰退而居十七合之亦 回三百八十四久止成二百一十六久以合 五十六合之得二百一十六所以全東六久 經陽交五十二陰交五十六下經陰交五 堯峰文鈔 字中

月	月 老陽 四陽六十	三陰七十二	二月 四陰九十	老少陰陽	十二群卦陰陽進退圖	所謂六十四卦如六大卦其義皆可見	既横圖則先儒所謂六十四卦如	金万口万人三
共二百十二第	共二百零八策	共一百五十六第	共一百五十二第	共一百四十八第			如六爻翫豎圖則先儒	

大う日南と	堯奉文鈔去	中方月	邻戊月	觀八月 老陰	否中月	逐六月	好年月 老陽	乾四月
堯峰文鈔	<b>を二十四</b>	六陰一百四十四策	一陽二十八 共一百四十五陸一百二十	二陽五十六 共一四陰九十六	三陽九十六六	四陽一百四十四共二百零	五陽三	六陽二百十六策
			ツナハ策	百五十二策	一百零四策	冬八第	十二第	

宋鄒志完之在朝也當恐憂其母其母告之曰 送魏光禄歸尉州序

國吾顧何憂其友王回者亦曰子雖有親然於

也今光禄丞魏環極先生固士大夫所稱有法者其家庭之所勸誠與朋友之所砥礪抑何器 朝乞終養以歸若以魏當世之皆仕不止者必 亦太夫人素志也予讀史至此未曾不數古之 旦上書於

先生立 火之四草公野 望於先生母子間者乎而竟毅然去不復顧何 則得矣然豈太夫人所望於先生者乎又豈七 朝始末盖曾由翰林出為陳官矣是時海內初 皆有之既而名日益威忌者日益泉辟諸合 者未語國俗率皆唯唯持禄以幸無事而先出 國家大計時時見諸施用其疏葉具傳於世上 間竊發先生幾蹈不測之 1 堯峰文鈔 禍爾與太夫人怡

陳力之不服而何暇於歸先生雖欲歸太夫人人主所以倚仗先生者常如諫垣之時則先生 **美由是言之使** 命噫何其難也蓋其家庭之間能不處志完恐 吏蘇財匱而民能度亦先生所日夜太息者 無所設施之地則其從容陳之於之歸也今不幸回翔於閒署名為稍稍通顧五 天子之前者宣得已哉今天下不可謂無事力

大之日東公野

為友寫自附於王回之後故引志完故事而復始也有有道者必不如是之偏且矯也予不敏辱的也從容去就惟道之安爾世之論者咸謂先生日 太夫人以終其身乎抑承太夫人素志幡然思招致先生於里居吾不知為先生者其遂来於 人主思得老成者碩之儒與之共濟必且以及 路平古之君子進非軒見之為禁而退非山北

期望先生者如此

**堯奉文鈔卷三十九** 

跋庚申外 史

逖 腳人者率皆生長貴富世家巨族者流也至 野史氏有言元代立法取人用士性論 雖有雄傑之器撥亂反正之才屏不得與 根 腳

飽食煖衣之徒使之坐廟廊據樞軸 四海九州之大萬民之衆悉舉而付 シス 相 諸 左 聞 右 國事於

以

とうころ でんない

堯峰文鈔

刀走戟之寇咆哮陸梁於外天既怒矣人

虐

主器弄權於內次之則建牙把鐵之臣

飛

此 謔 固 利 兵刑而不知問之以財賦而不知 2 戀 極矣而為之君者又益之以驕奢縱恣甚 自時服後威福賞罰之材旁落倒 男女裸逐酚 除 病 而 而 不忍一日舍者名位耳當此之時活 不知彼之所 酒宣海俾晝作夜雖受辛之 妈者聲色耳所婪者 問之以獻 置上之 惡茂加 則君臣 綢 艷妻煽 比德、

元等 滛 得而不土崩瓦解哉考諸至正改元之始其 耤 亂一旦敢潰身竄為後世笑説者謂元亡於盗賊子謂 H 不道者也益亦曾復科舉以興賢能矣選 久積久生情積情生驕辟諸魚游於釜燕 然恃以為金湯磐石也安而忘危存而忘 禮服祀南郊以復舊章矣賜高年帛立 講五經四書譯貞觀改要以求治本矣 田 租命使宣撫十道以效恤民之政矣卒之臨御 以果於幕而 七治而忘 文章太廟耕 儒臣歐陽 常平倉蠲

春夜望月

**堯拳文鈔卷四十八** 

賊之亡元元自亡也不然被揭竿而為難者 與元史及輟耕録兩書參觀予故録其本云以 凡二卷明初權以制氏所輯自元統己來供 直速取屠戮耳豈能撼元之社稷而夷其宗之 盗賊非能亡元也木霸而後點生草腐而後此 正木隱居太行黄華山中其書一名大事記

客居如空山風物潛欲絕返照既已收餘虧 冷水下泉了了松間雪相對寂無言禪心與

寄訊西山隐者

堯举文鈔卷四十九

道挂斜照想歌陵便風問君灌園下登眺復誰同 高士荷銀處迢迢西澗中不知夜來雨樂街 火心日南公島

午亭文編卷四十七

吳梅村先生墓表

蘇州郡治西南三十里西山之麓有擴睪如

詩人表其墓者從先生志也先生諱偉紫字 梅村先生之墓也先生官達矣行事卓卓者 于官而

號梅村五世祖凯前明永樂問舉孝康官禮,

三十八卷親乞歸遂不出世稱正孝先生高祖愈

進士官河南参政並見吳中先賢傅世居崑上

525

云陸機詢賦早年獨步江東蘇軾文章一日哈 會試第一人廷試第二投編修是時年二十二 同社数百人皆出先生下弱冠舉于鄉為崇禎 十篇投西鉛西鉛讀之大騰後知為先生作固 勃不當意即謝弗內有嘉定富人于竊先生故 張西銘先生以文章提唱後學四方走其門 先生封為中憲大夫先生少聰敏年十四能 以善書授鴻臚祖議始還太倉父現能文章 火こうのでなない

遣監中生涂基齊表至京涂伏闕上疏申理必 目頃之遷南京國子監司索時黃道周以事一 過烏程先生始進即首初尚川奏雖寢不行 指名當是時渦川张至發爲程黨也繼爲程工 磐為後社先而先生西銘高 弟也西銘既為道 先生又與西鉛同年舉進士故立朝之始遂之 當時中朝士大夫皆以為不處云崇禎中黨 南諸君子繼東林之學者號曰復社西銘以由

尋遷中允諭德丁嗣父親服除會南中立君然 當軸者以為先生指使將深文其獄以中先止 本朝初搜訪天下文章舊德溧陽海寧兩陳相 萬先生以秘書院侍讀殺轉國子祭酒尋丁嗣母**憂** 歸 死乃己故奉使河南封藩丙子典武湖廣當時 著書數千百言而尤以詩自鳴悲歌感激力 於家時年四十五先生既無意于時年力尚 强 刚

とこの 国 とない

午亭文編

為于

中者悉寓于詩時先生居婁東以詩倡海內 之稱吳中詩老余生稍脆不及見先生讀失 受教馬先生今子給事中限以詩世其家田

將合葵泣而來請回先人治命云吾詩雖不日 朝遊余門與論詩相得也两成冬丁其生母朱

而是中之寄託良苦後世讀吾詩而能知吾心

死矣吾死以中服險吾性愛山水葵吾于靈岩

朝復更定戊寅冬信初至京得及先生門害 辛亥卒年六十三元配都氏先卒子三環時追時 今相國午事先生前後刻所為集几數易禁力 志敢請一言以表之按先生生前明為悉己一 人出女子九人朱安人以康熙四十五年两上 碍曰詩人吳梅村之墓足矣不者且不孝陽 十六日卒與郁夫人皆祔葵于先生之墓是之 午亭文編卷五十

火之日東と自

生少刻苦以正學自命弱冠登魏科讀書中

午亭文編

年而蒙始定而録始成剖劂之工亦將峻矣上 **越以告世之讀先生文者蓋河津之學以復世** 似簡末信何人敢對一群也既而先生復以去 先生慎不出此乙酉信再入都先生始投信的 此信又安敢不稱舉先生所以立言之本與此 生學術師法河津老而無成徒深嚮往先生之 文與詩旨雅健絕倫淵源最正断為緊陽以後

今上龍飛中天日麗之際先生居館閣典文音 廉慎之清修言必稱先詞自己出所謂貫文的 君之隆則自 之者先生既無愧於河津矣其得 詞其標準一以河津為的迹其立朝公忠之士 巨公鈍翁汪先生阮亭王先生者益銀属作為 兴道而 入節行己

月之光凡所為表章六經褒宗前聖教澤厚

當守親政削平逆亂講求禮樂與起太平先生身依日

貫而一之且為先生慶遭逐之隆鐘鳴谷應 皇上兼集古今治統道統之大成而先生在自 枯大政歷仕五十餘年其在細旃宸惺論思定 外者先生無不舜啟沃之誠屬異為之職自班 者祭四十載遂以襄成今日邳隆之治蓋 之列所謂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者先生於於 録序中發其端信敢於是鍋之成昌其說俾世之讀先 生文者登山仰岱酌體知源古今來文與道

叙其所以立言之指使世之超正學術道統於 然資質寫下修名不立終無以復於先生並無以報 王二公之知己也追念俯仰有餘愧馬敢因先生之命 得為先生完此宿諸庶然可解免於傳而不習之恐矣 過之此固天下之公言非估一人之私也鈍翁阮亭 古今來治與道分者先生亦貫而一之則謂紫陽之 正學之統歸於河津先生直接其傳其所遇之 公信暴所從受業其晚年之集皆信所編録而今者復

とこのででする

午亭文編

秋望後二日受業門人候官林信謹書 文編錄版成先文正念豕魚或誤不肯輕以三 且有所法愈知明良之威真千載一時也康四

秋壯履既被譴鍵開自訟日對是編先文正因

益大恍惚事遂中報已亥長夏屏跡山村始得詳為 之命未卒業而見背嗣雅母王夫人李孺人之 命是惟金銀之請寧能免耶壯履謹識 就所知印正如干字淺陋之資荒球日世

請書蘇偶存養卷三

海能好我三更轉近人偶窥做鉄處清淡忽每向愁邊見多於客裏親雲疑淹送彩露飲 客中見月

## 松柱堂全集卷六

楊似公侍御按浙有贈

聖明天子垂衣日特遣臺臣替白筆關泉夫了 彈劾不避權公鄉親承

玉吉下形陸續衣玄多持斧行憶音驅車指

瘴雨皆銷歇蘭臺迴出卷梧雲柏署高懸清

着梧千萬里羈原文字徒為爾珠兒珠女至今

楊公真御史追逸東南十一州左臨吳會右 歐田島 霜威交汤減封事還令天地衛記書淨洗山以 都市如管前我間漢時張文紀理輪獨向都事裏又間 唐月顏真御下車立見甘雨傾今公此取臨敝邑雨澤 投壓紛羅列能使夷察蒙不察睚此相看意 原代陽陵朱林盤府寺作三窟凌忽長吏徒區區上 再熟久停耕春繭三眠從罷織更有紛紛任力 欲掃舟山賊横海王即籍挽船石壕夜吏催 猶多己命容孫思未作水仙游近間禁被來 南國長驅

君端採罷南巡宵盱時時屋

至尊漢廷八使同時出知是還朝第一人 松柱堂全集卷三十一

公少時喜為艷情之什興會所之跌宕風 閨 閣盡態極好當使温李失聲和韓却步登第日 月描摩

與新城先生無題倡和傳誦都門真 時風流

粉洗一代之鉛華往往於空中設想作青琴玉女絕唱也益由公天才綺合文采施流以六朝之金

之思少年籍以發抒才源中年以後遂屏除 勿為亦猶淵明生平味道何礙閒情一賦 有金栗閨詞及才情别集兩卷凡雜於詢笑者

附之於集中将徐景移謹識

松桂堂全集卷三十三

為遙深或因時感事或獨緒與懷非徒力 公於一草一木率多吟咏解文音遠其所寄

工而已也憶自庚辰長夏公方日取一公

## **曝書亭集卷三**

東官客舍梁五過譚羅浮之勝時因道阻不得

鳥青丘下霞書石室封向來獨往地惆悵悶 枉作名山約兹來不易逢雨梢千徑竹苔冷地 游長然有懷作詩三首

仙蹤

草香金澗寒雲東鐵橋梅花清夢斷彼美罷 傳道朱明洞堪留白石樵寫鳳曾可御蛇虎 相要 爲誰驕

勾漏來仙令神靈得飽姑丹砂不死樂竹葉

542

## 題王宗伯文集後

海内文章伯周南太史公衣裳判白露門卷落青楓與 與 烟霞會人今出處同白頭無籍在愁坐正書空

**曝書亭集卷七** 

風懷二百韻

州諸調雲敬按八琅琴能師質若字解辨凡將弱絮吟笑元名毒妍娥合與端次三將侯妹第一漢宮墙鐵撥 樂府傅西曲住人自北方問年愁系誤降日叶

曝書亭集

善重剧于助盼虚牖李當當鳳子裙織褶鴉頭 縣何心敞筍鲂連江馳羽檄盡室隱村鮨館影 稜稜邁垂簾遮雁户下榻 碌蟲房病鬼同時派 推進倚峭牆娥眉新出腳為舌漸抽簽急比馬 偏敏蜜浅學最强居連朱雀卷里是碧雞坊偶 自禳亂離無樂土漂轉又横塘卑散千條英紅 俊猶停午睡 股便踏春陽雨濕鞦韆索泥融云 同左意芳歡除翻震荡密坐益榜徨板屋載世

閱 巨苑裏籍由鹿潘邊瑜獨手未因通 叩叩 絲梢蟣蝝柜斧折蝗螅倒徑循抄薦微行迎奏

北初線金 題筆銀 致先沿簷昏燭未射徑思東宮步梯已上初稅於 智处節於元夕珍亭溢看場開城爭入市響原獨循廊根獨 鳉白鸽來 低孟里經三徒樊樓又一廂漸於牙尺近莫避電觚 山飛水下人能語雲中雀待翔青矮催製被黃竹與林西上莫館同心結停掛水齒漿月難中夜墮羅枉 枕梯 先 箱玉說何 釣在當總鄉袂 衛史班縣陽陸郎徒然隨盡艦不成何年種珠看滿科量線機提婚姻然 題有時還避追何苦太 婀娜添管韻 論大響智

溥輕 典騎騎晚醒消労滋寒具析假館已共吳船凭兼 紫芎牵駝祭青泥濕馬柳 菌鋪白篾簿回波外楊 根鳴橋入旅將竹筍雨 牙段段槍甘植翻舊語活火試頭網榼易傾鸚鵡裘拚 本塔潮音大士洋尋逃此約件過涉乃須卯巡 屋深如此班宫思未央朝霞凝遠山春治得歸 迎桃茶长提送官旗翠微晴思思綠涨遠汪汪日影 統扇屢障心憐明艷絕目奈治游狂機能 机把横琐琐棒柳 **酒墨衫何** 

TO IN THE COLOR

曝書亭集

冉與坐走伴伴然問盟言覆搖情漏刻長已於 親為解明瑞領愛蝤蛴滑肌嫌蜥蜴妨梅陰照 菡萏垣古繚筒管下執橡擦手彌迴寸寸腸状 **珮線瘦應憐骨出嫌勿避形相棲下兜食即闌** 計程街瘴寫回首限城隍紅豆憑誰寄班華暗 妝便思強負壓竊凝鳳求風雨美誠難合單時 三部宅並載五湖航院落則簷月階流免杵奉 人卜歸妹行子夢高唐杜宇惟歸數獨足送意

减餘餘殘地更衣挂短桁簪挑金了鳥白轉水蒼根光鑪亟薰凫藻卮須引鹤吭象梳收毙墮犀角鎮心年粮忽柱椒花頌來浮柏子鶴亮因微觸會肯負好 枝葉于飛任頡頏烧燈看傀儡出隊舞跳跟但 流鉄餘殘地更衣挂短桁簪挑金了鳥白轉木蒼根光鑑垂薰身另戶了! 山行雨朝朝日照深含嬌由半醉與起或三商 野駕為暫別猶凝縣兼句處病匹歷頭追臘盡野 字尚含敵捉搦非無曲温柔信有鄉真成驚映樂甘 火之日軍と皆

東燃婉良本來通碧漢原不限紅牆天定從人 笑何好百戲慣偶然別院落随意發綠網竹莊 旋娟能妙舞塞姐本名倡記曲由來擅惟歸日 迫海雖為園依錦里相宅夾清潭奪織機中 留藤腦與當硯明點為眼香點鷓鴣防日以沙 上深茗爐寒說餅芋火夜紙糠唐突邀行酒勺 占花信改暑待露華滾蓄意教九樂含辛為 糧比肩具下陸偷嫁汝南王畫舫連展夕歌喜 曝書亭集

憐宋王經義問毛養 辩解將都草 蘇無贈遠香潮 語濃墨十三行的指連環脱革縣稻複裝急如 截華亭古岸多樟鏡水明於鏡湘 膀胱手自調美雅衣還借裲襠口脂匀面罷思 失王昌作事追張角無成種董節流年僧禄命 躁甚蟹將糖理權迴青翰縣駒驟王琅寧期去 剛力弱橫陳易行遲小膽性留仙裙盡皺隆耳 化逆毛鶴寄恨遗卷髮題紙属小城慎異殊於 湖曲似湘如 加養稠學

曝書亭集

蘋冒野湟洛靈潛拾翠蠶宴未登桑縣喜住期求魚別有材笆離六枳近練浦一舟盪鳥白遮縮天台詎易望重過花貼勝相見紡停鞋射矩 浮王連举度括蒼惡溪僧 出屈盤嶼苦低昂地登高閣崇朝舍上庠者回成個側此去太僧皇漸迷三里星仍隔五演輕帆先下雲岐路誤投 下女僧縣英經夜合珍木入宵炕 不麻扉重開巡簷户暗塘風微翻蝙蝠燭至歌

慧那教別慨凍揭來要漢艾塊獨泛沙棠送 但思高橋折其繁聯聽難惟帳解恭淑音塵思 **慌毫尖溢畫筆肘後付香囊缺絕分溝水纏絕** 餘九節為截筒包益智消食的檳榔豚合私 比仿睫邊惟有淚心上宣無虛鎮管徐抽錢問 抱結此散群今夜足愛且暫時忘本擬成翁 銷魂賦一章兜縣投暗室卷箔指低亢命續 紗緑開檀粉拂黃話鏡分款曲見乃道勝常

果代桃僵口似街碑闕腸同割劍鉛返魂無術士后間等黃楊定苦遭誤逐恐能剛劍鉛返魂無術大為檀精一病在膏肓峽裏瑶姬遠風前少女殃款冬殊縣夢短雪卷朔風雰絕塞緣蠮螉叢祠弔虸蚄刀 火己四年公野 無同宿為然類失厚摩衛點頻開色春衣恐田 妈皇朝紙招南國輸錢葵北印春秋萬姆的 油壁香車路紅心宿草岡雀機風貌在於 曝書亭集 殊紫

荒倒想管齊莫無聊檢笥 筐方花餘完弱文瓦失香美

納空疊鈴淋雨正鉄情深繁主簿凝絕頗長康永逝文竹撥心曲棲塵眯眼眶轉添詞恨恨其制淚浪浪浪慢卷扇憶芳姿遺環悲柰女亡玉簫迷處所錦瑟最淒涼東

快戻冥通事渺茫感甄遗故物怕見合敬扶

爆書亭集卷十

奉酬相國馮夫子問病之作

月間延秋序樽空病酒徒黄楊生易厄烏几任

火门口車人里

出青蓮達砂批泥融坐啞虎竹葉蒙古書秋中

曝書亭集

天福地兩羅浮近與泉源通晴峯四百三十

鳴聽作終滿城象犀總不顧迎潮直渡東官 部陽王郎婦羣雅掖垣退食吟最工関西作 比於二字明府念故能題雄昨年使車剛領 子勝龍樹奉錢資藥爐清風無有作免使墊 縣書亭集卷十五 題王給事又旦過損詩集

請銘新宮偕行況有魏的士世做留題肯使些 跑草淺淺五色雀舞花濛濛盤游飯罷石樓去

東詩卷藏縣筒解船下瀧指湖口餘與復入匡山 房五百恣登歷短節輕展隨樵童三條石梁貫員闕 鄉寶玉人所羡珠圓貝紫珊瑚紅王郎歸裝名

匹瀑布拖長虹王郎得句轉清越墨花清壁磨鉛銅攜

來都亭曾幾日傅抄吳啻十數公要知能事久服習矢 人之矢弓人号通來詩格乖正始學宋體製嗤唐

詩王郎并寄魏惜無萬里南飛鴻 我張目振凡聲覽茲過損集百過豈有癥垢堪 載夢無懸江楓冲虚觀前斗壇在可有鄧微印 時魏的士游越山行水汎剛和同自從判袂與 西宗派各流别吾先無取黄治翁比聞王即英

**爆書亭集卷十六** 

同梁大佩前遇五羊觀

仙人騎五羊墮地化為石石今在琳觀仙人

生嗜古奇偶坐陰松柏摩淨汴京碑不覺日 埔 西夕

嶺海將歸孫吉士佩 蘭載酒邀同胡 景會陳恭

尹吳韋王準陳元基羽無故季煌歲人

席上分賦得會字

飛樓壓髙城人天納萬額登臨信可好別與

士澹鴻人偕行屏軒葢論交半餐笠雜坐緩巾 酒如泉海大魚作離款款話别悰迢迢念歸於

火之口再入身

潘自比夜郎大即中鑿園池巧匠恣雕繪水京 背游兹樓在晻霭凝思躡丹梯與發不可奈姓 者必針針一閉金獸録廿年委棒首修蛇穴其 祝融方司南尉陀臺占兒萬井鬱參差百谷 山木從樅槍長蛟羅美人管庫斂文貝因之如 侈怯六師一以移漢將齊下瀬劉王舊花場 叶其外錐免劫火焚終遭颶風害人事戒滿及 曝書亭集 盆天意 金粉毒

影數沙蟲林梢亞達艾我非雲中君何緣出

有遺詩將老斯游最

**境外歸舟雜詩十六首** 

虚勞估客記部籤

青勞竹尾鳳毛纖銀箸灘頭石角尖五里一

**曝書亭集老十七** 

趙賢善以新詩題弱見懷賦答

儲端鎖院各权身同是承明放逐臣遠憶音

長慶寺噉荔支二首

終說小居猶未定幾曾憔悴等靈均 來尋解菜五湖春開教花歷安恭曷笑比紅兒

府 原作

益 都趙執信

江村水樹灣秋煙不見幽人思悄然往接簪裾三

客船各有彈文留日下他時誰作舊聞傳竹沒在長母俱近縣蹤跡五湖前老為鶯脂漁翁長閒上鴟足估 側近縣蹤跡五湖前老為鶯服漁翁長閒上

曝書亭集巻十八

喻苦瓜苦及客旗州訪 長慶古僧寺獨公前道場重來疑夢寐六月時 獨 吉 居禪 两 士 **火於** 年海 寺飯 耐 苦

香荔香七星空有井不用汲寒漿

壽山石歌

南渡以後長封織力與勝 中田忽發蛟龍函剖之斑璘具五色他山之石皆甲南渡以後長封緘方與勝覧於福州是誰巧猾蛙躬 無諸城北山青嶄近郊一舍無楓杉中間監 我昔南游翫塘市對此不覺潛於敬是時楊 石是誰巧 拇蛙 期窟

空嵌非無桃紅艾葉緑安得好手來鐫割桂孫見之 **譏說沉今關吏猛于虎江漲橋近須抽帆已忍輸** 休機今來買索尚三倍未免瑕漬同梅點其初産自 忍釋裹以黄萬白蕉衫伏波車中載意改徒人 下里後乃深入芙蓉嚴菁華已竭米未歇惜也大 頑石慎勿輕露條冰街近凡朝 **曝書亭集卷二十** 紐壓羊馬磨磨農兼金易置白藤笈不使花 **散**過 劚 倍 洞成

酬洪

昇

金臺酒坐學紅箋雲散星離又十年海內詩 禁中樂府柳屯田梧桐夜雨詞凄絕意改明 白髮相逢豈容易津頭且纜下河船 冢洪玉父

水帶子歌為喬孝無崇烈賦

水帶子環外虚其中九州以内制器不及此母 日本東刮磨者匠縣者工惟智創物變乃通置之兩脏

下絡頸雙青緩中流路浪如御風過涉不愁

566

大心日南人的

遠誇平成吁嗟乎河伯不仁亦無害準備家

帝情鴈户豈得安其生桃花春水縱不發河門 壺千金樽五石溺人一笑可以生我躬喬生 事真剴切迄今黄流泛濫軫 訪我梅會里自言來自射陂水黄梅時雨水烧 **彫鈎壁上懸與論往事增淒然初聞淮南滅** 湖流人罷市無朝無暮慮覆舟且喜今朝得到 天子謂是一垻一口決俄而愈謀滋異同爾英

## 雜詩二十首

含 欲指天陳畏見南有箕小雅七十四感彼青 沙難匿影貝錦無停機一為說言中聽者

芳蘭生當門武根豈能久嘉禾徑寸苗拔萃

雕陵有飛鹊定集上林枝不愁風雨漂寧慮 眉一入宮謠詠但言聰匪畏如人工所僧二 特他巧則目從旁窺一朝逐鹊墮公然來居之搖頭

鼓異鳴喚婦師其兒身無鳳凰德飲啄鳳凰

ショラマ マョ・ロア・アー

而據終為百鳥嗤

先王設库序專以明人倫校官為人師必先順乎 親入

費稱博士母也情所欣雖有禄三簠其具膳無珍九品 流未入自討為王臣板輿道豈遠忍自根其輪彼心誠

泰然我見翻馆卒

東京厚風俗士行本學校必先親其親使民知則做於 時重喪紀期功相答效至或自解官居憂立名教奈何

今之人母死不作孝舍爾直經製有靦酒肉

曝書亭集

者孤首山死者豹鮮民之不奔曷月掩泉客 **誰哉生厲** 

階仕路巧騰踔 曝書亭集卷二十三

雨

晚雨仍鳴瓦春陰未浴盤下看抽茶甲翻覺飲花答窮 鳥窺檐入枯魚得米泔化離愁雁戶泥滑市

入春我麥未熟機民載塗告于太守診諸比如

即事二首并序

泊舟鄉鴨灘再過草堂話舊以二時日

乃有落瓜里民就食經月以農務告歸持辦本 錢為粥以食做者日萬飲人俄而誇書淌紙無 惻隱人心此何期物論殊蝗娘齊扶谷意故 謝化之以詩 捷謀宵雅申申置在徒角張逢五六作事哂会 教迎新雨以蠶及暮春要知升斗水也足潤插 世事翻成覆人言偽制真不圖洛瓜里乃有翳 由自白

龍眼山下白鷗沙謝傅園林迹已縣與發詩照 人傳畫殺滿川花白盛赤米前朝寺僧帽偶

才子題庭齊者作清門皆隱最堪跨

羅雀門閱地百弓抽帆且樣鴨闌東當塗書車

左海經傳鄭小同雨過旗槍茶柳外月明歌

客游到處体都騎難道清詩不樂窮

四月八日效長慶體

今年孟夏行冬今夜尚南風晚北風露頂劇性

滑五日黑水橋六日散房變七日開縣敗八日銀也一日超池渡二日車箱田三日真寧恨 梅村吳先生以順治王辰舍館嘉與之萬壽 寇紀署以三字標其目盖做蘇鴞杜陽鄉何出 九曰通城擊十曰鹽事餘十一曰九江良十一 披張仍作應及前榆錢柳絮愁飄損且喜飲 爆書學集卷四十四 跋綏寇紀界

書師田之歲為友人借失後十八年從吳青勿論忌諱盡上史館于是先生足本出予 生聞之於朝雖不比見者之親切終勝草野 之识如目接先生之唇致也級寇之本末言 而止虞淵沈中下二卷未付東木傅刻馬明 國子祭酒非其志也久之其鄉人發雕是編 天下野史有 沈于時先生將若書以老矣越歲有迫之出

曝書亭集卷四十五

兩朝從信録書後

書論世者頗以两朝從信録是徵斯編為秀 復入內閣見天放四年紀事毀巴尤甚逐去其籍無完 喜宗實銀成截皇史歲相傳順治初大學士必 水諸生沈

曝書亭集

二輔臣為總裁官隨州何公宗彦先太傅文

國元所篡乃二年春會試天下士哲皇帝以外

首科特簡

575

元舍鄉先達不書書顧東議果足以傳信乎

**曝書亭集卷五十三** 

大學士徐公述歸賦書後

大學士崑山徐公以宰輔領明史局監修其 界萬卷關吏横索濡滯不前中逢成述歸賦 叙川涂之紆曲陳往古之得失此司空表聖: 騷之遺恨者也猶記歲在壬戌 師云振雲

天子有事春蒐縣尊侍班

**曝書亭集卷六十一** 

書機銘并序

乾清門時鹵簿已集

關下公率滿漢御史三十員追諫

天子温言諭公方春省耕不出旬日回非将獵也公薨

後葬尊曾舉以告公哲界尚書尚書亦不知盖公謂是

杜甫詩云婁公不語宋公語公去三獨坐後以 舉職所當然未當以語尚書公之不自於伐即

子入史館以楷書手王綸自隨録四方經進去 詞宜與陳其年見而擊即尋供事翰苑心者 牛卸形之白簡遂罷子官歸田之後家無恒京 潛請學

十横老矣不能确讀也作銘曰

奪機七品官寫我萬卷書或默或語熟智熟 答陸修撰問

長洲陸子問禮於小長蘆朱叟回子於父母記

三年之文先儒說禮莫有接經以伸其旨者何

子言之喪則致其哀記回致哀所以能致喪於 致中京而止尚子曰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所以 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平不 明以告子昔者帝堯阻落四海過密八音舜 信然否敢問答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做子之 極也凡此皆以釋致喪也回為君方喪杜氏之 以為遣使來至非諸侯身至且疏曰方喪調比方父妻 天王之喪諸侯不得越竟而奔修服於其國孔

傅曰天子七月而葵同軌軍至蓋雖庶方小石 子之國為天王斬衰有別姓而哭的大行人相其禮 報語稱庶邦侯甸男衛者明匪獨畿内諸侯人應門右其云執壞真者以四方壞地所出戶 周之制然也鄭游吉對士景伯曰靈王之喪不 廟 侯以為堯三年丧於時十有二次成在周之上 士邦君麻冤蟻裳入即位御王冊命同 暗既 門供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軍公率去

質言禮之君子

少言禮信而有徵肯堂敬聞命矣既退命昆田書之用 一次表之名書云告爾四國多方詩云萬邦之方四方以 一次表之名書云告爾四國多方詩云萬邦之方四方以 一次 中華 中免於天吏之討矣秦昭襄之薨韓桓惠王衰 一次 無地晉人不能詰由此言之簡公若非在楚而使其 之言禮信而有徵肯堂敬聞命矣既退命昆 公在楚先大夫印段實往散邑之少卿也王声

## 界書事集巻七十二

## 五經進士譚先生墓表

試至里門南京不守先生浮舟于沙達會 者服弃南京除禮部精腾司主事又明年命 式賜進士出身第一又明年李自成陷京師上 有十五年以五經舉順天鄉武明年會試復以 **興尊之姑之夫回祭嚴先生姓禪氏韓貞良京** 

福州以戊子七月卒于漳州之宿溪庚寅子

火之四軍と野 孫即奏尊之姑也太僕公卒于濟南先生時 於兒十龄能編誦五經先太傅文恪公異之之 東布政司祭政巡視登萊卒贈太僕寺御先 嘉興曾祖某不仕祖其封福建布政司祭議 師貧不克葵甲辰十月次子瑄等始下兆府 二十七年十一月生生而暑暖及肩母嚴淑 于朝節通顧矣不書書五經進士譚氏之先自河南 里二生打既葵題曰五經進士譚先生之墓 曝書亭集 父昌言山 生以萬 先生當仕

卷上盖先生甫釋褐而國事也不可支矣吗? 經史畫或與客圍暴夜飲酒漏盡乃已見者 激抑置後列思陵披覽良久日此實學之士 清其理和復祭先生廣交游名開一時家居 廢學不知其用力勤也及對策殿廷大臣以生 生乃步擔入婺源山止祠下攀庭中枯柏宛 弃五畫夜視級舍既歸喪服除哀思不置太性 源縣事有惠政鑿山通往來行者民德之號極

火门日南 仙郎

縣書亭集

流離飢渴寬跳虎敗龍鯉之鄉街恨以沒洵可良已夫 先生之大節東南隱居之士多能道之吾欲 亦卒合葬于墓又三年始克伐石為表盖自 觀者天下事何遂不可為哉迨至危亡相尋 之才使遭逢前二十年經世之大文發為事必 人生不幸遭喪亂受全之體毀傷者何限先 用心真可以無憾也自先生沒後十一年而恩 回卒保其疑膚首領從君父於地下是則忠 臣孝子之 生百折不 弊尊之姑

而其大者不可得而書也否欲書其小者而以 不足以盡先生其斯以表先生之墓而已矣此

貞毅先生養表

知府祖屬少師無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文華 怪山下其日貞毅先生者門人之私謠也父世 貞毅先生姓朱氏詳士雅字伯虎更字朗話 殿大學士

少好游俠當聲伎食客百數所最善者一人口 贈太保諡文懿曾祖某以文懿公官貴贈如

觀宗觀字朗屋善樂府歌詩以王伯之畧自於 於所知做重貨賄粮吏得不死既而論釋宗觀聞之大喜 陰二明先生遭衛散千金結客坐察 微論死立 砥 交祁班孫于梅市後先凡六人往來吳越以詩古文相 也自是每出則三人俱至長洲交陳三島已交子里中 踴躍夜渡江馳見先生未至為 過前殺先生既免察放蕩 江湖間至歸安得好友二人其一自慈豁選 礪吳越之士愈然稱之歲已亥陳君以憂 於歸安者

時送英者百人子與祁子臨穴視其對慟哭五 之季弟聯元及子銷以狀至歸安乞二人志其墓而二 渡江經紀其喪視飲舍以平田二月葵于大台 者喪其一而先生亦敦息悲思逐病膈庚子 歸安渡錢唐以是年十二月日卒于家年四、 陵西原

謂百年如旦暮何期數歲之間零落殆盡陳 子亦林繁成極邊以去當子與五人定交意 人者皆不果也又明年去寅六月朔二人坐的

憏法死祁

高士李君塔銘

馬爾嗚呼死者委之高為派冤而不可問徒 告不毛之地幸而僅存如予又以飢寒奔走 葵二人者并骸骨亡之條更甚於宗觀獨先 吊馬覽子之文夫亦可法然而逃矣乃書其 則人生相聚豈可常哉後之君子謁禹陵經 之子绮而表諸其墓 帰書亭集巻七十八 先生之墓

子姓於醫受業于季父中梓士材中样挨方去 悉天而奉從皆學官弟子與君游者或不知此 醫藥自給年七十病卒君先世日尚家日中立皆奉 其門閥年二十間道走桂林名書任版而與君游者於 不知其官資君娶伍氏再娶殷氏鞠氏先後生子九 士尚哀未授官中立為大理寺右評事又有立武功與 高士李君者自上海來平湖割西官道士之樓居馬 戰沒者建祠南匯城代為士族而與君游者多不知

或酬以金縣從两吳書估舟中買書不論美好由是精 書三十横統即楊折旋旨書也與君游者相對樓下 客也成在丁丑冬十有一月子至平湖則君已 輕舟載花郭外藝庭前飲客酒必自遠致山肴海錯飲 知其儲書之富容過無分出處貴賤怡顏相接服則坐 部刊行之有廷之治疾者數百里必往視疾愈不責 部君補探藥品化義醫學口訣脈訣原辨痘疹 必豐與君游者不知庖爨何地而君意所嚮何者為 曝書亭集

之猶被衣起坐出平生所者諸書南具情話

二千五百卷界馬其餘散去平居玩好一歌一 于愈焚其骨盛之當後二年訪君葬所則近在東湖 一砚悉分贈友朋越二日於遺命弟子用浮屠法盛尸 拟詩古文曰放鹏亭集并以付予且命弟子以

君諱方貞厥字我生後更延呈五文多道于野

演其友江某實治其藏馬弟子將某徐某請?

之永久銘曰

送有經有子有文有史搖筆兮伸紙有看有居有, 海疾者熏灌或 的角青江 游疾者重灌或以解散有花有苗有甲有係上 去故土分委恒幹于東湖分或疑羽流或謂 山亦曰寒村被道士服栖珠觀之例汎汎松白 銘辭其不朽犯 僧伽视我 步擱分 君 获 之有道

愚羞小集 愚庵小集 别集類六

愚难小集序

卷 羲 學 有 尚書坪傅馬貢長箋諸書時羽頭經傳有 快樂重未懸 國門先梓子美義山二注海內 不能 者述古往往博極載韜而著作未追然真能述 作也長孺朱先生軍精訓話之學所撰毛詩 巴爭購 儒先以

不欲以詩文鳴東恭先生成屬竊取其行笥苦 其書讀其書者與不樂見其詩文之盛乃先生 则] 退

國

朝

大心の神とない

愚庵小集

末 子 者乎信夫真能 曰 则 為文章 此 辨 汪 规 王魯齊而詩 好先生訓詁之學所由總統好若能傳雜著莫不接經報 子曰先生詩文于古人誰 備之上觀其 排紙 騷選詩則聽獨三唐古文詞若 典實敦重粹然 述者未有不能 則過之魯齊經解不襲尋常義 詩疑書疑可以知 澤于大雅 証史義精 統 流器有 比東應之曰其文 作 也 其學問 間當攜 特魯齊傷意窮 序岩記 理 功 愜 儒 先而無 乃矍然 斯苕 根柢 流 超 文 悟

六籍 所 推 齋 迨 與推 軟治宋元 金 更 **承後不必** 潤 其 折衷百八者卓 許 難 詩鮮可稱述而先生于少陵老人心慕 宜其比與 曾齊 服為儒宗可不謂 杪 黄吳宋諸公金軍文紀世世不絕 有所 間 親受業於何 都公俸人也先生孤生傷起前 飕 盤 制有速勝之者 伙 同 榰 **時不必有所** 難武汪子雅為人物 柱 北 於 山上 犀疑眾城之日 雖 溯 推 然先生所處視 文公成 艴 獨 同, 以其質穿 曾

火之四軍公等

愚庵小集

許可亦稱東言為然遂以述之於先生因請出其集問 世是集行海内必有共然東之說者先生經術 亦可以盡表見於當代已乎時

康熙辛亥仲冬內好用里計東序 愚趣小無悉五

呈基先生

山堂半似野人家開拾瑶之遺餐華玉佩龍中

琅玉鈔後飯胡麻丹房只許調霞杵逝景谁當挽日由

樂圃竹州堪送老休論猿鶴與蟲沙

贈蒼雪法師六十

空山半傷自安禪祭可令誰與接肩花下翻經 何事更求餐玉法黃精滿地可忘年 林間放梵鶴初選孤峰任挂穿雲杖碧澗長流

九日遣與五人日遣與法對精滿地可忘

畏向逆房理醫絲雲亂驛烟成杼軸波橫峰影 摇落江楓玉露垂秋光漸老舊東蘇貪将狗察供愁

寂寥門卷從無没濁酒憑誰寫鬱伊

送友人適混谿

望亭西去夕烽稠戰壘烏哪恨未休草覆新

覽古不嫌多感激遲君騷賦慰年愁 花殘廢死幾人遊山泉帶雨快朝汲湖閣飛

含情自遠故不失正音吾于此詩亦云樵水口李從一蘇臺至望亭詩調極惧京

登洞庭雨花臺作

極目重湖接水雲石欄睛倚辨波文帆迴斷出

前村指點山機路何日攜家友應奉 葉脱球桐寺外聞翠寫拂嚴中坐合朱霞散浦

同馮定遠夜話

湖南嘯水真行樂細雨疎櫺聽未躬

石洞仙經禮碧空錐冷但知吟好句節輕便欲御清風學海人推大小馮君令才老更稱雄玉臺艷制親騒雅

贈孫子長

拂水者英嗅卷莲談經林下有支中儒衣未成

鳥爭疑深宫正合供鸚鵡杜詩香稻啄餘鸚鵡的際中天火樹垂香國分龍人少見花數年 突兀憑空倚怒濤何年開鑿莫神趙環州水割坤 占盡南州色能奇相旋曾唱右丞詞圓勺萬町 勢連縹鄉尤奇絕乘與還思放小的級件東西 排漢峰凌日御高天目石根通洞府海門雲物 無殊日力雄調 響登臨傑作 紅豆 香稻作紅豆注云唐

火三四東公野

愚庵小集

陽的何事開庭漫陸離

碧梧

青梧掩陰讀書堂百尺高枝引鳳凰新翠欲為

但得東園承早旭托根何異峰山旁

機陰深暴寶爐香凉侵眾軍先秋覺禁墜銀比

愚卷小集卷七

箋注李義山詩集序

中酉之歲余讀義山集久欲為之序而未果之

從前未有為之注者元遺山云詩家總愛西崑好只恨 謂余曰玉溪生詩沈博絕麗王介甫稱為善學老杜惜 舊唐書本傅以及笺啟序狀諸文所載於英華文粹者 無人作鄭箋子何不并成之以嘉惠来學余因緒閱新 釣黨之禍而傅所云放利偷合能消無行者非其實也 夫令狐綯之惡義山以其就王茂元鄭亞之群也其惡 反覆參考乃喟然嘆回嗟乎義山益負才傲兀抑塞於

茂元鄭亞以其為替皇所善也 對皇入相薦自晉公助

火心日面人社会

愚庵小集

楚絢安得以私恩之故牢籠義山使終身不為之用乎 流社稷史家之論每曲牛而直李茂元諸人比 而深結李宗関楊嗣復織之繼父深險尤甚會昌中賛 **綯特以仇怨賛皇惡及其黨因奸惡其黨賛皇之黨者** 皇權約臺閣一旦失勢約與不逞之徒竭力 非真有憾於義山也太牢與正士為譬綯父楚比太生 其人可附離為死黨乎義山之就王鄭未父 智海丘之公此而目為放利偷合詭簿無行 陷之此

摘之者也或曰義山之詩半及閨題讀者與玉 可與子美相視而笑斷不得以放利偷合能流 士為不經警色荒之覆國此其指事懷忠鬱行激切直 兵禍胎之戒以至漢宫瑶池華清馬嵬諸作無非諷方 街免晉石太和東討懷積骸成莽之悲党項與師有窮 日 偷合非無行乎且吾觀其活獄弘農則件康京 **此好那擅朝亂政如八關十六子之所為而後謂之非** 則 件政府於劉貴之斥則抱痛巫成於乙卯之變則 察題詩九

大こし日 not A Dalis N 愚庵小集

有取馬離縣託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遂為 綿宕往之致唐至太和以後聞人暴橫當福蔓延義 漢魏六朝樂府之祖古人之不得志於君臣朋友者 思告則莊語不可而謾語之莫若瑤臺獨宇即 阨塞當塗沈淪記室其身危則顯言不可而曲言之 往寄追情於婉孌結深怨於蹇修以序其忠憤無聊 臣 朋友國風之螓首蛾眉雲髮教齒其詞甚褻聖人 稱荆公以為善學老杜何居余曰男女之情通於

之間言之可無罪而聞之足以動其样州吟 於友人且以為世之讀義山集者告馬 情俱有託早已自下笺解矣吾故為之說曰 者亦不過以為惟房明媒之解而已此不能論世知 時哉學者不察本末類以才人浪子目義山即受其詩 者也豈徒以做事與博梅采好華與飛即柯 之故也余故博考時事推求至隱因笺成而於 刀風人之緒音屈宋之遺響益得子美之深 而變出之 義山之詩 古争霸 回楚 雨含

大三日日本公司

恩庵小集

T

騷乃神益經史之文非徒義山知顧寧人曰前幅深研黨案後個極 愚卷小集卷十二 舜崩蒼梧辨 巴論 風

世傳舜南巡行崩于蒼梧之野二妃從征死

洞庭有湘君祠其事見史記後世因名舜陵 桐弗絕置守陵五户而楚解湘君湘夫人遂 以城皇女 為永凌望

英當之撰述之家遞相引述獨郭景純辨之

女處江為神非堯之二女也因引禮記檀号

三妃未從為証此可破千古之疑矣惜為悟之 關 深晰其妄考舜年百有十歲為禹於天十有上 也征伐會同巡行述職之事雖代天子行之而 都浦阪去安邑甚近合以防方之文舜於此 古鳴條陌一名鳴條岡今在解州安邑縣北 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高涯原在浦州安邑縣 俗而出祭義所謂舜勤民事而野死也舜禹之居 必因省方 一十里舜

火之四月を与

三年夏后受命神宗三十五年命夏后征有苗四十 之文而必非死于蒼梧之野如秦博士漢諸儒 於其地耶益古者天子車轍所至即可以防方言之 其沒不于深宫遂謂之野死書亦曰乃死以别于殂洛 皇高拱深宫置民事於弗問也唐虞之制五載 再考竹書紀年第三十二年命夏后總師時方岳三 安知舜非因禹周巡四岳時出近郊康問民的安和舜非因禹周巡四岳時出近郊康問民的 號未改天子街翼翼然憂勤於上非若後世之 1 愚庵小集 隱而竟沒 所云也 因

世代荒遠未敢斷其必無不妨存其說以相証。孟子正合沈約注云鳴條有蒼梧山此雖圖誌 成於秦漢之後自史記山海經零凌蒼梧之說與而 又日舜死鳴條必葬于其地今平陽無肆陵 年帝居鳴條五十年陟及書雖非正史而鳴 聞多失其實矣且堯母皆都平陽堯不聞以巡将死 廟之崇嚴其邸既易煙減若皇覧所載帝王家墓其書 之何居余曰上古樸畧天子之葬非有山陵 而零陵有 証者也客 之表識寝 不載然

遊下傷之淚竹其妄皆不待辨而明矣死與二妃之從征而死街土有鳥耕墓有象洞庭之 舜不死於南巡而 即城陽也其地去浦坂二千餘里比豈可信哉是故主 之以尚書决之以孟子而舜無死於南巡之事斷如矣 吕氏春秋云堯葬穀林皇覧云堯家在濟陰城陽穀林 也葬 狩稽 大証 記載所云舜 蒼 事禹 梧 愚庵小集 之事不 固 自 漪 湘 江而死征 以益 三笛而

愚養小集卷十三

書元裕之集後

夫之淑且美馬則國人之敗之也滋甚吾讀 事問默不言可也有婦於此亦既奉縣區侍中 深有感也裕之舉金與定中進士歷官左司日 人之室兵後悔其非所也肆加之以訪詈而喋喋於 人臣身仕两姓猶女子再醮當從後夫節制

汗京圍城中痛慎作詩抄其忠義不啻杜子

先後夫之姓氏合為一人若欲掩其失身之事以許谷亦誼當然也乃今之再雖者吾異馬訓辭該語曾職女然既足踐其土口如其毛即無詢詈之理非獨 嚴實萬户所詩文無一語指斥者裕之於元 人者斯又蔡文姬李易安之所不屑非徒詩 山思明也及金七遂不仕隱居秀容之緊升

## 文端集卷十二

讀明史書湯襄武傳後

資渥遠脫羅網寬胡監必鉤黨災患不能干死 立功既不易居功亦良難我讀勝國史慷慨起 刀鋸威頻施非所安獨有東歐王天年亦為 臣盡殖監宣獨悲彭韓微驅經百戰體積金紅

慎用以保蔵寒

文端集卷十七

火之四月とか 舊學傳新見老成意氣激即談往事兒曹睥睨視諸 落落都無脫近情讀書味道此平生前朝鉤黨留名士 掉頭揮手入烟霞獨向堯奉老歲華祭頓百年 傷心沒齒清貧老難露歌残涕四横 湖山十部宣無家野禽自怯長楊樹幽蝶偏望 文端集卷二十 奉乾座師編修大與王公 題汪鈍难詩册後 文端集

況對茱萸舊時節東離消息久天涯 大端集卷二十三

便籍藏名客田間識字農近來詩格壯日日對偶訴

文端集卷二十八

重九日大風驟寒

利對黃花幾坐開宫樹葉飛騎馬人石橋風監不落天空節序催鄉園獨酒此登臺苦思丹師

天內觀字畫六軸 高秋兒女團圈日且把霜鳌共級酷 移來簾影小窗前 手培蔥草緑羊絲花帶含珠劇可憐欲今微 文端集卷三十二 文端集卷四十一 初夏 山東通志序代 文端集

國 我

皇上御極之十有二年爰命郡國各以方輿 國家戡定以來典禮修明文教蔚起海內然 為紀載

事者命序于子子雖不敏以梓里故其何敢輯成書以彰一代文治之盛越次年山東通 融夫東省 當

馬泗淮經其南大河帶其西淄川濟水之際 為古都魯青齊之地公宗時於區域東海洋 洋稱巨浸 洄蒙羽

數形勢之宜自古以來聖賢忠孝節義之士日

國儲之要衙也故其山河之包絡城郭之經

公太公之所封也聲明文物則孔子孟子之教澤所 往後先焜耀於史册之間且東南保障於 為尤先漕輓所經千餘里則又 神京為最切北與畿輔壤相 那之鬱秀其為名山大澤者不可勝數土宇 而涵濡者也故雖僻處海隅周秦以來間 錯 徳化聲教所, 被視它省

不科然畢備豈特表東海之風紀方域之盛而已哉将郭人物風俗田賦之消長建置之沿革數千里提封無 命甲皆各有專志兹特涯六郡為通志若干卷山川者皆不可不膽列而條貫之以成一書題者州縣奉 者皆不可不膽列而係貫之以成一書題者州

賢人君子之烈脩詩書禮樂之遺以維挽習俗使之返 聖天子乙夜之覺備太史采風之書以為一代文獻且 令後之無是編者觀海岱之高深遊珠泗之風教覧古

手而序于簡端 朴還醇俾無塊於齊魯孔孟之鄉亦於是乎在矣敢拜

## 西河集卷七

火之四月公司

合 碩 逮 町已 仍 宋淳 10 其配之分則 增真宗則仍設三配然徒 園 而夫與后土分祀之至光武則孟春合祀

以然夫的移非他以一廟祖位言之則位本東向于是東向為一配東設西向為二配而今首東向而次西向成就今祗既北向則以常情論自當配位先左以西設 方丘北向南享答陰亦僅見之宋之政和明之 此旨現行事典無可議也獨是配位之向古何 北左之配 位為路南右之配位為榜其日 向設無

火之日東在時

西河集

之左也今配 宜 言之也令祗 如火光明後 向 稱 左 然夫東坐之在以位左左之 也故 琢 失
及 右享矣但 明而分列左右原未當回 解之者曰禮坐尚在東  $\mathcal{Y}_{\mathcal{X}}$ 仍 幽尊左却右 一朝而非之七廟 既 面已 東設而西向似乎 北 向 位 所設以視神向 則配位之尊當先西設西者北向所設必視神向郊配東設以南向 则 榜考不宜先武 则 惟 設 北 昭 **船火先于**的 者正左 向與南 移左右 位南

為最為刑故天道東陽而吉事尚左地道東於 之尚右何以言之西方者右方也而其義則為秋為位也若以義亦必西設而東向然而不謂之尚左而 矣或曰非也凡北向之配以尚左而以東向此 謂左不者則西房也今有車于此主者居在縣 右易而向北則西為在其明堂之制北曰元堂而其 夫所云居在者居車之東也以南御言之也隱轉而北 則初之為車東者令為車西主人當下車而 揖野

火之口草を野 以義言之也義則右必在西此有定之右也 西河集

玄涧 之者曰北面設尊元酒在右調在酒尊之西 為右不觀鄉飲酒義子曰尊有玄酒貴其質 也此無定之左也然而 故尚右既定不惟南向者以西為右即 右抵之北向正地道也配之西設正地道 無定之左也然而以在左之酒而謂之為尚右則一日北面設尊元酒在西尚其質素夫尊之北面正猶一日北面設尊元酒在左謂在酒尊之西也所以設不觀鄉飲酒義中日尊有玄酒費其質也然而疏 在

向之饋床就在西北向之饋床就亦在西夫以南北異也以使右食向使東陽西陰東縣西濕方義有定則南也其分東西則以陰與陽縣與濕也然而又曰右脉右 設而便右食者在實則然而在主則當用来 筵而其中所設東皆胸殺西皆脉敬既已可 而方與義則有定故私 凡以言乎尚右也則又不然曾觀懷禮矣黎 位 北向 則配之者必西設東

火之の軍と皆 尊言之也而回尚右回在西者則仍為南向之 日 肤大遠不便具于尚右便食之義何有故玄西 右在東序西向則南為左北為右方從位轉而義亦騎 之故質爵居在介爵居右在堂室南向則東為 之是以陰陽無定義方位無定形今夫南北 福東西之分陰陽也南之為陽北之為陰夫 北向而其為鄉飲而主席者仍在南向故 乃以地道之山水觀之山南曰陽山北曰於 西河集 左西為

即一山水而陰陽之不定如此必回東方為四 具義無不一定而以言乎水則水北回陽水南回陰 手在西二三子之尚右者則手在東當是時 皆北向然而皆尚右矣然而起視之而孔子 之喪拱而尚右而二三子皆尚右斯時孔子內 陽而吉事尚左西方為陰地道東陰而凶事必 定而不可易也則有一凶事尚右者于此昔九 不超立也以師弟之禮推之則以孔子南向口

火之四耳と皆 宗 以尊 先左後右地道尚右先右 之右而使二三子之為東手者皆易而西乎抑否乎 伯建國 向者 堪之見也然則奈何曰此地道尚右也夫王 郊 右 尚 而右 神 右 復以尊私之故而定北向 右也以配位言之也惟配位東設山 社 配因而尚右 位以尊右而 1 位亦夫人而 西河集 而在社神考工記匠人管國亦石後左夫人而知之也月禮小田此地道尚右也夫天道尚左 右 谁曰不可故曰祇之南設而 完北向則東為祗右因而明之也今以尊陰之故而

太社之尊于稷者位在東也此東設之右也皆尚右也配為右此猶社稷皆北向而太稷之孫于社者位在西西西向者亦尚右也以祗位言之也惟祗位南設則東 右此猶衛地本在東西百泉之從西北來者日在左至只已居至了 西河集卷十八 地道尚右 寄張低乞藏史書 ナ

火之四軍公野 一登君子之堂快讀異書每中夜起憶軌成恨 容享者齒發此石紅則夫天之厚屬先生者西 鄉老成漸若是星而一代文獻如先生者猶去 居故鄉時少但及壯歲即亡名走四方從未經 夫名山之藏本待其人久悶不發出成物怪方 究無實濟翰音敢妖于今可見向聞先生者公 聖主右文概念前史開館修輯已幸多日乃強 紀三百年事蹟饒有卷帙即監國一時亦多然 西河集

實録實則墨一漏萬全無把鼻項總裁敢奏 陋 末懷宗本記得附福王魯王唐王桂王諸記 而搜之書庫西南建號有馮再來少司冠滇點 中諸君俱以啓禎二朝記誌缺略史成本未以 分屬某班於令起草此正停典殷獻之時也 相公家以崇禎一十七年即報全抄送館編 欲怨先生門下既發所著暈付姜京兆字 備考索至魯國隆武始終關然今總裁竟

火心回風心雪

公也若夫歐陽五代成于私著然而宋直用之而向 家有賜書遠過歐九其苦心撰著原不欲職之井 審 不及他史者以匹士疎陋三家言事萬不若史局 者以史官分嚴慮有得失反不若沒才閉戶 館以成史書夫漢書監本肇于叔皮然而遠 而核博而通也今以先生之學力發美茂才 之閩一

欲入仕而寧窮年花花以究竟此一編者發皇暢

西河集

而一旦移入史乘傅之其人將先生坑康亮節必

付京兆宅抄付快惕不具 此後正可示人無順再悶光為朗快書到即 進尚詳列諸書所自不敢蔑沫況此書既付日 應將 你而該之式而憑之者也仲尼云賢者識其, 本朝文德武功一一詳載乃足信今傳後也日本朝文德武功一一詳載乃足信今傳後也日 仲尼復生亦當嘖獨縣賢矣若其中事實不 致有今日此固有明之祖宗臣庶靈與在王 大·JO not Li ods: /

西河集

西河集卷三十二

盡人傅序

予過龍江見機下先生值先生作盡人傅畫

意一若傅以阿堵醫盡人之為生然今相距 七几百年以内為先生所及見者率記其梗

人存者若梅村浮廬一草又相繼亡去而先

方先生未逝時忽揭所為文付之熊蘓既而

承先生遗志重解先生集而是傳稱闕且有

者子再過龍江訪雪客于逍遥之信堂得重 之状悉見之毫端而形于肘下何則其生然 其毛髮而後已今子集亦傳蓮而當時報先 阿生之華使畫人各有以意其生猶憶先生 所示然而含黃把炭衣解盤碎極天下資命 命予以序夫烟雲木石非一定之情蟲獸禽 也夫先生之虚枯發匿何如哉乃先生已逝之 已微事及予復就予考晰以辨其實令片言

大心日軍と母

西河集

遗文而泫然者耶 生 為生者終不得為先生生如先生之為盡

許君生日序

度何難出所有與之故傷而乃如華飲英徒 晋高陽許詢以魏中領軍後自甘放逸即司 不潔就當其時所與齊名者孫子荆也子荆

鄉許君為玄度後玄度萬千邑而時徘徊于 相問訊哉志各有所向而不時同也山陰王 度而不能為玄度君能為玄度而又有不必以 當世賢豪比長絜大而甘心寂處夫亦其志 之不能為玄度勢也然而願為玄度者志也 之南塘上下之間乃子懷道君高蹈孤處林 且好與支王輩論辨名理故其完在蕭而其 與今君年七十鄉人成製障為毒而屬予以 潛一似重有避者然而相其才力讀書談道 接掃密室敢牖焰滿熟為往不習二氏家說 布逍遥間

火·JO rest As Asta

少也哉君不為子荆然則天下之不足當君之 塘予居北幹君母以玄度自視而以子荆者視予則 志夫天下有寧為子荆而斷斷不潔于今之好 矣子懷又言君名溢于鄉鄉人將推君舉鄉飲 已多也予久居北幹當求當日之所為北幹園者俯 鄉表率夫三老五更自三代以後殿有常尊且縣 **踟蹰庶幾見蕭條遺跡而君以南塘數武當之** 

解立何饗呼與州府辟召者本自有異弟吾問

西河集

憲乞天下有執的而受教者乎其果集由之 都時與劉尹數語聴者調其無隱心而以我能

于稷高與

西河集卷三十四

養崖詩序

有正變而方無正變然而四始六義之說無與 國風以方異而自文武宣平以近于陳靈則又以

颇喜為異人之詩既而華亭陳先生司李吾郡

644

大心の神人ない

楊者其說有三一則厭常而喜新也一則好行 與文之一歸于正而乃羣然倡和彼此牧悟 明進韓盧而却李杜而其間才智之士方有上 朝廷崇儒右文徵天下稽古好學之士與之中 試其文而示以式以為時之所尚者端在乎是宜平 于 變者推其故大抵皆感于一時浮游之說 既也則愈然而奉歸于正者且三十年今其變 雅正變之說為之論辨以為正可為而變不可以

數則合神人而和物變不必金槽鐵撥王笙 為新奉而珍膳積食但取和滋則鴨肝能方 也又何必膾鮮于西海膽電于江東而後謂 以盡變當日與鼓明終雅前須竹其製雖平 為詩故常無所原而必以正則不必絕俗以四 為崖姜生善為詩然未當為詩其為詩也公 獨是風雅之資本乎性成既不怯乎正而亦 絕俗也一則有數乎其正之不足庶幾于變 大心口 not Main

西河集

西崖湯質門赴然而二人者皆游于宏軒之四

者華亭人也 非以發為變也是以正變為無與于四始與 何其與華亭之說相似也為崖與杜陵將先 之煎易牙之樂益至常之極至變生馬是以 西河集卷四十三 間才士每多于三吳而其所最上而最名者二人 張宏軒文集序

宏軒之文也然當登宏軒之堂見其家庭难移能合 潭不能變秋秋之音鳥階易生無與于九九 問自真山錢氏之說起而陋者襲之謀時此為 予游上海時讀西崖實門之文已與其難及顧未當 備四時之氣者恐冬毛夏党而不為之易何則 軒之為文可知矣在告崇禎之末主持文教者首推 宏川不敢于時人所趨譬之春秋代谢燠寒 而不削言詩于宋則渭南宛陵言文于明則 相

火之四原公島 西河集

來 予游長安每個竊 和 解 間 可與言高文典州之事而宏軒不忘故舊越云 騰才 有 禮 詩與文也予乃為伍校而参訂之深嘆宏於 組露難平之色日與林下諸賢婦方外善士 多豪賢而以宏軒當人倫第一夫豈或過乃 類乎泉明之居潯陽白傳之歸履道者子 而里門式序用 絕麗下筆者流水雖至行不得 風中秘日給筆扎方恨無漢庭司 相表率終未聞以逸時不 洒 掩 如是 間與倡

論議案可於此條亦深私發無益乃蓮脱濁淖皭然自招內史主持文教之後而又接畛吳門親與錢氏宗伯抗手 燠寒善與人者忘旦暮文亦猶是矣予向曾序西崖詩 是也以為雲間之文所可主持文教者猶庶乎甘 雖踰時越陌而其為相惜致数猶一堂也夫善居時者忘 其可見其不惑于所超若此則又嘆宏軒素心顯晦若 長安則又為賓門序西山游記而今復讀宏軒詩而序 西河集卷五十一 削品乃連脱濁淖皭然自抒

火之口車を祭

盛元白詩序

越自康樂侯以五字作六朝之倡而三唐以來遂家包 馬今海内宗虞山教察信鎮益之失故不剛于南渡推放馬今海内宗虞山教案此係抵我进立之部于南渡推放

翁于明推天池生雖皆張越軍而三唐之步乃却而不前 允范姜十七连梧作五七字會思一破風君廣得間出少時與木汀徐城梅市祁班孫白魚潭張杉南城沈九

于三唐六朝之間以雪吾越人掩抑之氣而班然成寒

允兒死于官张姜與你皆相繼亡去所藏遺 西河集

盡又當此文章響絕之際入空谷者聽足音而喜即稍 蘇孝五字燕歌七言以及漢魏長短句無不就甘以經生之業從事八比偶然吟咏即能做古今雜 賦其事鉛數之限卷表成馬夫以子垂老之生 指者並無幾人而且草野疏嗇好為順咳一當 與務觀爭先何况康樂今則總絕者又三十年 乎有超世遺俗之概豈非快事方今讀書人少海內 稍表見亦足以慰我願望而况元白之日嚮至 雅體

とこのでんな

西河集

七易簡者而為今人之詩是以今人為詩者

朝廟大文報相顧胎門而不敢近加之經學版 世鮮質學取其易簡者而為詩而為詩又鮮命 凋喪即禮樂名法春秋易泉猶且國敞乎時俗而記 世指名其亦可也 相承莫或訂正是豈無豪傑問與一舉而盡規于道去 元白有志白當從之而進永馬母徒以五字之 沈方舟詩集序

豐何遽不即如元和長慶而尚回詩有别賜非 則不如墨守八代之為愈矣予避暮還里以監 王客論詩其時持論太峻尚墨守嘉隆問人不讀唐以 後書之說既而時局大變陰襲虞山宗伯之指亦此發 書之氣減矣往者予來杭州每與陸君景宜下 而愈多而愈形其不足非調卷快陳而篇什寡也益詩 益之琴改工 也何使有學者為之則治江眉山亦各有時熙寧元 不刑而陽節之以元和長慶之體日吾唐信我

大三日東公野

人為詩者可比方也夫必讀詩而後可為詩

西河集

而故交凋丧景宣己行追而樂園先我而逃四 可論詩者而方舟繼起為骨山詩社之長京 領袖摩房子每見其詩雖不能測其所學何必 **飙詠之餘不必言盡于此而意彈于彼未常** 其内君皆有詩集傅人間先代遺書家人共 其所得此其中有物馬方舟席京兆世學其 之音而詞肯容衍不與薄以為深不務坦暴

以丹砂而能陸黄金而喷紫勢通儒之善用上 而皆有以得子詩則向難以桑而能區絲食 因序方舟詩而并及之 好以其學張者必以來俗子之物墟也然而 附眉山而静山明倪亦昭豪碣而多制色力 者方丹之讀書友也其附以詩比之元之附白海其所嘔與所唾者而其所食者可知矣解静山陳 西河傳卷五十五

LAND mat his plan

西河集

幾此者鮮矣三韓石公由從

自古名臣奉使必以民間報功規所建之節 色先簡從王之臣記其功之尊顧者而定為 浙行省石公從礼杭州名官録序 是两浙民懷在轉運行省時實有成績因仿工 上配廟社以紀盾功即所在報樂亦應專有 都督儀同且以勤王事殉于官矣此在元動 也及予請急歸而公己開府江夏移鎮真地 領進之為尚書正即既已奉使作山東鄉 龍起家其先忠勇公一等伯爵兼太保公 行省當是時子承之史館歷聞其治行而 江南久矣乃忽改江浙都轉運鹽使司

大三四頁公司 幹之材復饒明察兵民既不溷而餔絕徐施 至戶口逃亡以民版而線尺籍者所在莫辨而又且行營初擬其錫芝竹木軍需與供億未當 施勞國之典上諸臺使諸臺使下其事祀於兩 公为抢之使官贩得行且夫行省大路也以在 州之學官禮也夫題法至今日壞矣牢盆烙 課而今貯之為私販之用官紙日積悉商 理贩籍當與越用兵之後十一州飲獲半 西河集 人補闕而

有治語而吾浙之世被其澤者又復日親新 办功宗之以 天耳矣公之猶子刺史公適守之 祀巴東宋張忠定之祀西蜀應復有過而學 卵台之烈不至此予聞公守襄樊時能親背 再捣松政而連陽之役則竟以全師深入瘴 即其時衛嚴水留但捐俸以販而飢不為害 不去其勞也如此然則公之所在享祀比之世 此以然我称而至具故幕两男開題百蠻則 宫置主

火之四尾公野

舊績不禁其思之長而呼之遠也因于額請

其事隨諸賢後

西河集卷七十六

明吏科都給事中章公傅

會試俱冠經有名體仁私格之不往出為禮母 公正宸會稽人宇羽侯崇祯四年進士改庶吉士以鄉 科給事中

王應熊與田威晚通降中古入閣不由廷推 出此少謂

言正宸疏諫曰豈有枝卜下傳奉者在皇上山 661

熊敗起戶科先是正宸未起時敗犯鳳陽陵應熊 離坐擲若稅去會科臣莊釐獻等力疏救革職 吉 情與順情名同而實異振作與操作事近而用 情而可以有濟者也夫應熊亦唯非人情不 臣殺乏人奈何使傲很之夫贖平成之治故去 特用易感恩却般議則衆絕窥伺顧天下未 則 鎮 有之未安也時詞臣馬世奇為解于應能應 撫日新進安言耳無他肺肠正宸仰面日 既而應 不順 用 曲

火之四草公野

西河集

起殿體仁屬吏部條上百餘員不及正宸帝日 **成偶撫為帝所怒廷臣遽有薦正宸者體仁加** 無正宸名親筆取一十二人而乙名其間當具 家保禄位與內侍相關通名為線索其言不可 務刻深結曹王諸內侍毛舉奇細至軍國大東 問科道官箱黑每諛曰聖朝無關正宸趾以此 南復官拜疏瀝謝痛言左右茸關宰執上下 其疏付閣票旨令通行嚴飭而于是閣臣 力 概置不

臣

**當以沽名市德疑大臣也而大臣** 借 樂局災嗣昌託妖祥搖駅中宮引漢立馬后為言而 于五德為禮禮者別宜而從地臣象也臣失職則禮 出閣去引國觀自代而楊嗣昌通中人會熒惑入心 不修禮教不修則致灾今臣之無禮于君也夫陛下 齒 何楷駁之謂心為明堂前后星皆太子之屬恐好 此為東朝危正宸大不平乃上疏直劾閣臣 值襄陽告警遂克襄潘册封使事歧復命是年體 揭殺鄭

調善言不可退星猶揮戈不可却日而甚者即 試卷該科職掌今閣臣即舊科臣也有批扶而無糾然 白 先為是言以當陛下是無禮也史望被劾而 在唐真為唐真之時在禁約為禁約之時今帝何 是耽法也耽法亦無禮也古今災異豐見食 之張捏芳徑欲借城工以復銓職籍非陳啓新早為然 不遂意而動稱日時是又無禮也在官無私以 天下疑考功大法可金錢賣也是又無禮也磨勘 管以計處

官專權 州縣無不減門者正宸憤然日弊有大于此者乎急具 疏上帝覧疏心動 白靴帶刀攫市井相與邀求金錢每一指大符 免所刺舉無論在直皆糜爛京師無属子弟窟身 指 然終題其言西殿者累朝弊政也屢革屢設崇禎中 媒槳妄有指斥其為無禮孰大乎是諸正宸所 嗣 昌國觀而帝方嚮意嗣昌因諭曰輔臣不 伺 臣下長短 以紅勒西殿字付 羅織收捕公卿以下仰島 閣 票旨而

火之口車公母

西河集

令發改而密名大端成之語稍 監回奏罪殿于是外所倚籍殿焰者一夕散時正宸已 復粹擬正宸不合帝發閣改擬仍擬如舊帝下 官其窥伺者日益至正宸鄉試主考為閣臣 如着霜雪所 明恭接時昌以入而主之者國觀嗣 再選禮科左給事中正宸生位属不苟言笑雙眉隱起 未入閣時嘱正宸因緣其鄉人長吏部者而 至 鮮 **融意優路不測賴上維持** 稍 聞外乃始改票着厭 昌明恭 正宸却之 M 閣臣中

趙漕務帝喜其辦事已復原級而是時方督的 年元日上朝領軍宣閣臣延儒上殿東魯長 未竣命下力辭之不許乃遂掌吏科而延儒 聞處為遠志乎延儒聞大城會吏科都給事 延儒家居則正宸會試主考也時議起延儒 宸會以他事奪正宸級及國觀敗明恭亦乞士 正宸正宸當謂臣職當隨在盡力其視太倉 曰先生其輔 朕朕將端冕以求之正宸聞之必

とこの見るな

西河集

對中左門語不合延儒譜上謂正宸與尚書李

之延 推 既 日 曰朝廷事大家可為何必執意見以與物件 頌 聖德且責延儒以報稱累數千言帝深加 嘆賞稱 閣 正宸亦唯視為大家事故不敢狗 TD) 而延儒 儒 员 欲復舊輔 大怒曰 延儒迎上意欲縣用修撰魏藻德而難其議台 見疏大為日是勃我也當過正度執其手 吾固無師生已矣而 馮 銓 ソス 冠帶銓延儒 欲我 無姻 八 姆家也 正宸復争 私 耳延儒色蘇 正宸悚然 親耶會

日宣等

倍急或曰非帝意閣臣實為之或曰上意有弘 卿 **齊皇太子皇子左右侍羣臣各奏名叩頭起立** 家奴索館為調察狱情切責法司于是闔扉局鍋白 候處分夜一鼓綠騎傅呼送法司拷訊而中官於 而把持之何耶立吃駕前衛士掉頭號衣冠捕 把持枚上罪不赦次日復名對平臺賜酒食帝服青和 正宸及尚書李日宣左都御史房可批侍郎中 張三誤河南道御史張瑄至前大詣曰校上 日

州十七年三月太常具麟徵以掌科內遷為 具奏擬杖贖申古加正宸日宣暄遣戍正宸 三日 命甫下而京師陷正宸同左都劉宗問線經 浙撫黄鳴俊起兵勤王而以 于清議不得仲故發懷為此顧意秘不得而 西河集卷七十九 别墓兒其首為僧去不知所終 語封奉政大夫家鶴舫君傅 丁艱歸盧墓凡 正宸自 編管

名與之将從來師弟子不並名而君獨破例比 風之與東海不嫌抵抗然且三年改試帖而制 者為鄞之史立奉少宗伯君本房師也及君出 且緊甚故事舉文三年一改製名曰時製前此 而君繼之少小員文章名暨長登順治戊戌進士而名 君然浙西族其曾祖諱一瓚為天官尚書郎 平邱尚書廬江安陽令後凡散處两浙者代 家鶴舫君諱際可字會侯予兄弟行也寒家 有名臣 出姬姓 其門 主其 祠里門

火心の面とない

西河集

貪淫櫻民間財帛婦女雖事發而英敢治居庭訊問的強口

朝进豪猾甫攬轡而人憚之會歸德防將倚家世敷戚忘其

鑾與代巡推官者代巡之前驅也雖名署司刑而糾察官事

時外臺設巡按侍御史為 君河南彰德府推官官制推官雖府俗而實 得京朝官且據文有名應核之館人而 元光三策力持風尚者越三十年乃君以二甲 世祖章皇帝重吏治謂諸進士多年少應試以

有曲尚信為連部才所殺事沙可疑識者為 日假死有完者請壞吾庭樹而儀門大槐應照 首板而君執不可會再韜雷雨大作君現其有異仰 之每詰無所辭下杖籤一籤凡十餘下獄成遂葉市治 再如為平地淹數尺日何如日夫何辭伏辜至干 噬人以甘此產也雖然汝將自避汝臍矣乃鞫 刺刺且曰君害生齒盤尚未扶而敢噬我乎君 原其心以使之無辭過搜被害之實可按者

火之日東公野

西河集

版空虚君悉

招來之特田苦晓确境有将

惻怛以疑謝而得平反且百十計也

朝官外例以 課農而作士子之責也邑自兵發後民多散 與知縣雖分上 而艱歸巴補 名处以君房所首薦名冉覲祖者定為解省第一人既皇上改元之明年河南舉鄉武君分房校士主考重君 皇上改元之明年河南舉鄉武君分房校士士 黔之然平 推知合一格因補陝西城固縣 下 司而品 府而推官之缺奉裁 格 相等凡進士試 知縣君曰 官制推官 而之四方

湧出泛出浮浮然父老爭捧之下山而雨乃 者時餅已墜水運久不應君將拜辭去前下 擴官解以課諸生前此試科人響絕今登賢 取案銅餅擲于水以餅墜復出為神應之驗 人歲大旱君禱湧泉洞名龍湫者其禱法神 百年矣君就地起工役备土提竹力饭站舊 設防豬水可雅田五萬餘故自前朝慶歷後 不足必多方減賦以給之凡閱若干月而工

火心日南人山

西河集

聞君作 勞動戴星出入者無虚日乃復以供養大兵以 虎災鄉樟為折尾虎所即其子振第絕虎尾 乃歸而告之于官君為捕虎文移城隍神翼 入山則果殺二虎其一員創走死深谷中其 魯多按件新例以 而振第視之則折尾虎也君感神如此會上 君名各有所薦而復以外艱改補河南祥符 司刑有名遂以通省各部件總歸祥 郡体輪番審理問之值季 縣縣附省 一兒過市 撫佟公

無所指且兵無紀律縣南下營即有以溫掠 慶真治掠者於法而縣境始安會 是人來不愧制科矣特君過退避其時赴試 之直謂之變變豈小故將軍可謂不知律矣 故者君曰不然此兵所集地非汎地乃就養 白主的請真之法而主的難之曰世無兵前 地而兵不戰猶謂之縱若以就養地而兵南地 上開制 科 君以文名在為中總憲魏公琛極

火之四原公野

市而君不入城僦居蘆溝即其舊座主高陽 開

問禮試士而君不一謁及試

向釋褐時例得京朝官而且失之望館問乎且以幹 太和殿已拔取上卷而終置之君曰制科者為館 問地也吾 愈為文尚

不能一些制科吾何憾馬乃還祥符會衛岸街 決邑之常

家寨通當首街北河使者議築長堤以過之 人君曰此崇伯縣障水法也河央如排山而 能障之 日役萬餘

以萬姓筋力而葉之無用可惜且予相舊堤

西河集

古行取賜朝服一襲以示鼓厲賜服之典 自 丞以私怨計君士民舉幡訟君冤雖邑丞已、 堅不為動事遂寢中及董公舉卓異為中州於 獨否且條舉利害陳臺使前至旂丁市虎合 虎有王两者勾引諸旂員佔諸牙貨物立名公 提無恙中州多遊棍迤西朱仙鎮邑巨集也 使惡其拂已揭之總河君復力持之既而 市而攬百利為估商患自臺使以下皆是其 河 所請而

سكنان الصله للنصلة

西河集

之使在座者共聞之而後已康熙二十二年 外皆有以應之雖君當治政忧懷直前若不 任當于高會中與引時流不啻若口出遇論 至于藝文楊花獨誠以自下且皇皇以汲引 在座末亦必使之盡其說其說茍善雖語記 章之助遇有公事則與利剔與不廢齒類而 謁長吏貯車篋一刺因講學日久四方從游 則拂衣矣歸集同志為詩古文詞且遍游名

天安門各投武吏當士儀字實抵時君親赴實抵 及士儀陛甘州丞士儲字扶風君西行亦如之至是士 子士儀士儲皆以文章世其家己對策 卷浣雪詞鈔二卷點遊日記一卷先是君去 十卷安序堂文鈔三十卷松皇詩選二卷拾 修两浙通志聘君為志館總裁而嚴州府志 公聘君專修之所著春秋五傅考異十二卷 魁其

卓典陛其州牧而二子純孝相期請部例乞

Lidery for Color

西河集

子の 而 疾而卒得年七十六初君父太素公前明 世皆為語云浙上三毛東南文家今長幼皆 家史氏曰予長于 季世未任君官止百里而二子為監 君處沮之曰謂我不能就潘與養耶遂赴 以為名言 婟 太邱三世以 存然存亦何幾矣子聞計哭于廟復 君者十年而杭州雅黄氏 漸加進然而公慚 那司 卿 卿 馬 慚 先我近而 擬元值

略叙其始末如右 迎喪于杭之北關二子請予作家傳子何辭

西河集卷一百

二友館

徐君皆于子入豫州年先後下地來君門下上 昔庾信為孫觀寧侯作思舊銘未 當置幽也

石標美于隊古有不穿土而篩用誌者因述甘君子誼同時請予為銘子思二君雖未藏然立

君來審字成夫邑人來氏族甲地大君鄙其好 質空收衣縷裂所儲圖史外惟餅盘十餘實出

被以博袖嚴五石都者遇故人當意拱揮避法 于其中每出行書衣筆家手自持抱至有掛两

當意去當授書江園中與其徒沈君傅君名江

者夜秉燭籍廣籍箕坐縱談古今與丧得失了

來理學藝文人物做三晝夜及遇軒冕與不此 西河集

書能作古文魚箱大小家安排八分不輕為人 竟不到寫之當作故明二畿賦其文雄博語教 許倜儻之語既有力追先秦間文崇尚與行針 勿言視來審監重之焉君夙顏十歲出試報冠軍 **設所著行世有北沙集藏于家以别字北沙山** 以後葉去舉業為詩古文詞始以博大自喜野 過或避近廣坐端視緘熙雖終日不出一語問 不對以故值者者多卜君語嘿以示臧否至為語

Lad of the Color

自南都還講學于家君問日有子于此貧不

西河集

申以後題君出試以不能禄養節楚幾死時

益置去勿讀有好古博雅者見之稱曰此馬不 父困于諸生老得心疾君備節甘脆父怒必以 初以子為在者今知子環者也子有所不為 也君好立名節每道東漢人物人有以東漢 古初不示人及示人人以口路厭讀之既知的 君喜少游于劉戰山先生之門先生日子袁不

士方主文两浙君以不試 抗坐酒行樂作絲 作及柏舟詩以自明益反其好也不諒之解一 士若將學士胡侍鄉徐行人輩皆至君緘嘿記 姓與君善當與君赴東江大會浙以東數郡比 父而責子以非是馬者子言盤矣者聞之悔於 之鼻也且夫属人燭其子而畏類已也天下立 語丹自傷居負使食他內其姑感馬二親之下 父責子以不擇之食如之何先生日子不聞公 **万**全 邑

火三日再公野 西河集

惜吳江顧有孝同邑徐芳聲毛姓八君詠詩· 平之藏大雪君憶姓遠游覆笠登香爐峰四部 道故既就坐然酒則己亡矣姓出游豫州君於 浦每相憶的同日過軟坐語中途之称間至日 都人士為志學社姓與君往若做衣揮讓與人 所製山陰張杉徐緘臨安陸圻江都韓置並 段之稱善顏然假寐鼾駒徐祭及醒竟去姜 江園傅孝蘇門下士也君授書江園時故友時

諱越家山陰之木汀又家梅市初檀舉子文 **邑中士念與之面給一定其文而不可得也** 崇仁之東明寺君既徙去為予止三日臨別 赴豫州而君以次年若月日卒于家正寢鳴 寄詩吾當寄以序越數月子離崇仁憶之寄 予與徐君伯調先後出游者若干年两子秋 蔗經其地作柳下詞以哀之比招魂焉 亦寄序從泰和來勢予過古人不敢當且中心

LAND HOLL KINDLE

西河集

心凢君意所欲且曲致之君每責以所不堪

以参所為詩文不下于君而視君如不及嘗欲得君數施以參君子儒也其詩文為今人所推以參獨重君雖每見之詩文以寓忧慎以故人多竭之間有因者宣城 君出游所至餘厨傅争相為數四方請教日益幅輳 時郡詩文自靖愛後沿趙不振而君力反之 子之一既以詩古文爭長海內海內人皆知口 君以蹇傲未能委曲隨世晚仰且幸布軒冕

念以参軒是士脫之而交故久也自以參為 自喉鼻以下若海潮汐酒洞有聲其骨節 任監司所至必迎君君亦竟往他人者歌習 然予在豫州得施少参書告君死次日即右 餐氣啜液當自獻毛髮不潔作游仙詩以自 重君無二色他人重君者雖多皆不及也君 從衡獄來止梅市君既家梅市與證之大信 山人游則盡得其呼喻旋轉之法蕭鍊師者

火·JO not Main /

西河集

八百四十七葉史資治通鑑胡三省註葉氏

胡傳禮記纂註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

學故邀君家梅市至是中丞已殉國其兄孝 猶在也與永訣日讀書種子絕矣君自著讀 來者曰君將之長安神氣煩洪急歸而癱終 不堪其氣綿綿然從尾間來谷神浮游亦既会 問易程傳本義尚書祭傳詩集註春秋左氏 呀呷精力潰敗竟死君初為祁中丞公受重

之行文以滋辨論然要歸于正而已當與常熟 文書某公曰以為舉子偕李長衙公車見僕的 穿貫叩之無不鳴與人語纖屑不略語過軟記憶每 動如此然尤富聞見雖口吃不善辯而傍通曲 以半治經限三葉以半治史限二十葉閱三年 年力計之除古凶慶用祭祠伏雕外可得三百 題師古註甲子會記共一萬七千七百九十 元通鑑合國語幸注戰國策正文史記小司 引極歷

屋賃之病臨川湯若士哥語相商曰本朝勿浸視米景近與練川諸宿素游得開歸既南之緒言與近代則賊 俗學不如奉唐宋大家為質的則不然夫學 教思敢忘佩誦但歷引長衛若士之言以窥 教思敢忘佩誦但歷引長蘅若士之言以窥撫秦漢為裕之虞伯生諸家非敢於創以詳世也君覆書曰長者 漁也於是始單精好思學唐宋大家為文以 子他日者為李王革流已矣僕曰李王而外有文章中 長蘅為言唐宋大家與俗學異而略指所以為之心動 無古今真 及金元元

真能為大家者莫如先生然先生之文不類上 他真者內有餘故不求類獨者內不足故求好 也夫真能為史漢者莫如大家然大家之文 窮情極態亦復感動頑愚故可為質則彼以 漢魏樂府而降如近世清商科園等山雖去 形模故難為耳若夫學大家則古樂之遠蒙 與價而已學史漢者正如孔朝奏古樂琴瑟 以今而易襲未可謂易為者為古而難為故 

大三日同人山

西河集

筆有餘由此觀之二者之不能合併也决矣

去古者正復坐此今其集具在凡文以理被 剧閩 不善行墨今景源思起而其之取理于 能抵他行言語之盛下此即國策史記試于 猶卓然可觀若明明言理則皆卑滿熟爛老生學究 韵于遷固間然自以為古之作者莫己若也 南昌人家借得學士集反覆覺觀編以為惟 景派照前之文鄉者亦當略觀之今因先生 稍無前古

餡餡曰 湛淪乎文嫗燈乎時惟二子之以思 來蕃善番都軒冕每見報引去若思以抑之使 反激昂軒冕問與審異子誼有文章比之孝 文六卷已刻名藏星堂集其未刻者藏于家 無少惑也且夫長辭若士之言亦安足据也立 及古人明美遂欲縣此為質的使後學成宗

西河集卷一百十八

大三日戸公野 7

史館與蝦録

作土坑與門相接其廊房雖多然傾地不修 史館在前朝東廠地入門無處事祗大堂三四 南隅而街通其中四面皆球樓明楊如牖於

司録等官及録史監生居之史官五日一到公

寫不過值館日繳文而已但

史而設祗其儀注有不可考者自

西河集

本朝原無史館諸史館亦並無篡修事故再

699

中書多進士出身與諸史官亦並不一肅手 並不上堂参構而監修係滿漢中堂几侍立 點茶數处自監修總裁諸史官外亦並不一 者轉而西面至門止西環者轉而東面又轉 總裁與诸史官只一揖監修總裁員北牖南 上開制科心予單五十人克明史館官其到 至門止全無比府抗顔之嫌其次掌司録皆上 土坑坐諸史官以次登坑接總裁南面東西四

火之の再入時

西河集

者則以 有出館者則接受其題而數年之間即有告 復薦諸信同館官若干人並充篡修則一體計 本朝鼎威之蹟前代未詳載陰相推該應供 分別然其題已閱分不得另閱而萬思以後問分別然其題已閱分不得另閱而萬思以後問 監住以清其局而主事監生亦仍居廊房未必 閱其一時相形如此是以當事重舉察修主車

檢史書則侍立中書執鑰故金龍大櫃取書列

其與蝦若此時汪東川以司成艱歸于廬次 者已三十人矣弟不知同能多人並不限數 通政使全不與史事而舊同館官亦俱開散 平未在館者不過一二人餘或性侍即或轉 破格內陛京堂并外轉籍泉及州府者自康 者有充武差者有出使外國者有作督學院 者今亦告退不惟史不得成即史館亦楊然 在五十人多處士難進易退且又老萬十餘

録之其日録

西教入中國録

西教者大西洋國十字架耶縣教也耶縣以

者所殺釘其首足两手于十字架問遂以此名 馬實于明萬思問由廣東入中國漸入留都在

且出其所製自鳴鐘千里鏡諸器示人則大點號為西

儒留都禮部逐各送北京大宗伯馮琦亞稱

稅歷有差作修歷局以居之既而建天主堂上

內設耶縣及聖母像于堂耶縣手執渾天儀聖母手

一免即耶藏也其曰天主者謂耶私能主天中 門內今毀

矣利馬實卒于萬思三十八年奉旨以陪臣 外州縣亦多設天主堂予浙舊有堂在銭唐四

西河集卷一百三十七

擬連廂詞

人光減吹彈罪司唱者云巴過制雜日難些司唱一人司笙笛琵琶三巴過制雜日難

2.JO not be solo

禮倘若依禮而行又有父母之命便出門出 家所以古禮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您 詩說在那里只因孟子上說得好男女居会 即有私奔亦不禁止可知自婚自嫁在古, 候把民間男女中他齊會郊外不須媒妁力 期者每年到二月間點陽天氣天桃禮李開發的 倫又言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 堪憐小女兒不嫁奉雙親試問看官每你出 啄岩遇山

時大金天會年間有個里順夫婦是小木作 都則從如下定的到男大女長先把女将騎在屋裏 然後娶去若窮家下户沒人下定女兒到上 茂未經許人這小木關河有個風俗凡是大户人家 老年無子單留下一個女兒名與利哥生 嫁的故事流傳人間令試連試搬演與在坐 媒自好終隣自殿所以循來有木關河利哥不肯賣 不可但女子從人一生大節此之士君子之 /出身自 六歳後 一看那

火之口再公野 賣嫁故事里與不合也將這事要利哥做 件上分立能海里烟開口便向老婆說老 情願奉侍雙親到老不嫁可憐這小小兒 來思想我和你年老無子欲生此女無人下 節正是幾番濁浪相推去惟有清泉不共活 把自己家世庚年枝藝容色捏就一個小 你看里順夫婦與利哥三人早上來也於里順夫 兒梳裏的俏沿路唱者有中意的聽憑收 西河集

是這等說作順中嫁得人我還有個靠你時節你 若十分固執我兩口兒擔餓耐冷倘不濟方 母親俱已年老况且時常有病則孩兒外又沒個親 那女兒就雙膝跪下掉下幾點泪來面料說道父親 人伏侍怎下得說起這勾當來那婆子便道哎喲 做者你借多年紀手指提提過去終不然 了女兒前科我想這樣事也是沒奈只得 是好我家雖不當做下賤人戶爭奈窮的 依這故事

大三日早と写 言雖如此惟恐事到彼問終非了局我且之 他背說道我的兒你且耐心我已領客你 于是利哥跪下里烟慌忙将利哥扶起一 饑餓兒有志節矢不賣嫁倘有疆者請赴 穀代猶大守房户奉養父親母親决不教 我利哥一生惟願代牛耕田代稿拔草代 鬼也是放你不下可憐利哥伏地而起上地 地中指木蘭河說道上有皇天下有厚土土 西河集

世庚年粗說與你你且記者 常彈馬哈絲曲學阿林調機中白點看織出花梢也 電 學與道兒也論技藝阿 電 學 學 見 道兒也論技藝 阿 電 學 沒 是 過 是 世 有 九 九 時 年 也 電 你 客 色 呵 學 阿 林 調機 中 白 獸 看 織出 花 梢 也 電 你 客 色 呵 母 一 電 好 不 會 隨 元 轉 兒 家 生 世 有 九 九 時 年 也 電 你 客 色 呵 母 一 一 電 好 客 色 呵 母 一 電 好 客 色 呵 母 一 電 好 客 色 呵 母 一 電 好 客 色 呵 母 一 電 好 客 色 呵 母 一 電 好 客 色 呵 母 一 電 好 客 色 呵 母 一 電 好 看 他 一 更 看 織出 花 梢 也 電 好 客 色 呵 母 一 電 報 中 白 獸 看 織出 花 梢 也 電 好 客 色 呵 母 一 電 報 中 白 獸 看 織出 花 梢 也 電 好 客 色 呵 母 一 電 報 中 白 獸 看 織出 花 梢 也 電 好 客 色 呵 母 一 電 報 中 白 獸 看 織出 花 梢 也 電 母 不 看 在 一 工 和 表 看 在 和 之 和 表 看 在 和 之 和 表 看 在 和 之 和 表 看 在 和 之 和 是 和 本 和 表 看 和 是 和 是 和 本 和 是 和 是 和 本 和 是 和 是 和 是 和 是
--

火门日東公里 老去沒斟量恰裁見朝陽又夕陽 那利哥呵 年少家生赴路傍常言道早歲婚姻日月長、 仙吕憶王孫則為我哀年夫婦病郎當因此上苦勤你 公又何必東隣催作嫁衣裳草也有黄時菜 ~ 吹 助我便詞就以以舜仍者各盤那里煩唱 何須沓沓歌不用頻頻訓孩兒不孝願長去 合利哥道爹媽也 你看他三人語言已軍連府将盡 西河集 奉雙親 請攙笙笛 <del>1)</del>

春風總斷腸下 言道樂府曾歌新嫁娘我則怕沿路去唱連 放偷那論語上說得好故信不過則民不偷 也大凡民間澆滴之事處處皆有原不止公 看官近前請列位吹彈一曲聽我道者吹彈軍 題目又且其詞嚴正聽之可以移風易俗力 海不放偷的故事正好與利哥不賣嫁做 司唱 看官每不厭絮煩趣此連廂未散請 偷盗 偷者旗 幽

火之口車公野 朝所以渤海向北有個風俗平日禁偷極四 元夕各許里巷放偷一日以為戲樂那時上 月賜輔也許他飲酒一日古人云禁在千日 迎腊也許他頑耍一日少年聚會不許飲 有她禁的時節假如田夫野女不許頑耍到 一統皇帝祇遼金與宋兩邦對時不成世四 便叫做偷但此是禁絕不放鬆的無奈先工 只因小人無賴取非我有近于海道是以偶然 西河集 敬至海生

違便順成風俗反改正月十五日為十六日 令偷者無罪只有那磨而不磷溲而不淄的君子 不偷人也不許人偷所謂眾人皆醉我獨醒眾人皆 事做一個千秋不茂的話靶正是君子落 小人在做了小人你道君子是誰當日遠 個耶律斫石原是遼太祖八世上的庶孫皆在遼 濁我獨清又所謂大地狂瀾一夫砥柱這 到頭來也受那不偷的利益並不要虧因 得做君子

火心口事公野 帝太宗進討則是大伏今大石已死其子必 當金主太宗之時曾寵到起兇漫里私號做西遊 息但是有一樁大事先前忽确之兄名與 憐他為官清正大與教化不許放偷信來 做過殿前佐吏都好古官兵敗降金改名 又奉旨改姓木葉教他做東京留守守物 氏賢能有才亂兵相失不忍再娶時常願 一變只是隻身做官並無妻小為因他信 西河集 風俗到 妻五骨倫

客使選遠通個誠實趣令其兄子歸命來朝且暗令 召耶律忽倫先把他姓兒復了又復他信時的官職 除當除害已有百了只看擦八此番如何公 擦八就中便宜行事可使則使不可使則陽 流亡漸漸夸大正當金主第三世皇統六年 下落你看招討司衙門洞開連發三砲忽北 勒叛猶恐挫如已自打發使人前去通諭 不伏因此較西北路招討司監統渤海譯 又怕負固

火之四年公告 府中燒飯兒去那東路番語凡是祭先祖便叶做妹 這就是招討司譯史際八的夫人叫做五骨倫氏因 個奶奶上來領旅從上司唱云大人 使人巴早早粮召去了尅期宣付當在十五堂祭十 此日是正月一十五日擦八己先期奉檄親到黑水 耶律忽确冉前來松此上司唱 飯但此一去明須得十六日晚上裁可回衙這西遠 七郊錢不得已就好這五骨偷氏如白發落頂刻 西河集 明识 你道這奶奶是 钡 自村出

還不在話下則我一路行來自是生平好 是禁偷有名的留守剛走入放偷地面恰也不安這 位吹彈略助我唱者做吹彈扮者 忽确自遼亡之後降金到今改姓木葉又将我都奴 討司監統衙門私的分付則明日是個放偷日子我 海县喜到任以來地方安靖第不知何事要我到招 古官改授作東京留守現守者渤海寨子只因亡妻 散失無家無眷以此人與軍車赴渤海做軍身赴南 演科司唱音 ŊЗ

代このるたなな

西河集

此此養非望園中何處根的但對鏡生怕故思 渺又何曾北爾悲號 木葉忽慘的銅駝帶雨泣輔期想當初养過沒 髮誰憐孤子髦終日向天涯沒個停泊 九重深到如今驟凄其枉做下千年調單做得 里是灰牛重駕說甚麼白馬歸深可擦的金上 混江龍雖則這東京奉詔好教我潺潺兩眼里西遼那 仙吕八聲甘州獎亡臣畏罪似孤子懷薨去 **延徒開示** 

雙調清江引鎮日個守寒子間 觀東海濤為 我遠上西招討則我這少為秦滕臣不爭差之 聞今日里呵一聽你女監司怎發落 引入伏科那奶奶便道你是東京留守木竹 你起來自有話說做起打照面又不知是一 那忽确道下官就是但不知上人有何分付 時到得轅門疾忙通報一徑的進去俯外

兩人一見都為地呀的一點道向處見來

火之口東公等 大姓好豪車職滿荒郊若不是就下因高從容勸道 仙吕瑞鹤仙告監司不錯念渤海本十里藩 人有云渤海三人當一虎等問間三人一点 忽确道 笛助我俚詞 這一回是五骨偷旦兇賓白忽确末泥主唱請撥笙 生面善兩下疑惑只忽倫敬謹不敢撞看那 頻竊視隱隱懷猜言語之間十分斷續看官 那時奶奶開口 西河集 便説你渤海

麽官職除却 憶帝京私教我雁口横将箭尾将怎說著奶 是雜草選須淨剪毛想當初家國總領已到 道奶說官果有旨已将你留守都除却了忽 是明見秋毫常言道百里不通謀况萬里過 無端兒見削我這裏從頭實評度他召微驅 鵝的撲地一跳道下官渤海周遭全不知那 身向誰託奶奶說這也罷了你可知西遼事 答西源

油的蘆殿被娘行條件倒世不見比帳行官做怎 道則問的有甚明教 哄先朝奴古棄如非奶便說不特復你指職! 肖又能望千年祖姓重聯絡奶說俺這裏有 的舊姓哩忽道豈有此事則我個山禽久不以 九的不牛羊空跳上天駒 早遼世祖八世孫四 忽道 奶說除了留守要復你舊職依舊做遼的 下官不

天下樂則道為甚地行營遠見招虚枵磕睡 誰知是衛頭作書方射即比虞廷來有苗勝 **德意倘得你與住衛稱降納貢省的起動兵甲也** 命去者忽道却原來為這事呵 官家要遣兵進勒持憐他僻小已單追個 招降只因中間沒個信人故此要你到西京 如說近有報來說西遼保衛招集流亡十八 俺朝廷美意因此後你舊姓并你官職你!

火之四耳公野

7

**琴也只是憐弱恤小** 

么他那裏大海汪汪一小 漂西遊徒自騎全不 失此在問勞揣游絲當節稅派城蟲籍伍曲日 小机。当日

寄生草謝明聖恕細么堪憐他天涯骨肉都

低做小

**比湟間寇賊終難料因此上當年兄弟更相** 

招來一紙上京書又何辭問關千里凉州道

公我且解監統返寒湖只聽得晚來乾龍花

725

番姑廟却緣何這規模都似俺亡妻貌早難 公可知我承恩日即在這勘亂朝你看清平 起星飛火鹘天邊報抵多少歸湖一端烟中心 巾羅館住鳳凰衫我則是刀環解下羊頭鞘 公他眉頻鎖語暗挑縱花檐遮却于聞帽便 盗真個普天日月無私照則索問尋故循安 人百年彈指霎時過到今朝五陵歸去非年 則我暗想這奶奶呵

火之四頁全等 世玉簫容好認做陳宫半面菱花照 散那五骨偷氏巴早為擦八所得裙刀自 轉只得做了夫婦那時官廳會面已差了 光景又且信名矿石今名忽确姓既懸殊 故事本一串話分兩頭只因當日遊亡之上 下又上徘徊眷戀重遣從人再行宣與却 又上做照演科祗提出又下司唱云 你道部出四館下五目送虚下雜吹彈五 你道 只見那忽确自言自語的踟蹰了半晌則 西河集 亂兵失

蹉面難忘去後人只明日相見又恰遇着法 復請忽确到明日早牌相見正是回頭不記分離春 子此其間又有因由俟其自言便知分晓 問就有一班偷兒掩上來也沒指两未照 道問不得一個你石下落以此入而復出 律大石兄弟縱或摩從全親面雕相似不 雖在前息城仍不語及到得辭去轉生懊 所以兩下懷嫌眼睁睁相對不敢承認正 便旨實 放偷 Ę

火之日東全等 的偷他偷禪合下扮搞鬼合 朝恰撞著個正月一十六俺每大家都好 朝怡撞著個正月一十六俺每大家都好 部敢耿今朝恰撞者個正月一十六俺每上 么只這李伴哥兒王阿留女禿舊孩打油 么只追雞犬羊豚驢馬牛泥市等時骨朝 偷也偷吃陷偷也偷水照海上司唱 雙調山丹花只這吉見圖思福布網金鐵母 那肥減 上司唱 西河集 偷也偷 瞅 也羞令

的偷也偷以彈合下 本色正所謂事傳蒙史多虚幻文到相如一 當面蹉過昨已遣從人傳他去了只今日是放偷日 官每聽者這又是末泥窗白五骨偷且兒 奶奶干思萬想開了一夜大石忽确總是 做偷人借此饭指再成夫婦這都是俺連 知所石下洛且言詞舉止當千相類定非偶然豈可 子若不是我夫便罷果然若是且教他權 司唱云 且喜奶奶也來了五領私從 主唱請 兄弟自當 厢家篟來 應故事暫

雙調五供養非是我好打匹敢行怪但當場總是

且說此聚散事盡掃却是非指則我那微時刻

死時 裙帶紙不過百年烟脊陡费人一夜裁士 鱼

新水今當日個河橋兵變陣雲經雲時間廂不

見荒郊狐兔走暢好是大海浪濤迴則這骨都 相催把一個好夫妻拆散在兵戈內 都鼓角

么恰做了潭潭即府幕中才痛蕭郎此時安在

731

攪等琶則你那銀潢瓜都是吃玉殿材單問你羣從多 人能個是耶律你石鬼并科又轉那忽背道這人能個是耶律你石鬼背科又轉那忽背道這 來夢裏相逢猶眷總怎昨宵呵這庭陪對面也 稍往常道眼前不見是天涯却元來見時還在天涯外 慮道既經分付緣何又叫我說此甚話莫不 時傳進做人跪起又打奶道我重請你來別無說話 有更變總是鐵鍋隨分轉死活且由他到得 你看忽确早到也留云那忽确一路行來 跪科司唱云 其中另 衙門

火之四耳公野 排忽道慚愧下官不敢 奶道你原是我大夫有向嫌畏 原來果是我丈夫也各世悲 公我則将你做難無採忽道惭愧則下官便是奶道却 不由人不轉問多才 來不是這等說我這一問呵止不過因瓜尋從隻早難 道倚樹索根黃你体猜則這職見那張緒當在 我看你這模樣畢竟是我那那律你石 科司唱 西河集 你看這臺指下果是夢站

好也復轉跪下云下官並不晓得耶律斫石奶道快

喬牌兒生拆做碧落黃泉溟海涯又誰知這答兒便相 遇在仙山外則可憐這一回呵兩人對坐輾極 别後下官也並不另娶妻室奶道原來不爭他家鵠即 覺笑啼都改抵從每靠後哈每且籍地坐者在從下忍 雌口未開 也只為羽翼多乖 道岩呵這選次須不比新信相推却為何乍逢時也頓 請近前來者做故前又止 你單車渤海來谁共你守那東京官寒忽道自奶奶 科司唱云 忽道請奶奶尊重 五坐科司

火之日東公野

人也费盡看舌儘說道大禹保衣仲尼假服、

西河集

機宜重完匹配所謂反經行權因失就得雖不 思賜也當個傍釣花餌争奈忍倫方正堅執一 睁一心黯黯只得將這放偷日子做個題目必 到底分張所謂今日眼前人明朝陌頭客以此 羅數自有夫縱然已認王昌然是難收龐氏於 道數逢終非良會却是為何只因那時節次 例原許偷人借姐城竊樂之情逞崔氏盜綃

道這個斷使不得下官不惯作賊奶道休也 的便偶然胠篋也曾何礙却不道偷妻不是賊 皆有此事况逢場作戲都是寓言即此連廂 則依此做者管教你破鏡重圓斷勝選續却 公做了個井底銀師石上釵越故婦有機絲 牛這一霎 牌兒一曲尚未了也道苦也痛滿郎此會終 那忽倫只是不肯看官每聽者你看奶奶相 勸 何須固 則這喬

とこの るたない

大弓鞋追故事于今不改 忽道如此行事却不

有未便奶道私不過你是偷人客我權做一回賦錢

西河集

遵例來忽道這是什麼例奶道古人也曾偷向 載忽道我正禁偷人馬能作偷事奶道差也且慢說蕭 月上海常明知是征行招討開牙在你須是留守分司 何事成蕭何敗却不道解鈴是繫鈴客 么你只晓顏叔鰥居不坐懷却不道買臣故己 忽道招討尊前豈敢如此切道 野釵玉

多 無如彼何如道体誇他失物人漫藏金帛便取贖也須 雙調小喜人心 岩從輕杖一百 忽道他要依知 豈不是罪奶道但尋常親故多開解料舊時 頭牌問此例誰註定奉使的便當破格忽道若執法呵 中昌亂柳葉你須是都奴古又不曾受他征 個天兜般害便做道不該須罪責從重呵撲 忽道我如今使遼也是個奉使的人了奶道 西金印虎

火この見とい 分拆 比似我那一朝間茸茸被亂軍發害也省得相會後 日裙刀還在早難道重上這楚王臺沢我這 女願留者聽我則抵死的願留官解若果見逼呵看當 強奪你回來只怕也留你不下奶道這條例上 預備心能館脯臨則我那雲時就道他怎尋索忽道 忽道你抵死顧留只我也抵死不從的 奶 你果然抵死不從 也索罷了 西河集 做悲科各施 而科 明云裙

前途阻礙又何如此地徘徊 早填却蘆河內九的不渡開旌暗藏者追鋒在為 縱柳色朝來早難道西出陽關酒一格我則怕、 殿前歌使車迴官亭候吏總相催緣何又供帳青門 我間官裏有旨明日餞送你西郊便宜行西 至全未可定你預小心在意者忽道這也日 奶道你則一逕早行不須候錢 呵 西河集

空相待恰做了千秋木石填滄海早知道見 背便駕起班縣管萬里關山一日週則我 個東西烏東 收尾看來朝走馬西郊外做一個滴上先回若要知吉 凶此際怎安排且待我 唱單連廂便明白 不如不見為住各梅面科 么晚烟阴早新了苑西遼后指報臺聽轆**藍** 奶問個打發使遼的下落不料這奶奶一 則忍倫去後那譯史擦八疾忙回府便向下

讚不惟不嫌他兩意相牵反且敬重他獨行不尚却 昨來彼我情形到此際盡行說破那擦八口 失所謂形端表正實在名歸既已經加禮在人何可 從衣班雖除裙刀未解那忽确自降金以來又且為 居官有明明建節之奇即律己亦並無真真堕行之 又為何只因那五骨偷呵在當時亂離之際勉強相 使獨為君子因此毅然将五骨偷夫人送還忽确完 人方正三年渤海刻意禁偷一室蕭條全然不娶在

大之四原公告 前走因此一逕行來且喜這天色尚未明亮只彈 别他說明朝餘送恐有不測不如早離却上京急向 确早上想云 俺那律忽确昨與俺五骨 問那五壁廂已到了三汉河也這一回未泥忽确且 兒五骨奶奶互相賓主請列位吹彈助我唱者 被夫婦不特祖 餞潤橋車無藏甲抑且人歸合浦市 别婦上河梁也做箇美女随夫走水沿道言未了忽 有選珠借四壮之行慘託雙鵝之歸翼雖 西河集 倫妻子分 化蘇卵

傷心婦女無花況漸遠故官衙望內殿長春 紫花兒序别的個錦爛爛當春紅變厮問著碧鄉都漏 度大江過幾多速塞殘山只在這一時半零 似寒莲雁轉磨槎做的個混海龍添上甲我 地青無偏我這白漫漫滿目黃沙且漫說縣脂有塞最 越調關鶴鶉养养的到了三汉路迢迢不知 者這不騰騰晓霧命花打者足各刺刺西風之 科司唱 忽照演 個上下称

火之日東ム母

非敢上下侵雜嗟呀誰知道陌路相逢是循

西河集

討中國却各也問厭厭板障天涯雖然是合意

朝雲暮霞春耕秋稼麥飯在誰家 紫花兇序我本是行踢踢東京留守和你那 的不南樓直下彷彿見斗欄指府横傍者龍 心絕甘罷和無端的又奔走天涯痛他時能 小桃紅起者這西雅負日出林鴉看關山如此 則我想昨日呵

745

扁鼓紫為使金錐字鴨 夏做呼靡放關這沒沒且鋪題結柵那殷峽撲冬冬 在我記起來了想當初這答恰彷彿開交加下 中吕三台印我且扶下馬做下馬 投两鞴戰不由人不泪下巴巴 衣人不復把羊皮掛空認得王昌足下只憐如 調笑令呼咱漫唱亞道戲婦秋胡也不甚差 彈等桑下却緣何做了回江上吹烟塞外雅花 科同唱暫空旅這日

越調麻即兇嘆人情轉堪格念世事嚼蜂雖喜的俺只 本脚麻辣且上馬做上 那較不刺馬兒如盤打 抽魯連務地裏馬嘶人喊問諠詳我這裏順風悄 沈罷莫不是餞送的兵甲把俺來追拏號的 到的這裏承謝他機謀用然事把俺江心來於 事到頭來總不怕 內城科你看這聲息漸近了也 内城科做 羽唱 云 特科司唱 一地岑

中吕三台印這是譯史擦八和那等知雜你問 打話忽道你來此做怎麼奶道 早超上也那奶奶一見便說道來來來哥哥 現擊劍離回齊齊齊将在行排下西 西 通見至 即上司只見那譯史擦八同五骨偷奶奶領炎東上司只見那譯史擦八同五骨偷奶奶領炎 都都都發一聲斷山推塌遂蓬蓬前軍追發 沸也山枝腾腾肠属也人雜摇摇摇搭称 公聽聽聽近處呼叫可看看看到處疾加加拉 とこの 見んない 鞭抽了錐下了這馬料你那龍熟爽雖也沒声 怎麼却不道久慕你賢達是我來傳言足下你 是聽我一言許不許請君鑒察 中又别有甚事故麼奶道放心 照海忽道今日來此全不像錢送我的模以 等且祇揖了者各相奶道請各位坐下尚古 那擦八道則我餞送的也該有一拜今倉自 以 一 忽道下官該有一拜只奉使在身不做 西河集

憲居官曾多守寡恰變的又做了個不精嫌的 下似這等白壁黃金方数共不暇到如今又剛下似這等白壁黃金方数共不暇到如今又剛 我這番來又别有一回綠總問話道蹤跡你行 堂堂宗臣貴閥早難道便如他曠野亡殺此地 想當初明有根并是他是他在木禁山頭大質沙中 南吕古竹馬原只是餞行人牵來車轄並不 地抄雜全不思這使遼的誰誰氏家總今朝 便起勞兵甲只為西遼事籍伊打納因此上急西西 全無尺寸 踏似原

火之四東公等

西河集

相如駒馬來飲單車

超調看花回正好借折柳錢皇華權做了個送親的

關車牽儘饒你强散大傷目分雙鯉少不得到頭來 手把連枷怎忍的眼面前生拆做一犁兩擺

我那豐城相失舊鎮鄉一時間便延津劍合

公我做了回風裏絮你却也似浪中直誰承望 一類魚開

雙簧再納假若是當日兵戈雲時失敬便一地

今來何處寬金釵细合你則把夫津錦石載於

麽瓜田李下

笳赛明君馬背琵琶唱一曲松亭行慢酱宫花嘆人世 寒兇令且開酒榼送林幹帽檐齊神長十八吹 三人同拜了者遊酒科司唱云道一回道 個君子人者奶道且將錢行酒權做個嘉會庭府 擦八道這個豈敢只你那賢達當世罕有我只拜你 忽道原來如此這等却承謝了待我拜了這思官者 齊俱徹請吹彈助我合唱此詞

火之口軍公野

西河集

去好撑達同

時節恍開前深樹晚歸鴉呀且起臭騰沓 紛離有的是聚散離合離時節似塞外平無

솺 赵 科 盤 颜

照所科同問

公這壁廂将百兩还那壁廂有二星掛合做

人來錦車把鵬規齊排起羊角初發誰言道

破陀沙則你這横草不踏盗泉不喝當日阿出 個

鍊真金難再假今日阿方顯得重圓明月有

尾似花飛幾點隨風下恰聽我把連廂唱罷日 放偷的忽确成就了那能送行的擦八 唐開元中西凉節度楊敬述進波羅門由日 西河集卷一百三十八 波羅門愛曲 有序

按乃知是商調曲乃不知二三章雜角調

他題非擬意也仍係此曲不欲飾珠或目

衣也毛姓游河朔與客共機此曲不知是不

自前尚聽景陽鐘 朝天宫閣敞美容五馬浮江駐大龍每至三 無數長係掛绿楊 六代官城古建康青溪流水遠官牆登城一世 邊將何類入王門 和建康宫詞五首

春風二月冶城過

北顧天臨紫極高 選菜金闕負江清萬户千門壓海卷東方日上 龍蟠虎踞舊山河八百部官閉碧難越客不 龍舸還尋玄武湖 一達鐘鼓望中但絲仗長環碧草鋪鳳閣只由 四

英支萬騎獵交河白白銀環紅錦華 賭得生

雕弓一射兩摩挲

排遍

今年七却射雕人

輕裝務褶傷青縣獨上龍堆夜告神歲歲奪

西河集卷一百五十五

秦贈吳金吾七十初度東回吳元素

火之四尾と野 **经级始知解授长殿前夙昔重珠衛天子親西** 朱榴花發紅稱香鳴珂舊第黃風涼形庭遺 七十年來並漁釣隐吏谁傳紫氣來迎秦剛 鳳数當憑伏下符點見時帰聞頭彗釣陳肅之 明弓既抱王縣隨空留珠靶長相随清江藏· 滿於赤希貂蟬古悠悠時事不可期角中徑分 天心日月正陽千久指山河措鐘鼓內府丹 六門八合如雲屯虎官爪士盡市保當街食於 西河集

邊頭月猶此尊前舊錦衣 錦靴牢忠順三娘敖關譯與支萬騎齊解降 少顏色先生七十真古稀高熟世世留常於 静邊徽市馬翰來老上金環刀博得賢王鞘 弟兄三戟喜重見蘭臺御史明衛郎况兼膝 交友四海多文章君不見君家司馬事神廟 選菜高問近東海榆舞楊鶴進前 首自憐願 真見奈田變倉解君家世胄不可當東京楊

毛姓未識楊太常亦未聽太常彈琴江西下 西河集卷一百五十六 同王徴士聽楊太常彈琴篇并序 西河集

成連入海不復返人間尚有雍門周呼天槍 杜審言過貨新作同過之同甚 进惊频可见明以沈佺期 進

能定明堂五行舞誰憐故器抱殿遺遠使新 五音升降得喪殊何事民流角聲敗蕭郎左 一鼓再彈雙泪流晉侯清徵召浸襘楊氏宫 聲寫淇浦

**妈湖龍去竟不還自抱烏號哭晨暮毛姓家** 但留箧底空沉吟當年大為駕象略尚對皇 散海青死 娥鼓瑶素

開元供奉焼尾琴內中賜比雙南琛梨園既

火この東を皆

西河集

蛛絲網匣今多年欲貽太常共搏拊天涯修阻

願得先傳廣陵散 流水高山殊罕見莫遣風流使中斷他日相谷

西河集卷一百五十七

彭城行送倪大之煌之徐州

彭城介芒山中有歌風臺倪子將往游又值以

除秋雁不可數遠過雅門度河滸漢帝官前

醉後猶能舞扮榆舊社谷隱淪嗟君本是於

見汝淮陰城娑羅百尺風雨掣射陂千頃波 有新詩似少陵長趨短監俱神絕子居淮河 把残且脱情夜堂東燭來吹笙朝昏相對唇 水浜相思不相見即即两無己相思千載秋 堪破産周蒙茸吳鉤溪溪可截蜺手把芙蓉 人殺賊苦未封藍田射獵曾稱雄王孫負訴 去銅駝赴徐苑小宅長留伍相祠同行尚與超 然奇秘願與越魯連浩氣能逃春河流馬頓下 LICENTY TON CO.C.

千秋徐泗間

西河集卷一百六十四

西河集

送吳農祥徐林鴻二徵君南歸戲做

序前覆家廊時見墙頭薜荔紅幾陣風吹似花落霖日亭前覆家廊時見墙頭薜荔紅幾陣風吹似花落霖日事前覆家廊時見墙頭薜荔紅幾陣風吹似花落霖日 豊沛我欲選與君期遇東朐山大風歌罷黄·

# 兼示王二内史徐二布衣

由來徵士仿劉漢雖經制策無去酯唐宋以四 大科異常過其尤

國家貢舉三十載未有博興入計郵

魚龍鵠雀紛耿耿不才棒機固解謝徵車强 天子下韶舉文學外責大郡中列候忽當選

十日五日登酒樓秋浦冬菜及春韭爛醉倒此 同時得調丞相府王吳两徐世莫件念我宿口

766

火之四軍公島

西河集

豈知聚散各有數孟夏

殿武當鶴州尚書給札大官膳雜席簾陛稱地

落軍似殿發吳徐六論尤最優丞相執卷三嘆息已置

秘閣第一流子值臂寫網秋期斥落不敢仰知

既進徼

御監修移後乗加前矛臨折

**而命索名下猶執數卷爭獻投何期屢獻總不** 

殿後成懸疣韓愈三則名豈惡蘓轍四等文西

但使旅鶴怨還歸不厭花木稠豈可據地久淹此傷言 受事濫然修路河百里掛帆去娘既不得同去 將歸王內史過與徐仲行且休丈夫偃蹇就是 間出如水溫此行莫怨得後失天下豈有旅群 塵土如然好沿街呼賣紅芍樂傍檐齊挿黄石 相對雙泪膨我有草堂在東郭垂老亦欲居優游久別 四月下淮雨道左一望成鼠憂况逢二子欲還里執下 过陳陳彦古進退不識汗面羞春風初斷夏雲熱長安 大三日東と野

千載自難沫世事百變何所求臨歧對酒且復酌看君

腰下雙吳鉤

何萬藏書詠

人間無復藏書家廬江萬軸比冊府時籍松 王修畜經數百卷張華載文三十車自從舉力

日映鐵頭五色紋風聽篋下雙垂組從來善

魔金有盡還周飢我今枵腹願早計莫笑借其

西河集卷一百七十七

西河集

## 為屈生悼己并序

羅浮屈生者初造姓絕意婚官游於方表時

題 時職請 倒 致足可悼 請山毛姓吾昔好為我 賦遇生博雅請 叙踪 別 里巴病故且云吾乃失鳥獸甥女王國色 雅錢百萬邀為贅 肾山陰張 杉游嶺 南 題詩百韻関中李大生見而奇之代州将軍 侯君有

詩初張杉於臨汾遇生贈生詩云攜將華嶽塔人 取秦城絕代顏風感其解爰取秦字覽者調能

大之日軍公野

西河集

仇儷之重馬

傾城名士本相親沉有蓮花入賦新賓送未開 九相先奏卷金人湘靈不断終歸楚滿史原來

又去泰

近者果然難再得總教無泪也傷神

問日者

的的星辰出地逐世遠庖樣休畫卦生逢磨竭為張英三十潘郎頗自疑擬紀相對問何其迢迢雲漢通天晚

何因同把靈根草不數烟着數士着

#### **晚餐读大**聲

嘈嘈海雁盡南在成暮他鄉接浙行遠山冬寒凝雪白 空江日出照外明刊章未到東萊郡吹笛難歸 千載共推排難去至今能似魯先生

車歸剛及沒車休傍瀬潜行為避響雪後一投横板

不過十年還改里依然賣餅在安印

月明三上望江樓迎春草長寒蕪外近臘人內

火己四原公野 書注三靈日月 陳檢討四六卷十二 星無 垂徵 泉三之墨 陳檢討四六 應有 也譴 見範 削云 卖九

都城六軍 三敗尚 也江上孤軍已推章祭 有包骨 於也年主的團體歌和集前 别 庾鹭的酒 秦闔 所歇序卷 元規實從十 表 有 表 为 表 为 館元 面談登牌以誓見前表本初 上海 推 我眼球好 乞閉 師先 而 鑿浦 註吴 通 天蕭蕭戰艦煙迷歌浦 實從皆 及继 成後 手羅田見 折後 教憲序歸 節初

火之日東とい 箭盡 序伸|頭特 齊瓊| 註 迎出|張夏|江兵 盡空衛之磨瓊以強馥同險馥而臨 術之磨理以並馥同像馥 の臨 雅地路注其曾遗少匿太 滂子三都 無下其角自垒之瓊不守數治日亭光之足者隨無拜字就濮百隐哭三 愁 也當 明孫 资議世三陽人身于日 陳檢討 四六 逐八醉性見維 鴉中黃治曹之魏程見序與晉左子公瓊家節 闡 孫地序觀河人仍當車 亦庸等如 

泰客|為客| 賦实是傳門 伊郎梁王道馬 後而釋取之在台無子華水悲自梦 五躺孟所客大之歸 法池裏彭则夹 書盡當獻伯見夫曰 陵群 3水地城 悲 君鳴君泰序素 以啟松白黑理詩項 

之訊秋也期懼韓三並孝是論家又宣後 不 反日 卿 國之日見還褒門元 灣許 死 其成 漸 次間童素 間 海周 遺立 珠本 陳檢討四六 义 成 破 鏡 教不成本 府見 序樂

是整坏而通玩志山泉帯索而遊肆情風月見天臺老心之已負悲宿諾之無成恨矣沾膺潜馬承睫以并於幸者解散此母母為解推玉折不作蕭數以 其才無當新行時事可知好 百氏之源流樂此寧疲倦言終老夜分乃麻口百氏之源流樂此寧疲倦言終老成此成於 儒雅絕多遂復採録遗文搜揚絕學來六經之 字 妙宗為屏 都居 陽一王室 寧晉 誅俊 徐 妃任威見 排 王曾命駕訪中時時時時 蘭推天心已矣 鑿則 垣西遇風規 數伯非見 **艾成字閨** 

1 之飲 酸黎 两武 叠重 不免 蕭 日 懷 落木東而故置 串 得州 綜 東 時見 英南西 臺 常 志剌 去 綜 塘内这分水 老游 館 落城 落以符 葉終略 予机而夕三云下臨 葉奔 失意 注舊五 遗 也寺宫滨有尉普字 散之都志原門在吉云尚同世 居 也蓄常见大文信外甘注悲壽四旗 念赋海大儿一大泉師洛陽年梁 那也屈因道范古禁公為武病,孫原雄左垣日半主都帝教,然三有右外常嗣在督第逸見 朝周崇有溪处下魏南二

## 長生潔士国以玩物得仙朱孺子服五只已在了一 自名前隐誌遇也 前草 重雲井

街北提壺夜更開上馬時紅粒知送客白練少留去 乳過春草鶯啼入夏枝玉鉤山下路還肯寄烏絲 蓮洋詩鈔卷三 賦謝寇偉人

781

### 西波類稿卷六

三野弥

蘇門徵君孫鍾元先生

廉舉弱冠懷抱凌蒼穹傾身救楊左高義等 吾道有攸屬徵君儒者宗椒山兴里即少多烈

入賢相幕談笑籌兵我晚值滄桑變免首簡

妙肯漁洛淵源同宣學寫鳳彌聊以計雲峰 山水窟部等寄遐蹤生徒環講席一代開潭 大心日東公野

西陂類稿

製水田類禿面黧黑閉剧高座時杖履余初洪

水派東 起魯齊有愧容伊余景行切千里思扶節雖 識抬清流頗好傾城色如何過江後傾飲排風異僧 行仰龍從朱絃失遺調嘆息撫焦桐作詩明鄉 恨未接猶龍雲霄拜短扎海为荷陶路近今一 無公絕世人變化不可則當其直王堂文采照 青原藥地大師

炮莊創論路胸臆妙畫通雲林不自人問得從 疏殷勤授余食裁書寄侯嚴中情殊則則 朝宗致

樂手如龜優入清淨域滅跡向嚴嵐風高變 别來二紀餘恨望曷有極選聞住青原愈盡頭吃職種

學無生端借英雄力

易堂魏叔子徵君

微高千仞其上開易堂提攜好兄弟彭毅丘 從來嚴穴士未必工文章叔子者作手李杜

784

Chilo mat de data

樂未央何期別數月大鋪蘇消藏迢迢五千四

山岡空餘不朽常諷讀樓以傷我名唇遺草

西陂類稿

弟羅成行老筆一揮洒卷軸俄盈箱謂此雙 鳳天外恣劉翔余時容章貢氣設水蒼蒼揭水平 隻字落人間金石韻鏗鄉不知老將至馳縣於 忽過崆峒旁為我留十日周旋整壺鴉晨昏 明的史館待子長使者登門請即不下追狀自 瓣新晚節

古寺青燈獨咏詩 河曲重遊幕雨時都亭雲樹倍相思松髯大公 璋 西陂類稿卷八 往余鄉有雪園社即江南之復社也改出 雪風感情詩有序 那喪余從買子静子三徐子恭士通黃本 寄悔人 西陂類稿 大心四原公島 世制奇士生調高衆人該賈生不羁才名豈是 賦雪園文彩凌飽謝洒洛萬斛泉珊瑚為然 阚 紅燈緑酒枯韻分題煩極友朋 人潜然出涕爰為雪園感舊詩以代招 尚有前準風流歲月奄忽諸子先後 而余以簿官日益淹倒亦 賈静子 西陂類稿 類然将老 倡和之处 **奚慨想** 俱歸泉 **沃見者謂** 

聚摩英君實冠同合院招指名士请書其中 時危任轉進南渡傳春價雄獨開幕府書記特 風期自偷然肯寄人鄰下君本余父交藝苑欣激 友尋完形曹都附五霸遊園君 數追陪倡和 軍士載落絕餘奎宿恒遭獨上書請修史言 称完心二氏中草衣還布 怕数寄笑候赢作者 刀展兒塘時有與刀當庭或舞為壮志竟推沒 一為球狂類正平幸未死江夏歲晚返舊印渦 瓶非 相箱

日霖為群名等李郭之子稍後起旗鼓相多味

矣感舊起逃吟臨風淚傾寫 衛怕如此干雲姿寧教腐鼠嚇所嗟似續無 策略用世心清言佐林学清言诸毒進道追去 朝却信乎候生云羊質善變化易質智目之

徐恭士

恭士恭而傲為嬌雲問鶴斯人忽九泉書來

哭念平生音塵恍如昨精悍看宇留骨相何磊落

為一點世稱真孝魚自顧亦不作遊察計與 有掛劍作懷友疾莫廖平臺頓埋玉叶夫成女 主旨君託歸然魯靈光峻望比廬霍老偕余去 共跳林泉樂人事并推選一旦舟移壑余失 為什勞刑削一字數推該該官謝寒跨維酒 設怕康衛立身迴覺嚴對客展戲聽我徒科 稿清新吐糟粕早寫二吳交晚赴六子約朝 川構思必精鑿書法鍾張派人號古到脚 名艱獨 其甫年草 無量

火之四月を与 1 西陂類稿

性命言漁浴託深與教授聚生徒白板門恒用 高士推南州通黃其苗裔經誦號牖中行潔 抄書字如蟻蝨細埋頭向簡編額洛氣彌銳 陳羅旗近接劉張於伊人顧的取卿相數飲 標三寸管清芬播蘭蔥弱齡為諸生揣摩工中 命何轗軻終身艱一第吾黨得應求鶴洲共 騷嘆寂寞天涯賦大招屋梁月華白叶 徐邇黄

表微說貌樸情彌真揖讓有恒度避追歎飲敢 鶴唳 哉來玉氏儒雅殊彬彬胸中少瓣甲選言務上 雪園諸君子高頻慕晋人使買千載士恒遭鄉 前母席高既信堪繼方幸文獻留哲人於秦 偷搜山同學中还涕卷傳經賴侯岂報官我於 苗 球速道未無棺袋載悲思繁秋風忽槍 徐來玉

謹會論文即其係恭士愛小玩相對如嘉寡子 荆棒作詩效八哀淚灑通過沿津 鄭度乃等偷一氈即未穩還歸南湖演長彌 空千春雍門有深慟況此金玉身何日磨鏡 自安吾貧首丘願良遂鵬鳥來承塵無兒感伯道者 首左右奉幅中六逸皆淡宕與結烟霞游隨 新秋雨後悔人書來將偕諸公為河曲精 此奉運用兒至七夕後一日同悔人力

以立秋日為韻三首

**插派飛淙潺幽響急留取官焙香澄碧同君汲** 人時恨而起向家天立惟額洵絕偷何日手同人時恨而起向家天立惟額洵絕偷何日手同 雨驅炎然門館凉腿入烏几發盤光鳳味翻墨汁

勞勞猶堪馬鞭揭

足野趣雙林風飕雕顏從梵明罷擒落怕英流 物蕭以淡沖谷宜新秋故人枉芳訊將打河曲遊送孫

連宵有歸夢西村歌飯牛晚來坐茅宇高根

懷人面西本空指聊行立我馬已夙弱外心

曉來官閣清荷風扇秋入白給迎新凉瓦

附原詩三首

**愛尋荒寂區自笑林丘質個仰千載心情此** 洩父子間大口談聲律運社有勝招為首心監 文酒數如陷仲殊蜜問房留妙香想象開書 豆花科日鳴蟋蟀 **大衲選買鴨角舟** 

跌坐共茶話所言各干秋余吟新齊句齊僧舍環積水壞壁行蝸牛棍花渐簌簌竹 無虚日晚攜一卷來過余談聲律七夕有 君打河曲游海人打與與亭石微雲卷日 開門見我來概除一高掛 題 殿 被谷一仰望大火騰西流何當賦歸去 陳子姓南國彦獨稿鶴衛衛行行人結日 去去達都亭驛路蟬響急素心東浦前妝 夕過雨風

獨驅贏馬出承明 曹唐端不異馮唐 文章宿老困西清曲巷柴門歲月更多少故人 各人佐郡去江鄉山水登臨志許價海官蹉 好看參天石筍红 健筆如君船可扛一麾南國咏澄江秋風解的 何妨異代聯銀行 送送曹實養之官新安十首

大己日東公島 月明多掛機龍松 砂泉香潔自深深浴罷還尋萬仞峰千歲老 玄壁龍图色色佳 關茶祭墨元同癖却喜夫君憾素懷他時相憶如相宏 當年十子重京華舊雨晨星然漢嗟勝事只公 寒宵聯句鼓三過 寫意開心十四年都亭咫尺恨風烟相思更如 白嶽黄山落日邊 西陂類稿 繁南雲望 中总不但

南海新篇索玩亭自南海运命 先人開府地重此課桑麻野寺珠鐘在长河 雙江奉使君懷我飲浦之官我送君何時會 陳籍兵後守新安憲之勘撫哀鴻莫破顏今 此志誰云司馬是別官 想像河橋酒慢青離歌低唱耐人聽前途一本 醉墨從教寫練裙 秋日過南溪寺恭步先文康原韻 堪怡 悦

火之四軍公野 黄門千載人詩骨太華衛獨操三寸管藝苑 後遊嶺橋雙江接余踵鷓鴣增旅懷况復聞 虎牙撐偏關騰湍涌三板怕危灘即境堪惶羽 停雲岸情旌旄擁奇思銀時肝刻畫松毛解 檐容和句灑淚罷呼茶依舊門前柳西風繫於 縱横其誰敵所向雖坡壠牛腰傳卷軸心折毛 萷 題王黃酒都諫過嶺集即用集中惶恐必 西陂類稿

放鬼首都願以敦盤奉雲霄鵰點姿斯事乃餘空屋屋屋

西陂類稿卷十一

奉懷徐供齊先生時得先生盡之關圖

成落世間作喜芝蘭一披拂清風干里欲追攀遇防不遇逃名嚴穴愈孱顏月永吟處仍霞外 吳問鄉絕光華山萬士何年此閉關造訪在產空恨望

請懲池生集

悲秋宋玉幽懷深蕭蕭雙鬚猶苦吟美人香艺

数月來聞汪鈍翁王勤中揮正叔劉山蔚相

養嚴古本寫蕭陳名士風流託與係 題字幾行題李長務養嚴古本二首 纸上煙嵐若可餐董源老筆兴順玩怪他丘点知音能似董尚書文 空山巨壑時登臨孤踪谁伴方竹杖古 惟留詩卷在天地戛然老鶴雲中音 八州将飽者 調獨 经如相識 心折

世灑淚賦此

遠道頻傳遊露歌人琴此日奈愁何宋中者舊傷心意 貨的衛閥時處思見空深夜月過 具下風流逝水多塵篋私憐飲翰墨荒墳欲拜阻剧

漫嗟再用西厓韻

漫送霜發入秋强且聽童兒誦教果無賴我生

斬新班竹欲過牆鍋情鶴思天涯客軍格茶館露下

缺月渐升江介白一拳畫角助為凉

进参洲上時遊盧阜問煙波相對處美爾似鷗老去飲牛子圖成破墨山襟期自正 整揮混到 样燭影幢懂者山亭寺中丞事公事到處者山外 秋日秋屏接鹿總州班對眉也作鹿門應江湖喜錢介維見過 禁合裁月真衛過鳥雙壁出粉囊聲瑟瑟地心城梅 贈羅飯牛 制

中原公子說候生文筆曾高復社名今日黎思 南沒真成傀儡場一時黨禍劇披指翩翩高 英漫江頭問撒師天涯會合且題詩北賴修好 恰好新凉欲到時 何妨免女有深情 西陂類稿卷十七 觀桃花扇傳奇漫題六絕句 秋日亦介維四首 西胺類 娅朝

火之四東公島 新詞不讓長生殿幽韻全分王若堂銀下故 入骨相思悔得無 氣壓寧南惟何價書投光禄雜歌指憑空撰 泪 楊東海日江南留得李龜年又 段風流也自住 俸千秋是李香 作桃花寄怨孤天涯把扇幾長吁不知 吳成名士鎮問旋神客追歡向酒邊 西陂類稿 壯

旗亭樽酒一需裳

西陂類稿卷二十四

榆溪詩鈔序

得其死且子孫式微遺稿散失堪為痛惜余本 其才調同其風流倜儻終身不遇亦略相同如 余鄉侯朝宗與南州徐巨源皆以名家子擅 獨巨源

容重饒子炳搜其遺集之僅存者文則自陳公 載始訪得其孫於別邑為之娶而即其家從諸生朱 火之四東公野 者張吏部扶長以致政家居耄年好學遍覧 意遠不規規於漢魏唐宋諸家而每能入其 余當以西江詩派論課士於豫章文率昧題 榆溪集外寥寥無幾詩雖淘汰問有未淨而 朝宗文海内無間言論詩不能無遺憾弦集 兒至摘錄投梓附榆溪文集以傳無與朝宗 為之避舍矣 西江詩社宗派圖錄序 西陂類稿 鮮當意 一無发同

而自附于一流抑又自小之甚矣學者誠即扶長此録一流之餘也居仁之名山谷殆以一流小之非尊之也一流之餘也居仁之名山谷殆以一流小之非尊之也有統有派統猶水行於地匯於歸墟而總為天一之所有終學得以觀覽甚盛樂也聞之余友劉山蔚之言曰詩 推原作圖之意編次成帙名曰西江詩社宗派圖錄像 遺事録其有關於呂尼仁宗派圖者人各立 大三日東公安

西陂類稿

質之扶長以為何如 更引申於山尉之論而有得於風雅之大源則 既卒業為掩卷祭秋者久之韓愈氏有言聖人 太存 東為詩十卷文四十卷題曰堯峰文鈔刻 以洞然于西江詩派所自出知其學之有本不 發堯峰先生所隱居也後三年刻成其孤其請 吳門汪鈍的先生未平前數月手所刻前後類稿 堯峰文鈔序

之科至今二千餘年論者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蓋子 馬而各得性之所近吳言個氏學於珠泗首聖

生皆具人也予設聞撰學老未聞道于文章家所謂根 灣演求玉於元團也遠未敢稱引前明三百年號稱文 盤磷之氣往往泄之為人文故求文章於異譬求珠於

私之大小浅深波瀾之廣随結構之工拙不知

生官曹即與新城王院亭吾鄉梁曰緝交最 籍三十餘年浮沈郎署請告者十七年最後官翰林在元則海內學士大夫皆以為然非予私言也先生 修明史入史館僅六十日處以疾乞歸 本朝一大家如歐蘇曾之在宋虞集黄溍柳 两先生何居要以代與两先生之後為 不也而談者顧往往謂文士不於細行豈其然哉憶 交一人其難進易退違俗孤介之跡較两先生亦同乎 閉門空山不妄 也先生通 貫諸君之

家而先生自評亦以為吾文從廬陵入非從臣 去官轍歧途忽忽不復合并歲戊辰子行省 交先生每促膝 幸無惩而先生之墓宿草矣悲夫予所為低個祭敬 遊從該笑恍恍如昨日事蓋俯仰二十年間 堰 知涕之落也日緝常部先生文源流派别出 詩集別年餘而殁而今子乃序其遺文也必 就予署中尊酒論文略如京鄉時臨别序 深危以詩文相切劇甚樂也 思

際馬故不解而序之且以實之阮亭曰緝兩先 之當矣予何容更發獨幸部为如予得挂名簡末有餘

改亭集序

改亭集者亡友計君甫草所為古文解也君以能文章

昼負城名交遊皆海內知名士順治两中客遊中州過

舉於京兆後四年江南奏銷客起結點籍遂絕意仕予邑交徐恭士恭士予石友也予亦因以定交明年

而君家故貧母老勢不能不倒口於外故自

者人之其後予起家郡存歷曹即使仰二十餘 嚴鄭公李贊皇流華也予愕不敢應為面發 宣雲南歷沿漳那魏東之濟死所至虚館設席爭以 伯王文貞公與今相國宛平公父子問尤器重君堂 長於予皆十年以上君一見越相推許且日田 洟而惜君之不遇也憶予交君時南逾弱冠西 今上舉将學鴻詞科天下村藝之士皆徵請 闕而君不幸先一年殁矣此知君者所以為之 其日功名 赤而心怀

不朽於世無待予言故等追述時告知已戲生 友每追憶暴語子之面發赤而心怦怦者盖 節旄再移重鎮自顧充位竊禄碌碌無所監立負 聖天子特達之知誤被拔推自畿輔觀察不 感也夫君常調吾鄉湯潛巷講程朱之學又以 已衰老矣今官君之鄉序君遺集其能無車 因而屈指君之殁且將世年恭士殁亦四五四 鈍巷講歐曾之學故論有原本其文醇正和 日盆巷

之百一而素心酬倡一往情深頗為名流所稱述青門中所載雙江西山漫堂諸什雖不及漢上題襟松陵集子生平好與海內賢人君子遊楊先風雅更倡迭和集 她云君名東南草其字吳江人子默好學攻文章能世其家 部子湘與予交最人自黄州迄今逾三十年中之百一而素心酬倡一往情深煩為名流所稱 井梧集序

偶見過即為設楊使院小為浪以詩為課余簿領敵經

贈答之作寒寒壬申秋子自江右移節吳會子相

間作見

盤尾集序

人子讀之如故疾逢蝦蟹飢走筆屬和其開拓 吟情不属子湘每與於松彈高倡哀哀数百言 寫性 唐人三昧間間入宋人要是住絕子為之避舍者屢矣 用 語卷端識予快且識予愧 少陵清秋菜府句名曰井梧集屬子點次竟因題 梓其三年來近作附予倡和詩如干首通為二 情依然雙江漫堂吟彌時也子湘詩格高氣厚得 胸次 語必將

憶子營時待先文康公京邸即喜從老輩諸先生遊迎 會致新己前殁子為叙其遺集行之阮序以書抵予曰 當文則致新汪先生論詩則阮亭王先生其後官遊四 方三十年所見日廣交名士大夫日益泉而予所心折 者終無逾兩先生乃數天地雖大生才實難前代號稱 大章大家代率不過數人有以也壬申秋予量移吳間 交章大家代率不過數人有以也壬申秋予量移吳間 文章大家代率不過數人有以也壬申秋予量移吳間

吾論交當不後汪吾所為蠶尾集詩二卷文八卷幸以

火心日面を公司

西陂類稿

卓然為一大家如東坡山谷之在宋遺山道

說當已先生論文大較原本經史斟酌唐宋下愈極其致又引元氏序院花語以為是詩家之 文手固陋不足以盡王先生緊如是已先生詩人 重于天下知言者謂其為詩波瀾愈闊格律命 日子交王先生三十年催大服其詩耳今不 銀之架且為我叙予發篋讀之余晝夜卒典 似盧陵者而砰版叙事之文尤勝予以謂先

蒙尾繹諸峰隱然爭截盗碎此於天壤地顧了 登元墓望太湖諸峰山僧指似所謂漁洋山者 有正續二刻皆以漁洋名其集兹集又以發尾名名 與予又聞寫直常游窩晚山谷寺石牛洞樂甘 在元後世亦必以予為知言非阿好也先是上 境小洞庭之中所稱過望湖中數螺隱見似又 十二峰間其名勝不足當兩洞庭而雖尾山在 下乃自先生名之二山遂與太湖之莫種經

大小人口画人公会

西陂類稿

類是與 號山谷老人晚年過活即又號活新先生名集之意倘

顧俠君金焦草序

才士與名山每有神契或相望而不能遊或遊而無名

篇以發之猶之乎不遊丁丑秋蘭子俠君有金焦之遊

扁舟沒大江船探嚴堅吟嘯之聲與山賴江清相應答

君寒衣天畔命酒高歌其風流在靈運太白間也盖 歸而視予以遊草清幽蒼於兼宋元諸家之后 鑾北首涉江通准往來凡三閱月命兒子至守 翠華南巡予以守土吏迎 今年春中恭遇 残月夜深來之句 順為 荔裳阮亭所賞在英三 云楚天雙過鳥兵死一秋毫又遊焦山有鶴港 此後屢過之而題該家家手俠君此編不禁地 與山雨不肖矣憶己酉春予與家荔裳同遊金山得句 幸巷咏物詩序

贈邻子湘六十亭

量段與其間亦自災然乃付之劂氏是正大方固是 倡和為咏物詩約不指韻不拘體各鬯才思亦 稍所當披靡山公如石裂天鵝迴非恒境兒子 作體物語予返署得寓目馬大樂子湘之詩如 邵子湘馮山公共數晨夕二君皆予友也官齊 人解喜學兒亦欣小子獲陪二妙云爾詩繁 何識其地也

都魏叔子一為毘陵部子湘詳見予所作子心 中年來過予使院下榻小倉浪之章卷見其下 其人提然自拔與日月争光即單詞剩句送之 當瀏覽漢唐以來文章巨公以人傳文易以文 傅矣予交布衣能文章三人一為同里侯朝之 口而布衣韋帶之士欲操三寸不律與之爭力 非易易雖然商其人之文何如耳其人苟好的 入作者堂與則光芒萬丈又就得而拖之蓋

道鏤心稣腎幾於左拍班馬右揖韓歐乃時時嗟美人 之選幕帳修名之不立其意若悒悒不自得者予語之 僅三十七耳叔子所著不愧大家之日今亦化為黄 日子傅矣傅且大過侯魏二子朝宗天才超 軟卒 唯子如魯靈光歸然獨存所撰青門前後稿業己孤行 年必有誦子之文因以慕子之人者子其可自慰己 視二子不啻過之义二子皆不長于詩子詩名 得唐宋諸大家三昧老而好學未見其止後更數十百 **乳格高妙** 

年六十敢援震川例乞一言以為老人光華平 子湘頗意得掀髯笑曰信如公言其之傳也必

次第前語書以贈之

石臼集序

明社屋矣碗號此離數于衣食凡有所觸于中 因以名其集先生博學局才不可一世生遇陽九 石臼集者明未詩人高淳那先生孟貞當居石

聊嘯歌傷懷則一於詩馬發之昔謝康樂擬如

也王隐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 少陵而出入韋盖錢劉以發其青華才兼衆體誠名 詩凄清悲壯山時雲涌多温厚之遺無怨謝 應劉皆當言之獨孔璋子然觀漸氏文選録都 謂陳孔璋書記士故言喪亂為多夫身遭喪犯 其詩也蓋貴池劉城有是言子當衛之云爾公 多而孔璋書箋两檄外無聞馬當由其文言丁 多明我故逸之耳乃知引璋以詩界喪亂非以喪亂界

樂飢即抑古來地名石臼者非一後漢郡國主 諸石臼受春者也今湖水清漣而無所用浴之 予夫序先生詩者多矣子復何能益一辭顏 才而庾信亦云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古 白名集有慨馬先生無炊索米餓走四方卒奉 生志潔行步解然塵垢之外幾與楚縣爭烈 同年也與先生有段尊親謀刑其集乃因至而請序 已五十年詩節大重于世今高淳進士王君守兒子 猾 志殁譬 志常山園

香祖筆記序

磨減也區區高淳帶水間出一詩人以光船斯上則 常山呼沱石臼河漕詩不云乎高岸為谷深公 章之所留遺又豈有窮也與足集向多雜亂 揀録其作于勝國者為前集九卷入 南行唐有石臼谷然章帝紀建初三年夏四月己已能 本朝者為後集七卷云 一石臼也時而河者時而公固知陵谷有變而名不

四十年自其同官长数旧公退之服朝見其者書自侵 取馬阮亭王先生今世之古人也與子交素心莫逆垂 大抵人品高師法古與會住兼是三者其立言 足以信令而傳後他若稗史野乘摭拾浮誕不經之言 說部叢書的於漢魏盛於唐宋以來夫識大識小皆 文武之道雕聖人猶學之士君子者書立說豈偶然哉 用以誇示三家村農及五都市兒已耳大雅堪 必雅

始無虚日聲詩古文而外間随筆為智記要公

覺博物君子矣往子閱益都 孫文定公顏山雜 納風流雖起王何諸子於今日無以相難也洵可謂閱 者中邊皆甜致有餘味又如捉松枝塵作魏不 史表章文獻即一名一物退日可垂典故備法成 訂為序子受西军審或辨取議論得失或關發名物源 聞諸書次第行世近又解於未远甲申兩年 錄之否則略而弗害此年有池北偶談居易錄皇華 流或直書時事或旁及怪罪幸皆精簡而不浮如敢 **晉清言吐** 

前核次别他州田少司冠點記亦有思致二公 皆齊産然平心品題終當讓此尤勝筆記共八 想見其人品耳若夫師法古與會住直玩亭之 乃其好名義取室有養蘭也空谷不言無人自労政

火シロ は とない

鐵廬集

鐵爐外集卷二

邵子觀物吟笺註并圖

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異時窺月窟地逢雷處見 耳目聰明男子身鴻釣賦與不為貧因探月窟方知

天根天根月窟間來往三十六宫都是春

生為復卦其時日在赤道南二十四度弱與天會天地天地陽氣聚於日陽之消長因日之遠近也冬至一陽 天地陽氣聚於日陽之消長因日之遠近也久

之心合日光射天地之心而為生物之本黃鐘九寸之

月三陽至四月六陽而為純東是日近於中國之人也月三陽至四月六陽而為純東是十月六陰而為純東五月夏至日在赤道北二十四度弱一陰生為站計至五月夏至日在赤道北二十四度弱一陰生為站計 管接着陽氣段灰雅去至十二月日漸北而 探月窟而知物躡天根而識人也其學易之要只在

とこの 見るな

鐵廬集

坎離中乎頭大過小過八卦不翻餘五十六十 獨一念之善為天根而擴充之一念不善為月窟而遇 絕之中和致天地位萬物育三十六宫都是本 陽盛而生物即陰盛而微陽亦生物生物者上 從陽而有也試看日光射處則明不射處則暗月星皆 統天陽生物陰從陽而生物以天地有陽而之 无光受日之光為光也三十六宫者六十四日 而陽者天地生物之本也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 九陰陰亦 大地之 **香也不但** 13

藏生意內足為次年生物之本可見人物皆 於其中為天地生物之本也春生夏長固為此 已自能閒也具圖於左 也邵子工夫純熟故能聞吾輩做工夫只要此 兩卦為二十八卦共三十六卦都是春者皆陽氣流行 秋斂

建昌揭子宣諸先生皆如是說凡我同人須熟玩馬學士以智元孫田伯位伯素伯有懷及南豐湯惕恭也桐城方明善公子廷尉大鎮公孫中丞孔昭曾孫此圖天人合一乃湯世調梅定九兩先生心法之傳

鐵盧集附錄

上張約齊學憲乞終潘師再成八月許 重炎

呈為奇孝奇窮怨恩垂覆事生紫師潘錫崎岸名天成生

於漂陽長於宜與籍於安慶及於江寧十三歲而千里尋

北觀以激發其志氣拜天下偉人傑士以開拓其心胸二 學春深越母之襟侃侃高談雷動百虫之户何期 以摩寧藐馬客死金陵遺孤十成緣矣拋相野外 祭檀拳裸袖之風霍食半餐具南陽萬里長風之 親三年得遇十九歲而行遊養志負販讀書閱天下奇間 時會不齊勞苦空餓積數十年而未己用例排亂 十九而托跡名邳無書不讀三十八而親光上國所抱略 壮員博雲羊角之材老懷我監治江之志寫衣 百結有上

根前春意曲江之風度可懷天下苦人子厚之民胞如此則都都但四点, 無一內死無一節父無半席子無半飽裝乳在成行路酸心 蠢妄背棄柴門非烟火之家弱弟流離孺子無例 生誼切師生情同骨月自憐涸轍無計撫孤遠漏 徘徊四望展轉百思慕子瞻乞葬之遺風望忠獻 荒邱何時

火心日はなる

鐵廬集

呈為師恩未報再叩天仁事生師潘錫疇寄籍安慶客 迫切之至 作具鄉之思埋藏電安免為姑嘬之屍麼令俠骨剛腸 以死之誼事有關於風数情實切於瞻依生無任哀痛 陷豁庸人為善不報之疑於螻蟻之抒誠動儒人報生 洪恩解免奇窮之戚開忱極旅設法封邱歸復先堂無 不至含宽地下白楊衰草可無淚血墳前補造化之缺 再上張學憲癸五十月 許重炎

寧試事告成之日設法埋整生感激之至惟有焚香 生張江永於發落時面禀又家追悼故交許以 八月二日具奇孝奇窮事上叩憲轅蒙念故友之誼至 掩葢生病英雄之骨飽狐狸而飼為鳥乃於雍正八年 問遺孤遺極惻然傷懷歲武方竣生病歸家托 卸薄棺不及三寸生以資各不給孤掌難鳴去 免訪求遺極至江寧聚實門外惠應寺側見甘 死金陵孤子無依遺棺暴露己酉秋試生率上 木能 經營 案臨

とこのるない

鐵廬集

不獲赴省哭臨師極竊料遺骸人露難以保全令後 辜業師十載教育之思上負憲天念舊禮賢之徳屏藏 協息灑泣無從恭惟憲天大宗師再任江蘇循行南 兄嫂憂患相仍知計日索誠恐人命脆薄日月如梭下 閱雪霜不容緩酌生以羸驅抱病數年昔丧老母今亡 制匐轅下拜托原生周維楨哀告憲天如家上 國螻蟻仰首蘭蕙傾心生以闔門守制舊病未發不

頌而己不料憲天録遗未軍典武浙江去年生

翹首三沫三漢不避斧鉞之誅敢漬仁慈之聽惟憲天 仁者之栗不備私當非豪傑之門不輕控告是用北望哭遍叩當世之有力者念業師一生苦卽百歲剛腸非效銜環結草之報者也生負痛街哀欲效包胥庭牆之 年千里尋親之痛此憲天生死骨內之思生與孤兜當 些之側立碑旌表不至侵掘於獸亲鄉於人稍 賜之公文行移江寧溧陽以禮津遣返整溧陽强埠祖 酬其幼

哀而念之

先業師潘孝子鐵廬先生早有家難年十三七

年求志駕孤舟可憐孺子渾無力辜負把橋 死件方黃江冠響時的題象家陷千里尋親凝碧血百 十載深思苦未酬肅滿木脱大江流生期韓泛甦笑獨 足年四月二十五日師極入土葬之者徐馬玉也 己卯秋武過雨花臺南哭拜潘師墓下 獨之諸貴遊弗問也先生與潘師為世外交師人負江 定活師居金陵二十年貴遊子弟請業者踵相接應之 字官心世居石城清凉山下童年即以琴名天下得心 孤十歲轉徙三年石城吳先生止而撫之先生名九思有懷先生所盡讀所藏書為學弟子退老金陵以卒遺 訪其父母三年迎路負販養親以迄於殁走桐城客方 火之四軍公告

鐵廬集

語之曰是吾事也孤之叔父兩手搜之去曰我在是奚秦門無烟火同懷弟題拙無資生策具先生挽孤兒手南重望具先生面攻其過師唯唯惟謹師既卒蠢妾背

奇節避地躬耕吾邑山中素與潘師不相識成中職盡 先生所而後返於石城鎮先生名以 漂陽隐君子也有 安慶躑躅千里至吾邑炎與同門宗右人張岷南暨家 安慶躑躅千里至吾邑炎與同門宗右人張岷南暨家

炎指草廬中怨之曰撫孤事千古為難况吾即者非常 Lide by you color

也夫人固解之自己酉歲迄於今先生獨独

鐵廬集

養如子己卯秋試炎往視之則順然潔白偉 感而泣請先生夫人出拜之先生命夫人出 擇利為趙我等豈能逃一凝字然世無癡者日月安 不可總過夜當遺矢不自受惜具先生教令其家人思 問者先是孤兒轉徒安慶時體無完布頭染巧 有明吾與諸君子勉之矣既先生之門卒未有能過而 此子者亦欲與潘先生諸指遊共之耳方今人

問所從來盖翁尤喜極而逃拜手謝余問余 市與吾師為舊都余將派至舊居鄉之老幼 誼於市井耶君攜去甚善否者余老人當任 至此余告以孤意翁既然曰此地無人久矣 亦有恩於孤者孟翁晉生素業銅日肩其豪 載先生居虎踞關側林泉之美景物之華麗 獨遊無所告語軟歸閉門與琴為寢食趙翁 頭城一望長江蜿蜒如帶鍾山左顧牛首 柳為 其子 灑如畫登 君何索上 岱青工醫

鐵廬集

調我不能哉既而具先生固留之新數曰此間尚有 故害賈於金陵之市者也師之弟者無音耗益亦不復卒不顧具先生謀之故人徐君則玉徐君獨藍之徐君 露荒郊炎上書當道與吾師為舊交者再請而再諾之 何敢翁曰君無輕我我賤工實出山東孟夫子後君豈 也届時節走十數里候具先生與孤而去潘師遺 能搜孤兒去矣炎不肖無以酬師地下感先生高義久 而弗設伏皇當代碩儒作為詩歌以紀其事

學者有所與感乾陰六年夏五月既望荆溪許重炎沫 生死循派久己物故己未年八月十五日蒙葬清凉六年辛酉七月二十四日炎因省武赴石城 褐吳先 吾師既已無嗣炎與師遠遠隔幾四百里掃 氣數段陷不足傷傑士之心耶憑事千古則從中來 西望長江與天無際吾師雖死猶不死也問 山而吾師之嗣遂斬矣嗚呼天道無知一至 告墓文有序

大三日日と

鐵廬集

不免為若敖之悲苦鳴呼己矣無為為善矣然

乾隆六年歲次平西秋八月五日門人許重公 慶府庠生生於順治甲午卒於雍正丁未友 心徐則玉葬之門人許重炎立石 之墓旁係數行曰先生諱其字其原籍溧陽 何以能保此墓也勉為立石題曰潘孝子鐵慮先生

於鐵廬夫子之墓曰嗚呼先生乃至於此孝可 能志古盡痒以死勤勞無補殺惠澤子一世之 回天學

知得皇左右附我以東行鳴呼哀哉鳴呼哀哉尚饗一杯捧承千古在兹嗟彼孺子未有恩勤我疾於中我一郎命依稀魂魄追隨尺寸勿離師生父子自古如斯炯的命依稀魂魄追隨尺寸勿離師生父子自古如斯河特皇左右附我以東行鳴呼哀哉鳴頭重如有知,能勿依依敬立貞珉表此墓門俾天下後世有 渺 測荒邱孺子殤亡誰與為愁江流點 惨 鐵廬集

帝思啸痛我生之不辰還硕果於大造重炎父子情結婚致嗟吾友兄丹陽人勇於改過誠於事親樂善慕義明故先之待之也亦起乎人世之悲愉極千秋之禮瀟灑形为以升 模滿灑胸次以天下有人為命脉而不必以 維先生經人生未有之窮監千古不磨之士此祝文

明徳惟香率彼孺子拳雲駕鶴以翱翔以妥以之不渝乃如臨而如告當兹縣成聊以自將乘

在其洋洋尚餐

上呈漂邑侯吳公怨為潘師入誌母女 九

呈為叩發幽光雪深恩表事生業師潘錫晴庠名天

價係黃地潘氏自幼漂洛荆溪響家計害年方

歲脫身虎穴千里尋親三年得遇百方乞假迎

負販養親懷書路讀三十八歲由望江縣籍以

火シロラとなっ

鐵塵集

别住應試金陵遇大江南北諸名人多蒙指授目為鉅數百餘卷奈師不能人駐百日師思半生山仰大哭而儒天文律數與圖水利無弗淹通欽録論斷二十一史 儒不幸雅正五年客死金陵遺孤十歲並無之 人豪恨生不得親炙生年二十餘歲潘師忽自金陵到到荆溪者二十年生父常舉潘師奇孝博學目為千古知於學憲許公時庵撥入安慶府庠自後遊學江湖不

慕義前呈直抒幽隐念潘其罪世客遊漂色雖無可 情而定獲揚採月旦以成信史九原可作百世馨香生 子播武城之弦風聞下色續邱明之筆輝映重泉東雷 為之經紀凡所著述散亡己盡止存一不能自立之弟 之迹然而幼年乞食尋親之痛既可襲風雨而 攜此賴孤負走荆溪生等負痛心丧百方撫育二十 微何由發覆螻蟻匍匐敢遂幣天恭遇大恩 歲竟以天殁生平西科試勉為立石墓道然而螢草末

道之條使人疑天道之無知伏望下採芻養工 使得要神明之鑒多輔版之班或列者弟之母 之抒誠動儒人報生以死之誼是風教之所以益收林之選補造化之缺陷豁庸人為善不報之疑於 晚年貫穿經史之功亦可祇中流而撥重霧人 林之選補造化之缺陷豁庸人為善不報之 仁之所以無既也激切上呈 呉公名學濂字遜周江西瑞州高安人 云潘錫時先生本縣所素如今據其宜與四

重炎具呈前來數傳登誌可也

撫孤記

瞿源

門下得其緒餘以獲雋春秋榜者累累相望於是貴遊撫狐紀一帙示余且曰潘師以高才碩學退老金陵其 許子少來既以其先師潘孝子傳相屬閱數年 後,洗手持

潔明敏無他好樂獨愛鼓琴年十三即工是技至忘寝 石城具先生善先生名九思字官心世居虎踞關下子弟鮮衣怒馬踵門而請業者日不暇給而吾師獨

臂而求之則達扉老屋間恍惚洞天春晚有四 之遺孤開業南十幽笑等子立先生將為撫衣 為方外交師之卒也家四壁立先生典衣具 者先生不屑也其視蒙貴子不啻岩涕墜而四 再行而返又或終日閉户操弦驟作聲入空上 清涼山頂對鍾阜而踞大江滾滾濃陰落照中 食因以琴得病如狂如醉者十年而揮弦撫相 日吾将以琴死既而病竟以琴愈由是琴益工

CACO TO TOOL AL DATE

鐵廬集

殷工也不可輕量天下士盍試之余遂琴孤言别翁執後計余以前意語之翁數息曰此地無人从矣雖然吾起立拱手至地謝曰潘公門下士尚有君等耶因詢善 數息有泣下者孟翁字晉生以治銅為業日章 手刺刺不休日潘公威德吾等舊鄉至今思之不忘君 舊居樣盖塞老不可復識而鄰人見孤至老幼騎集皆 以醫於市歸見孤即她擔抱置於懷涕四交下 意後見子子何往而今能後來即孤指余語以故翁即 局其索籥 日吾!

生先生一旦零上,一只明年那語甚悔己而過石城遇具先沒然視之若葉余憶盖翁語甚悔己而過石城遇具先 今往倘不如意可復至余家余雖賤工然山車 夫人夫人亦喜甚余觀其琴書滿案四壁皆去 生慷慨語曰潘公之卒也余即欲撫是孤為知 布頭又染惡豬腥穢不可近以為人地皆不相宜而先 名公巨卿贈答詩歌庭除前花石楚楚而潘孤 生先生一見喜甚即挽余坐琴室中而擊孤入 内謁其 圖畫及

必昌吾己於先生一人卜之遂反命於孟翁翁亦喜曰本拜再跪以謝曰先生古道交真豪傑士也吾師之後 秋余復謁先生於家潘孤衣冠出迎領然潔白 此間尚有人也走十數里候具先生與潘孤而去乙卯 異日岩叔再至恐有煩言余亦得執券而麾之 作一紙如券契狀收執袖中回余撫孤不終有如此券 幸得精手以酬夙心此吾分內事也子奚疑馬因命 意若叔搜之以去杳無音問余怦怦不寧者數歲矣令 之余喜極

矣備述先生與其夫人恩養狀將穢去垢顏係 遗枢外露荒郊余上書當道與吾師為舊好光 義久而不該今歲應試金陵將復進調馬欲廣徵 窥先生之高寄矣余不尚無以剛師於地下感先生 余感極而泣先生為余拂琴彈地橋進發一曲 先生當以北上老人視潘師不惜躬親僕妾之 彰大先生之徳且以為對見之儀君其無節之 心於其遺派有如此者高山流水余非知音狀

火心のでなる

於其旁者益十八九矣余未獲從潘孝子遊用

鐵廬集

求之今世紙褲子終日持籌握算不屑為終聚無益之

費面交背負視為得計而不知殿工賣暨即睨而奶公

君故當買於金陵之市者也先生撫孤十有餘載計其 敢談鄙吝事而孟翁徐君亦義氣塞胸皆當於古人 以示之余謂具先生雅量高致如見魯連李白令人 年當己自能成立而諸故人之德不可忘也亦當附書 再說之卒不顧具先生謀之徐君問玉徐君獨葬之

陵當謁具先生清凉山下冀其操琴泉石間為箕山 

來并繫以詩將籍為先容也 月之響底幾滌我心曲不為孟翁所請或書此

琴歌寄贈

萬籟俱寂琴聲起鳥語出林松隔水江流潺 刺舟逐島非天真不見石城吳季子光嚴老屋旁無鄰 古器古音須古心古人可作方通神學然高望九原出 濕入襟袖

山色蒼蒼連案几有時淅瀝風吹沙孤鴻映

870

造化惟吾翻覆手若不高懸萬古心希音鴻泊亦何有 先生守道良足師宿諾如山不可遗人間自賞滿思話 忽訝融融律作轉氣候還如桃始華朝雅夜鳥滿林 筠陰拂石迴湍泻即今老病已堪羞杖履猶能林機掛 欲訪瑶琴過坐室即聽松風萬壑秋 告遊素受清凉下蒼崖四合溪連舍花底飛觥宿霧開 地下偏傷鍾子期揮弦遂令山皆響一心炯炯 窥軒羲

## 湛園集卷三

關溪縣重建尊經閣記

浸地不治經籍散失士子無所于考則古學愈以荒廢 蘭溪縣學之有尊經閣建于 明嘉靖間舊矣因遭兵發

資偽工謀重建之經始於康熙二十六年之五月比 蒙前御史張侯及其縉師先生邑弟子員相度舊址合亦其宜也嘉善陳君震萬教諭於邑之二年始請於署 問月而故事户牖廊無丹堊與如儲經之數十有

火之四軍公野

在任三衛駐節城外而學院王公已較士在衛監司郡 是乎此今年戊辰春陳君就武北上謂是役也宜有記 在春秋學易可以無大過當是時未有以經名也至 以告摩學者而固請於余余雖無文不可 好昼以下同時禽集膽望咨嗟皆以為文教之 經十二經之說見於莊子而漢儒記禮始著經解之 以塞我友之意也昔者夫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曰吾志 湛園集

子史百家規制整容視昔改觀落成之日適總制

班氏傳儒林亦有所謂經學者聖人之教人在於躬行 日習而已自經學之說盛於是專門大師競樹 接引通顧立致其說此而身亦隨廢矣班氏曰 立門戶一經說至百餘萬言至於高赤两傅互為攻中 為利禄之途經學之說使然也故鄭氏夾漈日秦人 姓尚書為朴學武左氏為浮麥由其說而得勝則師弟 書而書存漢人傳經而經亡非虚言矣自後武帝 途然也以先王所欲躬行日習以師其學士之教而學 利禄之 颊頻角

とこの 日 とる

湛園集

經皆格格而不相入譬如 疆畔之不可踰越雖 之序則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成童舞勺二十 而不可厭者非徒求善夫一經而遂已也其終身為傳 所謂經者亦愈趨之而失之愈遠矣此人才甲汙而風 書外各占一經含糊剽竊以投主司之好已耳 者皆復唐宋以還科學盛以至於後古子應來 俗之不能無怪也若夫先王之教所以使人躬行日習 孫弘議課通一藝者補文學掌故缺元帝制能通 於昔所 自四子 其视他

學禮三十博學無方遜友視志四十始任方物 五年七年之視由 愿其分年而授之學則自一年離經辨志以後 先後不可証也及其教之成則身心意知得其 無一之可缺也其內外交養本末兼事為沒第得 冬以詩書盖詩書禮樂之教相須而為用也如陰 选運於四時而無一之**可問** 反而謂之大成其分時而教於樂正則春憂 小成以至九年知類通達强 如律吕之分播為八音 禮樂 立而不 理而 घ

父ことの でん なる

止一心也古人治經以養心敌缺其一經則

湛園集

類通達比方窮理而 精微非可言說也故韓宣子至魯始得觀易泉春秋明 自衛矣是詩書禮樂其術雖四 成俗矣此六經相為終始之效也或日如此則大學 之教何以不及易春秋乎春秋未經孔子筆削而易理 非 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其施之天下則人才陶淑而化民 他國所得有矣然而春秋記事書之例也學至於知 及於大成則易之精微將不言而 而 猶之六也究之六經

六經注脚之言而朱子亦 日經之於理循傳之於經傳 所以解經其能皆病夫俗學之淺陋欲學者反求之心 所以解經其能皆病夫俗學之淺陋欲學者反求之心 以無疵者其為之無次第得力無也, 於理循傳之於經傳 經 外之不備卷之為無其具而才憂其不成後世以經視 經而不知內反之於心以求其實得于已者謂之俗學以無戒者其為之無次第得力無先後故也盖但知窮 則雖再通一經而已足名其家上應功令之求而有

سردرا ١٥ الصد كرد ١٥٠

湛園集

藥之鶴方吾滋幸經尊而道明而人才之易战風俗之 雅正而自陷于淫昧不可知之地者謂之異學陸子之 知反之於心矣其非有讀書窮理之功以驗夫此心之 正夫俗學之淺随哉若知夫二者之與而其餘尊經也 易變以複於古不難也閣在敬一事後三面皆臨山朝 後其士子皆朴茂而好修而又得賢師儒以為之師 非以求異也而其流弊足以至此既及于此 思過牛矣崩溪自仁山倡教守朱子之學於 則何以稱 一再傅

冠成人而有字以表其徳夫子作春秋凡賢 字之而不名所示予也終春秋書字者僅十 今後作書及相呼可直舉字不必曰老曰翁 云 者息遊之助襄其事者為訓導曹君洪然董 某某陳君字紫歌方以文行有聲于時其成 嵐暮烟浮列几案而西職城市鮮次萬家皆 與馬元公書 此宜不苟 益古者既 人弟子

大心日本ない

湛園集

稱矣至如子貢以弟稱其師子思以孫稱其祖皆曰仲 無有以字稱者稱関子審是直述時人之解的 所謂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也若其他則固無有是 母昆弟謂之孝矣而時人亦同稱之日孝哉関

門是衛守引衛書正陽白為証顏氏謂衛與人 子子祭之所宜得稱者也漢書匡衙傅匡妈來張晏註

種益之兄子直稱收益日絲明字是其所最貴者是弟

尼屈原朕皇者目伯庸班孟坚叔傅謂父彪日叔皮袁

称再今則不然死今之俗以直字之為輕而以稱其成父屈原班固書以稱其父唯君則 與然稍不多見馬子貢以稱其節子思以稱 下一字為老為翁雖乳臭之童稱老於父兄 自稱其表徳仍訓題為當美字者君子不敢 師不以稱其弟而孔子作書稱其鄉大夫之賢者以為 受之與臺皂隸之有聲殿者大庭廣衆之 易政生元 之前 則 付舌

為君觀母來拍張

古數堂集卷六

送丁雁水赴賴南

寒食時節春晝長春風行客追相望布顯天 四十

旗十隊臨江鄉章水貢水抱山郭鬱孤臺 古風着凉 濶

書老解古

竹雞雨叫青牛峽蠻花霧開紅佛桑放衙讀 下筆風雨千夫強頭街需次快持節冬曹嚴

金節刮眸看楊柳沿城二月柔脂黄莫笑齊 **馆大迁濶** 球联且僵

## 古歡堂集卷八

丁給諫來公枉過草堂述懷五首

泥 **柿千重路風流一使星坐深為久别積雨上** 野老無過客中車此夕停雀喧花與午門場 融船展齿梅老妥瓿弱我乍解熱趙君來

者 閱新豔腰裏取長途可怪金門客幽尋到

宣室今何召為郎蚤挂冠世情已爛熟吾道治 上春巢定鸠呼社雨寒衛河深幾尺只合守治

北渚亭

港船如笠垂楊雨 睐 新築港表穩科頭日灌園姆備能補屋兒小 桁 自是才終鈍非 枯藤下澆書怪石根在來敲柳瘦妙理濁 捶何意流波忌獨醒狀頭堆數卷乾死讀 路層層入嚴花面面飛鶴 泛湖 關 刃發研髮今三五白柳自 一圍揚於向前清欲勇禧 翎梳水葉蝶粉

桃與修竹窈窕覆庭柯獨坐日將夕但開啼 山光映衣帶北渚桃清波惆悵此亭古風流人

古教堂集卷三十九

神武祠碑

封武安王明萬歷其子郭公青螺所建也學力 署東園有神武祠祠漢前將軍壯移侯閥公

楹馬亭在其左銭鼎一 上有銘小篆漫漶美下

楔立石則三之一石言祠之之由平播形於

886

大·JO not As ods

螺之所以祠神武者至矣子從而改之祠之中

以後事耳當夫青螺受命討夜郎離西昌之口

古歡堂集

紀於射園心日可将尼父爵號不用曹表是上 像龍從豫州雁行諸葛逸孟起之倫號老賭古 義之旨彰公道慰忠魂也且也裂石有歌金古 臨沮之涕淚悲天人恨吕隆也一石辨此終之! 爽不宜横加惡諡惜意不借義以終為穆合 下載全傳用蜀書本文而系之論新揭達旦之

爵封而存前將軍之號痛壯終之非美名而 之實徳吾知王與青螺神明契合於數百載 用心於此獨有以辨其是非而正其聲稱者 護點題而勉之以削平禍亂乎抑亦青螺平生為人心 與神通故寤寐相告語而有以樹兹偉動也夫世之祠 賊平期迎年會楚蜀師不五月悉如夢言豈非王之呵 王者多矣即窮阪委巷婦人孺子皆知尊而事之张此 口漢壽亭侯彼曰壯繆非失之証則失之東耳青螺之 刑曹氏之

大心日南山町

古歡堂集

甚而事神难謹願以私淑於郭公云

螺工為文章乃以文章追崇之夫文章者士 非惟平播之入夢已也吃區區一利何足答 此則青螺之志也敗而况乎撫點垂十年多 明大義將以為干秋之定論也故三石歸然 下反覆流連開楊費誦俾後之人有所觀感 仁恕屢立戰功又不止于文章子易曰聰明之 不殺取以名祠其大意可概見矣子才地不

威侯黄漢升剛侯趙子龍順平侯時論以為荣夫 **越麗士元靖侯關雲長壯終侯張異他桓任** 韓亦見諡陳 祗恃罷夏侯霸遠來亦復得諡於是追 移也即名與實爽之謂也讀作去聲移英 子讀蜀志先主時惟法正益後主時諸葛 桓威剛順平好美強也益法名與實爽口沒 附郭子章壯繆幹 四子上宜宜横加惡名考之字義終眉敢 移雲長

情甚露大行既立宜受大名而宜名與實力 移之為移借音不借義通作移移敬也美也厚也 與移故通稱也公報功孟德執義甚固心皎 記僧世家稱緣公顧氏族大全緣姓或讀公 終公任好尚書注春誓又稱穆公孟子稱魯終 紀稱穆春紀又稱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終王秦紀稱 也漢書作數通作移諡法布德執義日移注 中情見貌曰移注性公露也問移王秦穆公史記問

侯則前將軍者公之終官而壯穆公之易公 園題曰漢前將軍壯移侯關公之神底幾心 主之拜而書曹之表失其實矣子章祠公立 中王拜關其為前將軍假節城後主十年追 不知此曹所表非公意也建安二十四年生 疑者而惡得疑為得也世之祀公者皆曰漢毒亭侯 有不用賢之疑諡穆可諡終亦可公之穆如 夫周穆猶有八敗之疑秦穆猶有三良之記 允主為

古歡堂集

官身後之諡两得之矣

論曰青紫之群當其子以為猶有可議者終去 二義一美一惡必不可以通稱也禮記大傳之 以昭

用古人語言文字之間不好各持一說也該 似可通用矣猶之漢書意與豪傷與釐共與

重設使當日諡曰此穆今日逐改移為終而通之可

移移文王於解熙敬止乃通曰終終文王後

**审從之乎將字之義一曰名與實爽一曰武** 

終非所以表彰威德吾未見其可也豈惟此也 通矣而公該對不可以用終今日即强為之解而通之 該以相加也即云通用周穆王秦**移公**魯終 顛倒錯亂善惡惡尚有公論存乎誰作何此 **超莊而強壯又非也壯者勇之謂耳公之大節凛然威** 名震世此豈一壯所可舜今日通繆為穆將來亦可 壯為莊否乎合二字觀之以為追該時作俑去 非美越或者追諡之時後主總位十年餘矣

訓夫天下後世也乎而青螺何未辨及此益口 於小人刻是之手無疑矣是安得為正其該伸

## 月落日未升天星明一箇舟人食早起客子便晨即忽 開水氣腥知有漁鄉遇 敬禁堂詩集卷十三 **科門晚發**

别集類六 画朝

香屑集

害於教哉若是者夫人能知之而言之可無数 帝襄賢所云空中語耳是作者之大都也何识 同 眉 古也思美人兮不見思公子兮不言推諸君父 斯集者必將回發乎情止乎義好色而不淫地 中余之驚嘆問仗以為見運神輸思議俱絕者奚啻諸 哪般傷懷降離而不忍疏者楚騷之意也至若就也思美人兮不見思心, 人即又何以為之解乎無已則以意度之去

大三日南人会 徳 之談 疾中於心腑人之死生我何有馬 業日以光則誠無間然矣若以語今世之人 之學與年俱進職磨淬厲欣皆日以忘才識 志 之尤也雕蟲小技壮夫之所 聞之先生於後也懲玩物之丧志較勿復為 立功立言之三者世未 所志 性命粹微之說用盖其私而厚其毒所謂 維何貨利而已爾凝氷 香屑集 有一念 耳心 **燃火千狀萬** 也 植且飾為 则 偶及之者 竊以為 不然夫立 也彼非無 禮法旗 端痿痺 日是綺語 日以厳徳

發家者則皆其志為之也故夫世之人在心為 博酒食猶賢子爾至欲以療養痺不仁沈痼不可為 語世人則遠於事情者之類也先生之請予 之以殺人者無過是物也吾故曰先生之自道則然 幾有起色矣夫言豈一端而已有宋大儒之言險邪使生意復回人之必死者收召魂魄使歸其宅而乃 大病則先生斯集豈非萬金良樂哉物之就搞 其不丧也假令稍知玩物亦容有多乎所玩之

火之四軍公司 月而貫金石者亦曾以之而少敗否也先生何 髙 寂美動七情非虚言矣青史所載致堯 一生志節 具存為疑為恆益不足辨觀其窮極閨房之趣哲生 亦無庸旨和凝作為點詩既貴嫁名韓致堯以 而為者電先生坊世之苦心不一而足如是竊以為是 日吾两人皆老矣留斯集於人世波蕩後生心臭嫌馬 君如書作序之年月前之又前之壹似三四十 致視魯公茂如也豈其屑意於此今韓集 杳匳

惠序 以此語復於先生其亦為之一解頤也哉同學

詩話八則

間 羅 香屑者黄子偶集唐人句為詩或五言或六言七言締 遊戲集句次其題調三十餘首既又拓為他題歌 脂粉故曰香割級琐碎故曰屑也往見韓口

嗟曰平生嘔心燃 经為詩古文詞食享帚玉抵鹊雕樓

爛然人以為鈴與符耳是不足傳諒不若斯之

902

火ショラとなり

香屑集

言歌郢中者曰下里巴人則屬而和者數千 諸體俱住餘子無全壁或一首中用一人二三 香屑集係已卯歲以前所作黃子屬應鄉試連報斥卯 莊周言大音不入於里耳折楊皇孝則監然而笑宋玉 句寓美人芳草之言以寫憂而寄思積而計之約有五 首各體俱備分類成帙前代集句唯莆田陳山人言 秋消鴉不應舉窮愁外悔百感紛至則每用艷體為集 折楊下里也夫是以或永也遂别標一集而字之

得新刻全唐詩備矣其有一刻某人者從唇於 或雞用唐宋元明人句則遇或以一句對此句 絕後人皆有矩發可師法故備註其下俱考諸車 白擊人人緊題使撰者不欺讀者有考且唐 或杜撰詩句以冒唐人刻本流傳認安尤甚也 彼句則沒香屑千首中句無重出每一首中人 集句詩惟繁姓名恐有點竄以屬對襲能以成 其波及五代関入詩餘者皆沿全唐詩例為

黃子解居華亭之陶定黎龍柱遐唯一二同學 大之日東と野 為斯體自序并其首黃子欣然稱思選解數 房部散木可構耶乃久之忽然凑泊得三千日 唐詩句秘不示人既稍稍出之同學調盡集 就則廢然回是愚我也十里步障非遊絲可以 一作某字者從吾所用 量也今以冠於 集之首 同學自謂庶幾致光之序香極人謂哭過孝的 香屑集 而無所

僧班遠公句耳若香養體為古詩彌 嘆如此顧詩中学氏訣蘇脫寫談玄等句皆自道不切 機衣被天下詩人烏得割截如此子其慎取为 句 珠莲座於長千也可寶可玩太白見之當回五 用鄭少白韻七古一首轉接殊佳元人張雨有集太白 集句詩多絕句次則律而古詩絕少明人陳言有放歌 五七言古以備厥體惜不遇老 酬僧净月雜言一首楊維 **枝跋云如冶城銅像棒額** 鐵一評也日 難于集力 天黃子各

火之口厚公等

香屑集

黄子見名流多集杜句然不近艷 勿與世之集唐而縣茂之 若少陵野老伸眉吮毫而出之者間情不玷高風梅花 三十許句線是最後所集不及與前一例耳 未損相業此之當亦無怪於尋播也至通集中 一卷亦必通首無複題通卷無複句既成而曼吟之宛

則重出

體

乃戲集數十首為

或謂黃子方肆力於古人之學以立言乃效棘 之所為且詹詹用極體何早也則應之可張籍諫韓子 猴楮葉 或謂詩句嫚褻背於大雅以戒黃子則對之曰 唐人句當作如是觀朱子廢小序而註鄭衛於 存之至如嗟我懷人寡彼周行云谁之思西公 女相悅之作然小序已言桑中刺奔添消刺亂聖 新孔嘉其情如之何世與子同夢追及公子同 今德而韓子謂此吾所以為戲耳雖聖人亦有 好為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以為歌撓氣害性有累 祭於情也子用香產體當作如是觀

ابساليا البنا			سبد والتناسلي	
此	留	者	意	出
康	意	者可	女口	也
IEC	か	也	誅	綺
四	扬	भा	意	語
十	斯	程	何	泥
六	其	子	国	华唐
年	用	吉	」国	唐
丁	扬	玩	云	<u>ا</u>
玄	也	杨	戲	當
歳	宏	丧	4	之
4		志	不	矣
雪	<b>吴遂戒不</b>	蘇	不過	矣然.
雪日	戒	子	偃	即]
	不	主	師	1
	福	可可	2	撏割
	化	童	技	補
	五	一声	技耳立	初
	早	心认	÷	
	1 在	蘇子言可寓意於物	剖	安
	赤	1	书	穿
	復作而是集止故	不可	散倡	西安穿以
<u> </u>	175	<b>4</b>	10	

怪然英靈來往路風微照子上皇州 忽看四海解共球江山拱抱真天造城闕卷金陵王氣勢千秋滚上龍興此帝郎每憶六 展鐘來遠寺皓月度寒軒思爾愁無數相逢 果堂集卷十二 青棠 憶弟 金陵懷古 果堂集 朝成割

客舍

車馬 半白能紅彩終花蠲念只宜頻汎 浩歌京邑誰知己惟 風清月皎中宵靜不斷幽香到 不奈秋寒作中人暖風嘘 樹青菜暈曉霞客應相對漫於誇作舒旋卷 都 秋日呈靈泉先生 勞侍從臣 壯 成 有宗工 儒 衣愁 拂 許小鄰 坐生春 削 桃 斜 酒合散其奈 跡今朝彩筆 **6**0 評 自 到

對林聽雨說選天炎旅 客况悠悠虚勇米漫 Ð 城 願 風 過九十路三千回 南坐院絕浮罵長夏相 前清節幾吹簫別來腹笥 得中秋仍此聚好添佳句度良宵 寄何在之 月十四夜何在之過旅舍同玩月 將 首 果堂集 退後身初健煙水抛來 高堂劇我憐扶杖看花思異 加 樢 飯祝長年 慰寂寥月下碧 君從曬書到心在我

とこのするな

林

外機開車馬度醒來獨

囙

淚潺湲

果堂集

送席中書鼈下第假歸

皓 陰晴莫定來有事達陽鄉吟戀此游 月 外 將 围光更倚接應有冰霜凝地 面動放愁, 秋夜夢第三弟夏津旅舍 相 期 朋好遠相 投 溜竟無河漢 盃中汎影

相 開尊明月話青山微 思猶喜夢魂間忽到鄉城接爾 抽 離 緒後、 猶 頹 緑 倍 握 動秋 手西 懷 風 聪

913

粉 物 集 国月 曾 結 須 蜂 序 難 此高 傷杏 並 交餘 標 應 解迎風舞 轡 怯 賦得紅樂當階翻 初 樵 與且追前明發解 雨 色 松羊蝶欲 夏 誰 市記隨 雕 為 過從四三年到處多嘉會今來對别進不 欄 惜 乍 迴侍臣工 染翰 花正開 肩 驪 猜 訓 燗 看侵實鼎家影排王 醉 折 尴 柳 丹 西 輕餘 掖言 楓 應 吹 地 歸路幾千 冶 佳 狂 笛 句更 誰 態並 吟 行盃合用 白雪天 弱 起重臺汗 陷苔龍霧 船龍岡

大三日東人 朔 本性應仍在何枝不色青陰人端 松 說法人何在荒臺草暎沙香風吹不住天上自 亦有清聲起清香次第隨叢枝已作宇 風吹雪畫漫漫翠被沙場搬王鞍縱使陰 棚當午結日滿不流光豈必陰 題出寒圖 松棚三章 雨花臺 果堂集 朝汝膏雨 雲覆方生 猶 Èĵ 顾常 凉、 颸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 集部·第七册 作者= 页数=916 SS号=0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前言 正文